

武侠世界
第37年
31
$20.00

編者話

今選刊蕭玉寒先生著的巨型小說「天狐之子」。晋地衡山白石洞的白石公欲覓傳人，傳授他的堪輿、兵法。某日在泰山脚下看到一座「齊人孫兒之墓」引起他的好奇，尋覓之下，發現一姓孫娃兒正在追逐一頭豹子……蕭玉寒先生所著的兵法故事，生動具體的描述了一場戰爭的運籌帷幄的重要性，表達了「兵無常法，戰不循規」的活學活用例子。欲知孫武拜師學藝之後，如何助吳國闔閭攻克楚國都郢城，請閱本故事。古人的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的戰略戰術的運用令人受啓發良多，如此佳作當前，千萬請莫錯過。

*　　　*　　　*

本期的短篇故事「迷途奇遇」「黑吃黑小祖宗」「苦海明珠」篇篇短小精幹，故事內容引人入勝，再獻給喜歡小品文的讀友欣賞。

*　　　*　　　*

下期將刊登煮酒客先生所著的「紅塵猛將」續集的巨型小說「豪客闖天涯」，煮酒客先生的文章向以流暢清新稱著，請拭目以待。

*　　　*　　　*

督印人：羅斌
主　編：鄭光
執行編輯：鄭重

出版者：環球出版社
武俠世界雜誌
香港上環新街五～十三號
環球大厦三樓
電話：二五四七三一五六
FAX:25404422
營業部：電話：25473377
承印者：環球出版社

THE UNIVERSAL PRESS
BOXING MAGAZINE
UNIVERSAL BUILDING
2ND. FL. 5-13 NEW ST.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港九連郵：	半年港幣	$630.00
	一年港幣	$1,206.00
澳門・台灣：	半年港幣	$671.00
	一年港幣	$1,342.00
外埠連郵：	半年港幣	$765.00
	一年港幣	$1,529.00

半年（26期）　一年（52期）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　電話：872--8459。
發行部：雨辰書報社
批發部：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　電話：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 $3,200 半年26期NT $1,600
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
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

武俠世界
第37年
第31期
（總號1891）
1959年3月創刊
逢星期一出版

• 每册港幣二十元
H. K. $ 20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天狐之子

風水兵法傳奇故事/蕭玉寒•文
可飛•圖

孫子拜師　獲授兵法

電閃雷鳴，烏雲密佈，籠罩着春秋戰國之間的晉國都，翼城北面五百里外的一座山峯。

山峯十分奇特，形如「天馬騰空」，彷如「天狐起舞」，時衆人難形容其狀。因山麓建有晉文公重耳外祖父狐突的廟宇，當地人便稱為「天狐峯」。

天狐峯上是否有天狐？無人知道。

天狐峯之巔，此時却有一位不知年歲的白衣人，屹立於天狐峯巔一塊巨石上，凝目四射，似欲探究這個迷人的千古之秘。

白衣人的功力通玄，他的目力，竟可穿透低垂籠罩山峯的烏黑烟雲，直視十里外的落葉飛花、風吹草動。

就在此時，距白衣人所站巨石五里外的地方，一個聳起的土堆之上，忽然冒出白雲，白雲越冒越多，越多越濃，漸而竟凝聚成形，竟隱約現出四頭雪白的狐狸！

白衣人目中精光一閃，屏氣凝神注視。

那雪白的狐狸煙雲，在烏黑的低垂的烟雲下，竟爪舞足蹈，跳起十分迷人的狐步舞——左三步、右四步，前三步，後四步形左實右，形前實後，妙曼詭異之極。

白衣人心神一陣激蕩，暗道：「眼前此情此景，豈非天狐之舞麼？而『天狐』顯然是大地龍脈所現的眞形，那如此奇貴的『天狐龍脈』，到底隱於何處……

白衣人立刻便窺破天狐峯的千古奧秘。原來他來自晉地衡山的白石洞，絕少現世，他自號為白石公，至於他的身世來歷，眞名實姓，便無從查究，也無從知道了。



白衣人——白石公思忖間，那「狐形煙雲」，在妙曼的狐步舞中，身形突地一旋，隨即向南面的一處山陵躍飛而去。

白衣人一見，即毫不遲疑，身如閃電，向那「狐形煙雲」如影隨形，飛掠而去。

他的身形忽地一頓，原來此時那狐形煙雲，於半空中忽地一沉而降，墜落在一座土墳之上。

白石公一見，立刻縱步上前，祇見土墳正面，豎着一塊墓碑，上書「齊人孫氏之墓」六個刻字。他心中不由奇道：「此墓中人，怎的只有國籍而沒有地名，只有姓氏而沒有名字呢？」

白石公沉吟間，轉念又暗道：是了，墓中孫姓之人，必因某種原因，難於在齊國容身，才偷偷逃亡到晉境僻地而隱，又自選了此山作墓。他為防墓地被人發覺他的來歷，遭受破壞，因此只能刻上姓氏而不敢顯示名字，他早已料算日後此峯必有另一座墓穴——狐突之墓，為了區別，才特意標明國籍「齊」，如此不致兩相混淆了。此人果然神機妙算，鬼神莫測！

白石公縱目四射，只見土墳位於天狐峯巔土陵之腹，土陵前面昂起一塊大石，石面各向前延伸一道土坡，其形恰如一頭蹲伏蓄勢欲動的狐狸。當下心中不由又暗道：此峯形如狐，狐中生狐，一躍衝天，逐成天狐，此乃天造地設，千年難求的「天狐龍脈」啊！天狐龍脈所蔭庇的血脈，必如狐之機智聰敏，用於兵戰之法，則必定算無遺策，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；用於治國，則必精明幹練，洞察秋毫，當世賢臣，皆莫出其右也！

白石公判斷及此，不由以手加額，喃喃的道：「天降此上佳人材於吾也！想吾隱居白石洞數十年，苦心精研洞中白石壁上『無字天符』，頓悟天機，洞悉世運奧秘，更領悟天地乾坤，無極太極、兩儀四象，八卦玄機，又進而演悟兵機韜略，玄門奇陣，一身本領，正欲尋一傳人，代吾演運於世，光大吾白石門之秘，不料竟天降此『天狐龍脈之子』於吾也！如此璞金琿玉，只要稍加雕琢，必可成一代奇材，吾又豈可輕易放棄……不錯！不錯！吾且入世，先行尋此『天狐龍脈之象』的形跡吧！」

白石公心念電轉，身形猛地一旋，已飄離「齊人孫氏之墓」三數十丈，然後又妙曼如飄風，冉冉而移，眨眼間便已掠下天狐峯了。

白石公一路向東面掠行，他已判料，「天狐龍脈」的孫姓血脈，是介乎於晉、齊之間的人，因此毫不遲疑，一路向晉國相交接的東面掠去。

他的功力通玄，奔行如電，不一會，便掠抵齊晉之交接的泰山脚下。

那是一道深溪，白石公正感口渴，便微伸一指，射向溪流，一道水箭，驀地激射而起，直衝向白石公的口中，但感甘甜清新，不覺渴意盡消。如他這般的飲水之法，簡直匪夷所思，當世絕無僅有。

白石公喝水之際，忽聽一陣怪風，起自泰山西面，山上山下樹木颯颯作響，樹上的蟲鳥一齊打個忽哨，呼呼呀呀，一陣亂啼，四散飛走。眼底溪流，淙淙作響，捲起無數波紋，把衆多魚蝦捲得身不由主，上上下下，翻來滾去鬧了好一會，一下子又波平水靜，全沉到水底去了。

白石公不由微歎口氣，心道：蟲鳥魚蝦安居山水之間，本屬樂土，却偏受如此威烈罡風之厄，這豈非有如當今肆虐天下的戰火，把萬千蒼生燒得體無完膚嗎？當眞可

悲可歎可恨！

正出神間，驀地又起一陣大風，比剛才那怪風更急驟，勢也更猛烈。樹聲、水聲、蟲鳥悲叫聲，石捲沙飛聲，爭相呼應，滙成一片淒慘之聲。

白石公見狀，即袖占一課，却得「周易」的「蠱」卦，道：山下有風，蠱；君子以振民育德。白石公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「蠱」乃腐敗之蟲，象徵天下大亂，戰火蔓延；而風向山吹，必令草木果實散亂，亦爲天下始亂之象也；於此天下大亂之際，吾又豈可坐視不理，無動於衷？天意催吾有所作爲也！

就在此時，又聽轟然一聲，起於半山，比雷聲更猛烈。白石公微一沉吟，即向山上掠去。剛向山上掠了三數百丈，突見一頭斑斕巨豹從山中躍了出來。巨豹一面狂奔，一面回頭張望，狀甚驚惶，似甚懼後面追襲的物事。

白石公心中大奇，暗道：如此威猛巨豹，難道還怕了誰嗎？

心念未了，便見一位男娃兒，年僅八、九歲，赤手空拳，奮勇躍來，勢如疾風。口中一面高呼道：「豹子呵豹子！聞說你豹膽如斗大，怎的却不耐玩，逃避我小娃兒孫子啊！」

白石公一聽，目中精光不由一閃，暗道：眼前此子長相俊奇，膽大猶勝豹子，又自稱孫姓，倒不可輕輕放過了！但巨豹之力，猶勝獅虎，莫被牠傷了才好！他心中轉念，便欲上前助那姓孫名子的男娃兒把那巨豹截住，看那孫子如何處置。

不料他剛橫步移出，巨豹見有人阻牠去路，登時大怒，凌空一躍，便向白石公猛撲而噬。白石公身子一挫，伸指便向巨豹的腹部戳去，巨豹似知抵受不住白石公這一指之戳，凌空上縱，有一丈來高，避過白石公的指戳。白石公不由暗奇，心道：巨豹似已通靈，居然知道吾「一指乾坤」的厲害！

這般一戳一避之間，後面那男娃兒孫子已然縱躍而至，趁巨豹騰空未落之勢，猛地伸出手去，把豹子的一條腿扯住了。

巨豹忌憚白石公的「乾坤一指」，但似乎更害怕姓孫娃兒的這般一扯，牠登時痛苦萬分，大吼一聲，張開大口向姓孫的娃兒咬去，欲拚死掙脫他的拉扯，顯見姓孫的娃兒天生神力，足與武林絕頂高手足以併駕齊驅。

此時巨豹的血盆大口，與姓孫的娃兒的小頭兒相距不足三尺，這般猛咬而下，便十個小頭也吞掉了！白石公見狀大駭，正欲施展他的獨門神功「乾坤一指」，把巨豹立刻擊斃，以挽救娃兒的生命。

不料這姓孫的娃兒，却不知死活，不但不避，反順勢把小頭兒向豹子口中送去，相距竟不足幾寸了！此時白石公就連他的「乾坤一指」，亦不能救得這小娃兒，因爲他固然可以一擊斃掉巨豹，但巨豹在臨死前的狂咬，也必定把小娃兒的腦袋咬掉，白石公不由一陣目瞪口呆，心中作痛，對小娃兒枉送生命十分惋惜。

白石公猛一咬牙，正欲不惜一切，橫身躍擋在小娃兒身前，拚着受巨豹一咬之厄，也要保住小娃兒的生命。

他却意料不到，姓孫小娃兒的小頭兒向前一送，却另有目的，只見他在與巨豹之口相距不足數寸時，小身軀猛地拔起，已翻到巨豹的背上，雙手揪住豹背長毛，穩如眼前的巍然泰山。

巨豹左奔右跳，但無論如何甩不脫背上的娃兒，倒弄得牠氣喘吁吁，無奈躺下，伏伏貼貼，再不敢與小娃兒逞兇爭勇了。

姓孫的娃兒此時哈哈一笑，從豹背上一躍而下，小手兒拍拍巨豹的花頭，笑道：「豹子呵豹子！你既降服，便算了，你只管自去覓食罷了！」

那巨豹一聽，如鞭的巨尾向娃兒一擺，嗚嗚的嘯叫一聲，向前跑了幾丈，又回過頭來，望着娃兒嗚嗚的低叫，似十分依戀，但見娃兒無挽留之意，才無奈的縱躍而起，一溜煙似的跑上泰山去了。

白石公此時不由欣然笑道：「喂，小娃兒，你是否眞的姓孫呢？你的祖宗來自何處？」

姓孫的小娃兒一聽，哈哈笑道：「我當然姓孫，名子；孫子，孫子，姓孫之子！這還有假的嗎？只是你問我的祖宗來歷幹麼？我與你並不認識，也未知你是好人還是壞人，我便知道了也不會告訴你啊！」

白石公一聽，心中不由又一動，他也不再追問，因爲他凝神一瞥之下，已清楚見到孫子的額角「山林」位，竟冲起二道紫氣，直貫印堂，其狀有如「狐形煙雲」，妙曼而舞，活靈活現，心道：這豈非「天狐龍脈」暗發之象麼？由此足證，此子與那孫姓「天狐龍脈」，必有極深淵源。

白石公向孫子微笑點頭，道：「唔，很好，未知對方底細，便不貿然行事，你倒甚有主見。但未知你持之主意，却以何爲依據呢？」

孫子笑道：「這便叫『知己知彼、百戰百勝』啊！」

白石公欣然一笑，又問道：「那你遇豹之口，不退反進，引巨豹向前，再乘機躍上其背，將其制

服，所用又是甚麼妙計呢？」

孫子道：「這叫『誘敵深入，攻其不備』的取勝之道啊！」

白石公不由點頭微笑，心道：他所推據的，已是兵略之大道了。他心中轉念，便又不太相信的考究他道：「孫子，你剛才所說之計，皆出自兵法之道，然則你可知道，古今兵法論著，有名的是哪些呢？」

孫子不假思索，便朗聲的道：「古今兵法，最原始者當數黃帝戰蚩尤時，得自九天玄女的『陰符經』，又稱『無字天書』，而當朝開國，六百年前，姜太公子牙輔周滅紂，著有『六韜』，分計『文韜』、『武韜』、『龍韜』、『虎韜』、『豹韜』、『犬韜』等六卷。直至近年老子李耳的『道德經——兵略之道』，等等，均可視爲一代兵法韜略之祖。」

白石公心中不由一陣狂喜，暗道：吾所尋的「兵法傳人」，不料便在眼前了！但仍不太放心，又仔細問起「陰符經」、「六韜」中的論述，不料孫子竟亦對答如流，毫不含糊。

白石公心中欣然萬分，他也不去追問孫子的祖宗來歷，向他的臉上仔細審視，便微歎氣，道：「孫子，你的父親想必已仙逝，不在人世了！是麼？」

孫子一聽，不由一怔道：「是啊……但你怎麼知道呢？你與我孫家非親非故，如何知曉？」

白石公微笑道：「吾不但知道，更知你父親仙逝後，因不容於齊，只好埋葬於晉地北面的天狐峯是麼？」

孫子吃驚的「咦」了一聲，盯着白石公，道：「你……你到底是誰？怎的連我家祖墓隱蔽之處亦知道，更知我孫家出自齊國？哼！莫非你是齊國派來的奸細麼？哼，你若欲趕盡殺絕，孫子我便怕了你麼……」

孫子話音未落，忽地在背後拔出一把小鐵弓，搭箭在弦，對準白石公。

白石公見狀，便知自己的判斷準確無誤了，他爲了令孫子心服，便不忙着向他解釋，反而呵呵笑道：「孫子，你想必自幼跟隨父親研讀兵書，勤習武技，自以爲技藝不凡，無懼於天下了，是麼？」

孫子傲然的頭一昂道：「吾孫家子孫，絕不向逆境屈服！就算强敵當前，亦須設法而勝之！因此你若是齊國派來的奸細，欲殺我這位孫氏子孫，便先得嚐嚐我這穿心鐵箭的厲害！」

* * *

孫子——這位年僅八歲的娃兒，此時手執小鐵弓，弓上搭箭，蓄勢欲射。他的神氣傲然，眼睛發亮，十分自負。他似乎有恃無恐，忖料必可擊敗白石公。

白石公此時已判斷孫子是孫氏「天狐龍脈」之子，且屬將門之後，是他急欲尋覓的「白石門」傳人，心中十分欣慰。但又知他心性高傲，尚不知天外有天、人外有人，此乃研學「白石門兵略」的大忌，因爲「白石門兵略」源自白石洞的「白石壁」，亦即「白紙一幅，好寫天下最新最美的文章」，亦是「有容乃大」的宗旨。因此祇有「虛」才能達至「實」，「大虛」才能「大實」。

白石公主意已決，便向孫子含笑點頭道：「噢，孫子，不料你小小年紀，竟可拉挽鐵弓，想必十分厲害了，是麼？」

孫子傲然道：「當然！我一箭可射穿樹幹，若人之肉體，必可透胸而過！因此你若非齊國派來趕盡殺絕孫氏一脈之人，快快表明身份，我孫子不欲誤傷了你！」

白石公一聽，心中又一動，暗道：此子雖然傲氣十足，但於自負中又愛憎分明，懂得別人生命之可貴，亦就容易領悟吾「白石門」之「不戰而屈其兵」的入門之本了！白石公心中欣然，便不怕麻煩，決心先行令孫子折服，再收他爲徒。

白石公神色不變，含笑道：「唔，既然如此厲害，那你試向我射一箭，看看能否令利箭穿我的胸而過吧！」

孫子一聽，却猶豫道：「你尚未表明身份，未知你對我孫子是否有惡意，我又豈能令你命喪？」

白石公呵呵笑道：「放心！放心！我並無喪命的打算，祇是要你試試是否可以『穿我的心而過』罷了！你難道不敢試試麼？」

孫子生氣了，他咬牙道：「你既然如此不怕死，硬要試我的『穿心之箭』，若你命喪，也不要怪我孫子啊！」

白石公笑道：「不怪你！不怪你！祇管施爲。」

孫子見白石公如此輕覷他的家傳神技——穿心之箭，不由大怒。他狠狠地咬了咬牙，運力於臂，猛地拉開鐵弓，喝道：「箭來了！你若知不敵，速速閃避！我不再發第二箭便了！」

孫子話音未落，他搭箭的手臂一鬆，一支利箭，便疾射而來，破空嘯嘯有聲，果然十分强勁。

白石公耳聽破空嘯聲，目觀箭射來之勢，便知孫子所運的力度有多少了。祇見他身形巍然不動，怪事便突生，令孫子萬分驚奇！

祇見他以鐵弓射出的「穿心之箭」，其力足可穿透樹幹，不料白石公伸手一指，「穿心之箭」便猶如碰上一道無形銅牆鐵壁，驀地停在

半空，休想再向前移動分毫！這已夠令人驚奇了，不料更令孫子驚奇的是，「穿心之箭」於虛空凝立不動時，却見白石公微笑間，右手中指一彈一迴之際，那「穿心之箭」竟於半空打了個迴旋，不向前衝，反向後如閃電般射來，其欲中之的，竟然是孫子自己的心胸要害！

孫子雖然天生神力，但畢竟年僅八歲，閱歷不多，更無實戰的經驗，被眼前突生的變肘嚇呆了，一心以爲自己今回必死無疑，竟忘了閃避。事實上，迴射的「穿心之箭」來勢太快太猛，比孫子射出時更勝十分，孫子也根本無法閃避！他心中不由駭嘆道爹爹當日以神箭著稱，爲齊景公立下無數戰功，却不容於篡姜齊而自立的田齊，被逼出亡。而就算爹爹在世，也決計不能射出如此威猛之箭的啊！我孫子死於此箭之下，亦不算壞了孫氏一脈的名頭了！

孫子不閃不避，他也決計無法閃避，任那迴射的「穿心之箭」，透胸而過。不料那「穿心之箭」將及孫子胸口時，却又變生肘腋，箭頭向左面一拐，竟斜刺而出，噗地射於一棵樹幹之上，的確是「穿心而過」，但所穿的並非「人心」，而是「樹心」而已。令孫子駭然的是，那「穿心之箭」竟似有了靈性，在穿透樹幹之後，又再迴飛，穩穩的返回白石公伸出的中指之上，祇見他伸指一勾，便把「穿心之箭」夾住了。

一切均如此神妙，簡直是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孫子不由怔怔的呆住了。

好一會，孫子才失聲的叫道：「你！你這是甚麼箭法？」

白石公微笑道：「這叫『兵法之箭』也。」

孫子若有所思道：「何謂『兵法之箭』？」

白石公道：「守則穩如泰山，又如銅牆鐵壁，令敵人難越雷池一步；攻則令敵不備，因此無堅不摧；若敵正面强堅，則迴旋側面，避實就虛；運用得法，則可攻無不勝，戰無不克也。」

孫子仔細領悟白石公的「兵法之箭」奧秘，他於兵略之道悟性奇高，猛然醒悟，白石公剛才是以「射箭」之道，論述一種當世所無的奇妙兵法啊！他不由傲氣盡消，十分眞誠的向白石公求道：「這位叔伯前輩，請問能教孫子這等『兵法之箭』麼？」

白石公笑道：「叔叔即叔叔，伯伯即伯伯，前輩歸前輩，怎的串將起來，亂叫一通？」

孫子笑道：「我不知你的來歷，因此也就不知你是『叔叔、伯伯、前輩』，於是便來個合三爲一，心想總有一個合適啊！」

白石公一聽，不由呵呵笑道：「好！很好！合三爲一，集中優勢，攻其一點，此亦乃兵法中取勝之道！吾姓白，名石公，吾之眞名來歷，連我自己也忘記了。」

孫子連忙道：「是，白石公前輩，孫子所求的，正是兵法的取勝之道啊！」

白石公笑意突歛，肅然的道：「孫子，你既然學那兵法取勝之道，目的是甚麼？」

孫子不假思索，便朗聲道：「當今之世，戰雲密佈，遍地屍體血肉，十分恐怖。孫子欲以兵法取勝之道，以戰平戰，以求天下太平；再去除暴安良，以求蒼生幸福！」

白石公心中欣然一笑，但神色仍很嚴厲，沉聲道：「那你欲以此兵法取勝之道，去求那封王拜相，功名利祿，榮華富貴麼？」

孫子雖年僅八歲，却已十分懂事。祇見他微嘆口氣，由衷的道：「甚麼封王拜相、功名利祿、榮祿？一切均是殺身奇禍的根源啊！想我父祖兩代，皆爲姜齊國立下無數戰功，不畏生死血戰沙場，到頭來却被朝中田氏奸臣所害，姜齊王又聽信奸臣之言，把我父祖二人放逐，終究客死異鄉！這等害人的封王拜相，十分可怕，我怎敢去奢望渴求呢？不求！不求！決計不求！」孫子末了，神色決然的叫道。

白石公一聽，終於欣然的笑道：「好！很好！果然是吾白石門中之傳人也！」

孫子十分靈巧，他一聽之下，便向前走上幾步，跪下向白石公叩頭道：「徒兒孫子，拜見師傅白石公！」

白石公也不客氣，欣然受了孫子的拜師大禮，末了他伸手向孫子一招，孫子便感一股渾厚的柔力，把他昇托起來。白石公道：「孫子，你父祖有替你起字號麼？」

孫子搖搖頭道：「沒有啊！我知世人起字號，乃於八歲入學之時，但父祖去世時，我尚僅七歲，因此並無替我起字改號。」

白石公微嘆口氣，心道：你雖然出身將門，又是「天狐龍脈之子」，但你父祖歷年征戰積聚的血煞之氣，亦必應劫於你身上，因此你此生之運命必顚沛流離，難享安樂！或許這便是「天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勞其筋骨」之使然吧！白石公心念轉，便向孫子道：「孫子，你既有心研學兵法，兵之道屬武，那你的字號便命之爲『武』吧！」

孫子十分高興師傅白石公替他起的「武」字，歡喜得格格笑道：「好啊！師傅，那孫子又名武吧！」

從此，孫子又名爲孫武了。

白石公微一沉吟，又問孫子——孫武道：「武兒，你尚有家麼？打算往何處去呢？」

孫武神色黯然的搖頭道：「沒有啦！自父祖去世後，祇有一位老僕帶着我過活，不幸老僕又在去年老逝了，便祇剩下我一人到處流浪漂泊了。」

白石公不禁微嘆口氣，心中暗道：我白石公少時遭遇與你一般，不料吾白石門師徒二人，其運命亦一般凄苦！他不由伸手輕撫孫武的頭兒，道：「武兒，既然如此，你便跟隨爲師一道，週遊天下，歷練去吧！但你不怕吃苦麼？」

孫武頭一昂，道：「師傅！武兒不怕！」

白石公笑道：「爲甚不怕？」

孫武凜然的道：「因爲艱難困苦，玉我於成啊！」

白石公一聽，心中更感欣慰，亦更喜歡孫武這位「天狐龍脈之子」了。

師徒二人一路南行，白石公十分憐惜孫武的孤苦，在他心中，早已把他視作自己的親兒一般。但白石公却決計不會驕縱孫武，一路上淨揀崎嶇山路行走，就算孫武累得氣喘吁吁，白石公也絕不停留，也絕不以眞氣內力助他行走。餓了便去摘野果吃，渴了便去飲山溪流水，晚上則臥於幕天席地之間。因此這一路南行，孫武但感十分艱苦，他出身將門之家，幼時吃慣了山珍海味，但此時却連一塊可以塡肚的乾糧也不曾嚐到。

但孫武却決計不肯說一聲苦，他緊隨白石公，在崎嶇山路中奔行了整整九十八個白天黑夜，却連一句話也沒說，祇是咬緊牙根，默默走路。在孫武的心中，但感這九十八個日夜，竟猶如經歷了他幼時八年的歲月。令孫武自己亦感奇怪的是，最初的三十個日夜，他感覺十分辛苦。但到了第二個三十天，他却越來越神清氣爽，越來越不覺勞累。

終於，到了第九十九日的早上，白石公向孫武含笑道：「武兒，這一路行來，辛苦麼？」

孫武不假思索，衝口而出道：「辛苦！不，已忘了一半了！」

白石公微笑道：「唔，武兒你再想想，是否仍有一半辛苦呢？」

孫子想了想，忽然亦笑道：「師傅，奇哉怪也！那一半辛苦又失去一半了！」

白石公凝神目注孫武，隔了一會，又肅然的問道：「武兒，此刻那尚餘的一半中一半，仍存在麼？」

孫子笑道：「哎呀，師傅啊！那尚餘的一半中一半辛苦，不知怎地，又失去一半了！這又說明甚麼呢？」

白石公此時笑容盡歛，肅然的道：「武兒，世上萬物，皆可一分爲二，二分爲四，四分爲八，祇要不畏辛苦，細分下去，便可達無窮無盡的境界了，你明白這道理麼？」

孫武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是，師傅，祇要不怕辛苦，才可研分世間萬物，以達無窮無盡的境界，此亦即研學世上任何學問之要訣，是麼？」

白石公見孫子果然悟性奇高，不由欣然點頭道：「不錯！亦爲研習兵法之要旨也。兵法之道，源於天地乾坤萬物。而天地乾坤萬物之生成，乃無極出太極、太極生兩儀、兩儀生四象、四象生八卦也，八卦又可演進爲十六小卦，十六小卦進而爲三十二中卦，三十二中卦演化爲六十四大卦，六十四大卦再進一步，即一百二十八陰陽大卦。而陰陽便即兩儀，兩儀重生四象，週而復始，循環不息，以至無窮無盡也。」

孫子想了想，便笑道：「是，師傅，兵法之道，既然源自天地乾坤萬物，也便如天地乾坤萬物，生生不息，無窮無盡，須苦研不絕，方可望有成，是麼？」

白石公不由嘆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果然是『天狐龍脈之子』，於兵法之道，悟性之高，當世無人可以企及！持之以恆，何愁大業不成也！」

孫子一聽，却立刻追問道：「師傅！何謂『天狐』？何謂『龍脈』？這『天狐龍脈』又有『之子』的麼？當眞奇哉怪也！」

白石公呵呵一笑，道：「武兒，兵無常法，而兵法亦無定規，一切須依天地萬物之變化而定也。善兵法者，必上悉天機，下察地脈，中辨人間，悟此三大道者，方稱百戰百勝之兵略大法。而天機即天時、天兆、天象、天運大勢；地脈即大地潛龍，山川地理形格；人間即天下蒼生、帝王將相、各國諸侯也。因此若不悟出這三大道者，所謂兵法，不過是皮毛，豈可稱爲兵略大法。」

孫武一聽，晶亮的眼睛一陣閃灼。他忽然覺得，他的師父白石公，其武功的神妙，學問的淵博，情操的高雅，簡直是見所未見、聞所未聞，比他印象中的父祖，以至他幼時所研讀的兵法，當眞有如天淵之別，他能拜他爲師，是他孫武的莫大幸運……而因此在孫武的小心靈中，從此立下自信的決心，以百倍的毅力與勇氣去研學那師門的「天機、地脈、人間」三大道學根基的「兵略大法」。

＊　＊　＊

白石公帶着孫武這八歲的小娃兒，週遊天下列國，讓孫武洞悉世情風物、天下山川大勢。一面開始沿途講授「白石門兵略大法」的三大根基——天機、地脈、人間三大學問。

白石公向孫武傳授時，深入淺出、諄諄善誘，令孫武覺得十分有趣，因此絲毫不感晦澀艱深。

例如白石公講授「天機之道」時，向孫武解釋道：「天機之道，即天有象、地有利，上下而成一體。因此星吉則地利，星兇則地惡；又天以二十八宿爲經，分配四野，各有所隸。四垣天星，臨制四方；紫微主王侯卿相，天市主府庫財帛；太微主富貴壽考，少微主威武權謀。故凡列國諸侯，文武百官，上至神仙宰相，下至三教九流，皆由天星主宰也。」說得十分清楚明白。

授「地脈之道」，白石公論道：「地脈之道，亦即大地龍脈之學說，山之走向謂之龍脈大勢。而爲甚以山喻爲龍呢，因龍乃通靈變化之物也。龍脈亦然，其活潑矯健、變化莫測；忽隱忽現，忽大忽小；忽爾潛藏深淵，忽爾飛騰雲霄；忽爾現首不現尾，忽爾興雲佈雨，此即神龍之謂也。再者龍得水方能變化，得風雲方能昇騰，因此以龍作喻大地龍脈，又稱風水尋龍也。」解釋得十分詳細。

授「人間之道」，白石公道：「研學兵法，不能不察人，而人之形相，至大者莫如『精、氣、神』，因此人若能以無得失之心處世，其容貌自然便有『精、氣、神』凝聚之姿，一派太和之氣，脫塵之象，天下之大貴，莫貴於此也。」論說透徹，一矢中的。

孫武悟性奇高，因此不到半年，他於「天機、地脈、人間」三大道學問，已甚具根基了。

白石公十分欣慰，他亦毫不猶豫，開始向孫武傳授他的「白石門兵略大法」。孫武已具「天機、地脈、人間」三大學問根基，因此研學起來，更易領悟，甚至很快便可舉一反三了。

例如白石公向孫武講授「謀略篇」時，道：「凡用兵之法，全國爲上，破國次之，虐殺下下之。因此攻城掠地，並非上上之策也。武兒，你明白這道理麼？」

孫武點點頭，道：「是，師父。武兒以爲，師父所論全國爲上，破國次之，虐殺下下之，意即指使敵國整個完整地屈服，是上上之策，用兵去攻破則次一等，若攻破之後虐殺平民百姓，便更是下等之策了。因此用兵之道，雖能攻城破陣、百戰百勝，但於己方則必有損傷，久而久之，則必敗而亡之，是故攻城掠地，百戰百勝之兵，並非上上的軍隊也。而不戰而能使敵人屈服，才是兵法中的至高境界。」

白石公欣然一笑，十分欣賞孫武的悟性，他又道：「是故用兵之法，須善圍、善攻、善分、善峙、善避，一切皆須知彼知己，以敵我之強弱而定，否則弱軍故示敵以強，則必敗無疑也。」

孫武微一思索，即格格笑道：「師父，你之所斷，豈非以敵我之數及強弱來決定用兵之法麼？例如若我十倍於敵，則決然圍困之；若五倍於敵，便主動攻擊之；若一倍於敵，便先設法分散敵人兵力，然後集我之強，攻敵之弱；若我兵力與敵相若，勢均力敵，便須巧妙與敵週旋，再尋隙而戰。而若我弱於敵，便須沉穩堅忍，善於避開敵之所長，再設法攻敵之所短，如此則可立於不敗之地了，是麼？師父。」

白石公不由點頭微笑，心道：武兒果然是兵法中的奇才，百年難遇，他如此聰慧，竟可舉一反三，不但領悟吾之所授，更能進而創新，悟出嶄新的取勝之法，當眞難能可貴之極。

白石公心中十分喜歡孫武，他恨不得把他一身絕學，特別是他的以「天機、地脈、人間」三大道爲根基的「兵略大法」，盡快一古腦兒盡數向孫武傳授。孫武也似乎體會到白石公的心意，刻苦研學，從不知厭倦，反而越學越有興致。

但奇怪的是，有關攻戰搏擊的武功之道，白石公雖然已屬絕頂，卻並不向孫武傳授。孫武曾幾次求他教授他那以指發的「八脈氣劍」大法，但白石公却決然的道：「武兒，以你目下的內力根基，根本無法研學吾之『脈氣神功』，勉強修練，有害無益；再說武功之道，最強最高者亦祇屬江湖魯莽之流，絕難及吾之『兵略大法』皮毛也！」他見孫武仍心有不甘，便又進而慰釋道：「武兒，你就算掌握了最上乘的武功，亦祇是一人一劍，與敵於單刀獨鬥，方顯其強，又怎及得你以『兵略大法』，指揮百戰百勝的雄師呢！」

孫武無法打動白石公，便也不再糾纏，若無其事的笑道：「好吧，師父，武兒便不學武功之道，集中精力，先行悟透師父的『白石門兵略大法』吧！」

話雖如此，但白石公窺察得出，孫武依然不能忘懷他渴求的武功之道，祇是潛伏於心，暫不發作而已。白石公也不去點破，祇是每日抓緊一切機會，向孫武盡心盡力，傳授他的獨門兵略大法。

花開花落，日沉月昇，乾坤運

轉，白石公引領孫武週遊列國、天下歷練的歲月，很快便如流水般逝去七年了，孫武也由小娃兒，成長到十五歲的少年了。

白石公早已知悉孫武的生辰八字，在他十五歲生辰的這一天，剛踏入黎明時分，白石公在一座山洞中，忽地微歎口氣。

孫武亦忽地在睡中驚醒，他心中已視白石公如師如父，一聽便吃驚的爬起身，道：「師父，你歎息甚麼？」

白石公目注洞外一眼，但見黑沉沉的一片，憑他超卓的目力，竟難瞧清洞外三里的物事，白石公不由喃喃的歎道：「哎，黑夜、黎明、白天、黑夜……循環往復，週而復始，不恒不變，爲甚黎明前的黑暗格外深沉呢？」

孫武驚道：「師父啊，甚麼黑夜黎明，黎明白天的？師父到底欲揭示甚麼呢？」

藉黎明前黑暗的一絲光線，白石公仔細審視孫武一眼，他但見孫武的命宮「山林」位，其隱伏的紫氣已躍躍欲動，不過他的「印堂」却陡現一股青氣，直犯眉間，與「山林」位的紫氣交相衝擊，其狀十分怪異。

白石公心中又不由微歎口氣，暗道紫氣主貴，青氣主煞，青紫相冲，乃貴中帶煞、吉中伏兇之異兆。爲甚如此截然相反的異象，竟一齊浮現於武兒的命宮呢？武兒的本命乃「貴中含煞」，此點吾早已判料，之所以不向他傳授武功，正是恐怕增其「煞氣」，不料亦難避免。煞氣現於武兒生辰之日，祇怕兇煞很快便應驗於他的身上了，吾又如何加以防範呢？白石公雖然身負「天機、地脈、人間」三大絕學，但於此極爲深奧的運命玄關上，竟亦一時難於參透。

白石公無奈道：「武兒，今日是你十五歲生辰，祇怕有甚不測之事，你務必小心留意，不可離開爲師三步之距離，知道麼？」

孫武一聽，不以爲然的笑道：「是，師父，但有師父在身邊，妖魔鬼怪皆退避三舍，怕甚麼呢？」

白石公又微歎口氣，心中暗道：武兒呀武兒，你又豈知，你之運劫，祇怕連爲師也解救不了！他也不便點明，祇肅然的吩咐道：「武兒，不許粗心大意，謹記爲師之言，知道嗎？」

孫武見白石公忽然如此嚴厲，便不敢再頑皮嘻笑，正正經經的點頭道：「是，師父，武兒記得了。」

黎明前的黑暗過去，果然又是天明了。白石公心中疑慮難消，便不欲再在山野間停留，打算帶孫武就近入繁盛的楚國都郢城（今湖北江陵縣），白石公的用意是，借楚都郢城的「人氣」，來冲淡孫武的「青煞之氣」。

師徒二人離開山洞，沿一條山間小徑向西面而行。這條山間小徑十分峻險，一面是高達百丈的山壁，另一面却是深達千丈的懸崖峭壁，懸崖下面雲霧繚繞，也不知潛伏甚麼兇險的物事。

白石公爲了讓孫武歷練，故意揀選這等兇險山徑行走，但此時他却急於帶引孫武盡快離開這兇險的地方了。

師徒二人，從山洞這面，沿山徑向西走了十多里，前面不遠便是山徑折向下山的羊腸小道，祇要抵達下山之路，便可脫離如此兇險的地域了，白石公心中不禁微鬆了口氣。

不料就在此時，在朧朦的黎明曙光中，緊隨師父白石公向前行走的孫武，耳際突然傳入一陣尖厲的嘯叫聲。他循聲抬頭一望，但見一團光華灼灼的物體，正從天際間飛降，其聲嘯嘯尖厲，其速快如閃電。孫武一見，連忙驚叫道：「師父快看……那是甚麼？」

白石公不答，祇是忽然向後疾伸手臂，握住孫武的右手，一股強大的氣流便湧入孫武的體內，孫武但感自己飄飄欲昇，不由便緊隨白石公的步伐，向前急衝而出，原來白石公早就聽到半空的嘯鳴，他亦知那是甚麼，這是一道威力強大的「天際流星」，其力度之猛，可把平地撞成深洞，若人在其下，被「流星」撞着，任你武功蓋世，亦必成肉醬，他因此也不及向孫武細說，祇是伸手把他握住，欲以他強大的眞氣，助孫武脫離此千鈞一髮的險境。

可惜孫武雖已悟透了「白石門兵略大法」，於武功之道，特別是輕身功夫，却未獲白石公的眞傳，因此簡直一竅不通，也就無法如白石公一般施展飛掠的神功。白石公此時不由又驚又悔，他深知他二人此際處境的兇險，他若拋下孫武不理，隻身飛掠，倒有十足把握脫險，但如此一來，孫武的生命便必危如累卵，白石公寧肯自己遇難，也絕不願失却此曠世兵法奇才，白石公不由深感後悔，他心道：早知如此，昔日便先傳他以一身武功，今日便不會陷此進退兩難的絕境了。

白石公心中驚悔時，却絕不放鬆孫武的手兒，一面向他輸送眞氣，一面拽引他向前疾衝。他雖然可以背負孫武而行，但如此一來，因負荷太重，連他的輕身功夫亦施展不開。他因此唯有以輸送眞氣的辦法，試圖把孫武拽出險境再作打算。

師徒二人，手拉手兒，向西面的下山小道疾衝，一會便跑出近里路了，前面的下山小路已清晰可辨，祇須再奔行十丈八丈，二人便可安然脫險。

不料就在此際，孫武在後面但感嘯鳴聲已近在耳際，他抬眼一瞥，祇見一團火光熊熊的龐大物體，已迎頭罩下，他深知被這可怕「怪物」壓着，便十個師父白石公也完了，他亦知憑師父的神通，他此時尚可逃生，不過若被自己拖累，便必死無疑，孫武心中驀地一痛，他也不及細思，猛一咬牙，低頭向白石公的背部狠命一撞，把白石公撞出三尺，因而其向後握着孫武的手臂亦鬆脫了。

孫武尖聲大叫道：「師父，你不是授我兵法有云：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嗎？你既知武兒已必死無疑，爲甚不把武兒拋下，獨自逃命？師父快施展神功逃生，哎喲！」

孫武說時，不料他剛才低頭向白石公背部猛撞之下，一股反彈力度洶湧而來，把他撞得連退三尺，三尺之外，便是深不可測的恐怖懸崖，他根本立足不住，身子一歪，一脚踏空，便如流星般向懸崖下面飛墜下去了。

亦就在此時，祇聽轟然一聲巨響，恍似天崩地裂，一團龐大的黑色物體，已撞在背後的山徑，把山徑撞陷十丈有餘，成了一個黑古隆冬的黑洞，黑洞的邊沿，距白石公僅呎尺，若非孫武把他撞開，白石公已必成一團肉餠了，待白石公稍回過神來，懸崖下面的孫武，已消失在繚繞的雲霧中了。

白石公久久的在黑洞邊沿佇立不動，他的渾身血脈似已凝結，山風吹來，一陣寒意，他不禁打了個冷戰。好一會，白石公才猛地抬起頭來，他的眼淚竟爬滿了臉頰，他也不想去擦拭，任眼淚往下流淌，直到把胸襟也沾濕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孫武但感一脚踏空，頭腦便一陣昏眩，身子如騰雲駕霧，迷迷糊糊的也不知身在何處。模糊中，他又感身子連續三次碰上一種脆而硬的、又有點軟的物體，由於他下墜的衝力太大，耳際祇聽喀勒一聲，撞着的物體似乎立刻折斷，他的身子又再往下墜。連撞三次之後，他下墜的速度却減緩了。孫武並不知道，他碰上的，是崖邊橫伸而出的山松，山松被他的重量壓斷，因此亦抵消了他部份下墜的速度，連續撞斷了三株山松，他下墜的速度也因此被減慢了一半。

孫武的身軀，開始變得徐徐下降，他所受的龐大壓力也因此減輕了許多，他的神智亦開始恢復了一半清醒，在半醒半昏迷中，他忽感懸崖側面突然有一股強大的吸力衝來，把他的身軀吸住，又呼地改變了下墜的方向，變爲向崖邊撞去。孫武心中不由大駭，暗道：如此撞上石壁，豈非立刻粉身碎骨麼？就在他這般思忖時，却但感呼地一下，他的身子被捲進一個黑沉沉的虛空！孫武迷糊中嘆道：「這或許便是世人所進的地獄之所了！」

他的心念未了，但聽呼的一聲輕響，他的背部一陣刺痛，他亦清醒過來。向四面一看，原來這竟是一座隱於崖壁之中的地下巖石和鐘乳石，不遠處，更有一泓清泉⋯⋯他撞上的原來是洞中的碎石，雖然令他的背部刺痛，却令他清醒過來，亦令他明白，他並非掉落「地獄」，而是仍活生生的，身處一座怪洞，而且不遠處尚有一道光線射了進來。

孫武心中暗喜，暗道：有光亮，那就必定有出路了。他自離開那睡覺的山洞後，滴水未沾，此時他也不管那泉水是否有毒，走過去俯身就飲，但感泉水清甜，涼透心脾，比外面的水好喝多了，接着他摸出一塊乾糧，那是昨日剩下的，他也不理，心道先塡飽肚皮再說吧。

吃後他一躍而起，向那亮光走去，不久，他發現這光線原來是從一個洞口射進，洞口外還依稀可見青山綠樹。孫武心中一陣狂喜，心道原來外面便是山下的出口了，走出去很快便可以和師傅白石公重逢。

他走到洞口，探頭往外面一望，却不由倒抽一口冷氣，怔怔的呆住了。

外面原來是一座狹長的山谷，兩旁盡是一色拔地直插青天的陡峭巖壁，窄窄的祇透一線藍天，懸崖如烏雲般垂下，似欲隨時掉下，令人膽顫心驚。

孫武再往下看，祇見谷底距此洞口不過十丈八丈，上面樹木叢生，怪石起伏。孫武逃生心切，也不管谷底是否隱有毒蛇猛獸，從洞口抓着籐蔓，便滑了下去。谷底軟棉如被，原來那是一層尺高的腐草敗葉，顯然此谷千百年來根本無人踏足。放眼望去，祇見荊棘叢生，野草紛披，雜樹盤根錯節，岩石奇形怪狀。

孫武在怪石叢中左穿右插，希望找到一條出路。但他終於失望了，原來這不過是一個絕無人迹的深淵死谷，寬不過幾十丈，長也不到半里，往上攀麼，就算身俱超凡入聖的輕功如師傅白石公，也休想從谷底上到高峯。

孫武不由暗嘆口氣，心道：看來雖沒進「地獄」，但此地乃絕望之

域，祇怕與「地獄」也差不多了！我身上又再無可以吃的，便不摔死也必定餓死，看來這絕谷便是我孫武葬身之地了。

孫武自忖必死無疑，但心中却絕無悲傷，因爲他覺得自己已換回師傅白石公的生命，他因此欣慰極了。他的心性本玄幻，左思右想，竟莫名其妙的哈哈笑將起來。

原來他抬眼忽然見到近處有一棵矮樹，樹上果實累累，掛滿枝頭，他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師傅曾告訴我，說絕谷中多長山稔果，其形猶如婦人之乳，功能補血益氣，是修練道家氣功的上佳珍品。那矮樹上的果子，果如婦人之乳，却是紫紅色。孫武不由憶起娘親兒時餵哺的情景。

孫武不由微嘆口氣，喃喃的苦笑道：「生我者娘親，養我者娘親，這果子既如娘親之物，無論如何，總是可以活人的珍品！既然如此，我又豈能辜負天地造物的一番苦心？」

孫武轉念又暗道：生我者娘親，養我者除了娘親，還有師傅他老人家，師傅已把他的「白石門兵略大法」傳授於我，望我爲「白石門」發揚光大，我又豈能辜負了師傅的殷殷期望呢？好歹亦須活下去，或許師傅他會設法下來，救我脫此絕境。

他這般思忖，求生的意志便驀地堅强起來。在他眼中，這絕谷與那「地獄」，便大有分別。他此時的「天機、地脈、人間」三大絕學已甚俱根基，「天機道」中的一句話驀地浮上他的腦際：「天有象，地有形，兩相對應」⋯⋯他的心道：既然如此，天上現出「流星」，便欲把我帶進此地，這豈非暗兆我孫武的運命，與此絕谷有極深淵源了？不錯！不錯！正是此意！且天下正值多事之秋，天下諸侯，爭霸相鬥，慘酷之極，百姓蒼生如置水火，命懸一線，與我孫武目下的絕境又有甚區別？嘿嘿！那我孫武便先行設法自保，打破目下這絕境吧！

孫武以自己的處境，與天下蒼生相較，他求生活下去的意志便更加堅定不移了。

孫武一躍而起，沿絕谷四周遊走了一遍。但見絕谷中長滿了「山稔樹」，樹上的山稔多不勝數。更奇的是，山稔樹竟依絕谷的氣候改變，而四季結果，有的結果於春天，有的結果於秋季，而這一面的山稔果剛落，另一面的山稔樹却又開花結果了。原來這絕谷南北走向，當北面的寒風吹進時，南面的熱氣却把寒風擋住了，因此北面是冬季，南面却是夏季，處於冷熱交加的東西石壁兩面，却就分別成了秋天或春天。

孫武心道：這豈非四季食糧不缺麼？於是毫不猶豫，摘一顆山稔就大嚼起來。山稔形如娘乳，甘甜可口，大可用於充饑，孫武連吃數顆，肚腹登時飽脹。

肚子雖然塡飽，却立感口渴。原來山稔乃收斂之物，醫家每用來作止瀉之用。可惜孫武並非腹瀉，而是缺水，因此山稔的收斂作用一起，孫武頓感口乾舌燥，竟比饑餓更覺難受。他欲再攀上那石壁上面的洞口，已不可能，因爲高達十丈，滑下容易，上去却千難萬險。

孫武舉目四望，不由暗嘆口氣。

絕谷之中，除了參天怪樹，哪來丁點水源？孫武不由暗道：樹木之根四通八達，可以吸吮地下丁點水份，人却不能，顯然樹木的生命力，比之世人又强多了！

孫武的性子素來帶點玄幻，他這般思忖，便不由盯着前面數丈遠一排參天古樹出神，暗道：人若如樹，豈非吃喝不愁，長命百歲，免却許多煩惱仇殺爭鬥麼？

他定定的凝神前望，漸而眼神一亮，目光在一棵古樹上膠着不動。

原來此時他焦渴難擋，却驀地憶起師傅白石公傳授的「藥典篇」時曾論述道：「古有酒樹，其形如杉而非杉，於樹幹中割一孔，有白液流出，其味如酒，功能益氣補血，源源不絕，乃酒中極品。」

孫武心中一動，連忙跑上前去，以尖石在一棵形如杉樹的樹幹上挖了一孔，僅一會，小孔中果然流出白色液體。

孫武此時渴慌了，也不管白色液體是否有毒，俯下身去，仰頭以嘴接住，連飲了幾口，果覺味如醇酒，竟覺比尋常的白酒香醇多了。

孫武連喝了幾口，但覺焦渴立消，便不忍多喝，唯恐樹上的白色液體不多，一時喝乾了，往後便斷了水源。

他用泥團把樹孔封住了，說也奇怪，樹孔一經塞住，便再無液體流出。但挖開泥團，又再流出，竟源源不斷，無休無止。

孫武吃了二頓山稔，飲了兩次樹酒便不饑不渴，渾身舒暢。

不覺絕谷中光線已暗了下來，而且黑得飛快，絕谷上面的光線甫一劃過，絕谷中登時便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見五指。

孫武心中不由一陣恐慌，暗道：如此漆黑一片，這漫漫長夜，却如何渡過？

就在此時，在十丈開外的地方，突然現出一團綠光，絕谷越黑暗，綠光便越發明亮，漸而竟如一輪圓月，懸在上空。

孫武心中大奇，暗道：怎的白

天剛去，月亮便升了上來？

他凝神向上面一看，不由驚訝得目瞪口呆，原來發出綠光的，竟是一棵怪樹的樹頂，樹頂形如傘蓋，每一片葉均發綠光，合起來便有如一輪明月懸於絕谷之中。

孫武最初還以為自己誤墮仙境，怔怔的呆立不敢擅動。但稍後即恍然，不禁啞然失笑道：「這發光樹下面，必然埋了大量動物屍身，樹木吸收了大量磷質直達頂部樹葉，散發出來，與空氣混合，便成了發光的磷火了！此原理與螢火蟲發光的原理倒也不差分毫。」

心中一旦想出究竟，孫武便絲毫不感驚奇，坦然的舉步走到發光樹下，他發覺樹上的光線甚强，在樹下竟可讀書寫字。

孫武性本玄幻，人又聰明，此時不由失笑道：「世間有等苦讀之士，貧窮不能置燈，便捉螢蟲作燈籠，但與眼前這發光樹相較，我孫武的運氣，顯然又比他幸運多了！」但一頓，又暗嘆了口氣，「可惜此處並無書本可讀。」

雖有遺憾之處，但孫武轉念又暗道：人生在世，切勿永不知足，如今日有果腹之物，夜有照明之燈，比之那等饑渴瞎眼之人，却又强得多了。

此時他置身樹下，倚着樹幹，倒似在朗月夜色中倚坐，別有情趣。孫武趁機把師傅白石公所授的兵略大法在心中依次默頌一遍，不知不覺，便倚着樹幹睡着了。

這般白天吃山稔充饑，喝樹酒止渴，晚上默頌兵略大法，不覺已過了十天八天，師傅授的「白石門兵略大法」，已反復默頌了數遍了。

孫武自覺在絕谷幽秘境界中，於兵法的悟性，竟又比平日更為奇高，雖然短短十天八天，但他的兵法竟大為精進。

不知不覺已過了月餘，孫武身上的傷痛已然痊癒，氣息也比剛進此絕谷時强了不少，與有等武林人已沒甚分別，孫武暗道：這多半是山稔和樹酒的藥力所致。

但漸漸孫武又恐慌起來，因為絕谷中的山稔樹，本季的山稔樹幾乎已被孫武採摘吃光了。

僅剩的十幾顆，孫武勉强再支撑了三日到第四日的中午時份，孫武肚子饑時，便再無山稔果可摘。

這天他便祇能以樹酒填肚，但樹酒雖可止渴，但喝多了却感頭昏目眩，就如飲醉了酒般模樣。

孫武嚇得不敢多飲了，心想處於此絕谷之中，若飲醉了酒，萬一碰上猛獸，豈非成了名副其實的點心？

幸而此時他對兵略大法根基「地脈」絕學了然於胸，暗道：絕谷之中必可尋出充饑之物，因此倒也不致驚惶絕望。

樹酒的酒氣上得快，但去得也快，孫武靜坐了一會，頭昏目眩便消失了。

他站起來，爬上高處一看，發覺他近日的活動範圍，僅佔了絕谷的一小角，絕谷在他所站的地方，向兩面伸延，參天大樹隨處可見。

一連幾日，孫武白天向絕谷的深處探索，獲取食物，晚上便返回發光樹下歇息。他發覺，在發光樹下歇息非常安全，一些蛇獸等物，從不接近發光樹的光線範圍。

不知不覺，孫武已幾乎踏遍了絕谷，僅剩下一處地方，是孫武暫時不敢前去的。

那是絕谷中突起的一座山峯，距發光樹這面約達半里，但沿途林木森森，雖是白日，陷身林內，却形如黑夜。因此孫武雖然心動，但却久久不敢踏足。

不過，再過了兩日，孫武便發覺，他無論如何要向那座山峯闖闖了，因為在發光樹方圓一里之內，但凡可以填肚子充飢的，幾乎已被吃光了，唯一尚可尋獲食物的，便祇剩絕谷中山峯那面了。

除非甘願餓死，否則，就算更艱險亦須一試。世上的人為了活命，就是甚麼艱難險阻也祇好不顧了。

孫武這天爬上發光樹，摘了一把樹葉，捆成火把模樣，事先喝了幾大口樹酒，便決然的向山峯那面闖去。

樹葉火把在光處並沒甚異樣，就如普通的樹葉一模一樣。

但孫武舉着，進了樹林深處，形如黑夜時，樹葉火把却忽然大放綠光，雖然不及火把的明亮，但照明走路却已綽綽有餘。

孫武有樹葉火把照明，他於絕谷的方位亦已了然於胸，因此輕鬆自如的從樹林深處走出叢林的另一面了。

后羿寢宮　喜得神功

孫武走出樹林，舉目一看，不由驚咦一聲，萬分驚歎造物主的鬼斧神工。

祇見一峯如筆，四面光禿，陡立眼前，高達兩邊的絕谷峭壁，全峯筆直向上，中途絕無半點扭曲迴旋，猶如造物主突起頑心，仙筆凌空往絕谷一豎。

仙筆峯的四周，林木掩映，遍地奇花異草，恍如蓬萊仙境，也不知多少千年，沒人踏足此地了。

孫武心道：如此美景，豈無果物充饑？於是便放膽向仙筆峯這面走去。

孫武距仙筆峯約廿丈距離，却

如見鬼似的驀地停止不動，渾身的血也似凝結了。

祇見在仙筆峯的基部，團團纏繞着一條巨蟒，仙筆峯的基部方圍達十數丈，巨蟒的身軀起碼亦達十丈以上，巨蟒血盆大口怒張，形如巨船櫓槳的信舌迎空吞吐，煽起的疾風，竟達及廿丈遠處的孫武。

孫武呆立了一會，心中這才跳出一絲驚歎，暗道如此盤峯巨蟒，休說獅虎聞風先遁，祇怕就連獸中巨物大象，亦須退避三舍，如此巨物，一頓祇怕要吃一頭大象，絕谷之中，却何來如此龐大食物？

就在孫武疑惑間，祇見巨蟒的信舌一捲，一塊盤大的石頭，便捲入巨大的血盆大口，巨蟒的牙齒一合，盤大石塊竟然四分五裂，巨蟒的舌頭在其中一捲，不知把石塊裏面的一塊黑色的甚麼東西，吞入腹中去了。

那塊黑色的東西吞進腹後，說也奇怪，竟然大改巨蟒饑餓時兇狠的模樣，一變而為懶洋洋的，猶如人吃飽了，伸腰打噎般模樣。

又過了一會，巨蟒的龐大身軀緩緩的向中央聚移，最後捲縮成團，巨頭伏下，竟然一動不動，在仙筆峯的旁邊，猶如新添了一座黑褐的小山。

孫武以為這是巨蟒的詭計，詐睡引食物自投羅網，因此久久不敢移動。但過了許久，巨蟒依然一動不動，倒似昏睡死去了一般。

孫武心中漸而大奇，暗道：巨蟒似乎全賴石塊裏面的東西活命，但小小的一塊黑色東西，竟能填飽如斯巨蟒的肚腹，這豈非猶如神仙世界的「不饑果」麼？

孫武這般轉念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人的肚子祇有巨蟒的千分之一，巨蟒吃了能頂一月饑餓，那人吃了，豈非百年不餓麼？若多吃三幾塊，豈非成了免却外間煙火的地仙麼？這却妙得很啊！

孫武尚不敢斷定，這是否巨蟒引人入彀的詭計，於是便試着先行向仙筆峯走近數丈，但見巨蟒依然一動不動。

孫武走近巨蟒不到五丈時，他終於發現，巨蟒果然是沉睡着了，猶如蛇類的冬眠，這一睡啊，祇怕便達三數月了。

孫武放心走近前去，巨蟒如一座黑褐小山，伏在仙筆峯脚下，果然一動不動。

孫武繞過巨蟒的頭部，試看看牠吃的是甚石頭，但剛才所吃的石頭已四分五裂，散落地上，再也無跡可尋。

但巨蟒剛才的而且確在石塊中捲出一塊黑色的東西，吞了下去，這到底是甚寶貝？

孫武心中越發驚異，他向仙筆峯的東面繞去，走近一瞧，但見峯壁如削，竟猶如一面平滑的光可鑑人的天造石鏡。

更奇特的是，石鏡裏面竟現出許多奇形怪狀的東西，有的紫色形如小蛇，有的黑色形如蛤蟆，有的形如真龍的一鱗半爪。

孫武一見，心中一動，驀地憶起師父白石公向他講述天地異象時道：「但凡石中所藏動物屍身，皆必已歷經千年，亦即千年極品。人若有幸得之，小者可百毒不侵，大則立可脫胎換骨，功力增進百倍千倍有餘。」

孫武暗道：脫胎換骨，功力千倍百倍，也不知是甚功力？脫的是甚胎？換的是甚骨呢？師父當日並沒細述，大概師父亦僅是耳聞，並無機緣親眼目睹，親自驗證，不料今日却被我遇上了。眼前所見，這石中之物，乃充饑填肚子的極品，却是毫無疑問的了。

孫武這般判斷，便毫不猶豫，尋了一塊形如鎚子的石頭，在石壁中敲打起來，石壁裏面，透出一條淡紫色的蛇紋樣的東西。

石壁起初甚為堅硬，但敲去外層，裏面却有縫隙，竟是無數石塊重疊堆砌而成。

孫武接連換了幾十塊磨鈍了的石鎚，這才把堆砌的石塊弄鬆了。

孫武先把其中一塊較小的石塊挖出來，石塊裏面現出一條紫色小蛇的影子。

孫武試用尖石敲擊石塊，石塊的碎粒竟應聲而落，顯然當時是由無數的泥石沙粒堆壓而成。

僅換了一塊尖石，孫武便把石塊弄開了，石塊裏面，果然伏了一條紫色的小蛇，一動不動，似已僵死不知多少年份了。

孫武不由呆呆的怔住，也不知如何處置。

孫武瞧着紫色小蛇，決計不敢輕易把牠吃進肚裏。但見紫色小蛇模樣美麗，却也不忍傷害牠的屍身，便把紫色小蛇伏着的半塊石頭，放在仙筆峯脚，心中暗道：我若尋不着吃的，多少年後，有人偶進絕谷，祇怕也見着石中藏着我孫武了。

孫武又挖了一塊石塊出來，石塊裏面，這次藏着的竟是一隻黑褐色的蛤蟆。

孫武把石塊弄開，黑褐色蛤蟆一動不動，亦似不知已僵死了多少年。

孫武探手進石內，捧起這隻黑褐色蛤蟆，但覺觸手冰凍，模樣醜陋恐怖。

孫武捧着黑褐色蛤蟆，不由怔怔的苦笑道：「雖有道飢不擇食，但若把此東西吞進肚子，普天下祇怕沒誰有此膽量！」這般怔怔的出

神，捧着這隻黑褐色蛤蟆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過了一會，孫武肚子越發饑餓，剛才爲尋食物，敲擊石壁，倒也不覺甚麼，但此時一番辛苦，尋到的東西竟難以入口，失望之下，饑餓的滋味便更難受數倍。

孫武捧着黑褐色蛤蟆，不由苦笑道：「蛤蟆啊蛤蟆，今日我見你藏在石內，日後也不知是誰看見我在石內了……哎喲！」

孫武忽然萬分驚疑的驚呼了一聲，因爲他突然發覺，在掌心捧着的蛤蟆，手足竟然動了一下。

豈料孫武的驚呼聲剛響，一陣口氣噴到蛤蟆身上，僵凍的蛤蟆竟突然復活，噗的一聲，竟迎着熱氣來源直上，呼的一下，跳入孫武的口中，孫武大驚之下，不由倒吸一口冷氣，蛤蟆便順勢滾進咽喉中去了。

孫武大駭，拚命作嘔，欲把黑褐色蛤蟆吐出來，但蛤蟆掙扎之下，竟往咽喉裏面直竄而下，滾進孫武肚子裏去了。

孫武又驚又奇，不知這黑褐色蛤蟆入肚，是禍是福，若如巨蟒吞食的那團黑色東西，百年不餓，那就當眞幸運之極，但若這黑褐色蛤蟆身含奇毒，那就大禍立降，橫死當場。

孫武驚奇之下，竟怔怔的發呆不動，連饑餓也忘掉了。

過了一會，孫武但覺腹中灼熱，入肚的竟不似冰凍之物，而是一團火炭，把他的五臟六腑烤得滋滋作响。

孫武痛得滿地打滾，他連那龐大巨蟒就在近處也忘記了。眼見那巨蟒吃了那石中黑物後，不但不痛，反而舒服得沉沉大睡，眼見十天半月，牠是不會甦醒的了。

孫武此時所受的痛苦，竟與他摔下千丈懸崖時的痛苦不遑多讓。

孫武在極度痛苦中，委實抵受不住，腦中接連掠過師父白石公所授的連串解毒之法，但可惜均無現成解藥。

孫武此時已痛失了理智，他也不管三七廿一，就近抓到一些草藥果子就往嘴裏塞去，他這時便有如世間病急之人，不分青紅皂白，胡亂投醫。

他也不管吃進肚裏是否有毒，就算吃進去是奇毒之物，也不過是毒上加毒，早死片刻，好過長挨腹中五臟六腑被燒灼得無比的苦楚。

孫武連滾帶爬，隨手亂摘亂拔，他的肚子已不知被多少奇花異草怪果塞滿了。

就在此時，孫武在矇矓中，見前面的一棵古怪小樹上，長滿了許多豌豆般大小黑色的果子。他咬了咬牙，滾過去，摘了一把黑色小豆子，想也沒想，便全數塞進肚子裏去了。

孫武此時全憑腦中的印象，師父白石公所授的解毒法他記得滾瓜爛熟，但有點影子能解毒的果子植物，他便塞入肚中。

神農嘗百草，成了一代醫聖，但此時孫武惶急絕望之下，他所嘗的，竟遠遠超出百草之數。

孫武依稀記得，師父白石公傳授解毒大法中曾論述道：「古有怪木，上結豌豆大小黑色果子，功能止痛，神效無比。」

他腦中閃過這等功用，便不顧一切，把三數十粒黑豆子塞進肚子裏去了。

黑豆子剛落肚，不久，孫武腹中的劇痛果然開始緩解，漸而又大笑起來，竟身不由己，不能自抑，大笑不止，但表情驚惶，怪異之極。

孫武大笑之下，心中却仍有幾分清醒，暗道：這般大笑下去，豈非成了現世的活瘋子？

就在此時，孫武眼前一花，他低頭一看，却是那條紫色小蛇，被他的笑聲驚醒，竟復活過來，又循着笑聲，向孫武這面游曳過來。

孫武一面大笑，一面忍不住俯身捧起紫色小蛇，仔細一瞧，心中不由大奇，只見紫色小蛇的尾部，竟有一串密密麻麻的圓圈，約略一數，竟達二三千條輪圈！

孫武心頭不由大震，因爲他清楚記得，師傅白石公向他傳授天地異物時，曾聳然動容的道：「吾聞古有紫色蛇種，可活萬年，其尾有輪圈，每活一歲，便添一道輪圈，輪圈可達萬條，亦即萬年之數。若得萬圈之紫色蛇種，吃之壽命可與輪圈相同……」往下欲說甚麼，師傅白石公忽然停住，無奈略去，大概連他自己亦根本不信世間有此仙品，因此無從闡述下去。

孫武心道：此蛇尾部輪圈已達二千八百多條，豈非已活了二千八百年麼？若把牠吃了，當有二千八百年壽命可活！多少帝皇富豪夢求不着的人間極品，竟在這絕谷中現身。

但孫武轉念又道：身處此絕谷，多活一年便多受一年活罪，倒不如聽其自然，樂得逍遙快活了，再說如今我大笑不止，如此下去，大笑二千八百年，豈非連地下的千年鬼也被笑出來了麼？

這般轉念，孫武是決計不吃這可活二千八百年的紫色長命蛇了。

他把紫色小蛇輕輕放回地上，一面大笑，一面斷斷續續的對牠說道：「長命蛇呵長命蛇，你休再在人世間出現，否則，世人爲了爭你，只怕連親娘老子亦拋在一旁了！你悄悄的去隱身，再勿出

來……哈哈……哈哈！」

紫色小蛇在地上忽地揚起小頭，盯着孫武，忽然向孫武連點三下，然後即向前緩緩爬去，其意竟似招呼孫武隨牠而行。

孫武心中不由大奇，暗道：牠已活了二千八百年，已算得上世間萬物的老祖宗了，牠甚麼古怪的事沒見過？牠招呼我前去，不知有甚驚天動地的物事？

他這般轉念，果然便在後面尾隨紫色小蛇，緩緩的跟去。

紫色小蛇竟一直向仙筆峯爬去，抵仙筆峯峯脚，更不停留，又向上面爬去。

孫武心中越發驚奇，便也不顧一切，尾隨紫色小蛇爬上仙筆峯。

仙筆峯雖然陡峭，幸而紫色小蛇竟似峯中主人，甚熟路徑，牠所爬經之處，均可容人踏足，因此孫武跟着牠，不必擇路，便可穩穩直上。

約莫小半日的工夫，孫武隨着紫色小蛇，竟攀上仙筆峯的數十丈高了，若非有紫色小蛇引路，孫武是決計爬不上去的。

就在此時，前面有一道高達十丈的鏡壁擋住去路，鏡壁平滑，休說人難攀上，就連猿猴也退避三舍。孫武一見，不由皺眉暗道：「這長命蛇想必是爬昏了頭，弄錯路徑，才向這鏡壁爬來了……」

突然，他發覺紫色小蛇竟在鏡壁前停住不動，似乎等待孫武走近前去。

孫武走上幾步，貼近鏡壁。這時紫色小蛇忽然爬上鏡壁五尺，貼住鏡壁，小頭扭了過來，向孫武連點了三下，又向牠貼住的鏡壁用尾巴甩了五下。

然後，紫色小蛇不知如何，竟鑽入鏡壁的一小孔中，眨眼不見。

孫武心中又驚又奇，暗道：牠似乎向我暗示，鏡壁內有甚物事，但鏡壁堅硬如鐵板一塊，如何可以破開？

孫武在鏡壁前怔怔的呆立了一會，忽然憶起紫色小蛇的尾巴曾向鏡壁五尺之處連甩五下，其中似隱有深意，莫非牠向我暗示，依此方法，便可弄開鏡壁麼？

孫武這般思忖，果然舉起右手，在剛才紫色小蛇貼住之處，向鏡壁連拍五下。

就在此時，突聽軋軋一聲沉響，鏡壁竟然緩緩向裏面退去，露出到一個寬逾丈的洞口，猶如城門一般，洞口上面的一塊石壁，更刻了一些奇形怪狀的圖形。

孫武出身書香世家，自幼飽覽羣書，他一瞧石壁上的圖形，便不由目瞪口呆，原來這些圖形是先古時代的象形文字，石壁上所刻的，竟是「后羿宮」三個大字。

孫武不由苦笑道：「這便是了！后羿乃傳說中的古代勇士，距今已達二千多年，紫色小蛇有二千八百歲，牠自然曾是后羿宮中的客人，自然知道這仙筆峯上，隱藏了一座先古奇宮了！」

孫武此時雖仍大笑不止，但也抑止不住心中的驚奇，當下更不猶豫，便走進后羿宮。

* * *

孫武進了形如洞口的宮門，向裏面再走一段，突見眼前一亮，原來竟是一座全部以石塊堆砌而成的寢宮。

寢宮中有光線，不知從何處透入，甚爲光亮，裏面所有用具，包括寢床、器皿、日常用具，均以石塊雕刻而成，但造工精美，寢床的四周，竟然掛了一塊用鐵條連結碎石的巨型羅帳！

孫武大笑着，在寢宮四周走動，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，暗道：紫色小蛇雖然一番好意，領我進入這座先古王宮，但恐怕只能作我安息的陵墓了！

孫武大笑不止，甚費力氣，此時見了后羿的寢床，便暗道：好歹先上去躺躺再說，或者睡熟了，便可以停止大笑也說不定。

孫武這般動念，便向寢床走過去，伸手撥開石帳，就欲躺上去，却怔怔的一動不動。

原來他撥開石帳，發覺石帳遮住的寢床床上，是一塊寬近二尺的大石板，石板上面竟刻了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，起首六個象形文字，竟是「后羿射日神功」！

「后羿乾陽神功」內記載了后羿如何練成了把多餘的九個太陽射落的通天本領，內中提及的練功心法，均是世人匪夷所思，其中有一句道：「吾自宮外誤吃黑色小豆，大笑不止，三日三夜把宮女均嚇走了，才悟此乾陽神功，終能剋制惡陽，因此取名曰乾陽神功。」

孫武一見，心中不由大動，暗道：當日后羿大笑不止，悟此神功心法，莫非這神功可以剋制這要命的大笑麼？

孫武當下更不猶豫，撥開石帳，跳上寢床，盤膝坐下，仔細閱讀石板上的象形文字，孫武飽覽羣書，悟性奇高，又身負師門的「天機、地脈、人間」三大絕學，以及以此爲基礎的兵略，因此「后羿乾陽神功」雖然艱奧難懂，孫武細研之下，竟可悟其三分之一，但餘下的三分之二，孫武拚命苦思，到底難明究竟。

孫武暗道：三三不盡、六六無窮、九九歸眞，世事古難全，罷了，罷了，但能悟得三分之一，止住見鬼的大笑，也就不枉紫色小蛇一番引見心意了！

當下孫武便依「后羿乾陽神功」中所悟的三分之一心法，演練起來。

他十分專注，竟連吃喝也忘掉了。

孫武於后羿宮寢床上演練，起初尚難止大笑，但漸而他發覺，大笑於他不但無害，反而把他胸膈之中一切濁氣、悶氣、怨氣盡皆排出，代之而入的是氣勢磅礡的浩然清新正氣。

孫武越往下演練，他的笑聲便越發響亮宏大，漸而竟轟轟作響，聲震四野。

他的笑聲越響，「后羿乾陽神功」越精進一重。

起初的半日，孫武見難以抑止笑聲，心中尚覺驚惶，但漸而他已悟出其中益處，因此對此大笑便漸感泰然，不再驚慌。漸漸孫武已浸入與「后羿乾陽神功」渾然一體的境界，竟連自發的大笑聲亦不聞不思不驚。

不知不覺，孫武在后羿的寢床上，已苦練了七日七夜。

這七日七夜，孫武滴水未沾，更無丁點東西下肚，却絲毫不感饑渴。

七日七夜後，孫武的大笑聲突然停住，孫武這才從渾然忘我中甦醒過來。他突然發覺，不但大笑盡消，而且舉手投足，甚覺有勁，他本來自幼便發覺自己天生神力，現在更比往昔强勁得多。

孫武並不知道，他先是誤被「千年石裏蛤蟆」跳入腹中，「石裏蛤蟆」身集千年毒性，非同小可，孫武若非久飲樹酒，久吃山稔果，體內的抗毒能力，足可與巨蟒相比，早就立刻一命嗚呼了。

但「千年石裏蛤蟆」毒性雖烈，若能與牠的毒性相抗，却立刻可以轉化爲强大熱氣，凡人所吃之食，便是要補充體內消耗的熱能，「石裏蛤蟆」可以轉化的熱氣，却足以與凡人半年食糧的熱能相比，因此一隻「千年石裏蛤蟆」，足可令人抵受數月的饑餓，而且此後百毒不侵，幾成不壞之身。

孫武誤吃「大笑豆」，雖然大笑，但他體內已有强大抗毒能力，「大笑豆」只能令他大笑數天，却絕不會令他氣竭而死。

不料因這大笑豆的毒性，却把「千年紫色小蛇」驚醒，把孫武引入「后羿宮」，在后羿的寢床上，終於發現了已隱藏數千年的「后羿乾陽神功」心法，此乃孫武的連番奇遇所致，當世之中，已絕無人有此奇緣矣。

孫武不覺饑餓，又覺內力不但盡復，而且比他天生神力更爲精進，心中不由大喜，暗道：這全憑「后羿乾陽神功」心法的功力，若再苦練下去，或許便能攀上絕壁，逃出生天！他心中未了的心願，便可一一完成了！

孫武每日在后羿宮中，后羿的寢床之上，苦練「后羿乾陽神功」心法。他不覺饑餓，便省却許多尋找食物的苦事，口渴了，便返回發光樹下，喝幾口樹酒。

絕谷之中，忽爾風雨交加，忽爾烈日炎炎，一時山花盛放，一時又見山稔果掛滿枝頭。

漸漸孫武自覺肚子餓了，原來腹內的「石裏蛤蟆」抵饑功力已然消失，幸而此時已至另一季果成熟季節，絕谷中不愁塡肚之物。

孫武此時飽餐一頓，便可三日不沾食物。數九寒冬，他身穿單衣不覺其冷；三伏酷暑，他亦不覺其熱。

他練功時，頂部已漸有白氣凝結，孫武不知，這乃是道家所稱的「三花聚頂」，亦即內功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境界。

孫武發覺，「后羿乾陽神功」的心法，與武林各派的內功心法竟大相逕庭，例如運氣訣中，當今武林各派均視奇經八脈爲畏途，而其中又視任、督二脈爲最難打通的玄關。但「后羿乾陽神功」心法，却把氣通奇經八脈列爲起首入門心法。

孫武依玄天劍門內功心法，苦練數十年未打通的任、督二脈，他依「后羿乾陽神功」心法，竟在短短數月便豁然而通，其餘冲脈，帶脈、陽蹻脈、陰蹻脈、陽維脈、陰維脈等六脈，在半年時光，亦一一貫通。

督脈乃奇經之首，爲人體六陽的統率；任脈則爲三陰經脈的總滙。任、督二脈先行暢通，其餘之脈自然水到渠成。

奇經八脈又爲人體十二經脈的樞紐，除任、督二脈爲奇經八脈之首外，冲脈爲十二經脈的血海，繫聯五臟六腑的氣血；帶脈繞身一周，狀如束帶，總束全身陰陽經脈；陰維、陽維兩脈，功能滋養維繫陰經和陽經；陽蹻和陰蹻兩脈，則有繫聯，交滙陰經和陽經的功用。

奇經八脈一經貫通，其餘十二經脈，自然亦如百川歸海，奔騰直瀉，勢不可擋，豁然而通。

后羿獨創的「乾坤神功」心法，逆反世人練功的步驟，另闢捷徑，先從奇經八脈入手，雖然兇險，却如勇者無懼，勢無反顧。

因此「后羿神功」心法，甫練之下，若非立刻走火入魔、氣竭身亡，便一鳴驚人，勢不可擋。修練成功，可達世人六甲功力。孫武雖然祇悟得其中的三分之一，修練了不到一年，但他的功力，已達世人苦練二甲子的功力，當世之中，已無人可與他的內力比擬。

不知不覺，孫武在絕谷仙筆峯后羿寢床上，演練「后羿乾陽神功」心法已是兩個寒暑，亦即二年時光。

到此時，孫武的內力氣息已達超絕的境地。但他想再苦練下去，試圖領悟餘下的三分之二心法，却百般艱難。勉强練了數次，每次均感氣息澎湃，心悶胸脹，大有內經內脈即時斷裂之感覺。

孫武暗道：后羿乃先古不世勇士，他的體能與當世中人或有分別，他能練成，當世中人却未必可以跟進；再者天有不測風雲，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悲歡離合，世事古難全，原是强求不得。

他心性素來豁達，一經想通，便決計不再苦練下去。

孫武暗道：憑自己此時的內力，或許可以上那十丈高的石壁洞。天下正逢多事之秋，自己內力既復，雖無甚麼驚人招式，但行走天下，諒必可以應付。

孫武這般轉念，便決定試試離開絕谷，重新行走天下，以完他未了的諸般心願。

孫武坦然走出「后羿宮」，他對終究難於領悟的餘下大半「后羿乾陽神功」心法，倒也沒有絲毫留戀惋惜，心道：但能僥倖恢復內力，逃得出去，便算幸運之極了。

他在后羿宮門口輕拍石壁五下，那道鏡壁便突然移了開來，把宮門口堵住，竟嚴絲密縫，若非孫武屢遭奇遇，這鏡壁後面的后羿宮，是絕難進去了。

孫武此時已不費吹灰之力，便躍下仙筆峯。仙筆峯脚，那條盤蜷巨蟒剛好又在沉睡，大概牠又吃了一隻「石裏蛤蟆」，又月餘肚飽熟睡了。

孫武離開仙筆峯這面，試試展開身形，他但覺氣息隨意而生，身體突然變得輕如鴻毛，身如利箭，向發光樹那面疾射，此時他的內力已達武林絕頂高手的境界。

孫武眨眼掠回發光樹下，他撥開酒樹上的泥團，痛飲了幾大口樹酒，再用泥團封嚴樹孔，心道：日後若再有人陷身此絕谷，這酒樹便是救命之樹，不該白白糟蹋浪費。

他轉身又向發光樹俯身作了一揖，道：「承蒙照顧，讓絕望中人發現光明，多謝！多謝！」

孫武說罷，隨手摘了一把山稔，塞在已然破爛不堪的衣袋裏，權充路上的乾糧，或是日後遇上師傅白石公，讓他嚐嚐千年絕谷的寶貝。

孫武走到十丈高的洞口下面，右足一踏地面，身子便如箭般射上，其力度之極，身法之捷，連孫武自己亦嚇了一跳。

他落下時，恰好是洞口的側面，他的力度太猛，足踏的地方亦爲之一陷，一塊石板被他踏裂了，露出下面的一個小洞穴。孫武伸手掀起碎石板，裏面竟藏了一個烏黑閃亮的小鐵盒，小鐵盒牢牢蓋掩，也不知裏面藏了甚麼驚人的寶貝。

孫武天性好奇，他在絕谷中過了二年，此時已是十七、八歲的大娃兒。他以手扳鐵盒，却發覺鐵盒渾然一體，根本無法開啟。他心中微感生氣，暗道鐵盒無蓋，如何開啟？留着有甚用處？

孫武生氣之下，右手不由猛地一揑，不料他此時的「后羿乾陽內力」已非同小可，一揑之下，小鐵盒受了如此猛力擠壓，突地彈開了，裏面原來藏着一個同樣是烏黑鐵造的小圓盤，小圓盤上面有三根烏黑的鐵針，此刻正滴溜溜的旋轉不停。

孫武一見，猛地憶起師傅白石公，當日教授「地脈」道絕學時，曾稍帶說及一些「風水地脈尋龍」的趣事，說先古的高人，曾以天墜玄鐵，造出一種尋龍測地的「玄鐵盤」，上有「天、地、時」三針，用來測地尋龍脈，十分神妙。孫武心道：這或許便是此物，既然讓我遇上，倒也不可白白糟蹋了，於是便又把玄鐵盤隨手塞入衣袋裏。

他也不再逗留，入了洞口，循當日的來路一直向前，穿過黑漆的通道，此時他的內力驚人，黑暗中竟可察辨飛花落葉，因此毫不困難，便返抵當日把他吸吮進來的石壁中的洞口了。

孫武探身出洞口，向上一望，原來此洞口開於千丈懸崖的半壁，下面白霧瀰漫，難辨物事；上面距數百丈，便是青天白雲了。他再一細望，祇見這一面的巖壁，每隔十數丈便有一株虬松橫生出來，虬松的根深插石壁，想必十分牢固。

孫武一見，登時便萌生出此絕谷的法子。祇見他毫不猶豫，雙足猛地一踏洞壁，雙臂向上一伸，身形已如利箭似的衝天而起，呼地一下，便被他昇到最近的一株虬松上了。他再借虬松之力一蹬，又竄上更高的虬松。這般連蹬連竄連昇，身形捷如猿猴，不到一會，便穩然的昇上絕谷之巔。

孫武身形一翻，躍上絕谷上面的山徑，他向四面一望，祇見身後十丈遠處，陷入一個方圓近里的黑洞，他猛地醒悟，這必定是當日的「天降流星」，把山徑撞成一個大黑洞了！若非他拚死把師傅白石公推前，他自己亦因此被彈落絕谷，師徒二人，祇怕已被壓成肉餅了。

孫武不由向絕谷下面橫生的虬松，深深的俯身一揖，拜道：「虬松呵虬松，當日若非你等把我孫武架住，若摔下谷底，我孫武早成肉

碎了！今日若非借助你等之力，讓我重返谷頂，祇怕我孫武早晚亦成了石中之物了！你等一連救了我兩次，多謝！多謝！」

轉念又暗道：天地生萬物，乃為世人而設，祇要善加辨察利用，世人便可得其蔭庇，休養生息，繁衍萬世，看來天地造化，神妙之極，決不可等閑視之！既然如此，我孫武又怎可輕易放棄天地造化之物，萬物生我養我，我又豈能不百倍珍惜！

* * *

孫武此時體內的「后羿乾陽神功」十分豐盈，激蕩澎湃，令他的神思亦百倍聰敏。他的悟性本就奇高，受此「乾坤眞氣」衝激，一種曠古爍今的武功招式，竟如飛流千尺般激湧而生。

他心中驀地浮起，他於絕谷之底，向上仰望，但見太陽如圓盤，恰好把整座絕谷之頂蓋住了。孫武暗道：當年的先古勇士后羿，必於絕谷之底引箭射日，他所運用的原理，必定是凝聚「乾陽神功」於箭，再利用「尖點破面」的道理，令神箭衝天而起，直達九霄。而師傅當日以指射氣，把我射向他的利箭反激而回，所運用的，想必與先古勇士后羿是同一原理。不錯！不錯！既然師傅他可以如此，我孫武是他的嫡傳弟子，為甚不可以，怎能不令師門絕學光大宏揚呢？

孫武心中轉念，便依「乾陽神功」的運功心法，走奇門，與武林正宗心法背道而馳，但途殊同歸，竟亦可以化小為大，化大為精，聚於指尖。他心中默想后羿當年引箭射日的雄姿，却把指尖的「乾陽眞氣」幻化成利箭，先行變弓滿弦，猛地射出，但聽「嗤」的一聲尖嘯，猶如破空之箭，他前面三丈遠的石壁，竟冒出一團火煙，然後絲絲作響，一道洞孔如閃電般向深處伸延，就如利箭把石壁三尺射穿了！如斯威力，簡直聞所未聞、見所未見，雖不能說絕後，却大可超之空前。

孫武怔怔的目視那道被他的「指力」射穿的石孔，長長的，猶如一條黑色的長蛇，又如一枝烏黑的神箭，好一會，他才喃喃的道：「這種功夫，顯然又比射箭强多了！射箭尚須弓弦，但『指力』却可隨心而發，且此種功夫得自后羿的『射日乾陽神功』，便稱為『射日氣箭』吧！」

從此，「射日氣箭」便成了孫武的獨創神功，他這等功夫，既可自衞又可攻擊，威力無比，令天下震驚。後世的所謂「六脈神劍」、「八派氣劍」，莫不源自於孫武的「射日氣箭」。

孫武掠下山徑，沿羊腸小路下山，他不向南行，却向東進，南面是楚都郢城，東面五百里，却是吳國都姑蘇城(即今蘇州市)。

他此時的「乾陽眞氣」已充盈之極，當世罕有其匹。日行千里，於他而言，已非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話了。但聽風嘯嘯、雲迷離，眨眼間，孫武已從五百里外地域，沿途飛越青山、湖州、太湖，呼地一下，落在吳國都姑蘇外的靈巖山上。

此時恰好是清晨時分，旭日初昇，霞光四射，大地田野一片燦爛光明。

孫武是第二次登臨吳國都城郊了。第一次是跟隨師傅白石公週遊列國，在姑蘇城中走了一趟。當時白石公便向孫武論析了吳國的氣運根基，說吳國雖已受中原文化洗禮，但其先祖太伯仲雍，却是蠻人的族長，因此仍帶着濃烈的南蠻氣息，其性桀傲不馴。因此吳國的國運，亦必定變幻不定，就算有偶爾的太平盛世，亦必難長久。後來，又在城中遇上吳王闔閭出巡，有一面之緣，白石公又趁機論析吳王闔閭的形相。因此孫武對吳國印象特別深刻，此行的第一個目的，便是實地印證師傅白石公對吳國的論斷。

孫武凝目向東北面的姑蘇城望去，但見羣山環立，西南有獅子、天平、金山、陽山諸山，靠太湖畔有鄧尉、穹窿諸山，近處則有橫山、七子，遠處更有東洞庭山、西洞庭山，東面湖泊密佈，分別有金雞湖、獨墅湖、黃天蕩、沙湖、陽澄諸湖。果然是山環水繞，氣象萬千。

孫武心道：吳國都甚有氣象，為甚師傅却斷其國運必難長治久安呢？他身負師門「地脈」絕學，此時不由便審察起吳國都姑蘇城的形格運勢來了，而且，似乎被他瞧出甚麼不妙之處。

他並沒甚表示，回過頭來，向姑蘇城母山——靈巖山仔細審辨。他但感此山松林遍佈，怪石林立，秀麗別致，猶如一位婀娜多姿的絕色美女。孫武却在心中微嘆道：可惜秀麗有餘，雄勁不足，未免流於妖媚……

孫武心中轉念，正欲縱身而起，掠入城去。就在此時，却突聽身後幾十丈遠處，有男子發出粗重的嘆息聲。

孫武驀地頓住身形，轉過身去，向嘆息聲處一望，原來是一位七尺男兒，正跪在一座墓前，沉重嘆息，似有無限寃屈。他心中大奇，便向那面掠去，近前一看，原來這座墓上大書「楚大夫伍奢之墓」七字。

孫武心中不由更奇，他出身將

門，自幼飽讀史書，知當今最强大之國乃楚晉兩國。楚國乃苗人受周朝之封立國，自號蠻夷，專門攻伐中原各國，五年不出兵，便是為君王者的最大耻辱，死後入不得宗廟。目下時勢，乃晉國與楚國爭霸，晉國聯吳攻楚，楚國則助越攻吳，因此晉吳與楚越，是生死對立之仇敵。

但為甚楚國的大夫，却下葬於吳國的土地上？

孫武正思忖間，那跪在墓前的七尺男兒，霍地驚覺身後有人，連忙一躍而起，這才發覺孫武距離他已不足一丈。七尺男兒的武功極高，這從他的烱烱雙目，高聳太陽穴便可瞧出。但孫武悄然接近一丈距離，他才發覺，顯然這衣衫襤褸，形似乞丐的少年郎，其功力又比他高出不少，七尺男兒不由一陣驚愕，但很快又隱去，代之而起是一種冷傲的神態，喝道：「你是誰？敢於吳國禁地亂闖？不怕抄家滅族麼？」

孫武一聽，不由呵呵笑道：「不怕！不怕！」

七尺男兒奇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為甚不怕抄家滅族？」

孫武大笑道：「我一不知抄家滅族是甚麼，二來我根本無家，更何來有族？既然無家可抄無族可滅，我還害怕甚麼？而且我也不知道，普天下我有甚麼地方不可以前去的。」

七尺男兒又驚又怒，他盯着孫武，一字一句的道：「你這娃兒，膽大包天，擅闖進當今吳王禁地尚不知曉，若被吳王發現，你的小腦袋還保得住麼？」

孫武呵呵一笑，道：「這位大哥，你又說錯了。」

七尺男兒不由一怔道：「說錯甚麼？」

孫武笑道：「第一，你說此乃吳王禁地，但並無文字告示，外人如何得知？兵法中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，王法中不知者不罪亦為首要規條。第二，我別的不會，但保自家腦袋却是最最拿手好戲，因此我的腦袋也絕不怕掉了……如此這般，你的話豈非錯了？」

七尺男兒目露驚疑，盯着孫武，默然不語。

孫武向墓碑瞥了一眼，又目注七尺男兒，忽地微笑道：「這位大哥，你自己的運命亦潛伏兇關，二十年內，祇怕兇關難過，又何必替我擔心？」

七尺男兒大怒道：「你胡說八道甚麼？」

孫武笑道：「我並非胡說，乃事出有因，我還知道你必姓伍，與墓中人乃父子情深血脈關係。」

七尺男兒咬牙道：「你還知道甚麼？」

孫武呵呵一笑，道：「你此刻必定胸懷哀傷、屈辱、憤怒，無限悲憤，千頭萬緒，極欲向人傾訴。」

七尺男兒此時不但恨怒，而且更十分驚奇，他目中精光閃爍，在孫武臉上霍霍打轉，沉聲道：「你到底是誰？莫非是楚平王這昏君派你入吳國刺探虛實，又或者派你來刺殺我伍子胥嗎？」

這七尺男兒原來叫伍子胥。

孫武一聽，不由大笑道：「我連楚平王甚麼模樣也不知道，又何來刺探吳國虛實？我潛來殺你，為甚祇知你姓吳，却不知你叫子胥。而且我若眞的要刺殺你，我又為甚如此張揚，不會悄悄接近而突出殺手麼？」

七尺男兒——伍子胥一聽，心道：是啊，憑他的功力，他要偷襲，簡直防不勝防，他既然如此張揚，顯然並非另有目的，而是深藏不露之輩了。他微鬆口氣，但神色依然緊張道：「那你為甚知道我姓伍？又知我與墓中人是父子關係？」

孫武微微一笑，他身負的師門絕學「人間道」，驀地便浮上腦際，他微笑道：「墓中人姓伍名奢，你跪拜於此，必定與他有莫大干連，此其一，你跪於墓碑前，墓碑有一道靈光，與你頂上靈氣相交相纏，此乃血脈同源之象，祇是你自己不能察覺罷了，此其二；綜二為一，便不難判斷，你與墓中人乃是父子血脈關係了！」

伍子胥不由微一點頭，似已默認孫武的測算靈驗準確，他目中精光一閃，又道：「那你為甚知我心中思緒？」

孫武淡淡的一笑，道：「你髮重骨重筋額冲，唇翹耳反鼻孔露，髮脚尖而冲印堂，眉毛重叠，此乃生父中年夭逝之象，而且必遭橫死，十不離九乃刑劫之災。既然生父慘死，為人子者，必定悲憤欲絕，你又跪於墳前歎息，綜而論之，不難判斷。」

孫武此言一出，伍子胥便不由吃驚的「咦」了一聲，他不能不承認孫武判斷的準確。他再盯着孫武，道：「你為甚又判料我伍子胥，二十年內必遭兇厄？」

孫武目注伍子胥一眼，神色不由一肅，道：「此乃運命之判，所涉非同小可。從小者而論，你時下正行命宮『邊城』之運，行邊城運者必時值二十三歲。目下你邊城透紅，乃主你運勢正旺，春風得意之時；可惜並不長久，因你右眼上『光殿』晦暗，煞氣纏繞，乃大兇之象，又命宮光殿主行年四十有三，亦即你四十三歲即逢大兇之劫，距

今豈非二十年後麼，而從大者審察……」孫武目注伍子胥父墓，忽地一頓。

伍子胥此時也不由大急道：「何為大者？大者如何？」

孫武肅然的道：「此山形格妖媚，與吳都姑蘇城恰成一脈相連，日後必主吳國因女陰亂男陽，國運大成疑問，你既為吳國大臣，又豈可倖免？再者你父墓左有獅形峯，右有天平峯，雖有貴格，亦有正氣，可惜威猛有餘，耐力不足，子孫血脈承此地脈，雖可顯赫一時，但卻不長久，其地力不足一代，甚至不過半甲子之年，能有二十年地力蔭庇已屬萬幸了。」

伍子胥又驚又奇又疑，沉吟道：「伍某亦聽說世間有陵墓蔭祐後人之術，未知此墓稱甚名堂？」

孫武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此墓後聳為狗尾，四面迂迴曲折，則為狗足，是為天狗形穴。」

伍子胥道：「天狗乃威猛之物，氣勢雄烈，怎會地力不長？二十年後血脈遭殃？」

孫武微笑道：「天狗食日，乃主以下犯上，上既不容，下則焉存？伍大哥尚不明白麼？」

伍子胥不由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先父伍奢，本為楚國大夫，更為太子太師，因直諫楚平王勿廢太子事，慘遭昏君楚平王殺害，更欲滅我伍門子孫……伍某與昏君楚平王仇深似海，難道這也算以下犯上麼？」伍子胥忽地恨恨的咬牙切齒。

孫武微笑道：「因此伍大哥便投奔吳國，欲借吳國之力，以報大仇麼？」

伍子胥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

孫武大笑道：「伍大哥運走邊城，邊城透紅，乃主運旺之象，必然春風得意，極受吳王闔閭的重用。」

伍子胥大奇道：「吳王待我果然不薄，你到底是誰？竟可憑外表形象，便窺透人間奧秘之事！」

孫武淡然一笑道：「我姓孫名子號武，名不見經傳，不問也罷。」

伍子胥一聽，目中精光卻忽然大熾，想說甚麼，卻忽然頓住，他猛跨一步，右手一掌，便向孫武胸前拍來。

孫武的「乾陽真氣」隨心而發，他心中不欲反擊，「乾陽真氣」便直衝脚脈，孫武輕輕一躍，便已躍離三丈，伍子胥凌厲一掌，便根本不着邊際。

伍子胥仍不罷手，出招更快，片刻間，已向孫武攻出七七四十九掌。孫武的身形亦連變七七四十九次，伍子胥威猛的掌力，竟連孫武的衣角也沒沾上。

伍子胥的招式源源不絕，越來越超卓，孫武的身法連綿不斷，越來越玄妙，猶如日月運行，乾坤衍化，無窮無絕，生生不息，「乾陽神功」的妙處，被孫武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伍子胥忽然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保住腦袋果然是你的拿手好戲，但也不能反擊取人腦袋，僅此而已！」

孫武心性玄幻豁達，本來不以為喜，不以為悲，此時聽伍子胥嘲笑之辭，也絕不生氣。但心中卻暗笑道：「未必，未必！」不料他身負的「乾陽真氣」隨心而發，心裏「未必」萌動，「乾陽真氣」亦隨即激湧而至，不可抑止，洶湧澎湃，貫聚於指，他悟創的「射日氣箭」神技，不由便催發出來了，一念之間，快速如閃電。

祇見孫武右手疾伸，中指向前一點，嘯嘯厲鳴突作，一道熾烈的熱氣擦着伍子胥的身側而過。伍子胥但感腰側如被火灼，他轉身一看，在他身後三尺的一塊巨石，竟冒出赤煙，當中穿了一個長長的黑洞，貫三尺厚的巨石而過。伍子胥不由一陣目瞪口呆，心道：若這孫武小子射的是我，我伍子胥還有命麼？老天，隔空發招，如斯威烈，簡直匪夷所思，伍子胥原來的傲氣，隨着孫武偶露的一手「射日氣箭」，不由得便煙消雲散了。

好一會，伍子胥才失聲的叫道：「孫武，你剛才所施展的，到底是甚麼驚人招式？」

孫武笑道：「並沒甚麼，祇是我偶爾想起，當敵我相對，旗鼓相當時，我則宜避敵之強，再集中吾之強於一點，攻敵之弱，當可取勝，於是便運用此法，融於武功招式，果然有此作用。」

伍子胥一聽，心中不由一陣聳然，暗道：「集己之強，攻敵之弱」，正是兵法中的取勝大旨，不料這少年人，竟可化兵法為武功招式，真天下少見的奇才也！伍子胥不由傲氣全消，他向孫武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孫少俠乃天降奇才，當今吳王闔閭求才若渴，若得少俠匡助，必無任歡迎，未知孫少俠是否願隨伍某入姑蘇城呢？」

孫武微笑道：「願又怎樣，不願又怎樣了？」

伍子胥道：「若少俠願意，伍某人為吳國得此奇才，自然萬分欣喜，但少俠神功蓋世，若不願意，普天下又有誰勉強得了你？一切但隨少俠心意便了。」伍子胥言下之意，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。

不料孫武卻呵呵一笑，欣然道：「我孫武最怕被人勉強，伍大哥既不勉強，我便很樂意隨你走一趟



孫武對刺來的一劍視若無睹……

姑蘇城了。」

伍子胥大喜，當下便引領孫武，併肩飛掠下山而去。

不消片刻，兩人便飛掠到姑蘇城下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孫武放眼一瞧，但見這座吳國都城甚有氣派，全城共分八門，分別取名為闔門、盤門、胥門、蛇門、婁門、匠門、齊門、平門，每門均有水陸城門，城門守衛森嚴，猶如銅牆鐵壁。孫武不由微笑道：「這豈非二八城門開道路，五千兵馬列旌旗麼，果然甚有氣勢。」

伍子胥引領孫武走近闔門，守門吳兵見孫武衣衫襤褸，引領他的卻是赫赫威名的大夫伍子胥，均甚感驚奇，雖然不加阻攔，但也沒有任何殷勤表示，祇列隊肅然挺立而已。

孫武抬頭一看，見門上刻着力士持巨斧破天門之圖，微感奇怪道：「伍大哥，這巨斧破天門圖是甚意思？」

伍子胥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吳都乃伍某人主持督建，此象乃喻通西天門之意，其餘七門，亦皆伍某命名之。」

孫武微一思忖，即恍然道：「城主闔門，乃喻通西天門之意，西面乃楚國，闔者，豈非西破楚國出兵之城門嗎？」

伍子胥點頭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少俠果然好眼力，一下便瞧出其中的秘要了，但少俠可知道盤門之意麼？」

盤門在姑蘇城西南隅，城門上置木刻盤龍。孫武微笑道：「盤門南去百里，便是越國之地，楚城乃吳國仇敵，盤門、闔門，豈非西破楚國、南鎮越國之意麼？」

伍子胥一聽，不由歎道：「少俠學究天人，神機莫測，甫入吳國，便盡察吳國國運大勢矣，吳國若得少俠匡助，何愁破楚降越大業不成哉！」

就因孫武當日的論斷，吳都姑蘇城門，闔門因此又叫「破楚門」，盤門又稱「鎮越門」。

伍子胥引領孫武走過姑蘇繁華的街道，不久便抵達一座府第，上書「伍府」二金字，孫武脚下不由一頓，伍子胥見狀忙道：「孫少俠，此乃舍下，請少俠先入內更衣沐浴，再引領少俠入宮見吳王。」

孫武一聽，卻微微一笑道：「不然，我便如此往見吳王好了，我這襤褸衣衫，正是晉見的最佳服飾。」

伍子胥奇道：「為甚麼？吳王乃一國之君，不能不講禮儀啊！」

孫武大笑道：「若以形貌取人，失之千里，如此之君，豈能容

物，這便見如不見了。」

伍子胥一聽，深知孫武心性玄幻，絕不可勉强，無奈祇好就這樣引領他入宮見吳王。

伍子胥引領孫武走過姑蘇城的繁華街道，不久便抵達一座宮城。城正面長形，四面城牆高聳，高達三丈，城週有陸門三座，水門三座。宮中守衞森嚴，吳國自大夫以下，未經宣召，一律不得擅進。

伍子胥把吳宮的禁規告知孫武，孫武吐舌笑道：「我孫武祇是草莽一名，輕率而進，豈非人頭難保？」

伍子胥自負的道：「有伍某人引見，吳王必定不會怪罪於你，宮中自太子夫差以下，皆居於此，因此不得不守衞森嚴，待會孫少俠面謁吳王，若能討吳王喜歡，日後便可自由出入，毫無阻滯矣。」

孫武微笑道：「且看機緣如何吧。」

*　*　*

兩人走近宮門，守門武士雖然認得伍子胥，但也毫不含糊，仔細搜查兩人身上，確證沒帶兵器，這才放兩人入宮。

進了宮門，裏面又有宮中之城，守衞更加森嚴。孫武暗道吳王宮果然是銅牆鐵壁，但爲王者若得民心，又何必如此自困於森嚴壁壘？

伍子胥引領孫武至內城門，向門官通報了來意，門官進內稟告，得吳王口喻，才出來對伍子胥道：「伍大夫，大王有旨，宣伍大夫正殿參見。」

孫武隨伍子胥走入吳宮正殿，但見宮門之內，一泓池水，池水下有一方巨石，形如拱璧，心中不由暗道：此乃風水迴環之象，不料吳國境內，亦有能人，這宮內明堂，便大合風水大格，難怪吳國日漸興盛。

進入正殿，又見大隊甲胄鮮明，威武雄壯的武士，分執九長九短十八般兵器，羅列殿上，斧鐵金光耀眼，近百名侍衞，人人如泥塑木雕，瞪目閉唇，挺胸凹腹，於兩側肅立不動。

孫武暗道：吳宮王殿，不見文臣，只見武將，可見吳國果然是以武爲尚。孫武昂首闊步，走過長長的通道，對兩旁威猛的武士視如不見，直抵吳王座前，挺立不動，並不跪拜。

伍子胥却連忙上前跪下參拜道：「臣伍子胥，拜謁大王，願大王萬壽無疆！」

「伍大夫，你說有天下第一奇人向寡人引見，其人安在？快領來與寡人見面！」王座之上，忽地響起一聲沉呼，聲音沉而雄渾，甚有王者威嚴。

孫武循聲抬眼一看，王座正中，長几後面，居中而坐一位中年王者，但見他兩鬢略白，頷下飄着五綹長鬚，眼若朗星，正霍霍的審視跪在地上的伍子胥。

伍子胥一聽，連忙側身示意孫武跪下參見。孫武却視若無睹，忽然一縷尖音鑽入伍子胥的耳際道：「吾一生只拜兩人，一拜師，二拜父，絕無例外。」

伍子胥知是孫武以「心音」傳話，連忙亦以「心音」示意道：「孫少俠拜師拜父，君重於師父，爲甚不肯參拜？」

孫武微笑道：「天下諸侯皆爲君也，吾豈能逢君必拜？因此吾祇拜眞正之君！」

伍子胥一聽，知孫武心性十分玄幻，不敢勉强他，只好向王座中人奏道：「啟奏大王，這位少年人孫武，便是臣欲向大王引見的天下第一奇人，望大王細加審察。」

王者——吳王闔閭目注孫武，沉吟不語。闔閭身旁挺立的一位青年王者，却忽地轟然大笑道：「這娃兒小小年紀，竟敢自稱天下第一奇人麼？衣衫襤褸，王前不拜，無禮狂妄之極！」

伍子胥一聽，連忙向孫武道：「他是太子殿下夫差，快向他參拜。」

孫武「心音」又鑽入伍子胥的耳際道：「伍大夫，我孫武尚且不拜吳王，何況是他的太子殿下？你不必擔心，孫武自會從容應對。」

伍子胥一聽，知不可勉强孫武，無奈微歎口氣，向太子奏道：「太子殿下，他出身草莽，不知王宮禮儀，望太子殿下原宥。」

太子殿下——夫差嘿嘿笑道：「若有眞才實學，又何必如此狂妄、裝腔作勢？若無眞才實學，敢入吳國濫竽充數，嘿嘿，只怕他嫌腦袋長得太牢了！」

伍子胥見夫差神色極不友善，心中不禁一凜，忙向吳王闔閭奏道：「大王，太子殿下乃天下第一勇士，這位少俠豈敢僭越？不過他確另有所長，臣以爲於吳國大有裨益，因此向大王引見，望大王明察。」

吳王闔閭把投在孫武身上的目光收回，他見孫武寵辱不驚，恢宏大度，不卑不亢，心中已有幾分欣賞，發聲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，伍大夫大可放心。但未知這位少俠有何奇才？」

伍子胥聳然動容道：「此子上知天機，下悉地理，中察人間，測天堪地相人，武功高强，所學驚天動地，更精悉兵法，必可助大王達成霸業。」

闔閭一聽，尚在沉吟，他身側的太子夫差却已轟然大笑道：「他

是誰？伍大夫敢替他如此誇耀，測天、堪地、相人，上知天機，下悉地理，中察人間，嘿嘿！他小小年紀，便有如此驚天本領，他既自負有此本事，又可知我吳國霸業何時大成？」

伍子胥見太子夫差當衆考究孫武，闔閭竟也微笑點頭，不加制止，倒亦欲借太子夫差，考驗一下孫武的才幹，心中不由暗凜道：「如此一來，孫武便置身生死之線了！他若能令大王滿意，自然安然無恙，否則任他三頭六臂，只怕也難生離吳宮門了！」

伍子胥深知太子夫差武功極高，連他伍子胥亦接不了夫差三十招。再加殿中近百高手，孫武武功再高，亦決難逃生。況且若孫武有不測，連他伍子胥亦難逃干係，吳王闔閭這一關尚且易過，但太子夫差眼高於頂，從不把他伍子胥放在眼內，吳王又極信任夫差，因此若夫差翻臉，他伍子胥必難於在吳國立足，他報父仇滅楚的大計，便付諸東流了……思念及此，伍子胥不由有點後悔，不該如此魯莽引薦孫武。

孫武却視若無睹，一派從容。

夫差一見，心中更生氣，他怒道：「孫武！你既如此自負，吾限你七步之內，回答吳國何時可成霸業！不然，哼哼哼！」

伍子胥一聽，臉色一陣發白，心道七步之內測算如此驚天大事，只怕連神仙降世亦無此能力。

孫武與吳王闔閭、太子夫差相隔近二丈，但他目力超卓，對兩人的命格，已審辨清楚，驀地又想起靈巖山與吳都姑蘇城連成一線，風水勢格已清晰可辨。他心中一動，也不必走上七步，隨口便朗聲道：「秋來千歲病欲蘇，鷄鴨紛紛滿院嘈；刀搗城破聲切耳，美人如火照南途……」

夫差一聽，不明所以，心中因而更怒，向孫武喝道：「胡說八道，妖言惑衆，這與吳國霸業有何相干？」

孫武含笑不語，夫差更氣，便欲發作。吳王闔閭却忽然道：「太子且慢，孫武，寡人問你，寡人有疾，恰於秋風乍起時復原。此乃寡人宮中之秘，你如何得知？」

孫武見闔閭比其子夫差穩重多了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大王運正行鼻之準頭，準頭隱伏灰氣直犯疾厄宮，此乃病伏之兆也，目下秋風初起，準頭灰線已然收斂，因此可一窺而破。」

闔閭不由呵呵一笑，欣然道：「好！好！好一句秋來千歲病欲蘇！恰恰切中寡人之隱衷！你果然有兩手，但未知接下三句又是甚麼意思？」

孫武微一沉吟，即肅然回道：「恕草民大膽直言，吳國霸業雖然於短期可達成，但並不長久，因其中隱伏兩大戾氣，足以毀滅一國之運。」

闔閭忙道：「是哪兩大戾氣？」

孫武道：「其一乃自身兇橫乖戾之氣，戾氣旺盛之日，便是國運衰退之時。其二乃外來之戾氣，外來戾氣與內伏戾氣交匯，國運便衰敗了！」

闔閭沉吟不語，太子夫差却按捺不住，厲聲暴喝道：「大膽草野！竟敢在吳王宮內，說此大逆不道妖言！不怕把你抄家滅族麼？嘿嘿！」

伍子胥此時心中亦微微歎口氣，暗道：孫武這小子膽大包天，竟敢在吳王父子面前直言不諱……但他既無家，更無族，又怕甚「抄家滅族」？

孫武目注夫差，心中不由微微歎息，暗道那二句「刀搗城破聲切耳，美人如火照南途」，只怕便應驗於此人身上了！他心中已有判斷，便不理夫差的暴怒，但也不再說甚麼。

吳王闔閭却比夫差沉穩得多，他不愠不怒的對孫武道：「那外來戾氣，是否有法可破？尚請孫少俠直言。」

孫武見闔閭求才之心甚誠，便微一點頭，道：「有感大王誠意相求，吳國欲振國運，消除戾氣，也並非毫無辦法！不過……」孫武忽然一頓。

闔閭大急道：「不過甚麼？你但有妙法施爲，寡人當賞你黃金十斤。」

孫武微笑道：「富貴於我孫武眼中，不過如浮雲糞土而已。吾亦並無他求，只須大王誠心誠意配合罷了！」

闔閭又忙道：「如何配合？」

孫武道：「兵法云，攘外必先安內，振興國運大法，亦一般道理。因此欲除戾氣，必先消解內在戾氣，內安則外戾氣無隙可進，再以大法消解，戾氣可望消除。」

闔閭一聽，眼神不由一亮，興奮的道：「好！好一個攘外必先安內！這不但是兵法的要旨，且是治國之大策也！寡人正欲依此而躬身力行，以禦强楚，少俠既精於兵法，未知何以教寡人呢？」

孫武微笑道：「吾師訓示，兵者，國之大事也，是故須合天道、地道、人道；又兵者乃詭奇之道，兵無常法，唯勝取之；一正一奇，亦即天地乾坤之變，無極生太極，太極生陰陽『兩儀』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演化無窮。」

闔閭一聽，大感興趣道：「那兵法的要旨是甚麼？」

孫武道：「不知用兵之利害者，不知用兵之利也；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戰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；知己知彼者，百戰百勝，不知彼而知己，一勝一負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百戰百殆。」

闔閭尚在沉吟，伍子胥已忍不住插口問道：「然則兵之道，兵之法，可有窮期？」

孫武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故善出奇者，無窮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，終而復始，日月是也。死而復生，四時是也。戰勢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。奇正相生，循環無盡，豈有窮期乎？」

伍子胥仔細思忖，心領神會。太子夫差却笑道：「口中談兵，頭頭是道……不知是否識得實際運用？」

孫武含笑道：「太子殿下欲觀何法？」

夫差冷哼一聲道：「吾聽聞有能者可化腐朽為神奇，吾宮中之女侍，從未上戰場，你可能令其成兵旅嗎？」

孫武微一沉吟，似在思忖。伍子胥心中不由一震，深知太子夫差所出的，乃天大的難題，試問宮中之女，足不出宮門，如何可以訓練成兵旅呢？孫武雖然精通兵法，但如何有這等化「腐朽」為「神奇」的通天大法？

不料孫武却朗聲道：「可以！即使宮女亦可訓成征戰兵旅！」

吳王闔閭一聽，不由亦大感興趣，點點頭道：「好！傳寡人旨意，宮中玉女，但無急務的，全部到宮中小校場集合。」

不一會，闔閭、孫武等人，便移到宮中的小校場。台下宮女林立，個個花容月貌，十分美麗。

孫武細點之下，共有宮女一百八十人，均是弱不禁風之女，不禁微一皺眉。

孫武這一微細變化，夫差立刻便察覺了，他不由微哼一聲，道：「孫武！你此時打退堂鼓，尚來得及，不然便是罪犯欺君，人頭難保啦！」

孫武却隨即從容笑道：「用兵之道，貴在知難而進，化不能為可能，以小勝大，以弱勝強，吾便把一百八十名宮中女子，訓練成一隊兵旅給大王看看吧！」

孫武說罷，即一躍而起，毅然決然的下令道：「眾宮女聽令！令你等分為兩隊，每隊九十人；每隊由一名隊長領隊，由宮中地位高者擔任，便於管制。」

眾宮女一聽，當下嘻嘻哈哈分作兩班，又選出兩位妃子擔任隊長，兩位妃子均是太子夫差的侍妾，在宮女中地位最高。

太子夫差見隊長由自己的妃妾出任，於自己的臉面十分光彩，便含笑點頭，不再反對，對孫武的印像，亦開始有所好感了。

孫武又下令，擔任右隊隊長的代名為右姬，左隊隊長代名為左姬，負責督率隊中宮女，齊聽主帥軍令，又下令每名宮女發一柄利劍。

孫武挺立於宮女陣前，肅然的道：「吾之練兵之法十分簡單，即軍紀嚴明、有功必賞、有過必罰十二字而已，妳等明白了麼？」

眾宮女均大聲道：「明白了！」

孫武又道：「你等知道心位於何處？哪是左？哪是右？哪是後麼？」

眾宮女又齊聲答道：「知道！」

孫武微一點頭，肅然道：「戰場調動，乃用金鼓、旌旗，擧鼓則進，鳴金則退；旌旗左擺，即向左進，旌旗配金鼓後指，則向正後方退，你等明白了麼？」

眾宮女在左隊隊長左姬，右隊隊長右姬帶領下，齊聲道：「明白了！」

孫武道：「吾尚須一位執法官，負責執行軍中刑法，主賞罰分明，鐵面無私，你等誰有膽量擔此重任？」

話音剛落，一名少女即應聲道：「我願擔此重任！」

孫武定睛一看，但見此女年約十七，長身玉立，美中含威，俏目精光閃灼，顯然是身負上乘武功之人。便含笑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敢擔此重任？知否軍中執法之人，稍有差池，即法上其身，生命不保？」

少女肅然道：「我知道！我姓吳，名儀，乃吳國女兒，立誓以身報國！」

孫武一聽，即欣然點頭道：「很好，吳儀，你便出任女軍之執法官吧！」

孫武說罷，即把執法寶劍交到吳儀手上。隨即沉聲肅然道：「教場如戰場，令旗所指，如山傾倒；不論為長為兵，均須令行禁止，雷厲風行，若有違者，軍法從事！」

孫武說罷，即下令擊鼓，旌旗指右。

立刻，但聞鼓聲咚咚敲響，旌旗揮舞，連連向右擺動；一派校場軍訓的森嚴氣象。

眾宮女却一個個掩口嘻笑，誰也沒移動半步，身為隊長的左姬、右姬更自恃身份嬌貴，對孫武的軍令視如不見，不屑一顧。

孫武微一皺眉，却不發怒，大聲道：「約束不明，致使士卒未熟軍令，是為將帥的過錯，其罪不在兵卒。」

隨即，孫武又將動作要領，鼓

令金令旗令的規則，反復申明了一遍。

接着又再次下令擊鼓前進，旌旗指向左面。

眾宮女依然掩口嘻笑，扭扭捏捏，脚步依然不動。兩名隊長左姬、右姬，自恃太子妃的身份，不但袖手旁觀，甚至跟着宮女嘻笑，根本不把孫武瞧在眼內。

孫武一見，眉毛猛地一跳，臉色沉了下來，嚴厲申斥道：「約束不明，號令不熟，責在將帥；約束已明，軍令熟悉，不肯聽令，罪在兵卒，決依軍法從事！」

孫武話聲一頓，隨即大聲道：「執法官何在？」

執法官——吳儀當即挺劍而出，肅然道：「執法官吳儀聽令！」

孫武厲聲道：「玩忽軍令，罪當斬首！殺一儆百，先斬左姬、右姬。」

夫差一見，心中又驚又怒，他萬料不到，孫武竟敢向他的二位妃子下殺手！但眼看孫武絕不似裝模作樣，要來眞的，不由厲聲喝道：「孫武！她二人乃吾之太子妃，你若殺彼等，即與吾為敵，吾與你誓沒完沒了！」

孫武肅然回道：「孫武已受命於吳王，即為吳將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何況是太子之令？請恕孫武軍令在身，不敢依從太子殿下所請！」

孫武隨即又喝道：「執法官！速行軍令！」

吳儀拔劍在手，疾步走向被綁的左姬、右姬面前，準備執行刑法。

夫差一見，不由大駭，他欲挺身相救兩妃，但父王闔閭在場，容不得他擅違軍令，無奈祇好向闔閭求情道：「父王，兩妃皆兒臣愛妃，兒臣若失此二人，將食不甘味，請父王下旨廢去孫武練軍之職，保存兩妃生命！」

闔閭猶豫不決，無奈向孫武傳話道：「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了，不必如此認眞，請赦免兩妃死罪。」

孫武却肅然道：「吳王既已令我全權操練女軍，令旨已下，軍中無戲言，豈能朝令夕改？若然如此，怎能成百戰百勝之師呢？又如何抵禦强敵？務請吳王三思！」

闔閭一聽，登時啞口無言，他雖然寵愛太子夫差，但他的江山國土却更重要，兩相權衡之下，他唯有默然不語，且看孫武如何施展他的治軍大法。

孫武更不猶豫，大聲喝令道：「執法官速行軍法！違者與犯人同罪！」

吳儀俏臉一沉，目中精光乍閃，手執的利劍向前猛地速揮兩下，太子夫差的兩名妃子，左姬、右姬的人頭，便已離頭而落，噗地掉到地上！

眾宮女見狀，花容失色，莫敢仰視，更噤若寒蟬，休說嘻笑，連大氣也不敢呼出了。

孫武下令收拾左姬、右姬的屍身，以王妃之禮厚葬。又再下令，以左右兩隊領頭的宮女作隊長，繼續操練。

鼓手擊鼓，旗手揮旗指左指右，指前；眾宮女即迅速向左，向右，向前行進，鳴金後退，旗動廻旋，動作整齊莫敢嘻笑，儼然一隊有素的精兵。

至此，孫武才向吳王闔閭躬身道：「吳王，幸不辱命，請吳王檢閱。」

闔閭十分欣賞孫武的治軍大法，但碍於太子夫差的恨怒，祇好下令道：「孫武治軍有方，寡人甚喜；但寡人身子忽感不適，改日再與你詳研兵法吧！」

闔閭說罷，下令夫差陪他返宮去了。夫差雖然恨得眼中噴火，但碍於父王有令，不敢公然違逆，祇好咬牙切齒先行隨闔閭退下。

校場帥台之上，祇剩下伍子胥、孫武，以及新任執法官的少女吳儀。

伍子胥眼見事勢演變到如此地步，他不由微嘆口氣，對孫武道：「孫兄弟，你雖然以嚴明治軍之法，取信於吳王，但却因而得罪了太子夫差。太子性極暴躁，人又高傲，此仇此恨他如何忘記？孫兄弟日後在吳國，祇怕危機重重了！」

孫武目中精光閃灼，慨然的道：「吾因師命留訓，故眞心實意助吳國一臂之力，以禦強暴楚國，若吳國君臣以一己私利，罔顧大局，孫武留此又有何益？吾以嚴法治軍，正是以此來考驗吳國君臣，是否眞心實意招賢納士，以圖振興吳國國運。若因此而開罪太子夫差，乃情非不得已，而因此而獲罪，吾亦無話可說，亦決然無懼！」

伍子胥沉吟不語，禦楚滅楚，為父報仇，是伍子胥最大的心願，他決不容任何人破壞了這個驚天大計，他雖然十分欣賞孫武的才華，但若有損他這個大計，便祇有捨棄孫武了！

在孫武身邊的吳儀，却忽然插口道：「孫將軍心如朗月，照耀吳國大地，二姬被殺，彼等雖然是我的主人，但我亦祇能說一句該殺，誰教彼等自恃王妃嬌貴，太子夫差寵愛，而視軍令作兒戲啊！」

原來吳儀這少女，來自太子宮，是被殺的太子妃左姬、右姬的侍婢，平日二姬待他不薄，今日被殺，吳儀心中雖然難過，但她是吳國女兒，深知不可因一己私利，壞

了國家安危大事。

孫武一聽，不由欣然一笑道：「吳儀姑娘善分是非黑白，更知輕重，果然不愧爲軍中執法之官呢！若吳王肯用我孫武爲將，吾必請吳王把你派到吾軍中，以助吾一臂之力！」

吳儀十分歡喜，連忙向孫武盈盈一拜，格格笑道：「孫將軍少年英傑，令人心儀，若能跟隨孫將軍左右，是吳儀莫大的榮耀啊！」

伍子胥卻長嘆一聲道：「孫兄弟、吳姑娘，祇怕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！宮中險惡，伴君如伴虎，萬一吳王受太子夫差所惑，不但孫兄弟的壯志難遂，祇怕連生命也保不住呢！不如趁事情未惡化前，及早逃命去吧！」

孫武卻從容笑道：「伍大夫放心，吳王父子氣運，吾已一一盡悉，依吾之判，吳國霸業，必於吳王闔閭手上達成；但吳國之敗，亦必應驗於太子夫差之身。因此對太子妃受刑之事，吳王闔閭必定善於權衡利害輕重，不受太子夫差所惑！」

伍子胥心中仍忐忑不安，不敢相信孫武的判斷，但又知孫武身負「察天、悉地、辨人」三大秘學，他既如此判斷，便必有其道理，因此心中又重燃吳王留用孫武，助他達成復仇大計的希望。伍子胥心中十分矛盾，但又不便向孫武坦露，無奈祇好先行把他送返宮外別館，按貴賓之禮招待去了。

統領三軍　用兵如神

三天後的早上，吳王闔閭下旨，召孫武進宮，與他單獨相見。

伍子胥聞訊，心下惶急，欲勸孫武及早逃離，以免他又闖出甚麼彌天大禍，連他伍子胥亦難逃欺君死罪。卻不料孫武毫無畏懼，已隻身入宮謁見吳王闔閭去了。

伍子胥大駭，祇好先行返回府中，一面派人入宮打探動靜。孫武一早進宮，直到晚上尚未返回別館。伍子胥心料孫武必定凶多吉少。他無法可施，唯有一面探聽消息，一面作好被責欺君的應對準備。

不料第二天一早，入宮打探的人卻趕回伍府，向伍子胥密報，說吳王闔閭已拜孫武爲統率三軍的左上將軍，與伍子胥已出任的右上將軍併列。不但如此，吳王更把宮女吳儀，派赴孫武的軍中，出任左上將軍執法令的要職。一切均如孫武日前於校場帥台上的判斷。

伍子胥十分高興，因爲他深知憑孫武之能，與他攜手併肩，必可滅楚，達成他復仇的大計。伍子胥連忙親赴別館，向孫武當面道賀。

伍子胥趕到別館，孫武果然已返回，他身邊尚有一位戎裝的少女，原來竟是新任左上將軍府執法令的少女吳儀。孫武亦已換上一身錦袍，英氣逼人，令人心儀。

伍子胥與孫武執手相見，未及道賀，伍子胥已急不及待的悄聲問道：「孫兄弟奉召入宮，可嚇壞伍某人了！但不知爲甚竟獲如此奇遇？」

孫武含笑不語。吳儀格格笑道：「伍大夫有所不知，孫將軍進宮時，連太子夫差亦在吳王身側傾聽，夫差不但不記恨孫將軍殺妃之仇，反而大讚孫將軍乃天下一等一的兵法奇材呢！伍大夫知道爲甚麼嗎？」

伍子胥大奇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吳儀笑道：「太子夫差自恃吳國第一勇士，武功高絕，不把天下人放在眼內。吳王便要孫將軍以兵法與夫差的勇士比試，夫差所出皆如尖矛，自恃無堅不摧；孫將軍卻以兵法作盾，猶如銅牆鐵壁。夫差猛攻，孫將軍穩守，久攻之下，夫差不但難勝，反而連尖矛也折斷，亦即其進攻的大軍被孫將軍殲滅！」

吳儀說至此，伍子胥不由吃驚道：「太子夫差心高氣傲，眼中無物，他如何忍得下如此奇恥大辱？他暴怒之下，祇怕便壞事了！」

吳儀道：「果然如此！但孫將軍卻已窺透太子夫差的心性，於夫差眼見全軍覆沒時，卻故意留下一個缺口，讓夫差全身而退！夫差因而在父王面前挽回面子，便連殺妃之痛也忘却了！不但不再記恨，反而在吳王面前大讚孫將軍用兵如神，能收能放，果然是一等一的兵法奇材！吳王大喜之下，便毫不猶豫，下旨封孫將軍爲統軍主帥，與伍大夫一道，統領吳國三軍。我看吳王已對孫將軍深信不疑了！」

伍子胥一聽，正欲點頭表示贊同吳儀的推斷。不料孫武卻又於此時含笑道：「未必！未必！」

伍子胥忙道：「孫兄弟，爲甚未必？」

孫武意味深長的微笑道：「吾雖向吳王獻上兵法十三篇，以及略顯治軍之法，但畢竟尚屬紙上談兵，怎能令人深信不疑？何況國家三軍大事，吳王又怎會如此輕率付托？若吾所料不差，吳王雖命吾與伍大夫同掌三軍，但必定尚留有一手，以備萬一。」

孫武如此判斷，果然三日後，吳王闔閭便令伍子胥、孫武統率三軍，加緊操練，準備征楚。征楚大軍中，除主帥孫武和伍子胥外，尚派了太子夫差親臨軍中督軍，督軍的權力、地位，猶在左、右上將軍之上。至此，伍子胥和吳儀，才不得不相信，孫武身負「察天、悉地、辨人」三大絕學，料事之準確，天下無人能及。

雖然吳王闔閭對孫武尚有疑慮，但孫武却毫不以爲意，他與伍子胥一道，日夜操練吳兵中最弱的水軍，以作征楚的準備。因爲孫武深知，楚國位於南方，國土所據河流特多，若要取勝，水軍是最關鍵的。

孫武操練水軍的地方，位於姑蘇城西面的震澤，東面連接大海，西面直通羣山環抱的內湖。因此水軍結集於此，進可出海南征，退可入湖隱蔽，是一處絕佳的水軍訓練基地。

這個嶄新的吳國水軍基地，是孫武以師門絕學「風水堪輿」大法選定的，極合「風水旺軍」法度。

原來姑蘇城(即今蘇州市)西面的震澤，亦即今日的太湖，當時風水之佳，天下無雙。天目山自西南面透迤而來，深入湖海之間，以東洞庭山、西洞庭山最大，數十座山峯或大或小、或高或低，南北橫亘。湖內山環陸抱，既得山之「氣」，又得水之「旺」，風水龍脈十分興旺。選此爲水軍訓練基地，兵卒日夜受「風水龍脈」薰陶，人人血脈暢旺，鬥志高昂，士氣因而十分高漲。尚未出戰，已穩得地利，再得天機、人和，便可穩操勝算。

而且太湖水路四通八達，北通長江，再達淮河，直搗楚國的側背，出其不意，令楚國防不勝防。

當時的楚國君是楚平王之子楚昭王熊珍，楚昭王是楚平王與秦國女人所生，因此與秦國有甥舅之誼。楚國在楚庄王熊侶敗晉稱霸以來，國力十分强大。雖因楚平王的昏腐，逼走伍子胥等能臣，但國力仍穩踞諸國之上，到楚平王去世，楚昭王繼位，楚國仍爲諸侯的霸主。相較之下，闔閭的吳國便顯得力量薄弱多了。吳國於此時毅然伐楚，沒有敢於冒險犯難的卓越指揮才能，以及堅韌頑强的軍隊，是決計不能取勝的，而伐楚的重任，此時便落在孫武和伍子胥的身上。

孫武在太湖練兵數月，新編的吳國水軍已基本訓練成熟，已開赴湖口，再入海集結於海涌山附近的海灣，等待吳王闔閭登海涌山檢閱。

闔閭接報，十分高興，立刻率親兵登臨海涌山。但見海灣就在眼底，東南海天一色，遙無邊際，海灣中，水師、戰船集結，浩浩蕩蕩，聲勢喧赫。

海涌山上，山頂有一塊由南向北伸延，可容千人的紫石，猶如一座天然的演兵場。

此時，三軍統帥孫武、伍子胥，以及軍中執法令吳儀等，正肅

立迎迓吳王闔閭。山上擊鼓鳴金，旗幟揮動，海灣中的戰船均淸晰可聞可見，是一處天下無雙的水軍閱兵台。

闔閭心中十分興奮，他已決定伐楚在即，而水軍則是伐楚的決定性主力，因此闔閭十分重視吳國水軍的戰力。他將此重任交托孫武，其實心中仍有疑慮，因爲孫武雖然精於兵法，但至今尚屬紙上談兵，未經實戰。水軍交由孫武訓練，是闔閭十分大膽的決定，如今眼見新編水軍陣勢已成，氣象煥然一新，闔閭自然十分高興。

闔閭問身邊的孫武道：「將軍操練的新水軍如何編制呢？與昔日的吳國水軍有甚不同？」

孫武道：「吳國以水軍見長，但歷來並無嚴密獨特編制，祇是依仗吳人水性好，舟堅船多，局部取得水戰優勢而已。這種優勢如今已不復存在，已被齊等大國超越，再不思變革，便有被挫敗的危機也。」

闔閭道：「齊楚等國，超越吳國甚麼？」

孫武道：「齊楚等國，陸上戰車已加變革，再非昔日的戰車，而可裝載衆多，車板厚重，重戰車戈矛箭矢不入，更有車身輕快，速度敏捷，便於救援、突襲、聯絡的輕戰車，有適於衝鋒陷陣的衝鋒車，更有雙層重疊，下載衛兵，上居將帥，親臨戰場指揮的帥車。水軍亦然，再非昨日的船舟了。」

闔閭忙道：「那孫將軍如何因應此態勢而變革吳國水軍？」

孫武尚未答話，在他身側的執法令吳儀已笑着道：「回吳王，孫將軍經數月辛勞，亦已一改過去的船型，現下吳國水軍，皆以大翼、小翼、突冒、樓船、橋船等各種戰船組成，各有其利，各有其優，水軍的戰力因而十分高强。」

闔閭又喜又奇，問道：「好啊！吳姑娘跟隨孫將軍短短數月，便儼然成了吳國一代女將軍了，若他日伐楚有功，寡人必重重有賞。」

吳儀淡然笑道：「吳儀不過是欲爲國效力，抵禦强楚之敵罷了，也不敢求大王賞封，但求永遠跟隨孫將軍旌下，便心滿意足啦！」

闔閭一聽，他十分聰慧，知吳儀這位少女，她的芳心已繫於孫武身上了。他不由微笑道：「吳國幸獲天降孫將軍這位一代兵法奇材，大業可望有成，如今伐楚在即，他日破楚，孫將軍與吳姑娘皆有功於國，寡人必助吳姑娘達成你的心願。」

吳儀見闔閭挑破了她的少女隱秘，俏臉不禁一陣緋紅，怔怔的忘了說話。

此時伍子胥接口道：「大王，孫將軍新編之水軍尚未目睹，怎可輕萌伐楚之念？」

闔閭點頭笑道：「不錯！且先閱水軍的操練再詳細商議吧！」

孫武一聽，手中令旗一揮，信號台上即立刻昇起紅色信號旗。於海灣集結的水師，當即馳出一隊快船，船頭船尾各一人划槳，一人掌舵，水兵數人在船艙執吳鈎、干戈，仗劍而立，時刻準備殺敵，戰鼓擂動，船隊加速，如一羣海鳥貼海飛翔，十分速捷。

闔閭不由大聲叫道：「好！果然船行如飛，此船稱甚名堂？」

孫武道：「這叫『小翼』，相等於陸戰中的輕車，專責救援、突襲，亦作首尾聯絡，所謂『小翼』，即船如長翼之小鳥，快行如飛。」

孫武說罷，手中令旗連揮二下。海灣中，「小翼」快速退下，隨即馳出另一隊大型戰船，每船長約十丈，載兵近百，船身厚重，船速亦十分敏捷，猶如長了大翼的鵬鷹，衝撲之下，那些「小翼」快船，紛紛躲避，怕被如此重船撞沉。

闔閭不由讚道：「有如此重船，殺敵之際，必定可以無堅不摧！」

孫武道：「重船即『大翼』，乃水軍的主力，相當陸戰中的重車，無驚天大翼，不成鯤鵬，難翱翔萬里。有此重船，即擁有强大的威力，臨戰之時，當可克敵制勝！」

闔閭又依次看了「突冒」、「樓船」、「橋船」等各類戰船的演習，細察了各類戰船於戰時如何運動，如何配合作戰，他不由欣然大笑道：「天降孫將軍於吳國也，吳國有此堅兵利船，必可無堅不摧，還怕不能克敵制勝嗎？吾欲於近期伐楚，孫將軍、伍大夫以爲如何？」

伍子胥一聽，認爲伐楚復仇大計已將實施，當下十分興奮，連忙道：「大王，吾當日曾力主三師採『擾亂疲勞』楚，一師至，彼必出，彼出吾則歸，彼歸則吾出，三番亂之，楚必疲憊，然後大軍進攻，必獲全勝。吳軍擾楚六年，楚國已疲不能興，大軍伐楚，此其時矣！」

孫武卻沉吟不語，似仍有疑慮。闔閭見狀，驚奇的道：「孫將軍所訓水軍已大成，難道吳國尚未足伐楚嗎？」

孫武道：「不然，兵者詭道也，不可以表面之力量對比衡量勝負。吳國軍力，雖足可與楚國一戰，但楚國稱霸中原日久，四周陳、許、唐、蔡諸國均附屬於楚，此時攻楚，則楚國羽翼仍豐，勢未成也。兵出須借勢，勢者如撼木石，木石之性，安則靜，危則動，方則止，圓則行。欲伐楚如撼動木石，當木石穩時，轉動起來便十分

吃力，因此宜先行『靜』；待置木石於千仞山巔，再將其下滾，則牽一髮而動其千鈞，不可阻擋，則勢成矣！」

闔閭急道：「伐楚如轉木石，須借勢而行，這道理寡人明白，但孫將軍以爲，此勢何日可成？」

孫武微笑道：「目下楚國軍政大權，皆落入令尹囊瓦手上，此人貪婪昏敗，把楚國弄得民怨沸騰，士無鬥志，於戰略態勢而言，伐之勢已成，但楚國國力尚足以與諸國一戰，其附屬諸國尚未脫離，則其羽翼仍在，絕不可輕視，因此於戰術而言，伐楚之勢尚未成也。」

此時不但吳王闔閭大急，連伍子胥亦十分焦躁，忍不住插口道：「孫將軍如此論斷，然則伐楚之勢何日可成？」

孫武卻從容一笑，似乎一切他已胸有成竹了。

*　*　*

孫武從容的道：「若欲伐楚，必先除其羽翼，唐、蔡諸國，雖然力量不大，但一旦叛楚，却會令楚所有屬國離心，更使楚國內部軍心、民心動搖，當其時，楚國雖仍如蒼鷹，但羽翼已除，還怎能高飛搏擊，伐楚之戰術態勢成矣！」

闔閭聽罷，心中的疑慮盡消，與孫武執手道：「孫將軍用兵，知己知彼，着着搶佔先機，吾不及也，寡人這便傳旨下去，伐楚之事，由孫將軍鼎力策謀吧！」

不久，孫武派去唐國、蔡國的使者回報，說唐國、蔡國君侯，皆深恨楚國令尹囊瓦的殘暴，願意聯吳叛楚，待楚國大軍抵唐、蔡國境，即出兵與吳軍配合。其他陳、許等楚國小屬國，均向吳國表示，嚴守中立，決不與楚國聯兵攻吳。

孫武認爲，伐楚的戰略、戰術態勢已成，他向吳王闔閭建議，伐楚之期至矣。

吳王闔閭大喜，他親授孫武帥印，拜爲三軍大元帥，伍子胥則爲三軍主將，吳儀爲三軍執法令，吳王自己也親自隨軍出征。吳軍傾力而出，共計六萬人，號稱十萬伐楚大軍，而太子夫差則率軍二萬，留守吳都姑蘇，並策應北上伐楚大軍。

闔閭欲擧行隆重的出軍儀式，例如點將、樹旗、誓師等，以壯軍威，然後再浩蕩北征。

孫武却道：「不可。用兵之法，貴於敵有形而我無形，令敵示形暴露，我則不露形跡，令敵不知我之虛實，無法制訂完美計策。所謂『形兵之極，注重無形，無形則深潛不能窺，智者不能謀』也。亦即用兵行跡隱蔽至極，能使人看不出一點形跡，就算是對方深潛的間諜，也窺探不到我軍的虛實，即使敵方智謀之士，亦難訂出迎敵的妙策也。」

闔閭驚喜道：「楚國欺凌吳國久矣，伐楚乃數代吳國君夢寐以求的大業，難道便如此無聲無息進行？吳國十萬大軍，竟能隱蔽而行嗎？」

孫武微笑道：「微乎微乎，至於無形，神乎神乎，至於無聲，無形無聲，神出鬼沒，乃用兵之至高境界。所謂欲求轟轟烈烈，必先偃旗息鼓，行如疾風，却像按兵不動，達此出神入化之境，則克敵制勝可期也！」

闔閭不禁又喜又奇，歎道：「孫將軍不鳴則已，一鳴足以驚世矣！一切但憑孫將軍主意調動吧！」

於是，孫武下了軍令，數百艘戰船，裝載數萬大軍，分批悄悄啓航。

時值初冬天氣，日暖夜寒，但吳國戰船，却偏偏白天停泊不動，夜晚則急駛。船上備足乾糧，停泊時，一律隱入蘆葦叢中，不准上岸，以免洩行踪，自吳王闔閭、主帥孫武、主將伍子胥以下，無一例外。

孫武選定的進軍路線，是從太湖入長江，再出淮河，逆淮河西進，然後會合唐、蔡兩國聯軍，從背後向楚實施致命一擊。

楚國方面，國君楚昭王荒淫腐敗，不理朝政，大權落在令尹（即宰相）囊瓦手上，把楚國弄得昏天暗地。囊瓦尚不知危機四伏，一方面欺凌周邊小國，一方面與中原諸大國爭霸，兵力分散，國防空虛，又自恃有大別山脈的阻隔，根本不以吳國爲意。而聽聞側背的唐、蔡兩國有叛楚之意，便不問青紅皂白，派兵圍剿，因而更激發唐、蔡兩國聯吳叛楚之心。

亦就在此時，吳國大軍，已由長江，悄悄進入淮河。

淮河發源於唐國北界的桐柏山（今湖北隨縣與河南的界山），蔡國在淮河上游北岸，橫貫蔡國的汝水便滙流於淮河。

吳軍戰船，夜行日宿，半月後已進入淮河。再溯河西進，準備由淮河支流汝水入蔡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先行殲滅圍蔡楚軍，會合蔡國、唐國伐楚大軍，隨即揮軍南下攻楚。

這一夜，吳國戰船過了淝水入淮口，天已微明，附近是瓦埠湖，湖水與淮水相接，湖上遍佈蘆葦，葦叢茂密，恰宜船隊隱蔽。

吳軍戰船隱入瓦埠湖葦叢，待夜幕降臨，便啓碇揚帆，由淮河入汝水，直撲圍蔡都的楚軍，這僅是一夜的水路而已。

祇要「出其不意、攻其無備」，

按孫武的戰術實施，打圍蔡楚軍一個措手不及，加以全殲，便可既解蔡國之圍，又震懾楚周邊屬國，不致與楚聯手抗吳，伐楚大計，便首先掃除一大障礙了，因此隨軍親征的吳王闔閭，在明白孫武的戰術後，十分欣慰，他亦開始從心中佩服孫武的用兵如神了。

此時，日頭當空，瓦埠湖水泛起一片寒波。吳國兵將，正在船艙睡覺，養精蓄銳，準備夜間的長途突襲。

就在此時，湖北岸塵頭忽然大起，車聲轔轔，戰馬嘶鳴，瓦埠湖上的鳧雁驚覺，嘎嘎叫，紛紛驚飛。

巡哨探子火速趕到孫武所坐的帥船，說北岸發現戰車人馬，可能是楚軍趕來了，宜盡快列陣迎戰。

孫武沉吟片刻，登上樓船頂部，向北岸眺望，心道：吳軍雖然日宿夜行，十分隱蔽，但行程半月，已逼近蔡國邊境，圍蔡的楚軍打探到吳軍的動靜，倒也並不出奇，不過，圍蔡楚軍無水軍戰船配合，單憑陸上戰車步卒，豈敢長途奔襲，與我龐大主力戰船決戰？這豈非自投羅網，省却吾長途奔襲之勞嗎？楚軍到底打甚主意呢？

孫武正思忖間，一艘堅固的大船已破浪而來，駛近孫武的帥船。吳王闔閭等也不及傳報，便挺立船頭，在大船上隔船向孫武大叫道：「孫將軍，楚軍已迫在眉睫，還不列陣迎戰，將其全殲？猶豫甚麼？」

孫武略一皺眉，鎮靜的回話道：「吾已傳令大軍警戒，探子迅速查明敵方動靜，未清楚敵情，決不可輕舉妄動，以免暴露了吳軍的戰略意圖！」孫武一頓，又派人過船，代他傳話道：「吳王不必驚惶失措，就算眞的是楚軍奔襲，但彼方並無戰船水軍配備，只能徒呼奈何，吾軍宜繼續以靜制動，以便按原來部署，給敵以雷霆一擊！」

孫武從容不迫的大將風度，令闔閭浮躁的心穩住了。他向來人道：「回去告知孫將軍，一切按其意圖行事。」

過了一會，北岸的車馬在淮水邊停駐，却有幾艘快船，向瓦埠湖急駛而來。

吳軍的前哨正高度戒備，向來船射出一排警箭，以探動靜。

快船上的人立即叫道：「我等是蔡侯、唐侯派來的使者，要向吳王、吳軍主帥稟報事情，請勿放箭！」

吳軍哨船上前檢查，確證來船並無兵器火種，且有蔡侯、唐侯的信物，的確是蔡國、唐國派來的使者，這才引使者駛入瓦埠湖。

蔡、唐使者，登上吳王闔閭的大船。主帥孫武、主將伍子胥、執法令吳儀等軍中主腦，早已接報，趕上大船，一同接見唐、蔡兩國派來的使者。

唐、蔡兩國的使者，向吳王闔閭稟報，原來楚國令尹囊瓦，聞說唐、蔡兩國有叛楚聯吳的意圖，便大怒，親率楚軍前來攻打蔡國，準備把蔡侯捉拿返楚國治罪。蔡國被楚軍連日攻打，正十分危急，不料就在此時，圍蔡的楚軍，却在一夜之間，突然倉皇退走。原來領軍的囊瓦，忽聞吳國十萬大軍，已溯淮而上，距蔡國只有一夜水路！囊瓦殘暴膽小，恐怕吳國大軍趕到，楚軍被其一口吃掉，慌忙退返楚國去了。

唐、蔡兩國聞說吳國大軍，猶如神兵天降，無聲無息便已趕到，不由大喜，連忙派出使者車馬，趕到瓦埠湖邊，迎接吳軍入唐、蔡國境。

末了，唐蔡兩國使者驚奇的道：「吳王用兵，歷來注重威勢、先聲奪人，出師之際，已令天下震聞。怎的今回却快如閃電，猶如天降神兵，令楚國奸臣囊瓦也幾乎成了吳王囊中獵物呢？這與吳王的歷來用兵之法截然不同啊！莫非吳國突獲神助麼？」

吳王闔閭一聽，不由呵呵笑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寡人當眞獲神助，但是神却並非眞神，而是活生生的人啊！他便是吳國的三軍統帥孫……」闔閭正欲得意道出孫武的名號。

此時孫武却忽然搶先微笑道：「吳王，那姓孫的果然非神，僅是活生生的人而已。且伐楚大業，尚處啟動之時，那姓孫的怎敢以神自居？一切端賴將士用命，萬衆一心啊！」

闔閭一聽，與伍子胥相視，兩人皆會心一笑，對孫武的虛懷若谷大感佩服。

闔閭口氣一轉，道：「吾替貴使者引介，這位孫武將軍，便是指揮今次伐楚壯舉的三軍統帥，主將伍子胥將軍，以及衆將士皆羣策羣力，萬衆一心，才令吾軍有如神助。同時亦因楚國昏敗，欺凌弱小諸侯，天下人心皆背所致也。吳軍出師告捷，實非僥倖偶然，望貴使者返國向唐侯、蔡侯回命，吳國必與貴國同心合力，共襄伐楚大業。」

唐、蔡兩國使者均躬身聆示，齊聲道：「敝國亦必與吳國同心合力……未知吳軍下一步如何部署呢？」

闔閭一聽，目示孫武，向他詢問。

孫武却微微一笑，從容不迫地道：「唐、蔡兩國，既與吾國同心

伐楚，請回去轉告唐侯、蔡侯，速派軍與吾軍會合，然後再商議伐楚大計。」

闔閭亦明白孫武不肯過早洩漏他的用兵戰略，以免被楚國偵悉，有所防範，便斷然的道：「孫將軍乃吳國三軍統帥，他的軍令，連寡人亦須依從。因此尚請貴使回告唐侯、蔡侯，請從孫將軍的安排調動。」

唐、蔡兩國使者，見吳王闔閭如此器重孫武，雖然他尚年僅二十，少年英俊，但獲吳王如此禮重，却委實令人吃驚，也不知他是來自何方的神聖，不過既然這是吳王的意思，二使者亦不敢異議，當下躬身向吳王闔閭拜辭，回去轉告唐侯、蔡侯兩國君去了。

兩天後，唐、蔡兩國派出的代楚大軍，共計四萬人，果然迅速趕到瓦埠湖畔，與吳國的大軍會合，此時的伐楚聯軍，軍力大振，軍心士氣亦更加高昂。

此時，孫武却突然頒下軍令，令吳國水軍棄船登陸，改作陸軍。戰船上原來早已預先備好各類戰車、馬匹，而吳國新編制的水軍，亦早已接受孫武指揮下的陸戰、車戰訓練，因此吳軍已今非昔比，長於水戰，短於陸戰了，是一支水陸皆精的雄師大軍。

留在瓦埠湖的吳軍戰船，孫武特地派軍中執法令吳儀留守，這一方面是孫武為確保退路不失，因此要派遣一位他信賴的將領，吳儀恰恰是精於水性的最佳人選。另一方面，孫武也似乎不欲吳儀如男子一般千里奔波，畢竟女子這體力難與男子相較，吳儀起初很不樂意，但後來明白了孫武一番良苦用心，也就欣然領會，留守瓦埠湖了。

孫武率領吳、唐、蔡三國聯軍，從淮水瓦埠湖捨舟登陸，大軍乘重戰車，穿過淮水以南的豫章，有窮（安徽霍丘縣）、六（安徽六縣）、潛（安徽霍山縣）等小國，這些小國處於吳楚兩大國之間，楚強則依楚，吳強則附吳。如今楚國腐敗，內訌不息，勢力削弱，吳軍又已攻到楚國的背後，這些小國便又依附吳國了。

吳國聯軍通過，這些小國熱情迎接，引路開道，因此行軍十分快捷。

不久便越過大別山，進入楚國境內。楚國東部邊境，有大別山作屏障，大別山以東還有一衆小國在江淮間拱衛，因此向來不設重防，而集中兵力，與北面的齊、晉、秦諸大國爭霸。

吳軍正好乘虛而入，一路上幾乎沒遇甚麼抵抗，便順利推進到楚國腹地漢水北岸，地距楚都郢城（今湖北江陵市）已不足二百里。吳軍長驅千里，直搗楚國腹地都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令楚國連從北面調兵回防的時間也沒有，楚國都郢城城內，君臣皆萬分惶恐。這等大迂迴、大穿插的戰略，充分體現了孫武敢於冒險犯難的卓越軍事才華，以及經孫武重新訓練堅韌頑強的吳國的軍隊的強大戰鬥力。

兩千年後，法國拿破侖，率軍越阿爾卑斯山進入意大利的米蘭，於馬蘭哥戰役中大勝奧軍的戰例，便是直接效法兩千年前孫武千里大迂迴的用兵之法。

此時，隨軍親征的吳王闔閭，預料孫武必定乘楚國都郢城兵力空虛之機，橫渡漢水，直搗楚郢城。

不料就在此時，孫武却突然傳令，大軍於漢水北岸漢陽駐營，不再向前推進。孫武這一着，令吳王闔閭驚奇不已，弄不明白孫武的用意。伍子胥此時重返故地，楚國的殺父之仇，不由更加强烈，他恨不得立刻揮軍渡江，直搗楚都郢城，把楚國滅了，他心頭的仇恨之火方可平息，因此闔閭和伍子胥二人，均不約而同，緊急馳赴孫武的帥營，向孫武探詢他下令駐防的用意。

* * *

孫武却已離開帥營，僅帶了數名親兵，登上臨江的龜山，察看地形。隔江便是楚軍的佈防軍營，楚軍的兵軍移動身影亦清晰可辨，十分兇險。

當時的諸國爭霸戰中，三軍統帥絕不輕出，因為萬一主帥遇難，三軍必定軍心動搖，未戰先敗。但孫武這位少年統帥，却偏偏相反，最危險的，最易觀察敵情的地方，便最容易見到他的踪影，事實上，孫武的一身「後羿神功」，當世中祇怕也無人傷得了他，因此兵法家固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材，但武功高強的兵法家，却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，而孫武這位「天狐龍脈之子」，便恰恰是百年難遇其中一人。

孫武凝運內力，聚於雙目，他的目力登時強了數倍，十里內外的物事，落葉飛花，只怕也難瞞過他的眼目，這功效有如現代的軍用望遠鏡，利用鏡片聚焦的原理，把遠景拉成近物。

突然，孫武發覺，漢水南岸佈防的楚軍，原來顯得驚惶失措，楚軍營寨沿江駐扎，有的僅以戰車併列，搭成簡陋的營棚，一切均顯得匆促惶恐。但此時南岸楚軍已突然變得整然有序，營寨改成竹木，與吳軍的營寨已大致相同，營寨四周金鼓號令，巡守更是刁斗森嚴，互相呼應，比日前整齊多了。

孫武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楚軍原來臨時拼集，匆忙調來南岸，抵禦吾軍，因此一切顯得凌亂不

堪，但如今突變井然有序，甚合軍旅駐停法度，莫非楚軍已來援兵，且帶兵之人，比原來領軍的楚國令尹襄瓦沉穩嗎？若然如此，吳軍此時缺大型戰船，靠簡單竹筏等物渡江，中途被楚軍戰船截擊，則吳軍危矣！

孫武思忖之際，吳王闔閭，主將伍子胥，二人已一同登臨龜石，向孫武探詢軍情來了。

闔閭見了迎接的孫武，便連忙道：「孫將軍不是主張兵貴神速嗎？爲甚不趁楚軍驚惶未定之際，揮軍渡江，打楚軍一個措手不及？」

伍子胥亦激奮的道：「漢水西南百餘里，便是楚都郢城，伍某人願親統精兵五千，先行渡江，直搗楚都，擒其君臣！」

孫武沉默不語，忽然對伍子胥道：「伍將軍且先看南岸楚軍的佈防，與目前有甚不同之處呢？」

伍子胥內力亦十分高强，他凝目細注，便驚訝的道：「楚軍原來驚惶失措，但一夜之間，却忽然變得嚴整有序，甚有軍威！據聞楚軍領軍的是令尹襄瓦，此人昏敗無能，怎會如此精明治軍？其中莫非有甚陰謀嗎？」

孫武點點頭道：「果然如此！伍將軍所見不差也。於此敵情未明之際，吾若貿然渡江出擊，便有可能墮入敵軍的圈套，出師首戰不利，吾軍心必定動搖，伐楚大計便功敗垂成了！因此宜先查察敵情，然後再作定奪。」

吳王闔閭一聽，接口道：「寡人明白了，孫將軍此時所用的兵法，乃『知己知彼、百戰百勝』啊！」

吳王話音未落，孫武預先派出的探子，已策馬飛奔上龜石山，向孫武稟報道：「孫將軍，末將昨夜潛渡漢水，抵楚軍營寨，獲悉楚君昭王，已派出二萬精兵，由沈尹戌統領，開赴漢水方面，增援來了，楚軍沿江的營寨佈防，亦是按沈尹戌的計策重新佈置。但其去向目的意圖，末將尚未能查明，請孫將軍恕罪。」

孫武含笑點頭，道：「左將軍辛苦了！潛入楚營，原非易事，你能探到如此重大軍情，已立一大功，又何罪之有？你返營寨先行休歇去吧！」

探子左將軍拜辭走了。伍子胥立刻驚奇的對孫武道：「孫將軍果然料事如神，楚軍果然有能人領軍，增援來了！沈尹戌此人吾並不陌生，亦曾與之交手，互有勝負。此人智勇雙全，極善用兵，由他統領楚軍，吾不能不防也！」

孫武沉吟不語。伍子胥又道：「但對岸楚軍，兵力單薄，並無大軍趕到增援之象，那沈尹戌所率的二萬精兵，到底隱於何處呢？莫非隱於江中蘆葦深處，待吾軍渡江之際，再行截擊嗎？」

孫武微一搖頭，道：「不然，假若楚軍用江中埋伏之計，其必故作驚惶誘我渡江，然後中途伏擊。但楚軍如今却刻意擺出嚴整之勢，目的乃顯示軍力，震懾吾軍北渡進擊；而以此來牽制吳軍主力，以便其楚軍主力作另一謀略出擊！」

吳王闔閭吃驚道：「若然如此，則吾軍危矣！此時吾軍已深入楚境千里腹地，後援斷絕，被楚軍合圍，則吳軍勢將無一倖免！孫將軍將如何應對呢？」

孫武微一沉吟，道：「吳王擔心的，正是我軍目下的弱點，楚將沈尹戌既善於用兵，亦必然已窺破吾軍之短處。因此沈尹戌不出猶可，他若出擊，必定從上游悄渡漢水，出方城，偷襲我停泊於淮水的戰船，斷我歸路，令我軍心動搖，再從背後出擊進攻，與漢水南岸的襄瓦楚軍策應，合圍我軍於漢水北岸。」

伍子胥亦大驚道：「沈尹戌果然極善用兵。他若然斷吾歸路，我軍軍心必定動搖，則吾軍十萬將士危矣！」他一頓，又焦躁的道：「既楚軍主力欲斷我背後退路，守江楚軍兵力必然空虛，不如來個將計就計，迅速揮軍渡江，直搗楚都，則楚軍雖斷我退路，我却奪其國都，令楚軍軍心崩潰！此乃反客爲主之計也。」

孫武道：「伍將軍此計，稍欠穩妥，略帶輕率。設若吳軍渡漢水，南岸楚軍兵力空虛，我軍雖可逼近楚都郢城，但楚都郢城守軍兵力尚十分雄厚，且郢城城牆經加固，高牆壁疊，我軍攻之，必久攻難下，待沈尹戌斷我退路，毀我戰船，回師合圍，我軍將全軍覆沒也。」

伍子胥急於攻陷楚都復仇，便偏於躁莽，聽孫武如此剖析，登時作聲不得，他不得不承認，假若按他的戰法，則吳軍必定陷入萬劫不復的絕境，屆時不但復仇不成，連吳國亦會毀敗於一旦。

吳王闔閭對孫武用兵的從容神智，已十分佩服，此時忙道：「楚軍如此奸詐，孫將軍如何應付？」

孫武沉吟片刻，即決然道：「敵勢依然强大，吾須集中兵力，而令敵分散，再殲其分散之部，目下之勢，攻城爲次，大量殲敵有生力量，方爲取勝之道也。因此吾軍須立刻向東北退却，至小別山『河南光山』、大別山『湖北英山』一帶隱蔽，利用其地形易守難攻，大量殲滅來犯之敵，又可保住我軍戰船退路，此乃兩全之策。而且……」孫

武一頓，似意猶未盡。

闔閭忙道：「孫將軍尚有何部署？」

孫武道：「而且若我軍作暫時後撤，實際即戰略上之轉移。而襄瓦的楚軍，若以爲吳軍怯戰，主動渡江進攻，我則誘敵過漢水，至小別、大別山地域殲之，比强渡漢水，半江被逼決戰有利多了！」

吳王闔閭不由撫掌嘆道：「孫將軍之策，進可攻，退可守，當眞不失爲萬全決勝之法也！一切按孫將軍的意圖調軍吧！」

孫武毫不猶豫，下令吳國及唐、蔡兩國伐楚聯軍，十萬兵力，悄然離開漢水北岸，向東北作戰略轉移。戰車在坦蕩的江漢平原奔馳，毫無阻碍。二日後，已漸見丘陵，再見山峯，大軍已進入小別、大別山了。

吳軍於小別一帶，停駐下來。此地北可以通淮水，與停泊淮水瓦埠湖中的吳軍戰船呼應，完全消除退路被斷的危機。南可以倚仗有利的地勢，居高臨下，伏擊追踪前來的楚軍。

紮下營寨，孫武與闔閭、伍子胥登山察看地形。

闔閭忙道：「孫將軍今番調動楚軍，你以爲彼等會冒險追擊至此嗎？有取勝把握嗎？」

孫武微笑道：「用兵之地，不外六種。其一曰通，其二曰掛，其三曰支，其四曰隘，其五曰險，其六曰形。目下之勢，通、掛、支、形四種地勢，於敵於我皆利害參半，吾不宜用也，兩山之間有狹窄通谷，誰先佔據隘口，誰便穩佔地利。又『險』之地，地勢險要，居高臨下，祇要佔據制高點，則居高臨下，戰之必勝也。吾正取其『隘』、『險』之地，已穩佔勝機。」

伍子胥道：「孫將軍此策大妙！但若楚軍並不追來，孫將軍先殲其一部分之計，豈非要落空了嗎？」

孫武從容一笑，吾日前已察楚軍襄瓦駐守營寨，但見其上有青紅之氣交相糾纏，青乃戾，紅乃殺，襄瓦此人心高氣傲，狂傲自大，極好爭功，楚軍以其爲主帥，殺戾之氣已十分充盈。襄瓦爲與北擊吾退路的沈尹戌爭功，又以爲我軍怯戰而退，豈會不傾力追擊？若吾所料不差，此時襄瓦的楚軍，必定已北渡漢水，全速追襲而來了！」

孫武於小別山隘口如此判斷時，楚軍主帥襄瓦，果然見吳軍後撤，以爲吳軍已動搖怯戰，爲了爭功，下令駐守漢水南岸，保衞楚都郢城的二萬楚軍，橫渡漢水，親自率軍向東北方向瘋狂追擊。

一路上，楚軍並未遇上任何抵抗。襄瓦見吳軍一直退入小別山、大別山一帶，便得意的向其副將大笑道：「聽說吳軍主帥，乃名不見經傳，未歷戰陣、羽毛未豐的小子孫武，他見吾軍嚴陣以待，便已膽怯，火速退走保其退路去了！沈尹戌說要於漢水北岸合擊吳軍，吾偏於此地把吳軍殲滅，好教沈尹戌知曉，吾用兵之法，比他更强勝十分呢！嘿嘿，沈尹戌尚未發起淮濱攻擊之前，吾便已將吳軍主力殲於小別山了！」

當下襄瓦下令楚軍戰車，全速向小別山退却的吳軍追擊。襄瓦得意洋洋，坐於指揮戰車上，二萬楚軍，戰車奔馳，風馳電掣向東北面的小別山疾進。

襄瓦的副將武城黑、史皇，討好的向襄瓦進言道：「吳國多水，吳地少山，並無山地作戰經驗，居然把小別山地，選作戰場，更是十分愚蠢。吾楚國大軍一到，吳軍必定潰敗，令尹必建破吳之奇功也！」

襄瓦大笑道：「吳王闔閭竟用毛頭小子孫武爲帥，乃自取其亡也！」

就在此時，前鋒忽有哨兵回報，說前面山道，有無數吳軍戰車橫阻道上，我軍無法通行，却又不見吳軍。

襄瓦一聽，狂傲的笑道：「這必是吳軍棄下戰車，步行逃竄去了！傳令下去，不必猶豫，搬走吳軍戰車，全速追擊，務要把吳軍殲滅於小別山地！」

爲示英勇，襄瓦策動指揮車，領先衝上前去。後面的楚軍更肆無忌憚，驅車直進。

就在此時，忽地鼓聲大振，兩面山上響起一片喊殺聲。伍子胥親率五千精兵，每人手執一根就地砍伐的櫟木大棒，如天降神兵，衝殺下來，衝進楚軍的戰車隊中，見馬橫打，見車橫掃，其勢如山洪爆發，不可阻擋。

襄瓦本來預料吳軍已潰不成軍，連戰車也丟棄了。不料吳軍竟以步兵木棒，趁楚軍戰車被吳軍丟棄的戰車阻路，不能動彈之際，衝殺而來。

楚軍戰馬受驚，拉了戰車便四散狂奔，根本不聽駕御。楚軍兵車在山谷中自相碰撞，自相踐踏，立刻便傷亡過半，潰不成軍了。

襄瓦所率的二萬楚軍，眨眼間便被殲滅大半，襄瓦心膽俱裂，祇好搶先回車竄逃。連夜奔馳，直到柏舉，才甩掉追擊的吳兵，紮營喘息。但所率的楚軍，祇剩不足五千人了。

襄瓦驚魂未定，他的狂傲已跑到九霄雲外去了。他連忙把副將史皇、武城黑召來，驚惶的道：「不料吳軍主帥孫武，用兵如斯神妙，

進如風、退如電、攻如虎，吾軍已被重挫，若再在此地與彼週旋，祇怕全軍覆沒，不如立刻撤退，依然堅守漢水南岸去吧！」

史皇却比襄瓦稍爲鎮靜，他忙道：「令尹，此刻欲退祇恐太遲了！因我軍已吃了敗仗，若再退走，軍心必定自認不敵，軍心渙散；相反吳軍却士氣大振，必定尾隨追擊，乘勢掩殺，還容吾軍退返漢水南岸嗎？若然一瀉千里，吳軍長驅入都，則楚國危矣！」

襄瓦狂傲而又十分怕死，他心中仍猶豫不決，難下決斷。他最怕被吳軍俘擄，因吳軍有伍子胥，而伍子胥之父伍奢，便是因楚平王聽信襄瓦的讒言被殺，他若落入伍子胥之手，必定生命難保。但又害怕若然撤退，則如史皇之言，楚軍一敗塗地，被吳軍趁勢攻入郢都，他襄瓦同樣生命不保。襄瓦此時退亦難、守亦難，進更難上加難，他簡直快急瘋了。

不料就在此時，前鋒探子却回報，說吳軍不知爲甚，竟在柏舉二十里外，迅速回防，不但不再追擊，反而向淮水的瓦埠湖方向全速撤退。

襄瓦一聽，不由又狂笑道：「孫武畢竟尚年少無知，首戰稍勝，便知難而退，保其退路去了！吳軍既如此閃縮畏怯，斷無久戰之力，吾等可在柏舉駐守，拖住吳軍；再傳令偷襲瓦埠湖的沈尹戍迅速回師，與我合兵，包圍吳軍，必可將吳軍全殲！」

史皇、武城黑兩副將此時亦無計可施，祇好贊同襄瓦之意。於是襄瓦便手寫軍令，以令尹兼楚軍主帥的身份，派人傳令沈尹戍，令其火速移師回防，與柏舉的楚軍會合，謀殲不耐久戰的吳軍。

＊　＊　＊

楚軍的另一員大將沈尹戍，奉楚昭王之命，率二萬精兵增援襄瓦的漢水南岸楚軍。沈尹戍果然不似襄瓦的昏庸，精謀略亦善用兵。他並不把援軍帶到襄瓦的楚營，却派人前去與襄瓦商定，由襄瓦堅守漢水南岸，威懾北岸吳軍，令其不敢渡江進擊，以拱衛楚都郢城。他自己則率軍從漢水上游渡江，繞到吳軍主力的背後，撲到瓦埠湖，先把吳軍留在瓦埠湖的戰船毀滅，斷其退路，令吳軍軍心動搖，再從背後向吳軍發起進攻；襄瓦的漢水南岸楚軍，亦渡江進擊，二方面合擊大軍，必令吳軍全軍覆沒。

沈尹戍定下敗吳軍戰略，便毫不猶豫，率所部二萬精兵，撲到淮水邊，準備一日內便向瓦埠湖的吳軍戰船發起總攻。

不料到傍晚時分，距沈尹戍發動攻擊尚差一個時辰，南行偵探敵情的探子火速趕回，向沈尹戍報告了一個令他十分震驚的訊息：吳軍主帥孫武，似乎已察覺沈尹戍的謀略，迅速向淮水瓦埠湖方向的小別山撤退回防，吳軍的三萬精兵，正火速向瓦埠湖方向撲來，似欲與瓦埠湖的吳軍合擊沈尹戍的楚軍。

沈尹戍接報，雖然震驚，但絕不驚惶失措。他令探子再探向瓦埠湖撲來的吳軍動靜，同時又下令把總攻的時間拖後，待探問兩面吳軍的敵情，再作攻擊。另一方面，沈尹戍又再派探子，潛入瓦埠湖，詳細偵查瓦埠湖留守吳軍的兵力及分佈。沈尹戍仍有取勝的把握，祇要趕在前來增援的三萬吳軍之前，把瓦埠湖留守的吳軍殲滅，毀掉吳軍用作返國的戰船，那便必令吳軍軍心動搖，士無鬥志，與漢水南岸的襄瓦楚軍兩面夾擊，便可獲全勝。

入瓦埠湖探聽敵情的探子，很快便返回報告，說吳軍戰船千艘，果然全部留在瓦埠湖中，留守的兵力不足三千，且領軍的將領是一位女子，以及她直接統領的吳國宮中女子二百人。

沈尹戍接報不由大喜，暗道：吳軍主帥孫武，爲甚如此輕率大意，這般重要的後方基地，竟然僅留女子領兵防守？豈非白送楚國一批吳國美女嗎？

沈尹戍決定，不待北上查探吳軍主力的探子回報，搶先向瓦埠湖的吳軍發動攻擊。祇要一擊成功，吳軍退路被斷，吳軍的大勢便已去其大半了！

沈尹戍正欲決然下令之際，北行的探子却已十萬火急的趕回，向沈尹戍報道：「沈將軍，大事不好！漢水南岸令尹襄瓦，見吳軍後撤，竟帶領二萬守都楚軍，北渡漢水，追擊吳軍，一路順利，不料竟於小別山地，被吳軍數萬主力伏擊，幾乎全軍覆沒，僅剩五千人，退到柏舉，才勉强穩住陣脚！吳軍首戰大獲全勝，士氣更十分高昂；反之我軍却一片愁雲慘霧，被吳軍主帥孫武的神妙用兵嚇破膽了！」

沈尹戍一聽，不由心膽俱寒，他仰天長嘆道：「楚國千鈞一髮的危難大勢，按吾之戰略，本可以於三天之內轉危爲安，不料襄瓦好大喜功，違吾策略，壞吾大計！若吳軍乘勢掩殺渡江，直搗都城，則楚國危矣！」

沈尹戍的副將驚道：「沈將軍，如今計之安出？」

沈尹戍沈吟道：「襄瓦之敗，乃自食惡果，但如此一來，已把吾大計破壞殆盡，陷楚國於萬劫不復之地也！吾軍目下已陷入吳軍的兩面夾擊之勢，已無法進攻瓦埠湖吳軍戰船，更須迅速移師，否則吳軍必定連吾軍亦一口吃掉，屆時楚國

都城僅剩二萬守軍，偌大楚國，祇怕亦亡於吳國之手！」

副將大驚道：「沈將軍如何應對如此兇險危勢？是否先行援救令尹襄瓦呢？」

沈尹戍道：「馳赴柏舉，援救襄瓦，乃下下之策；此舉恐怕連吾二萬精兵亦陷吳軍重圍，中策是留駐原地，拚死與吳軍週旋，拖住其主力，爭取時間，待楚軍北部主力南返救圍；上策則是撇開柏舉的襄瓦敗軍，直揮漢水南岸，重新佈防，拱衛都城！」

副將急道：「沈將軍之上策，雖於楚國有利，但令尹襄瓦甚得楚君信任，軍政大權皆落入襄瓦之手，楚君豈會不下旨救襄瓦呢？再說襄瓦畢竟乃楚軍三軍主帥，主帥若危，則吾軍必定軍心渙散，無心與吳君苦鬥，屆時楚都豈非又危在旦夕嗎？」

沈尹戍一聽，不由仰天長歎道：「此乃令吾左右爲難之處也，不料偌大楚國，堂堂中原霸主，竟眼看便亡於昏敗之佞臣手上了。」

沈尹戍歎畢，無奈向副將道：「目下情勢，進退兩難，唯有取吾中策，拚死拖住吳軍主力，以爭取時間，待吾軍北部主力南下救亡吧！速派探子北上，一面查探吳軍主帥孫武的動態，一面派人趕赴柏舉，向襄瓦陳述情勢，望其振作，堅守柏舉，纏住吳軍。」

沈尹戍的副將，領令火速而去，沈尹戍搖頭歎道：「不料吳軍主帥孫武，年僅二十，用兵如斯神妙，楚軍若敗，非戰之罪，乃敗於楚軍主帥兵法不如人也！」雖然如此，但沈尹戍自負手下尚有二萬守軍，祇要善於運用，尚足可與吳軍週旋。而祇要保住這四萬大軍的軍力，楚都郢城便可保住，亦爲北部楚軍南下救援爭取了寶貴的時間。因此沈尹戍保持一股鬥志和信心，決心與孫武的吳軍巧妙週旋下去。

＊　＊　＊

另一面，孫武的吳軍主力，在小別山地，重創襄瓦的楚軍後，一路追擊襄瓦的殘餘楚軍部隊，但抵達柏舉後面二十里時，孫武却突然下令，停止向柏舉的楚軍殘餘追進，原地佈防，擺出向襄瓦的殘餘楚軍合圍之勢。

吳王闔閭已親眼目睹孫武的用兵如神，他一直留在主帥營中，仔細欣賞孫武的巧妙的兵法運用。但此時闔閭却又感迷惑不解了，他問孫武道：「楚軍主帥襄瓦，僅剩五千餘兵，停駐柏舉喘息，柏舉南面五十里，便是漢水南岸的楚都郢城，將軍爲甚不鼓餘勇，揮軍直逼柏舉，把襄瓦的五千餘兵殲滅，擒殺楚軍主帥襄瓦？然後南渡漢水，直搗楚都，楚軍主帥既亡，楚軍軍心必大爲震蕩，再無力抵禦吾十萬大軍了。」

孫武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吳王，你可知北部原與秦齊晋爭霸的大部分楚軍，正火速南下，趕來援救楚都嗎？吾已精確計算，北部楚軍南下救助的兵力可達十萬，加上楚都郢城的二萬守軍，以及沈尹戍進襲瓦埠湖的二萬楚軍，屆時楚軍的總兵力，將達十五萬之衆，再加上戰爭在其本國國土進行，易得地利、人和，若陷於此局面，則吾軍勢危矣，此乃戰略上的遠慮。」

闔閭一聽，不由大驚道：「若楚軍北部兵力傾巢而出，南下救援，則吾軍危也，孫將軍如何化解此可怕危局？」

孫武從容不迫道：「因此伐楚之戰，依戰略態勢而言，吳軍宜速戰速決，決不可被楚軍纏住，否則將有大危機。而楚軍目下之勢，小別山之戰，雖殲楚軍一萬五千人，但沈尹戍的二萬精兵，尚留在瓦埠湖附近，威脅我軍後方大本營。楚都郢城，亦有二萬守軍，郢城城高堅固，進攻必大耗時間精力。若直搗郢城，固可逞一時之勇，但與郢城楚軍纏鬥下去，稍一拖延，北部軍主力趕到，合圍吳軍，加上沈尹戍的二萬楚軍，趁吾攻城之際，必趁機毀我後方大本營，斷我退路，屆時吳軍將萬劫不復，死無葬身之地矣！」

吳王闔閭一聽，不由倒抽一口寒氣，半晌無言。他不能不承認，孫武所論，知己知彼，把雙方的態勢，巨細無遺，一一考慮週詳，其心思的縝密，用兵的神妙，決非他闔閭所能企及。

孫武略一頓，又成竹在胸微笑道：「吳軍既貴在速戰速決，絕不能被楚軍久纏，便不可把目標放於攻城陷池，而祇能大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，才能達至敗楚的戰略目標。柏舉的襄瓦楚軍，已是殘兵餘孽，要將其全殲，乃舉手之易。襄瓦既亡，沈尹戍便成了楚軍的主帥，不再受襄瓦的牽制，必下令進攻我軍瓦埠湖後方大本營，屆時我軍又與楚都郢城的守軍久纏不下，無力分兵援救後方大本營，退路被斷，郢城久攻不下，軍心動搖，沈尹戍必必趁勢向吾背後進擊，則不必待北部楚軍主力趕至，吾軍便已先陷絕境了，因此吾對柏舉與襄瓦楚軍，故意圍而不攻，容其苟延殘喘，目的乃利用襄瓦之手，把威脅我後方的沈尹戍楚軍，以及留守楚都郢城的楚軍，調動到柏舉地域，然後吾即集中優勢兵力，一舉將四萬楚軍生力軍全殲。」

孫武論析至此，吳王闔閭的眼神不由大亮，興奮的道：「是時楚軍生力軍已被全殲，楚都已成空

城，豈非一擊即破麼？孫將軍此計大妙，如斯用兵如神，令人歎爲觀止！不過計雖如此，但假若沈尹戌的楚軍並不中計，趕來救援襄瓦，則柏舉策圍之戰便落空了。」

孫武微笑道：「祇要襄瓦一日尚在殘喘，他是楚軍主帥，沈尹戌便不能不聽從襄瓦的調遣，此亦爲吾對柏舉襄瓦楚軍圍而不攻，容其殘喘之原因所在。」

吳王闔閭不由撫掌歎道：「孫將軍不但指揮吾軍，連敵人之軍亦調動於掌上，如斯用兵，天下鮮見！」

孫武淡然一笑，他身受吳王闔閭如此讚賞，並無半絲受寵若驚的表示。他微一沉吟，即決然的下令道：「速傳喻三軍，迅速搶佔柏舉外圍四週有利地形，但見沈尹戌楚軍逼近，放其進去，不可輕舉妄動，違令者斬！」

吳軍帥營軍使，立刻四出傳令去了。

＊ ＊ ＊

在淮水瓦埠湖這面，沈尹戌已決定留駐原地，全力與吳軍週旋，他的軍令亦傳發出去了。

不料就在此時，楚軍主帥襄瓦的軍使，卻已十萬火急趕至，向沈尹戌出示襄瓦的調兵虎符，傳令道：「沈將軍，奉令尹襄瓦之令，限將軍十日之內，火速趕赴柏舉，與令尹會合，向吳軍反攻，不得有違，違令者斬！」

沈尹戌一聽，心中登時涼了半截，他深知此舉無疑是送羊入虎口，雖可逞一時之勇，但對護都大計，卻百害而無一利，他正欲設法拖延向柏舉移師的軍令。

不料就在此時，從楚都郢城趕來的大使，又恰好抵達。向沈尹戌傳達楚昭王的令旨道：「昭王有令：寡人已接獲令尹襄瓦呈送軍情，爲於都城外圍堵住吳軍，護國都之安全，寡人已派卻射將軍率一萬五千留守兵力，開赴柏舉；令你率軍迅速趕赴，三軍會合，與敵軍決戰決勝！」

沈尹戌接楚昭王令旨，身心不由一陣冰凍，剛才尚熱一半的心也涼透了，他無奈祇好立刻下令，二萬楚軍火速趕赴柏舉。

在火急行軍中，副將不解的道：「沈將軍剛才接令令尹襄瓦之令，尚在猶豫，爲甚聞楚昭王已調楚都守軍赴援，兵力大增之際，反而神色驚惶，卻又立刻從令調軍呢？」

沈尹戌長歎一聲道：「吾初時尚料，有二萬楚軍兵力，留守都城，足可與吳軍週旋一段時日，吾再拚死斷吳軍退路，毀其後方大本營，互相配合，尚可爭取時間，待北部吾軍主力南下，即可轉危爲安，但不料襄瓦不但把吾二萬兵力調去，連留守都城的兵力亦抽調大半，都城已虛，楚國存亡已全在於柏舉一戰了，吾受楚國恩遇，已別無良策，唯有拚死一戰，捐軀以報楚國罷了。」

副將聽了，亦不禁黯然。

沈尹戌被逼從淮水瓦埠湖回師，越過桐柏山和大別山之間的山隘，進入江漢平原，距漢水北岸的柏舉，尚有百餘里路，不過是一日一夜的路程了。

不過，就在沈尹戌從瓦埠湖回師開拔途中，由於距離接近，楚昭王令卻射將軍親領的一萬五千楚都留守兵力，已北渡漢水，挺進到柏舉南面不足三十里。

孫武對楚軍的調動早已洞若觀火，他在帥營中聽聞楚都的留守兵力，已趕抵柏舉附近，便毅然決定，搶先向柏舉的五千楚軍殘兵發動殲滅之戰，然後再回師合擊趕來增援的卻射所統楚軍。

伍子胥躍躍欲動，請纓願爲先鋒，殺入柏舉，把仇人襄瓦生擒活捉。

吳王闔閭卻略帶迷惑，問孫武道：「孫將軍原來部署，不是大量誘敵入柏舉，然後聚殲麼？爲甚此時卻急於向柏舉襄瓦發動攻擊，這會否把回師途中的沈尹戌嚇退？」

孫武道：「兵無常法，戰不循規，貴在隨機而變。如今沈尹戌的楚軍已被調動，離開瓦埠湖，我軍後方大本營威脅消除，吾便可集中優勢兵力，向楚軍各個擊破。且郢城都留守楚軍亦已被調出大半，兵力達一萬五千之衆，加上沈尹戌所統的二萬楚軍，其總兵力將達四萬之數，若被其於柏舉會合，楚軍聲勢大振，加上有沈尹戌直接指揮，要將之全殲便決非輕易之舉了。因此吾採各個擊破之法，先吃掉襄瓦的五千殘兵，再圍殲卻射的一萬五千楚軍，待解決其兩部，餘下沈尹戌的二萬楚軍，便不足爲慮矣。再說沈尹戌已接獲楚都留守兵力傾巢而出的情報，深知楚都已虛，留下他二萬楚軍亦已難成氣候，必拚死趕來柏舉，以期與柏舉的楚軍會合，以便與吾軍作拚死之戰。因此到目下之勢，已不容沈尹戌的意志行事用兵也。」

闔閭歎道：「孫將軍用兵神出鬼沒，柏舉破楚一戰，孫子兵法，必將名揚萬世啊！」

孫武淡然一笑，也並不以爲意。他微一沉吟，即決然道：「左將軍聽令，令你率精兵一萬，直搗襄瓦大營，務必速戰速決，把襄瓦連同五千楚軍殘兵一舉全殲！」

左將軍慨然領兵道：「謹遵孫將軍令旨，末將若放走襄瓦一兵一卒，便不算全功也！」說罷，即出

營領軍出擊去了。

孫武又下令右將軍領精兵一萬，迂迴到沈尹戌的楚軍背後，祇許楚軍向柏舉方向前進，不容他再向瓦埠湖吳軍後方大本營退縮，右將軍也領令帶兵出去了。

獨剩下伍子胥，孫武祇當瞧不見他，伍子胥不由大叫道：「孫將軍，難道你竟對我伍子胥視而不見嗎？」

孫武詐作不見不聞，他向吳王闔閭道：「目下尚有更重大的一着部署，須一位智勇雙全，而又極富忍耐的將領執行，可惜吾帳下已無此人材使用也。」

闔閭微一思忖，便明白了孫武言外之意，亦含笑道：「孫將軍，依寡人判斷，伍將軍不正是這一人材嗎？」

孫武微歎口氣道：「伍將軍果然是執行此重責的人材，可惜伍將軍父仇在身，或會按捺不住，貿然行事，破壞了吾之破敵大計，因此孫武猶豫不決，難下決心，看來唯有我自己親自領兵前去吧！」

伍子胥在一旁實在忍不住了，他一步躍將出來，向孫武發誓道：「伍子胥向天發誓，吾若不依主帥軍令行事，當甘受軍法處置，孫將軍，這總可以由伍某領此重任了吧！」

孫武一聽，這才欣然一笑，道：「孫武剛才不過以言相激，讓伍將軍警醒，軍國大事爲重，個人仇怨爲次也，幸勿介懷，此行果然非伍將軍莫屬也！」

孫武一頓，便向伍子胥肅然道：「伍將軍聽令！」

伍子胥亦肅然挺立，道：「末將伍子胥在！」

孫武道：「令你統兵三萬，直插漢水之濱，中途不許停留，並不須理會後方情勢。抵漢水之濱後，即於江邊蘆葦叢中掩護埋伏，待楚軍抵臨，即全殲之，不得放楚軍一兵一卒回返楚都郢城，待全殲楚軍後，可相機渡江，直搗楚都郢城。」

伍子胥一聽，不由又喜又奇，喜的是孫武把破楚都的奇功留給他伍子胥領受，驚的是楚軍未知是否依照孫武的調動，從漢水之濱渡江回防，若楚軍不來，則他伍子胥此行便一切落空了。

伍子胥心中雖然疑惑，但孫武用兵的神妙，他已親眼經歷，也不容他猶豫，於是立刻領令，統兵三萬，迅速開赴漢水之濱。

孫武把軍中大將均調遣而出，帥營中便祇剩他自己和吳王闔閭了。闔閭奇道：「孫將軍把各大將均調遣而出，眼前的卻射所統一萬五千楚軍，却由誰應對？」

孫武呵呵笑道：「古來兵書有云，帥不輕出，因其不擅武功格鬥之故也，但孫武自忖尚可應付，偏示敵以奇，由奇入正，由孫武親領精兵三萬，圍殲卻射楚軍，吾留下二萬精兵，作戰略預備，便煩請吳王統帶也。」

吳王闔閭一聽，會心的大笑道：「好極了，闔閭便謹遵孫將軍的令旨吧！」

不久，吳軍中的左將軍，先建頭功，不到半日，便已把襄瓦的五千殘喘楚兵全部消滅，僅剩一個襄瓦，隻身逃走，襄瓦也不敢返國，天地之大，無處容身，只好化裝成平民，逃入鄭國，從此隱居去了。

從楚都郢城趕來援救的卻射楚軍，剛抵柏舉外圍，便聞吳軍已向襄瓦的楚軍發起攻擊，大驚之下，正欲拚死趕去柏舉援救，不料卻射所率的一萬五千楚軍，剛踏入柏舉的一座山前，便見一位少年將軍，身穿白色戰袍，手上並無任何兵器，屹立於山腰的一塊巨石之上，向卻射含笑招手道：「來人想必是楚都的守將卻射將軍麼？」

卻射大吃一驚，但見白袍少年將軍身周並無一兵一卒護衛，便又大感奇怪，喝道：「你是誰家子弟？竟敢單人匹馬，阻吾大軍去路？」

白袍少年將軍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吾行不改名、坐不改姓，姓孫名武，目下身任吳國三軍主帥是也！卻射將軍欲赴援襄瓦之軍，吾自然須加阻攔也。」

卻射一聽，不由心頭一凜，他欲待不信！身邊的親兵，有見過吳軍的，連忙悄聲道：「卻將軍！此人果然是吳軍主帥孫武啊！」

卻射不由又驚又奇，道：「人道孫武用兵如神，看來不過是言過其實吧了！試問你欲以一人之力，阻吾大軍，豈非螳臂擋車，不自量力嗎？你就算有三頭六臂，今日只怕也難逃階下之囚之厄也！不如趁早向吾降順，爲楚國效力吧！」

孫武大笑道：「卻射將軍所勸，十分中聽，可惜却需把次序、人物倒轉，降順的是你卻射將軍，效力的是吳國也！你若有懷疑，且穩定心神，四面看看吧！」

孫武話音未落，四面山丘上忽然炮聲四起，旌旗萬千，四面揚飄，遮天蔽日，也不知有多少雄師隱蔽。

卻射仍故作鎮靜，冷笑道：「莫非這是吳軍無兵可用，以空殼主帥，上演空城之計麼？」

孫武一聽，不由大笑道：「空城之計，乃棋差一着，失算之下勉强行險，吾用兵貴在知彼知己，豈會施此冒險之計？」孫武說時，手中忽然跳出一面紅色小旗，向四面一揮。

只聽隆然巨响，不絕於耳，四面山丘之上，冒出數萬吳兵，手推戰車，戰車上滿載滾石，如雷轟鳴，齊聲大喝道：「吳軍孫武，玩敵於掌，死地楚軍，還不投降？」

郤射神色寒凜，無言以對。

孫武含笑道：「郤射將軍，目睹此景，還不覺悟？吾之令旗一揮，戰車滾石，將如山洪爆發，你一萬五千楚軍，尚圖僥倖嗎？吾不欲殺生，因此留一條生路給將軍的一萬五千軍，只要將軍降順吳國，吾保證不傷楚軍一兵一卒，更善待用之。」

郤射此時已知孫武所言，絕非恐嚇，兩軍對壘，自然以消滅敵軍爲上策，只要他一聲令下，山上戰車滾石衝下，猶如山洪，片刻便可把自己的萬五楚軍將士淹沒了！但他又心有不甘，痛苦的大叫道：「吾陷境，無話可說……但如此不戰而降，吾心實感不甘！孫將軍，聽說你用兵如神，爲甚大違兵書所訓？不來個眞刀明槍，彼此斷殺一番？你用的是甚麼可怕兵法？」

孫武大笑道：「用兵無常法，在於隨機應變也；因循守舊，死抱教條，不知消化，招亡之道也；不知用兵之害者，不知用兵之利也。故善用兵者，屈其兵而非戰，拔人之城而非戰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！郤射將軍你可明白？」

郤射不由又喃喃歎道：「果然是不戰而屈敵之兵……如斯用兵如神，楚軍焉能不敗？吾又怎忍置萬五子弟兵生命不理？但吾身爲楚國大將，楚國素來以武揚威，今日不戰而降，豈非被萬世恥笑嗎？哎，兩難之局，教吾如何處置？」

孫武知郤射的心中痛苦，乃源於古訓的爲將之道，以及尚存「楚國武力甲天下」的舊觀念，他不由微微一笑，向郤射道：「將軍之意，乃痛於爲將者非敗於武力之下，是麼？」

郤射的心思被孫武一口道破，不禁大叫道：「果然如此！若能與吾眞刀明槍，打個痛快，勝負生死吾亦決無遺憾！若如眼下絕境陷阱，吾雖敗而不甘也！」

孫武呵呵笑道：「好！吾成全將軍心願吧！爲令你心服口服，吾更不動一刀一槍，與將軍的神勇武力相鬥，且看武力是否足以甲天下也！」

孫武說罷，即毫不遲疑，身形一晃，形如鬼魅，已閃到郤射將軍身前不到一丈，徒手挺立，面對楚軍這千軍萬馬，神態飄逸，猶如天上閑雲、地上野鶴。

郤射見狀，心中不由又奇又驚又佩，他喝道：「孫將軍竟欲以赤手空拳，與吾決一死戰嗎？吾若以眞刀明槍取勝，你會心服嗎？」

孫武笑道：「放心，放心，郤射將軍只管盡量施展你的神勇武力，若能勝我，吾必服也！」

郤射見孫武如此托大，輕覷自己的神勇武力，不由大怒，他一躍上前，手執一柄青龍偃月刀，舞動如雪花，便向孫武捲來。

孫武微微一笑，默運「后羿神功」護體，身週立刻佈出一道氣牆，猶如銅牆鐵壁，任郤射的大刀掄劈，他却巍然不動，其狀便有如一位娃兒，在武林高手面前舞槍弄劍，十分有趣，亦十分可笑。

郤射一連向挺立不動的孫武，劈出七七四十九刀，走了三十六路招數，甚麼「雪花蓋頂」、「刀劈華山」、「鬼斧神刀」，每一招均可立斬敵於馬下，可惜施於孫武身上，却有如泥牛入海，了無聲色。

郤射又怒又氣，大叫道：「孫武！你任吾斬劈，並不還手，是甚見鬼招數？若然如此，吾唯有不戰而降，但吾心依然不服！」

郤射話音未落，孫武右手忽地一抬，右手中指，隔空射向郤射劈來的大刀。郤射但感握刀手腕一震，幾乎把握不住，大刀好像要脫手而飛！他心中大駭，連忙握緊刀柄，迴刀一瞧，更心膽俱裂，原來大刀刀身正中，已被射穿一孔，透刀而過，射鐵而穿！郤射心中已然明白，孫武故意射刀不射人，以向他示警，同時亦不欲傷他，以存他的名聲。

郤射握刀怔怔的不動，猶如馬上的泥塑木雕，好一會，他忽地拋刀下馬，拜伏於孫武身前，道：「孫將軍非人乃神，郤射敗於將軍之手，雖敗猶榮矣！請將軍收降楚軍萬五士卒！」

孫武欣然一笑，伸手向郤射一招，郤射但感一股渾厚之力，把他的身子昇托而起，孫武向他笑道：「郤射將軍請起！你今日之敗，非戰之罪也。楚軍既願降順，請將軍傳令，列隊入吾軍大營，以便按吳軍編制重新收編！願爲吳國效力者發配刀槍武器，不願降者，放下武器，發給糧草，任其自去。」

郤射依言傳令，一萬五千楚軍，願爲吳國效力者達一萬三千人，餘下的二千餘衆，孫武果然發給糧草，任由安全離去。兵不血刃，便把楚軍萬五人，全部瓦解，更反過來大大增强了吳軍的力量。

郤射願留下來，爲吳國效力，孫武對他竟然十分信任，當即任他爲帥營副將，跟隨他的身邊護衛，形同他最信任的親兵親將。

郤射心中又感又佩，却又迷惑，他私下曾問孫武，爲甚如此信任他這位歸降楚將？

孫武含笑道：「你濃眉大眼，印堂開闊，據此吾便知你乃大義大

勇之士，既眞心降伏，豈有異心？爲將帥者，若不能知人善用，焉能統御百戰百勝之師！」

郤射不由傾心拜服。孫武身邊有郤射這位親將，對楚軍的態勢、兵力佈防，更瞭如指掌。孫武當即修書函一封，派降吳的楚軍直接送入沈尹戍的軍中，以作下一步的驚人部署。

沈尹戍所統二萬楚軍，正火急開赴柏舉途中，當他距柏舉尚有五、六十里時，忽聞柏舉的襄瓦五千楚軍，又被消滅殆盡，襄瓦本人亦已潛逃，不知所踪。而郤射所統的萬五楚軍，已渡過漢水，開抵柏舉。

沈尹戍接報，不由又驚又喜，驚的是孫武用兵，當眞神出鬼沒，利用襄瓦之手，把楚都留守兵力，調到柏舉；把他沈尹戍調離吳軍的後方大本營瓦埠湖，然後即毫不猶豫，把襄瓦的五千殘兵吃掉，置楚軍於四分五裂，兩面空虛的絕境之中，但喜的却是襄瓦已經敗亡，楚國從此少了一位誤國奸臣，往後便可按他沈尹戍的戰略行事了！

他因此立刻大軍停止前進。他打算趁柏舉的郤射楚軍纏住吳軍主力之際，迅速回師瓦埠湖，先把吳軍的後方戰船毀滅，斷其退路，令吳軍軍心動搖，再尋機破敵。他深知只要爭取到十日時間，北部的楚軍主力回師，楚國便可轉危爲安了。

沈尹戍思忖一會，正欲下令大軍回師，迅速奔襲瓦埠湖。不料就在此時，郤射軍中的楚兵，已送來書函一封，書函竟是吳軍主帥孫武所手書，沈尹戍瞧了，不由一陣心膽俱寒。

只見孫武在書函中寫道：「書呈沈將軍大鑑，送書之人即你楚國之軍，柏舉楚軍，已不復存矣，將軍所統二萬兵力，尚欲何爲？如今楚都郢城兵力已空，都城已成吾囊中之物，國都既破，國君被擄，將軍將何顏於世？不若趁早降吳，免添二萬白骨冤魂，是戰是降、何去何從？望將軍速作定奪。孫武謹書。」

沈尹戍閱書，加上送書函來的，恰好是郤射軍中的士卒，也不由他不信，他因此連偸襲吳軍後方的信心亦失去了。因爲他深知，目下楚都郢城，守城楚軍兵力已不足五千人，猶如空城，如何抵擋吳軍的十萬雄師？而都城若破，昭王被擄，沈尹戍便是楚國的千古罪人，就算他偸襲瓦埠湖吳軍戰船得手，亦功不補過之萬一了！

沈尹戍眼前尚有一條路可走，便是置國都、國君不顧，掉頭就撤，與南下途中的楚軍主力會合。但若後方國都被破，國君被擄，他又有何面目於楚軍中立足？

因此沈尹戍自知，擺在他面前的，唯有拚死與敵週旋，捨身報國，保國都、國君周全而已。

沈尹戍仰天長歎一聲，也不降罪送信前來的楚軍降吳士卒，任其離去。然後即決絕的下令道：「傳令下去，大軍全速南下，不必理會任何險阻，搶渡漢水，趕返郢城助王護都！」

副將勸道：「將軍南下，必已在孫武的算計中，豈非九死一生麼？將軍三思！」

沈尹戍長歎一聲道：「吾取勝之略，已被襄瓦破壞殆盡，事已至此，吾尚敢奢望全身而退嗎？吾亦知此行南下，或會中伏，但目下之勢，捨此已別無他途，唯有一死以謝天下了……你不必隨軍而行，快輕裝便道，趕回郢城，保護昭王先行離都隱蔽，以待北部主力抵臨吧！」

副將接令，無奈拜辭而去。

* * *

沈尹戍毫不猶豫，率軍直撲漢水北岸，途中繞過柏舉屯駐的吳軍主力，運用金蟬脫壳之計，南渡漢水。

果然一切順利，兼程前進，走了一天，雖然人困馬乏，但總算避甩吳軍，漢水已在前十里不遠了。沈尹戍心中不由暗道，今回總算僥倖瞞過孫武的耳目……

就在此時，前鋒火速回報，說漢水河岸，發現吳軍的旌旗，也不知有多少人馬埋伏！

沈尹戍大吃一驚，連忙驅車上前，一望之下，不由一陣冰涼。但見吳軍旌旗，遮天蔽日，於漢水沿岸列成弧形大陣，正好把二萬楚軍困於弧形之中，沈尹戍正感驚駭，吳軍陣中，一員將領，黑袍黑馬，驟然而出，一面轟然大笑道：「沈尹戍，你雖善於謀略，但怎能瞞過吾軍主帥孫武的算計？孫武料事如神，着吾在此已守候將軍多時也！來來來，伍子胥且與你大戰三百回合，以存沈尹戍你一生英名吧！」

沈尹戍不由絕望的長歎道：「孫將軍不但用兵如神，連敵之軍調動亦握於股掌，如此能人，沈尹戍敗於其手，亦總算不枉吧……」

沈尹戍說時，已驅車疾上，與伍子胥大戰起來。沈尹戍精於謀略，但武功並不太高强。在伍子胥手下，不到五十招，便已左支右絀。但伍子胥念他是一條好漢，故意留下破綻，讓沈尹戍反攻，雙方因此纏鬥了近二百九十九招。伍子胥忽然大喝道：「沈將軍已盡全力，敗亦非將軍之罪，何不降順於吳，爲吳軍效力？」

沈尹戍亦知伍子胥故意留有餘力，讓他保存一生英名，他仰天長

歎一聲道：「吾於吳國難展所長，故而去楚，楚君待吾不薄，豈忍於存亡時刻離叛？況且吳軍如今人材濟濟，論智謀吾不及孫武，論武力吾不及伍將軍，降吳有何益處？唯有一死以謝楚國禮遇吧！」

沈尹戌話音未落，空門大開，以胸膛迎上伍子胥的銀槍，登時一槍穿胸而過，亡於車上。

二萬楚軍正與吳兵作困獸之鬥，眼見主將已亡，登時軍心渙散，或死或逃或降，眨眼便已煙消雲散。伍子胥念沈尹戌的忠勇，下令不得損傷沈尹戌遺體，原車押送回營，以軍中之禮就地埋葬。

然後伍子胥即下令大軍南渡漢水，直撲楚都郢城。大軍馬不停蹄，星夜兼程，數百輪戰車浩浩蕩蕩直撲郢城。

功成身退　暢遊天下

沿途湖澤葦葉上凝着寒霜，拉着戰車的馬，粗重的鼻息噴出蒸騰的熱氣，在鬃毛上凝成一層白白的寒霜。

郢城越來越近，沿途却沒遇上甚麼抵抗。伍子胥復仇心切，下令全速向郢都逼進。伍子胥的戰車，越衆而出，直馳郢都城下。但見郢都四門洞開，沒有一兵一卒把守。伍子胥的戰車不由猛地頓住，不敢貿然馳進。

伍子胥心道郢都城高牆厚，護城河水深池闊，偌大楚國，堂堂大國之都，豈無兵卒守護？莫非埋伏於城內，引吾入伏麼？眼前復仇在望，伍子胥却忽而珍惜生命了，他爲報楚國殺父之仇，已辛苦了十數年，豈能功敗於垂成呢？

伍子胥思慮之際，後面已有兩輛戰車疾馳而至。原來是吳王闔閭、主帥孫武，隨後率吳軍主力趕到。

孫武見狀，即含笑問伍子胥道：「伍將軍已全殲沈尹戌楚軍，建立奇功，爲甚於楚都門前，却徘徊不進？」

伍子胥道：「吾乃楚國舊臣，深知楚都防衛森嚴，無論如何尚有三萬兵卒可用於守城，怎會如此城門洞開？恐怕中伏，損吾軍力，因此不敢輕進。」

孫武凝視城中一會，便微笑道：「伍將軍，此城必無埋伏。」

伍子胥奇道：「孫將軍憑何判斷？」

孫武微笑道：「城中高木，鳥兒靜棲，鳴聲不絕；城牆鴉羣起落，從容徜徉；城上旌旗凌亂，城中隱聞驚惶聒噪，此皆非有伏兵之象也。」

伍子胥不由點頭嘆道：「據物象而知敵虛實，孫將軍不愧察天、悉地、辨人之一代兵法大師也！伍子胥就算不服於天下人，却不能不向孫將軍拜服啊！」

孫武淡然一笑，即令伍子胥仍作前鋒，驅車入城。沿途果然空虛廖落，的而且確是一座已被遺棄的空城。伍子胥又佩又恨，佩的是孫武料敵如神，恨的却是楚昭王已離城遁去，楚平王的殺父之仇，不能由楚平王的兒子楚昭王償還了！

吳王闔閭亦隨後進城。但孫武却堅決率中軍留駐城外，不肯入城歇息。闔閭雖勸過他幾次，却不能說動孫武，無奈祇好自己率軍入郢都城。

吳軍入楚都郢城，吳王闔閭即據佔楚昭王之宮，以及宮中的嬌妻美妾。而伍子胥則要瘋狂搜挖楚平王的陵墓，誓要在他身上狠報殺父之仇。

伍子胥報楚平王殺父殺兄之仇，分作兩方面。一方面他特意把楚平王的美妃伯嬴向吳王闔閭推薦，讓闔閭宿淫楚平王的妻妾。闔閭不由也被伯嬴的美色迷住，把伯嬴及衆美妾接入他在楚宮的臥室，用强力全部淫辱。事後，伯嬴及衆美妾，耻於受辱，全部自殺殉節。闔閭因此但感心神恍惚，猶如剛與「死屍」合體，十分無趣，性情亦變得乖戾多疑，連他最信任的孫武，亦生疑心了。

伍子胥瘋狂搜挖楚平王的陵墓，這是他復仇的另一方面。他的心胸已被仇恨之火塡塞，生不能擒平王報仇，死了也要掘墓鞭其屍雪恨。

伍子胥把親兵全派了出去，四處打探楚平王的陵墓。親兵的回報，却令伍子胥十分驚奇，因爲據報楚平王的陵墓竟有六座之多，而且均位於楚都郢城郊華容章華台上。

伍子胥是楚國舊臣，知悉歷代楚王，均祇有一座陵墓，因要據佔風水寶地，以蔭佑子孫；爲甚此時却一下子冒出六座楚平王的墳墓？楚平王的身體祇有一具，難道他會分身下葬不成！

伍子胥心中又奇又怒，他親自驅車趕到華容章華台，四面一看，但見章華台形勢極爲雄峻，章華台高聳於鳳凰山巔，八嶺、紀山、雨台諸山由西迤北至東，崗巒起伏毗連，四面環繞；山上林木葱籠，東望長湖，煙波浩渺，山水迴環，極有氣象。

在章華台楚王墓地中，果然有六座墳墓，均聳立着巨大石碑，上刻「楚平王陵寢」五個大字。

伍子胥的親兵是吳國人，迷惑的道：「伍將軍，楚平王屍身祇有一副，爲甚要立如此多墳？」

伍子胥咬牙恨道：「這叫『疑

塚』，眞眞假假，教人難分，目的是掩護眞墓。楚平王這昏君，生前幹盡壞事，殺害無數忠良，死後怕仇人壞他陵寢，才佈下這等掩人耳目的疑塚欺世。但凡英明君王，胸懷坦蕩，絕不須置此疑塚掩護其身後事也！」

親兵道：「如此六座墳墓，該挖哪一座爲眞呢？」

伍子胥冷笑道：「嘿嘿，昏君的疑塚雖多，却怎擋吾千軍萬馬？速調大軍一千前來，把六座昏君墓全挖掉，且看昏君你如何隱遁眞身！」

很快，一千吳兵便趕到了，分作六隊，同時挖掘六座楚平王陵寢。伍子胥親自在現場督察，祇待挖出楚平王的眞身，便可以狠狠的洩恨。

不料六座墳墓挖開，棺柩內僅是尚未腐爛的衣冠，却沒任何屍骨。顯然，六座陵寢，均是假的疑塚，世稱衣冠塚。

伍子胥幾乎氣瘋了！他站在章華台上，咬牙切齒的大叫道：「伍子胥就挖平楚都一百里，亦要把昏君的眞身挖出來！」

就在此時，忽見一位老人，走上章華台，欲向伍子胥接近。親兵見是楚國之人，立刻阻截。老人說，吾正要找伍大夫，以報吾一家父子兄弟五人之仇！

伍子胥一聽，心中一動，便令親兵放老人走近。伍子胥道：「老人家是誰？報誰人之仇？」

老人道：「伍大夫報的是父兄被殺之仇，我報的却是父兄弟五人之仇，仇人却與伍大夫一般無異啊！」

伍子胥大奇道：「老人家並非朝中官吏？甚麼地方得罪了楚平王這昏君，他要殺你父兄弟五人？」

老人不答，却忽然道：「伍大夫不是欲尋楚平王的眞身墓麼？」

伍子胥驚喜道：「是啊！老人家知道其所在嗎？」

老人道：「當今之世，除我老不死外，祇怕已無人知悉此秘密了！伍大夫若欲知悉，便隨我來吧！」

伍子胥半信半疑，但也不敢不跟隨前去。他帶了數名親兵，請老人帶路。出了郢城東門，向城郊奔去。距郢城二十里外，忽見一座大湖，橫在眼前，煙波浩渺，此湖的名稱，連伍子胥也不認識。

老人却伸手向湖心一指，道：「這叫『廖落湖』，楚平王的陵墓，便隱於廖落湖中！」

伍子胥大吃一驚，道：「怎有可能？陵墓隱於湖中？如此王室重秘，老人家爲何知道？」

老人老嘆一聲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吾即當日有份參與於湖中建造楚平王陵墓的石工之一，亦是唯一倖存的石工啊！」

老人把當年的重大秘密說了出來。

原來當年楚平王因心疾而亡，急召數十石匠趕製石棺，作楚平王的棺柩之用。老人父兄弟六人，世代皆爲石工，工藝絕佳，因此均被召入禁地，參加製造石棺。老人父兄弟六人，自進入禁地，便嚴禁進出，一日三餐有人送飯前來，連向家人報訊亦不准許。

不久石棺製好，由兵丁押運到廖落湖畔。老人但見湖水已被截斷抽乾，湖心中已被挖去稀泥，露出一座龐大的湖底石室。

接而，數十石匠，便被兵將押着，抬石棺入石室，一切妥當，却被困於石室，再不許離開。老人在家中排行第三，心性最好奇，見不許離開，便在石室中到處查看，但見石室營造十分精美，整體呈圓形，猶如一座湖心地底之墓。老人心中大駭，暗道：若然這是墓地，吾等被困於此，豈非爲了保密，要被生生埋葬嗎？他大驚之下，欲向父兄弟五人報訊，設法逃走。不料石室佈局十分巧妙，老人心中惶急，不及細辨，竟錯走生門，轉出石室入棺時向外通的秘道，他僥倖逃得生命。但他欲再進去，向石室中人報訊時，已太遲了！

老人淚水縱橫，悲愴的道：「此時楚平王的屍身，已運入石室，裝入石棺！入口立刻被封，隨即湖水放進，吾父兄弟五人，連同數十石工，從此便被活埋湖底石墓中了！」

伍子胥目中怒火燒灼，厲聲叫道：「昏君生前殺人無數，不料死後仍要害人陪葬！吾誓挖出其身，亦爲冤死石工報仇雪恨！」

伍子胥立刻調來三千兵馬，由老人指點，按當年的施工程序，排乾湖水，湖心中果然露出一座龐大的石室。

石室構造十分嚴密，不見門戶，兵士用斧錘，亦難動分毫。正束手無策間，老人走上前去，伸手向石室的活門一按，石室發出一陣隆然巨響，一面石壁移了開來，石室門終於打開了。

伍子胥爲免人多忙亂，祇由老人引領，自己獨自進入石室。老人帶引伍子胥，於石室中走了一圈，祇見石室的一角，橫七豎八散了一地骸骨，想必是當年被活埋的數十石工，也不知哪是老人的父兄弟的屍骨了。老人無奈，祇好把所有屍骨全部收集起來，裝入一個事先帶來的大布袋，以便帶返上去覓地安葬。

伍子胥深知喪父兄弟之痛，也不加阻攔，更親手助老人收拾骨

骸。

待一切妥當，老人才引領伍子胥，抵石室的正中，開啟一道活門，裏面露出一座石棺。老人跑了下去，向石棺拜道：「吾為楚國子民，原不該毀君王之體，但父兄弟五人被你所害，死無葬身之所，不能不借伍大夫之力，入室收拾先父兄弟的遺骸安葬！吾在此向你叩拜，以盡子民之心。」

老人拜畢，即一躍而起，伸手向石棺一指，道：「伍大夫，這便是楚平王的眞身所在！一切你自行定奪。吾身為楚國子民，此行已屬不該，不敢再目睹君王屍身被毀，祇好先行向伍大夫告辭了！」

伍子胥忙道：「有勞老人家指點仇人所在，正要重重賞你，為甚急於離開？」

老人淒然一笑，道：「吾能拾回先父兄弟遺骨，已心滿意足了，尚敢奢望甚麼賞賜麼？吾心中愧對先王，亦決計不敢受此賜賞啊！」老人說罷，抱起裝滿骸骨的大布袋，便決然的離開了。

伍子胥此時也無暇理會老人的去向，因為他的心，此時已被怒火塞滿了。殺父殺兄的仇人屍棺，便在眼前，他為此苦苦奮戰了十多年的復仇大計，眼見便可達成了！

伍子胥怒火攻心，神力奮發，伸掌便猛地向石棺拍去。他這一掌已積聚了十多年的仇恨之力，其力度之猛，足可劈山裂石！

石棺被伍子胥一掌拍下，棺蓋應聲而碎！棺內躺着一位身穿大紅龍袍、頭戴帝王冠冕的老人，顏色如生，頷下甚至長出烏黑的新鬚！

伍子胥目睹之下，不由渾身一震，但迅即被怒火燒灼，戟指痛罵道：「昏君！你生前有眼無珠，不辨忠奸，聽信讒言，重用奸佞，殺害忠良，更殺人無數！你有今日之恥，正是你自作孽不可活，更禍及子孫！」

伍子胥正狠狠痛罵之際，也不知是否他的聲如洪鐘，震動了棺柩，怪異之事突生！

躺在石棺中的楚平王，忽地挺身而起，鬍鬚上翹，屍口一張，噴出一道濃烈的黑氣，直噴到伍子胥的頭臉上！

伍子胥但感眼前一黑，雙腿發軟，竟不由自主向楚平王的屍身跪倒……

伍子胥迷糊之際，心中忽感一陣灼痛，因為他猛地憶起當年父兄被殺的慘狀，仇恨之火沸騰，竟令他迅即清醒過來。他的心情變得更暴躁，毫不猶豫，伸手猛地一抓，執住楚平王屍身袍帶，提了起來，猛力向石室地上一摔，叭嗒一聲，楚平王的屍身重重的摔在石板上，不再動彈，鬍鬚也不再伸張。

此時，伍子胥的親兵亦隨後進來，伍子胥從親兵手中奪過一根已準備了十幾年的重鞭，咬牙切齒，便向楚平王的屍身猛抽起來。

伍子胥一面狠狠抽打，一面咬牙切齒的痛罵，其狀有如被仇恨之火燒得瘋了。伍子胥自己也不知抽打了多少鞭，直到楚平王的屍身，已被打得骨現肉拆，才猛地把重鞭朝地上一扔，向親兵下令道：「將此重鞭，連同昏君屍碎，拋入湖中淤泥，讓其永沉湖底。」

親兵奇道：「伍將軍此鞭，聽說花了重金，以巨蟒之皮製成，名為復仇之鞭，為甚竟把它拋棄呢？」

伍子胥此時但感一腔怨恨之氣，已得渲洩，十分暢快，大笑道：「吾奮戰十多年，正是為今日之鞭抽殺父殺兄之仇人，如今夙願已償，大仇得報，還留此復仇之鞭作甚，快將此不祥之物拋棄吧！」

據傳說親兵把楚平王的碎屍，一一收拾，搬出去扔到湖底。但伍子胥那條「復仇之鞭」，雖然被扔到湖中淤泥掩蓋，不久卻突然於湖底發出青綠之光，射出湖面。有楚人路過湖畔，見狀十分驚奇，以為湖底藏了甚麼寶物，於是不顧兇險，下湖打撈，終於把「復仇之鞭」又挖了出來。更奇的是，每當楚國有兇難，這條「復仇之鞭」便會跳動不止，其狀似歡欣鼓舞，又似激昂奮發，十分怪異。據說這條「復仇之鞭」，因沾了伍子胥的復仇之火，又沾染了楚平王的肉身之靈，因此每當楚國有難，便會既似歡欣，又似激奮。到了戰國末年，秦國一統天下，秦始皇攻陷楚國，欲尋這條「復仇之鞭」，但已失踪不見，據楚國野史記載，這條「復仇之鞭」在世上現身了近百年，在楚國亡時，忽然自動跳飛到廖落湖中去了。

伍子胥大仇已報，心情十分暢快。不過當晚他返回他在楚都郢城的府第時，卻輾轉反側，根本難以成寢。一連數晚均如是，伍子胥晚晚失眠，心情變得十分煩躁。他親兵見狀，對伍子胥勸道：「聽說孫將軍不但精於兵法，且善察天、悉地、辨人，伍將軍既有此困，為甚不去向孫將軍探問原因呢？」

伍子胥一聽，不由欣然點頭，因為他深知，要解釋他心中的疑難，的確祇有孫武了。

於是伍子胥第二天便策馬出城，一直趕到孫武於城郊的駐地螺祖廟。伍子胥進廟中，祇見孫武正仰天沉思，不知正思忖甚麼。

伍子胥連忙上前拜見，孫武此時仍是吳軍主帥的身份，伍子胥按禮須行參拜之規。孫武一見伍子胥，卻不待他參拜完，便驚訝的道：「伍將軍此行何去？命宮印堂，

怎的黑氣如此旺烈也？」

伍子胥一聽，便知孫武一眼便已窺破他的秘密行踪，心中不由又驚又佩，他也不敢隱瞞，當下把他如何挖掘楚平王的陵墓，如何於廖落湖底，發現了楚平王的墓陵，又如何毀棺，如何異事突生，一一向孫武說了。

孫武聽罷，神色不由一陣惋惜，又微歎口氣，似乎已由此而判斷出甚麼驚人異兆。

伍子胥忙道：「孫將軍發現甚麼了？」

孫武道：「按伍將軍所作所為，所經所見，楚平王身上的煞氣，已轉移到伍將軍身上了，此後將十分可怕，一切須小心行事。」

伍子胥不由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孫將軍，為甚麼？為甚楚平王這昏君，死了十多年，仍會作祟呢？」

孫武沉吟道：「廖落湖非王陵之地，再者石室深沉湖底，陰煞之氣更重更烈，此所謂養屍之地，因此楚平王的屍身久而不化，其身亦積聚了十多年的陰煞之氣，十分可怕，連他的子孫國運，亦被其身上陰煞之氣剋衰，變得十分虛弱，因此才有佞臣襄瓦弄權誤國，令楚國一朝敗亡也。伍大夫不慎開棺，被其陰煞之氣所冲，你祖宗於吳地靈巖山所蔭的微弱龍氣，亦被冲淡，伍大夫日後的氣運，祇怕會生逆轉，一切小心謹慎。」

伍子胥半晌無言，好一會才呵呵笑道：「將軍百戰沙場死，管它甚麼氣運不氣運，倒是楚平王這昏君，生前誤國，死後又葬身陰煞之地，禍延家國子孫，當眞死有餘辜也。」

孫武卻微一搖頭，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楚平王的陰煞之氣，卻因伍大夫你的復仇，部份已入你體，其餘便因湖中寢墓被毀，屍碎拋落湖底，其陰煞之氣亦因此而被消滅化解，不能再遺害其熊氏子孫，楚國熊氏子孫國運，因此而或生逆變了。」

伍子胥一聽，不由又奇又悔，忙道：「那熊氏子孫的國運，是變好還是變壞？若然變好，那豈非我伍子胥誤打誤撞，雖然大仇得報，卻反過來又助了昏君子孫的一臂之力嗎？」

孫武沉吟不答，心道：吳國君臣，於楚都所作所為，吾已一一盡悉，毀人宗廟，淫人妻室，又仇及死人，令楚人十分痛恨，凡此種種，已生內在禍根，物先自腐而後外侵，內部生變，外變亦在即也，楚昭王尚在楚地，身邊有申包胥、子期等忠臣隨行，楚國人心已重附國君，一切皆預兆其國行將重振。可惜吳王因破楚都，而志得意滿，祇圖淫樂，不思奮進以競全功，為將者又各懷異心，祇顧一己私事，不知軍情已生異變，吾勸諫吾王之「勝不驕、敗不餒」良言，又祇當耳邊之風，更將統軍大權收歸己手，如此下去，豈有不自取其敗之理也！

孫武已知是吳軍面臨危機，楚國國運行將重振，可惜吳王闔閭祇顧享樂，甚至連他數次求見也充耳不聞，他因此甚感無奈，已有功成身退的念頭。他也不再向伍子胥多言，祇勸他小心留意四周軍情，設法令吳王闔閭清醒，便與他告辭了。

伍子胥心中疑奇參半，但也不得要領，況且吳王闔閭的淫樂，是他為了復仇，報復楚平王，而一手造成的，他又怎好向闔閭開口勸諫。

伍子胥離開後，孫武仍然呆在螺祖廟中的中軍大營，默默沉思，他此時心情十分矛盾，既欲令他的「兵法十三篇」徹底施展，令吳國取得全勝，但又因吳王闔閭身邊的君臣生驕，而無法施為，也不知是去是留。他不由喃喃的道：「師父啊師父！你與孫武一別十年，現下你到底隱於何處？為甚不肯現身與我相見，告訴我孫武該如何面對目下的兩難局面。」

就在此時，孫武耳際突聞一縷破空嘯鳴，他立生警覺，卻依然一派從容鎮靜。

「有刺客！」中軍營外的親兵驚叫一聲。

叫聲未落，一名蒙面清秀身影，已掠入營中，身形一晃，已避開親兵刺到的長劍，又呼地刺出一劍，快如閃電，直向從容不動的孫武前胸射至。

孫武微微一笑，口中含笑輕喝：「侍衞不必驚慌，且退出營外，一切我自會應付。」一面疾伸二指，在刺來的劍尖抵胸不及一寸時，險險的夾住了，刺來的利劍劍尖一旦被夾，便休想再移動分毫，甚至握劍的蒙面清秀身影，亦忽如泥塑木雕的僵住了。

親兵起初尚不敢離開，但忽然醒悟，刺客的身形似乎是一位女子，又知孫武神功蓋世，足可應付，不知他與這刺客女子有甚瓜葛，無奈祇好退了出去。

中軍營中，便祇剩孫武，以及那僵立不動的蒙面刺客身影。

孫武此時才含笑輕喝道：「好啊！你這軍中女執法令，竟敢以下犯上，行刺主帥，該當何罪？倒是你這一身輕功身法、出劍之勢，與昔日判若兩人，你到底有甚奇遇了。」原來孫武剛才乍聞營外破空嘯鳴，聽音辨形，便已知來者是誰了。

孫武判料如神，蒙面刺客果然是吳軍中，孫武特別留她在瓦埠湖吳軍後方大本營，負責防守重責的軍中女將軍吳儀。吳儀的身份被孫武一口喝破，再無法偽裝頑皮下去，無奈後躍一步，伸手掀去蒙面巾，格格嬌笑道：「吳儀行刺主帥又如何，誰叫這主帥把人拋在千里之外，便不再理人生死成敗呢？但此行一劍並非我本意，祇是有人教我：祇須以此身法進營，又再如此刺出一劍，主帥孫武便必定不敢拒見，亦不敢以主帥身份降罪於你，我因此才姑且一試罷了！」

吳儀說罷，這才依軍中之禮，欲向孫武參拜。

孫武果然不但不生氣，反而神色十分欣喜，他伸手向吳儀一托，一股柔力把吳儀托住，並不讓她參拜，連忙道：「不罪，不罪，孫武哪會降罪於你？祇是吳姑娘快告知，教你此晉見之法的人，是否一位不知年歲的奇人？此人是否神功蓋世，又精於兵法，更有洞天徹地之能呢？你祇須如實告我，我便決不會怪罪於你，不但不怪，孫武還十分感激你前來報此喜訊呢！」孫武情急之下，連說話也顯得有點婆媽口胳了。

吳儀却不但不笑，俏臉兒反而十分驚奇，她怔怔的望着孫武，好一會才喃喃的道：「天啊！遠隔千里，他如何好像置身瓦埠湖中，猶如親歷其境，把一切秘密均窺透了，孫……將軍，你……你到底是人？是神？是仙呢？」

孫武見狀，察言辨色，便知自己的推斷準確了，他不由十分興奮，一躍而起，執着吳儀的玉手，急道：「吳姑娘，快告知我，此人是否姓白？自號白石公呢？你快告知我！」

吳儀一聽，不由十分奇怪，俏眼亦瞪圓了，道：「孫將軍識得白石公麼？你怎會認識他？」

孫武一聽，便知吳儀所遇的異人，必定是他的恩師白石公無疑了。他不由欣然一笑，道：「白石公是我的授業恩師，我又如何不認識？而且，你剛才進廟的身法，以及出劍的招式，正是師門的『八脈氣劍』演化而成，我耳聞目睹，便知你與師父他老人家極有淵源了，但不知師父他老人家何在呢？你又怎懂得師父的獨門武功呢？」

吳儀這才知道，白石公教她以這等方式晉見的原因了，因為世人任何事皆可忘，但師門武學是永世不敢忘却的。她不由含嗔帶笑的道：「他老人家自然是代我鎮守瓦埠湖啦！不然我為甚可以不遠千里前來見你？你把我撇下不理，敵軍三番數次逼近瓦埠湖，我在瓦埠湖的兵力祇得三千，且領兵的多半是出身宮女的女將，如何迎戰二萬精銳楚兵，我幾乎被嚇死了，無奈祇好與衆將士誓約，人在吳軍後方大本營在，決不許楚軍把我退路毀掉！」吳儀忽然一頓，似對當時的危急情勢仍心有餘悸。

孫武急道：「那後來如何了？」他也不說自己其實已慮及瓦埠湖的安危，派軍迂迴，威懾楚將沈尹戌，令他不敢輕舉妄動。

吳儀此時忽地格格一笑，十分欣喜的道：「就在此危急關頭，我的軍帳中忽然飄入一位奇人，不知年歲，也不知來歷，他自稱自願前來助吳軍主帥孫武一臂之力，以奇法守衛瓦埠湖吳軍後方大本營。我一聽便十分奇怪，此人怎的對吳軍的戰略部署如此清楚呢？我問其身份來歷，他也決不肯透露，祇說世人稱他為白石公，又說區區二萬楚兵，並不在他眼內，他以三千兵力，便足可以奇法保住瓦埠湖了，後來他教我於瓦埠湖中廣佈奇法大陣，安慰我說，楚兵不來襲是其福氣，否則必教彼等戰船兵力，有來無回，永困瓦埠湖奇法大陣之中，你說此人是否有洞天徹地之能呢？」

孫武這才知道，楚將沈尹戌，之所以不敢貿然進攻瓦埠湖大營，原來是難以識破湖中的奇法大陣奧秘，否則雖然自己派軍迂迴威懾，但若沈尹戌不顧一切，先斷吳軍退路，毀掉瓦埠湖吳軍後方大營，那自己的「千里大迂迴入楚」戰略，是否可如此順利，依然是未知之數呢，他心中因此對師父白石公暗助他十分感激，愛屋及烏，他對吳儀這位俏女將，亦因此而特別喜歡。

此時，孫武心中又一動，暗道：師父既連他的獨門神功「八脈氣劍」亦傳授於她，那師父便即她的師父，她豈非成了自己的師妹了麼？孫武推算及此，他對吳儀不由又添了一份親切，在他心中，吳儀已非他的下屬，而是一位美麗動人的俏師妹了。

吳儀見孫武沉吟不語，以為他不高興她撇下瓦埠湖的軍務，千里之遙前來見他，便連忙欲解釋道：「孫將軍，末將知楚軍已被消滅，楚都亦已被攻佔，瓦埠湖已十分安全，才敢前來晉見，而且，此行亦是奉了白石公前輩的指令，末將並非擅自行動！」吳儀之意，乃是暗示孫武若要治罪，便須連白石公亦一併發落，而白石公却是一面十分堅固的抵擋盾牌啊！

不料孫武一聽，却含笑道：「吳儀姑娘，你在白石公前輩面前，稱他老人家甚麼呢？」

吳儀道：「白石公前輩曾授我武功及陣法，一日為師，終生為父，我自然稱他為師傅啊！」

孫武又含笑道：「那師傅門下，比你先入門的男弟子呢，又如何稱呼？」

吳儀不假思索便快口道：「那自然是稱大師哥噢！咦？」她冰雪聰明，忽然一頓，登時領悟了孫武的心思，俏臉不由一紅，微嗔甚歡欣的笑道：「孫……將軍既然是白石公前輩先入門的大弟子，你豈非便是我吳儀的師哥了麼？好啊，你繞了這麼個彎兒，不外想我稱你一聲孫師哥、武師哥、大師哥，是麼？」她忽然變得嬌嗔，神情已非下屬，而是親如兄妹的師兄與師妹了。

孫武欣然一笑，道：「師傅他老人家既肯授你武功陣法，便即視你為徒了，孫武果然便是你的師哥，你亦變成我的師妹啦。」

吳儀一聽，不由大喜，暗道：能拜白石公這位奇人為師，更有孫武這位一代兵法大師為師哥，這比君王的甚麼封賜、甚麼榮華富貴，更令她欣然快樂。她向孫武盈盈的一笑，格格笑道：「是，那吳儀便拜見孫武師哥啦！」

孫武亦欣然笑着伸手相扶，含笑道：「吳師妹不必多禮，快告知師哥，師傅他老人家可有甚吩咐吧！」

吳儀這才記起白石公臨行對她的密授傳話，她也不敢頑皮了，連忙收斂笑容，悄聲道：「師傅他老人家說，他於瓦埠湖夜觀天象，但見楚國原來濃烈籠罩的黑煞之陰氣已漸散化溶，又見吳國反而被一股青色殺伐之氣瀰漫，知天機已生異變，楚國氣運將漸復，吳國氣運行將逆變，着我告知師哥，一切宜小心在意。」

孫武一聽，不由微嘆口氣，道：「天象之變，吾已目睹，吳國君臣自破楚之後，已變乖戾，一切均如師傅所警喻。吾亦已無心留棧吳國，但目下吳軍十多萬人，千里入楚，乃由吾帶領，於此危機四伏之際，怎忍心置十多萬生靈不理呢？是去是留，正盼師傅訓示！」

吳儀一聽，不知怎的，竟心花怒放，十分欣慰，她格格笑道：「師傅早對我說，師哥你並非貪圖榮華富貴之人，你之所以助吳伐楚，一方面是因楚君無道，吳王甚得民心；另一方面乃為了實踐演練你那十三篇驚世奇學『孫子兵法』呢！果然如此！」她欣喜的格格而笑，一頓這才又道：「師傅他竟已窺透師哥的心思，他要我向師哥傳示他的十六字偈語！」

孫武一聽，忙道：「師傅如何訓示？」

吳儀忽地肅然的道：「師傅的十六字眞言偈語是：慎始慎終，善進善退，兵者詭道，功成身退！便是這十六字噢！但我也不知其中的含意，師哥明白麼？」

孫武欣然一笑，道：「師傅之示，既指兵法，又喻修身處世之道，我豈會不明白？」

吳儀却又立刻道：「師傅說，若師哥你明白了，便再告知，三個月後，他將與師哥於當日遇見的齊魯之地見面，屆時他將向師哥闡析你孫家一百年後的另一段曠世奇緣呢！天啊，師傅他越說越玄秘，甚麼百年之後的奇緣？師哥你明白麼？」

孫武微一沉吟，便含笑道：「師傅之訓，我已明白，吳師妹不必多疑，待三個月後，一切便知分曉了！」孫武一頓，忽然又肅然的對吳儀道：「目下軍情行將有變，吳師妹快趕回瓦埠湖，無論如何要保住吳軍的返國戰船！」

吳儀奇道：「吳王不是已把師哥的軍權收回了嗎？為甚仍要為吳軍操心呢？」

孫武微嘆口氣，肅然的道：「雖然吳王已把統軍權收回，但吳軍十多萬兵將，乃由我孫武帶入楚地，我又怎能置十萬將士的生死不理？慎始慎終、善進善退，此亦為師傅的訓示，吳師妹均勿違背！」

吳儀見孫武神色忽然嚴肅起來，她曾親眼目睹他下令斬殺違令的太子妃妾，心中不由一凜，帶笑的嗔道：「師哥也不必以師命軍令來壓我，吳儀謹遵你孫大將軍的令旨便了！」

孫武這才欣然一笑道：「好！這才是白石門的好弟子！師妹快回去，三個月後吾白石門師徒三人，必可重逢，再聚師門之誼！」

吳儀心中雖然不捨，她少女的芳心，已牢牢的繫於孫武身上，她不惜千里奔波，便是想見他一面啊！但知這是師傅和孫武的判斷，集兩大兵法大師的智慧，豈容她猶豫？因此無奈向孫武拜辭，連夜馳騁，趕回瓦埠湖吳軍大本營去了。

乾坤浩瀚，天機玄渺，情勢果然很快便有變了。

楚國君楚昭王，在吳軍入郢都城一刻，搶先棄城出逃，他身邊祇有忠臣申包胥、子期等人跟隨，在危難中君臣一心，毫無怯意。

吳軍入郢都後，據佔楚國宮室，壞宗廟，破古跡，毀平王墓、碎平王屍，平王雖然無道，但自古死人不可輕侮，吳軍所為，恰恰激起楚人的義憤，同仇敵愾，力抗外侮。同時楚軍尚有五萬大軍，正從北部向楚都迂迴，楚國畢竟是南方大國，尚未至一敗崩潰的地步。祇要獲得喘息的時間，楚國便有復國之力。

而吳王闔閭，破楚之後，祇顧淫樂楚宮美女，不問軍政大事，又

嫌孫武多番勸諫，心生反感，竟以君代將，把孫武的統軍大權，收回手中。孫武雖有滿腹韜略，亦徒呼奈何。而且吳軍將領，入楚都之後，又各懷異心，伍子胥沉醉於鞭屍復仇；闔閭的王弟夫概眼見君王之富貴榮華，竟生爲君爲王的異志；大夫伯嚭十分貪財，入楚都之後，大肆搜掠，得財寶無數，財多志弱，他變得貪生怕死了。在如此情勢下，孫武又豈有迴天之力？

楚臣申包胥，不惜千辛萬苦，入秦國向秦國求助。申包胥在秦哀公面前，哭訴了七次，整整七日七夜，終於把秦哀公說服了，答應派出大軍，助楚昭王復國。秦軍由申包胥引領，出秦國藍田關，再出武關，直插楚國的桐柏山入楚。

另一面，楚國的北部大軍五萬，亦已迂迴到小別山、大別山一帶，準備配合秦軍，兩面夾擊屯駐於楚部郢城一帶的吳軍。

直到此時，吳王闔閭才接到如此緊急的軍情，開始焦急起來，但亦有恃無恐，因爲他自恃軍中有王弟夫概，夫概的神勇，可力敵千軍，同時闔閭也不想被軍中將領，包括孫武、伍子胥等，輕覷他王族的力量。因此仍不肯把軍權重新授於孫武，便由他親自調動，派夫概統領二萬精兵，北上迎戰南下的秦軍。

闔閭一心預料，由王弟夫概統領的二萬大軍，必可打退秦軍，阻其進入江漢平原，與北部南迴的楚軍會合，吳軍便可從容對付從北部南迴的楚軍了。

因此闔閭又派伍子胥和伯嚭，各統軍二萬，北上迎戰南迴的楚軍。爲了證明自己的用兵，並不在孫武之下，闔閭千挑萬揀，偏把孫武撇下不用。

不料闔閭的王弟夫概，自入楚都之後，野心暴熾，北上與秦軍甫一接觸，剛打了一場小勝仗，便虛晃一槍，全速後撤，統領大軍由漢水入長江，回師吳國，日夜向吳都姑蘇挺進，企圖攻都奪國。

伯嚭、伍子胥等吳將率領的吳軍，隨後北上，迎戰南迴的楚軍，並不知夫概已悄然回師吳國。伯嚭的吳軍，在楚國北部，突被秦、楚兩軍夾攻，伯嚭貪生怕死，不敢苦戰，中途撤退，二萬吳軍被擊潰大半。幸得伍子胥的另一路吳軍救援，才不致全軍覆沒。但吳軍兵力已大損，與秦楚聯軍兵力相較，已無優勢可言。

伍子胥與秦楚聯軍猝接戰，接連吃了敗仗；秦楚聯軍已向郢都吳軍大營逼近，吳軍入楚大軍，已危在旦夕。

到此生死存亡的關頭，吳王闔閭才猛然醒悟，因爲自己的一念之差，以君代將，冷落孫武，以至情勢突變，吳軍已面臨全軍覆沒，而且國都被夫概所奪，已處於有國難歸的絕望境地！他不由憶念起孫武領軍入楚時的神出鬼沒、攻無不克、戰無不勝的赫赫戰績，仰天長嘆道：「寡人一念之差，竟至今日萬劫不復的境地，乃寡人之罪也！此時此刻，祇怕就連孫武重演神通，也難救此危局！」

就在此時，闔閭的親兵進來稟告，說孫武正在殿外求見。闔閭一聽，如聞綸音，連忙道：「快！快請！」

孫武神色從容，大步而進。闔閭也不待孫武行參拜之禮，已搶前一步，雙手握住孫武的手臂，猶如遇溺垂死之人，抓着一隻舟船，欣喜而惶恐的道：「孫將軍，寡人已知罪了！悔不聽將軍之勸，才至今日如斯敗局！望將軍幸勿介懷，於此危急關頭，再展神通，救助吳軍！」

孫武肅然道：「吳王，目下救亡之計，祇有一條，便是迅速回師吳國，捨此已別無他途！」

闔閭仍帶一點僥倖心理，道：「難道將軍不可以親自統軍，北渡漢水，與伍將軍會合，再展神威，以挫秦楚之軍麼？」闔閭希望，祇要孫武出馬，再挫秦楚聯軍，那便伐楚全勝，吳國威震中原，一舉而稱霸主了。

不料孫武却斷然的道：「這本是吾之戰略大計，但事到如今，已中途逆轉，再無法實施矣。因爲夫概帶走二萬大軍，伯嚭又損大部兵力，吳軍與秦楚聯軍以軍力相較，已無任何優勢，且已被秦楚聯軍搶佔有利地形，吳軍困處郢城，已難迴旋，硬拚下去，祇有全軍覆沒！況且夫概正率軍猛攻姑蘇吳都，若都城一破，吳軍有家國難歸，軍心必然渙散，祇怕不必與秦楚聯軍交戰，吳軍便先自行崩潰也。望吳王三思！」

吳王闔閭仔細思忖，終於長吁口氣，決然的道：「好吧，孫將軍，那就一切按將軍之策，立刻回師吧！」

孫武重掌統軍大權，雖處十分不利的艱難局面，但仍一派從容。他先派人北渡漢水，直抵伍子胥的軍中，向伍子胥詳述目下吳軍的危勢，令他不惜一切代價，拚死纏住北面的秦楚聯軍，以便漢水南面的吳軍大營，先行回師。待吳軍大營回抵吳國，即可撤至瓦埠湖，已預留戰船，供伍子胥軍撤退之用。

安排妥當，孫武這才下令，郢城吳軍不動聲息，乘夜率大軍向漢水逼近。第二天抵達漢水之濱，又令於漢水廣佈旌旗，擺出一副渡江作戰的陣勢，以迷惑北部的楚秦聯

軍，以爲吳軍正尋找戰機，渡河北上迎戰，正中秦楚聯軍的下懷，便有意於北部放緩南進的步伐，以誘吳軍北上圍殲。

不料孫武在廣佈疑兵之中，令秦楚聯軍迷惑不已之際，却率主力，突沿漢水東進，沿長江再入淮水，於淮水瓦埠湖登戰船，浩浩蕩蕩，向東疾進。秦楚聯軍尚在一心誘引吳軍主力北進時，孫武所率的大軍，已由淮水轉入長江，全速駛入吳國腹地太湖了。秦楚聯軍驚覺發現吳軍主力行踪時，一切已太遲了。

而伍子胥所率的吳軍，由於孫武在漢水佈的疑兵大陣，迷惑住秦楚聯軍，放緩向南面逼進，得趁機迂迴瓦埠湖，登上孫武留下的戰船，安全進回吳國。因此吳國十萬大軍，除伯嚭所部損失了一部兵力外，基本上並無多大損失，勝利回師國土。

在太湖，孫武指揮吳軍主力，以戰船誘夫概的叛軍水戰，夫概三戰三敗，非死即降，他所統二萬叛軍，很快便土崩瓦解了。夫概本人祇好逃亡隱居，從此不知所踪。

吳王闔閭安然返回吳都姑蘇，此行伐楚，總算大勝，令吳國的威名喧赫，吳王因此召開祝捷慶功大會，而論功行賞，孫武乃第一功臣，自伍子胥以下的吳軍將士，皆一致推許。不過，當吳王闔閭的專使前來召孫武上朝領賞時，孫武却與吳軍執法將軍吳儀一道，雙雙不知所踪。

* * *

乾坤運轉，日月沉浮，在諸侯爭霸、戰雲籠罩的中原大地上，月輪之花，很快又旋轉了三週。

此時，在吳國的王陵山——靈巖山巔，正悄然屹立着二男一女，一老二少三人。老的紅光滿臉，神彩逼人，也不知其年歲，也不知其來歷。少年男子却已步入青年歲月，臉上已略帶風霜的痕跡，但明亮的如朗星的雙目，却依然有一股逼人的光華，少女十分俏麗，此時一身白色衫裙，更顯得她有如一朵冰雪中的俏蓮花。

老少三人，也不知正議論着甚麼，老人興緻勃勃，正伸手指劃；似乎除天地山水之外，一切已與他毫無關連了。

少女入迷的聽了好一會，忽地忍不住問道：「師傅呵！這吳國王陵既然亦有龍氣，亦即吳國王族祖宗有靈啦，却爲甚楚昭王之父楚平王，死後十多年，棺柩被破時噴出的一口黑氣，竟可令楚昭王重復氣運？而吳國却步入衰運呢？同樣是祖宗王陵，楚國祖宗王陵，可以蔭庇子孫，爲甚吳國祖宗王陵，却不能夠？」

少女原來便是一代奇人的白石公新收的女徒弟吳儀，而青年人便是孫武，老人自然便是與孫武一別十多年的白石公了。當日孫武捨命相救，白石公脫險後，也不知隱身於何處，直到孫武的伐楚大業，進入最兇險時，白石公這才忽然現身，以奇陣大法懾震楚將沈尹戌，助吳儀保住了瓦埠湖的吳軍後方大本營。因此吳軍破楚之首功，理應是這師徒三人，但當吳王論功行賞時，吳軍中唯一不肯受封領賞、功成身退的，又恰恰是眼前這師徒三人。

當下白石公微微一笑，伸手一指靈巖山上闔閭之父陵墓，道：「靈巖山雖有龍氣，但氣勢甚弱，吳王闔閭，承受的祖宗龍氣因此並不足以成大業。幸而他得『天狐龍脈之子』相助，勤政愛民，勵精圖治，先得人和，再得天時、地利，更有『天狐之子』直接助力，才達至破楚大業之成就，但僅此而已，再不能再往前奮進了。此所以闔閭自入楚都郢城，心神大變，變得乖戾，幾乎把吳軍十萬將士的生命斷送於楚地。而楚國啊……」白石公忽然一頓，故意不往下說。

果然逗得吳儀十分焦急，忙道：「師傅！誰是天狐之子？楚國又如何了？」

白石公欣然一笑，不厭其煩的解釋道：「誰是天狐之子，你很快便會明白，此時不說也罷。而楚國昭王之氣運，其祖宗王陵歷代皆位於姑蘇西北的龍山，山由八座峻嶺組成，亦即有前屏後幛、左龍右虎，八面拱衞，其龍氣之盛，本來甲於天下，因此而出了一代霸王楚庄王。不幸到楚平王一代，因本命戾氣太重，殺戮太多，祖宗龍山脈氣亦被其氣冲退，到楚平王因心疾去世，又因生前作孽太重，恐人毀墓毀屍，竟捨龍山而隱葬廖落湖中，日夜受陰煞之氣薰陶，遂成養屍之地，屍身十多年而不化，陰煞氣之重，無以復加，連祖脈龍山的氣運亦被剋滅，遺禍子孫，方有都破國將亡之危局……」

吳儀聽到此處，忙道：「但爲甚楚平王屍身的一口黑氣，却可令楚昭王重獲生機？」

白石公道：「楚平王乃楚昭王之父，他的陰煞之氣，禍及楚昭王；但當伍子胥爲報父兄被殺之仇，毀楚平王湖底墓，破其棺柩，楚平王積聚了十多年的陰煞之氣，因此得而渲洩，噴出的一口黑氣，伍子胥勢必先受其害，再而令楚昭王的祖宗龍山氣脈得以重聚，他便有轉機，終於可以復國。」

吳儀不由微歎氣，道：「如此說，假若伍子胥當日不毀墓破棺，楚昭王便永受陰煞之氣所困，並無

復國生機麼？」

白石公微笑道：「伍子胥為報仇助吳國破楚，他又因報仇而令楚國重獲生機，直接可見的便是其鞭屍所為，激發楚人的憤怒，全國民心歸附，楚昭王便能趁機復國。因果循環，玄妙之極。」

吳儀不由連連點頭，道：「是啊！的確十分玄妙，也十分可怕，原來仇恨之火可以興國，同樣亦可以亡國。既然如此，世人又何必為一己仇怨而過於執迷呢？」

這時一直默然不語的孫武，忽然插口道：「師妹，假若世人均像你如此洞徹天地人間奧秘，那天下便少卻許多紛爭戰禍了！可惜天機難違，一波雖平，一波將起，血腥戰火，只怕又將燃燒了！」

吳儀奇道：「眞的麼？孫師哥，今大局初平，吳、楚兩國暫時皆無力再起戰事，血腥戰火將起自何處？」

孫武含笑不語，白石公微一點頭，對吳儀道：「你初入吾白石門，亦是向你闡述天機大勢的時候了！且隨吾來吧！」

白石公、孫武、吳儀等師徒三人，掠下靈巖山，一路向南疾奔，不久便抵達與吳國毗鄰的越國了，此時越國的國君是勾踐。

師徒三人掠抵越國地域，白石公甚麼地方也不去，逕直的奔向越國王陵前所在地施家山。

三人登上施家山，便見一座王陵聳立於山巔之上，以整塊大石鋸成四壁，以及墓蓋、漫石、門扉，正墓四壁上面雕有寶相花，中部雕青龍、白虎、玄武神像，下面則為雙手合持龍、虎、豹、龜、牛、鳳、象、鶴等八靈肖像。均作道家裝束，似為星官。

白石公伸手一指王陵，道：「此即為越王勾踐先父允常之墓。武兒，你於此墓如何辨析呢？」

孫武四面察看，但見施家山四面有山環繞，王陵恰處羣山中央，王陵墓碑，又恰與越國西湖成一直線，遙遙相對，風光十分秀麗迷人。

孫武的眉頭却不由一皺，似已窺破甚麼，但這等風水堪輿之道，畢竟非他所長，因此一時間又難下判斷，他沉吟的道：「師傅，越國王陵美則美矣，但似乎令人心神渙散，不知為甚。」

吳儀一聽，格格笑道：「風光迷人，自然令人心醉神迷，有甚奇怪？」

孫武微一搖首，道：「不然，風水堪輿之道，非欣賞風光勝景，而是審察地脈之神，否則怎能辨析大地龍脈所在？師傅特別精於察地之法，不信你問問師傅吧。」

吳儀也不猶豫，連忙道：「師傅，師哥所言，當眞如此麼？」

白石公微笑點頭，道：「武兒所言，已隱然中的，但他畢竟乃一代兵法大家，風水堪輿非他所長，看來白石門的察地大法，承繼者非吳儀你莫屬了！」

白石公心中已斷定，吳儀是承納白石門尋龍堪輿奇法的人選，便不厭其煩，詳細的解釋道：「山為氣，水為財，越王陵墓址，堪點之人亦甚得風水法度，據此小龍脈，亦可保國運平安，但亦僅此而已。因四周山脈低矮，並無挺拔之氣，山即龍也，山勢弱，龍氣又豈會昌旺？而王陵正對之西湖，西湖美則美矣，以西湖作陵墓水口，便流於柔弱；山勢既弱，水口更柔，越國王陵，祖宗龍氣如此柔弱，其國勢又豈有大作為哉？而且……嘿嘿，堪墓選址之人，雖略懂尋龍堪輿之道，可惜築墓却大違風水之道，好端端的一座生龍脈，已被剋壞為死龍矣！」

吳儀大奇道：「師傅！為甚麼？」

白石公道：「越王陵外觀壯偉，陵墓四週，有四道高牆護衞，高出墓頂達三丈，猶如四面鐵壁，再加墓頂渾圓，猶如金鐘，簡直溺水難進，密不透風。王陵選於施家山上，已屬柔弱龍氣，勉强稱龍，僅屬小龍；小龍被鐵壁金鐘罩困，斷絕大地生氣，遂成死龍，越王勾踐，祖宗居此死龍脈氣，禍不遠矣！」

吳儀又忙道：「是甚奇禍？」

白石公道：「你師兄孫武，精於兵法，亦精於察天，他所稱血腥戰火將起，乃於靈巖山上，遙見越地有赤煙衝罩，且慧星南移，聚於吳、越兩地之空，天象所兆，吳、越不久將起戰火，越王勾踐之禍，只怕與此有莫大牽連，且此禍奇慘，越國恐有亡國亡家之危矣！」

吳儀一聽，忽然神色甚感驚惶，原來她的祖籍乃越國西湖地域，她被選為吳宮為宮女，才改姓吳名儀，窮根溯源，她却是越國兒女。吳儀急道：「師傅，越國會因此而亡嗎？越王勾踐王陵之禍，竟會禍及越國萬千子民嗎？」

白石公尚未回答，孫武已含笑道：「師妹雖為吳國宮女，實為越國子民，越國有難，她自然感同身受。不過但請放心，吾觀慧星之頭枕於吳都姑蘇，僅尾部凌駕於越都會稽之上，因此戰禍因吳國而起，而終於越國，由此足證，越國按天機之象，雖危而不亡也。」

白石公亦點點頭道：「武兒所判不錯，而且越國久受西湖柔美薰陶，柔可制剛、水可剋火，越國之厄，吳、越戰火，只怕須由女子來化解呢？」

吳儀心中更奇道：「當眞如此麼？」

* * *

天機幻變，不久楚國因記吳國攻之仇，派楚人范蠡、文仲入越，助越振興。越王勾踐，在吳王闔閭派兵攻越時，以范蠡之計，打敗吳軍，射傷闔閭，闔閭返國不久便去世了。太子夫差繼位，率兵攻越報父仇。越國兵敗，勾踐只好到吳國作夫差的奴隸。後來得越國美女西施之助，勾踐回國，臥薪嘗膽，發奮圖强，終於打敗吳軍，夫差亦被逼自殺。白石公和孫武，當日於越王陵施家山上的判斷，竟一一應驗，其察天、悉地、辨人的白石門三大絕學，當眞神妙之極。

當下白石公見吳儀默然不語，料她初涉尋龍堪輿之學，尚須悟解消化，而且他心中尚有一未了之願，便忽然含笑道：「走！此地之事已了，且到晉地天狐山走一遭吧！」

晉地天狐山，位於晉國都翼城北五百里，距越地足達千里，但白石公、孫武二人，神功蓋世，就連吳儀，雖然初入白石門中，但根基深厚，輕功亦已甚具火候。因此不到一日一夜，於第二天的黎明時分，三人便已屹立於晉的天狐山上了。

這是白石公十多年前曾光臨之地，當日下山之後，便遇上孫武這位一代兵法奇人，十多年後，他又與孫武、吳儀一道，登臨天狐山，此時他的心境已與昔日逈異了。

白石公當日尚在苦苦尋覓他白石門的衣砵傳人，此時此刻，他的得意弟子已名震天下，成了一代兵法大師，就連白石門的「尋龍堪輿」奇學，也有人承繼，白石公自然大感欣慰。不過，白石公心中仍有一個未了之願，這是他當年登臨天狐山，目睹「齊人孫氏之墓」後萌生的。他因此於天狐山甚麼地方也不去，立刻便把孫武領到他的祖宗墓地來了。

白石公伸手一指眼前的一座土墳，意味深長的道：「武兒，你看這是甚麼？」

孫武仔細一瞧，那是一座古樸的墳墓，墳墓正中豎了一塊石碑，赫然是「齊人孫氏之墓」六個雕字……他此時身負白石門三大奇學，目睹之下，心神猛地一震，不由便跪倒叩拜，口中喃喃道：「祖宗呵！不屑子孫孫武前來叩拜！孫武並沒替孫家帶來榮幸富貴，祇留下兵法十三篇傳世而已，子孫不屑，望祖宗諒宥！」

白石公以平輩的身份，上前向墳地揖了一揖，却道：「墓中孫氏兄弟！蒙賜一位絕世奇才於我，終把白石門發揚光大，多謝！多謝……不但如此，百年之後，只怕又再蔭生一位驚世兵法奇人！孫氏一脈，因此而必留芳萬世也！」

吳儀直被弄得莫名其妙。但她冰雪聰明，很快便醒悟，這墓地便是師兄孫武的祖墓，他自然跪倒叩拜。但吳儀迷惑的是，師傅白石公為甚又如此判斷，百年之後，孫家又會蔭生一位兵法奇人呢？孫武已是孫家的孤兒，並無兄弟傳下，那孫氏後人，豈非孫武師哥的子孫嗎？而假若我眞能與師哥他……他……結合，那這位孫氏子孫，豈非與我吳儀有莫大干連嗎？哎喲，女孩兒家想這些，羞死人了！

吳儀俏臉一陣緋紅，為了掩飾她夠羞人的念頭，連忙問道：「師傅……為甚如此判斷呢？」

白石公欣然一笑道：「此乃天狐龍脈也！你看墓碑正對兩座奇峯，一前一後，與此墓相距均為百丈，孫氏先祖，下葬百年後，便蔭生孫武；按此推算，百年之後，孫氏一脈，豈非又有一位兵法奇人蔭生嗎？此乃天狐龍脈地力雄厚所致也……咦？怎會如此？只怕這位孫氏血脈，日後須火浴鳳凰、歷劫重生啊……」白石公忽然驚歎一聲。

此時孫武已一躍而起，與白石公併肩而立，聞言不由奇道：「師傅！為甚其必會火浴鳳凰、歷劫重生？」

白石公肅然道：「此墓正對兩峯，均距百丈，左面一峯形如衝天之柱，乃至一飛衝天之氣運，已應驗於你身上。右面一峯，下面盤屈斜結，十分曲折艱辛，直到山腰，才如巨柱陡立，直衝天勢，此乃主其前半生磨劫重重，十分艱辛；倘幸火浴，終可歷劫重生，得成大業，足以留芳萬世！」白石公一頓，又忽然呵呵笑道：「但此乃百年後事，吾等又何必如此執迷不放？且放開胸懷，暢遊天下吧！」

孫武、吳儀兩人，均不約而同的笑道：「是啊，師傅，吳國的慶功宴吾等雖未赴會，但天下盡藏千古美酒，且下山去，到晉地痛飲三百杯杏花醉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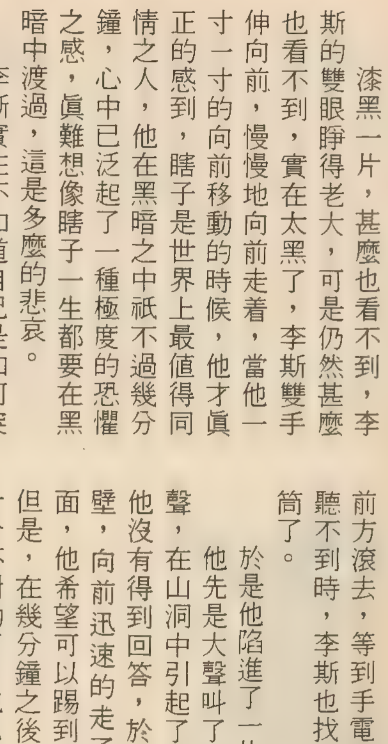
白石公欣然一笑，與孫武、吳儀一道，師徒三人，飄然下山去了。

（全文完）



記者奇遇記/麥 美 倫•文
可 飛•圖

迷途奇遇



尋幽探秘

漆黑一片，甚麼也看不到，李斯的雙眼睜得老大，可是仍然甚麼也看不到，實在太黑了，李斯雙手伸向前，慢慢地向前走着，當他一寸一寸的向前移動的時候，他才眞正的感到，瞎子是世界上最値得同情之人，他在黑暗之中祇不過幾分鐘，心中已泛起了一種極度的恐懼之感，眞難想像瞎子一生都要在黑暗中渡過，這是多麼的悲哀。

李斯實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突然陷入那極度的黑暗之中的。

他和幾個朋友走進一個很深很深的山洞去尋幽搜秘，李斯落在最後，當前面的幾個人越走越遠時，他拔足追了上去，電筒的光芒就在他前面不遠處，可能是山洞前面有一個轉彎點，因而他眼前突然黑了下來，那自然是前面的幾個人已轉過彎去了。

當他眼前陡地一黑時，他揚着手，想要叫喚，但當他一揚手的時候，他手中的電筒，却碰在山洞洞壁的岩石上。

那全然是出乎李斯意料之外，李斯的手一鬆，手電筒跌到地上，李斯立即俯身下去，想拾起手電筒來，但是他才一俯下身，便聽得一陣骨碌碌的滾動聲響，手電筒向左

無端遭打

前方滾去，等到手電筒滾動的聲音聽不到時，李斯也找不到他的手電筒了。

於是他陷進了一片黑暗之中。

他先是大聲叫了幾聲，他的叫聲，在山洞中引起了空洞的回聲，他沒有得到回答，於是，他扶着洞壁，向前迅速的走了過去。一方面，他希望可以踼到他的手電筒，但是，在幾分鐘之後，李斯却覺得十分不對勁了，他已向前走了相當之遠，也不斷在叫喚着，可是，却始終不曾見到亮光，也沒有聽到任何聲音。

李斯仍然向前走着，當他發覺自己處身在一條十分狹窄的山縫中的時候，他眞正恐慌了起來，他一定和他的同伴走了不同的路，他不知道是走到山洞的甚麼地方來了！

他十分後悔，早知會有這樣結果的話，他還是乾脆停着不動的好，那樣，他的同伴回來的時候，一定可以找到他的。

李斯想到了這一點時，他立時轉身，往回路走去，可是，又走了許久，他脚下踏到了一灘積水，那灘積水的面積很大，李斯走了幾十步才走到乾地上，當李斯走出了那灘積水之後，他心中的恐懼更甚了，因爲他來的時候，並沒有經過那灘積水的。

那也就是說，他已不能回到原來的地方，雖然他那樣想，可是，却又走錯了路，現在他不知道在山洞的甚麼地方了。李斯呆立着，又大聲呼叫起來。

他叫了很久，除了他自己發出叫喊聲的回聲外，他得不到任何的回答。而當所有的回答聲都靜下來之後，他聽得一種「滴滴」的聲音，那是滴水聲，水是從岩石的縫中，一滴一滴的落了下來，在地上形成了一灘積水，那種單調的聲音，可能不知持續了多少年了。

這時候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那種單調而有規律的滴水聲，更使李斯心中的恐懼越來越甚。

停在這裏也不是辦法，因爲李斯知道，他這時所在的地方，並不是原來走進山洞的途徑上，他的同伴是不是會發現他落伍了，他是繼續的向前走等待他的同伴，或是自己找出路？

李斯雙手摸索着，繼續向前走着。

李斯心中在想，和他一起走進山洞來的同伴已分開了很久，他們應該開始找他。那麼，自己至少應該聽到他們的叫喚聲才是，爲甚麼一點聲音都聽不到？多少有一點聲音也是好的。

李斯一面走着，一面大聲叫了起來，直到他的喉嚨有點沙啞了，他才停下來，他並沒有作甚麼劇烈的動作，但是他的心跳得十分劇烈。

他知道這時仍然在山洞中，這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山洞，因爲不論他的手怎樣向四面摸索，都碰不到洞壁，他陷入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。

李斯突然向前走了出去，走出了十來步，他重重撞在洞壁上，雖然撞得他跌倒地上，好生疼痛，但是，他總算略爲放下心來，被困在黑暗的山洞中固然可怕，但如果黑暗是無邊無際的話，那就更加可怕了。

李斯扶着洞壁站了起來，他一直扶着洞壁在往前走着，他經過了很狹窄的山縫，幾乎是要側着身子硬擠才能走過去。

他明知自己越是向前走便越是糟糕，他絕不應該那樣亂走，但是，他却沒有勇氣停下來不動，因爲停下來更可怕。

他不知走了多久，他渴望聽到一點聲音，渴望見到一絲光綫，但是，他却甚麼也聽不到，一點光亮也沒有，李斯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，他不住的喘氣，直到他開始感到疲倦。

他一感到疲倦之後，疲倦的感覺便迅速地增加，逼使他要坐下來休息。而一坐下之後，李斯突然感到了死亡的恐怖。

李斯和他的同伴失散之後，心中所想的，祇是如何才能找到出路，如何才能找到他的同伴，但當他坐下來之後，他第一次想到了死亡。

而當他一想到了死亡，立即感到一陣陣的寒意，他可能會死在這裏，可能永遠沒有人找到他，他可能一直在山洞中走，一直找不到出路，永遠見不到陽光。

李斯將眼睛睜得更大，雖然山洞中很陰涼，但是李斯的額上，已然滲出了大滴的汗水來。

李斯任由汗水向下流，蒙住了他的雙眼，他也不去抹拭，反正他甚麼也看不到，他也不必擔心自己的視線模糊，他開始在衣袋中摸索着，想找到一件可以發出光亮的東西來。

但是，他身邊沒有火柴，沒有打火機，他的手電筒也已經失去了，他沒有法子可以產生光亮。

李斯又站了起來，當他站起之後，他拚命向前走着，他開始跌倒，跌倒又爬起，漸漸地，他跌倒的次數更多，最後，他伏在地上，不住地喘着氣。

* * *

和李斯一起走進山洞來的一共是四個人，全是李斯的朋友，他們走得太快了，等到他們發現李斯好久沒有插嘴讚美這山洞中的奇異雄偉景色時，才發現李斯不見了。

他們一起叫着李斯的名字，揮舞着手電筒，往回走着，沿着他們所走過的在洞壁劃着記號的路綫尋找，是以在二十分鐘後，他們已走出了山洞。

可是這一路上，他們並沒有找到李斯，李斯也不在山洞口，他們開始着急起來，又再次走進山洞搜索。

這一次，他們發現了李斯的手電筒跌在洞壁處，他們站在電筒前叫嚷了半晌，一個道：「不對頭，李斯一定出事了。」

另一個道：「不會吧，祇怕他是故意躲起來，嚇一嚇我們吧了。」

又另一個道：「不，李斯不是這樣無聊的人。」

最後一個說的意見最好，他道：「我們留兩個人在這裏，另外兩個人快去報警，這山洞中各種各樣的岔道十分之多，如果李斯眞的迷失了路，可能再也走不出來，那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！」

四個人臉都變了色，留下兩個人在山洞中，另外兩個離開了山洞。

那兩個留在山洞裏的人，繼續

尋找着李斯，他們來到了一個岔道口，從洞壁上留下的記號看來，他們是從左邊上來，那麼，他一定是向右邊的山洞走去了。

於是，兩人便循着右邊的山洞走了片刻，看到前面有七八條通道，根本無法知道李斯是進了那一條通道了，他們對着每一個通道口叫嚷了好一會，他們也不敢再向前去，又退回到山洞。

天色迅速地黑了下來，警員已經聯隊在洞中搜索了一小時之久，他們二人找到了那積水，也肯定李斯曾經經過那裏，但是，李斯現在又到了甚麼地方去了，他們二人却不知道，後援的警員不斷的開到，洞口外已經搭起了一個棚子，作爲臨時指揮站。

進山搜索的警員都配備有無線電話對講機，報告着山洞的情形，到了晚上九時，高級女警官王小鳳也來了。

王小鳳一到，一個警員就苦笑道：「李斯給我們很多麻煩，但也幫了我們不少忙，想不到這次他却在山洞中迷失了！」

「搜索的情形怎麼樣？」

「李斯的同遊者發現了他丟失的手電筒，他可能一直在黑暗中摸索，已經過了五、六小時了。」

王小鳳皺起了眉，暗道：「已經五、六小時，處身在黑暗之中，那是十分可怕的事。」

李斯是王小鳳的好朋友，王小鳳心中也極其焦急，她道：「我進去看看。」

她配帶好搜索的裝備，走進山洞中，山洞中警員很多，大家都在分頭搜索着，已經找過的地方，洞壁上全部留下了記號。

* * *

李斯倒在地上，很久他才又站了起來，他的雙腿不由自主的發起抖來，李斯在洞中已走了許久，但是他的雙腿發抖，絕不是因爲走得太多的原故，如果他是在山洞之外，他可以一口氣走上七、八哩，但是，悶在山洞之中，想到可能再也出不了山洞時，他的雙腿就沒有法子不發抖了。

李斯摸到了洞壁站着不動，他想聽到一些聲音，因爲他被困在山洞之中已經許久了，和他一起來的同伴，應該已發現他失踪，應該已向警方求助，應該已有人開始來尋找他了。

他是多麼渴望聽到一點人的聲音，可是他能聽到的唯一聲音，就是他自己的心跳聲。

李斯站了許久，才又繼續的向前走着，他不知又走出了多遠，他雙手可以觸摸到的全是嶙峋岩石，在這些岩石上，有泉水流出，李斯便湊上嘴去，吸飲泉水，他一直向前走着，而他的眼前也祇是黑暗。

突然之間，李斯突然覺得眼前亮了一亮。

李斯立時站定，他的心怦怦的跳了起來，跳得十分劇烈，他立即睜大了眼睛。

可是，剛才那一點光亮却一閃即滅，等他定下神來時，眼前仍是一片黑暗。

李斯的心中難過得幾乎痙攣起來，他喘着氣，自己對自己說道：「不，那不是眼花，剛才我的確是看見光亮，確實有火花閃了一閃。」

可是，爲甚麼現在眼前又是一片漆黑呢？莫非那祇是幻覺，人在沙漠上久了，會看到綠洲，難道在黑暗中久了，也會在幻覺中看到火花麼？

李斯緊緊地握着手，他的手心冒着汗，剛才突然顯現的那片光再出現一次，快點再出現一次吧！

他的心情極度紊亂，祈求那一點火光能夠再現，他終於又看到那火光一閃了。

的的確確，就在他的面前，約莫三十碼處，有火花再閃了一下。

那種火花閃耀的光芒，如果是在白天，或者在微弱的燭光之下，看來也是絕不起眼的，但是，李斯在黑暗中實在太久了，是以當他此時再看到微弱的火花時，他就好像看到了太陽一樣了。

有火花，就有人，他就可以走出山洞了。

李斯一想到這裡，整個人馬上輕鬆了起來，他大踏步向前走着，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，火花接連閃耀了幾次，接着，在他前面便出現了一小團火，那小團火映着一個滿是胳腮鬍子的臉，那張臉的口中咬着一支烟。

發出火花來的是一隻打火機，而那一小點火就是燃着了的打火機發出的。

那人用打火機來點火，自然要不了多少時間，但是就在那短短的幾秒鐘之中，李斯已看到了山洞的出口處。

自然，那出口絕不是他進來的那個洞口，那祇是一個很狹窄的山縫，勉強可以供一個人擠出去，那口中含着香烟的人就站在石縫口，他正在用力吸着烟，烟頭的火光映着他的臉。

李斯祇能看到他半邊臉，因爲他的臉向着外面，李斯也可以看到山洞外的情形了。

天色早就黑了下來，洞外暗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，這就是爲甚麼李斯看到了火花，並不知他已可以通向外面的原故。

一個人在山洞內被困了那麼久，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可以離開山

洞，而且就在洞口，還有着另外一個人可以和自己交談之際，那種愉快簡直是難以形容的，李斯幾乎忍不住大叫了起來。

可是，他祇張開了口，却沒有叫出聲來。

因爲，他看到了那個人時，便覺得那個人十分異樣，他站在石縫口子上，一隻腳踏在一塊岩石上，一隻手握着一柄來福槍，烟頭上的火光映在槍管上，反射出一種陰森森，藍湛湛的光芒，那人的臉一直向外望去，看來他正在等待甚麼。

人的心理有時候是很奇怪的，當李斯被困在山洞中的時候，他那種迫切想離開山洞的心情，只要是一看到了出口處，就是爬也要爬出去，但是，當他發現已經可以輕而易舉的出山洞時，他却又不那麼急於出去了。他祇是慢慢地走近了些，站立不動。

那個站在石縫口的人，心中一定很急躁，因爲他不斷地變換着站立的姿勢。

這時候，李斯可以看到山洞外的情形，山洞外好像一個接近海邊的亂石堆，不時有輕微的海潮聲傳來，那地方當然是荒涼之極，李斯的好奇心不禁油然而生，那個一腮亂鬍子的是甚麼人？他帶着槍在這裡等待甚麼？

李斯是個好奇心極大的人，當他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，他將自己困在山洞中差些出不來的窘境全部拋到了腦後。

那人一支烟很快就抽完了，他將烟頭拋向外，口中却喃喃地說了一句：怎麼還不來？

李斯在那人拋出烟頭的時候，向前疾跨出了兩步，已經到了那人的背後，等到那人喃喃地自言自語之後，李斯立時接上了口，問道：「你在等甚麼？」

那人顯然想不到，在深深的山洞之中，會忽然有人接上了他的話，他的身子陡地一震，他手中的那一柄來福槍，也「啪」地一聲跌在地上，李斯立時伸出一隻腳來踏住了那柄槍，那人身子像是僵直了一樣，在他的喉際發出奇異的「咯咯」聲音來，過了好半晌，他才道：「你……是甚麼人？」

李斯心中的疑惑越來越甚，他已可以肯定，那個人不是甚麼好人，是以他連忙彎起手指來，在那人的背後頂了一頂，感覺上，那和一柄槍頂在背上是差不多了。

李斯冷冷地道：「我在問你，你是甚麼人？」

那人忽然苦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好，我屈服了，你們的消息眞靈通。」

李斯聽了那人的話，心中覺得莫名其妙，但是他却可以肯定，那傢伙站在山縫口，是在幹甚麼不法的勾當。

李斯略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向前走！」

那人十分聽話，向前走出了一步，李斯俯身拾起了那柄來福槍，這時，他的手中有了武器，他側身擠出那石縫，晚風吹來，李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他料得不錯，山洞外，正是一片怪石嶙峋接近海邊的石灘，而這時候，從海上傳來了一陣「噗噗」的聲響，有着一團燈光，看來像一艘快艇，正在駛近來了。

那艘快艇才一出現，那人便突然向前走了出去，他一面走，一面揮着手，大叫道：「快回去，快回去。」

李斯陡地一呆，喝道：「喂，你發甚麼瘋？」

可是那人像是根本未曾聽到一樣，仍然向前疾奔着，李斯已經舉起槍來，他是可以輕而易舉射中那個人的，可是他沒有發射。

他並不知那是甚麼人？雖然那人的舉動很鬼，但是，他自然不能不分青紅皂白隨便傷人，而且，李斯對那人還是十分感激的，因爲如果不是那人站在石縫口，弄出火光來，李斯根本不知道前面有出口可以走出山洞去。他可能錯過這個出口，走進另一條岔道之中，再也走不出來。

李斯想要大聲叫那人回來，但是，當他抬頭向前看去時，那人已經在亂石沙灘中打着滾，到了海邊，繼續在向前奔着，那時，那艘快艇，已經駛到了岸邊。

那人仍然在高叫着，快艇上有人拋出繩子來，將那人拉上了快艇，接着，快艇以極高的速度，向海邊駛了出去，轉眼之間，甚麼聲響也聽不見了，快艇上的燈光也沒有了。

李斯呆立着，前後祇不過一兩分鐘的時間，事情便起了那麼大的變化，如果不是李斯的手中還握着那一支來福槍的話，他幾乎是要疑心，那一切全是他的幻覺了。

李斯呆了片刻，便順着山腳向前走去，半小時之後，他就看到了閃耀的燈光和喧鬧的人聲。

當他漸漸走近那堆燈光時，他看到了好幾輛警車，人影幢幢，有着不少警員，李斯自然立即就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了。

他向前走了過去，一面走，一面高叫道：「不必找了，我在這裡，我已走出來了。」

他的叫聲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注意，幾乎是在刹那間，在他身邊，便出現了七八個警員，兩個警員扶着他，李斯連忙道：「不必扶，我精神很好。」

所有的人都簇擁着他，向前走

去，等到他來到了山洞前的時候，王小鳳也聞訊自山洞中走了出來，到了他的面前，頓着脚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就是會給人家惹麻煩，你到了那裡去了？」

李斯忙道：「我在山洞中迷失了路，以爲走不出來了，突然之間，看到前面有火光，有一個人在吸煙，總算是找到了出路，你們已經找了我很久了麼？」

王小鳳還沒有回答，一個警員已然道：「咦，你手中抓的是甚麼？」

李斯揚了揚手，這時，自然每個人都看到，他手中握着的是一柄來福槍。

王小鳳立時伸手接過了那柄槍，她用十分奇怪的眼光望着李斯，李斯攤着手道：「妳不必那樣望着我，這不是我的，祇不過我是從另一個人的手上搶了下來的，那個人……」

李斯的話還未曾講完，一個警官便走了過來道：「李先生，請你上救護車去。」

「上救護車？」李斯笑了起來：「爲甚麼？我並沒有受傷，而且我的精神很好，我祇要回家休息就可以了。小鳳，警方該注意我發現的事。」

他雙手揮舞着，將他如何在漆黑的山洞中，看到了火花的閃耀，接着，便見到了一個人在海邊等候一艘快艇的經過，講了一遍。

看王小鳳和那幾個警官的神情，像是並不怎麼相信李斯的敘述。

一個警官接過了那柄來福槍來，詳細的察看一番，等到李斯講完了，王小鳳才道：「我們會調查這件事，讓我送你回家去。」

李斯既然將經過的情形講了出來，雖然他看出警方不準備立即採取行動，不免有點心急，但是他自然不便催促警方立即派出水警輪到海上去調查的，何況王小鳳肯送他回家，那對李斯而言，是求之不得的事。

他登上了警車，王小鳳將李斯送到了家中，閒談了一會，才告辭而去，而在王小鳳走了之後，李斯也感到了自己的確很疲倦了，他倒在床上，不久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醒來了，他多年來的習慣，是一醒來就先翻閱報紙，當他打開報紙的時候，看到他在山洞中迷失的事，竟刊登在報紙之上，標題是：著名攝影記者山洞迷路，勞動警方救助脫險。雖然刊載的版面不很顯著，但是李斯看了，多少有些啼笑皆非之感。

果然，當他照常來到辦公室時，開始的兩小時中，就爲接聽一個接着一個打來的慰問電話，忙得他幾乎甚麼事也不能做，一直過了中午，電話才少了，李斯才能着手整理一輯和汽車有關的圖片。

可是，他才一開始工作，內綫電話又響了，他的秘書道：「李先生，有一位陳先生說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一定要來和你面談。」

李斯感到很不耐煩，道：「他事前有約定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秘書回答道：「但是他堅持說，他有很重要的事，而且和你關係極重大。」

李斯心中暗嘆了一聲，望着桌上的那一堆要待他整理的相片，道：「好吧，請他進來。」

李斯的話才一說完，一個身形魁梧，氣宇軒昂的男子已推門走了進來，那中年男人在門口略站了一站，向李斯望來，道：「李先生？」

李斯站了起來，道：「是的，陳先生？請坐，陳先生有甚麼指教？」

那中年男人走了進來，將門關好，他並不坐下，而是直來到了李斯身前，當他走向前來的時候，李斯已然感到了他的神態十分神秘。

他來到了李斯的身前，露齒笑了一笑，即使是一個小孩子，也可以看得出他那一笑，是絕對不懷好意的。

李斯陡地一怔，那中年男子已然道：「好了，李先生，那東西對你來說，並沒有用處，還給我們吧。」

那中年人所說出的話，在李斯聽來可以說是沒頭沒腦到了極點。

李斯怔住了，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。

那中年人却又道：「你如將它還給了我，我們可以交一個朋友，朋友是不會嫌多的，對不對？」

李斯仍然不明白對方在說甚麼，然而他却聽出對方的話中含有威脅的語氣，而且，這種江湖口吻，也不是李斯所喜歡的。

李斯明顯的表現出他的不高興來，冷冷地道：「對不起，我不明白你在說甚麼，你或者是找錯了人，我很忙，你是看到的。」

他已在下逐客令了，可是那中年人却反倒伸過頭來，衝着李斯，再一次現出他那不懷好意的笑容來，道：「李先生，你明白我說甚麼，而且，我也沒有找錯人，昨天在山洞亂闖的不是你麼？」

那中年人說到最後一句，陡地一伸手，已經抓住了李斯的衣襟，他的手粗大而有力，緊握住了李斯衣襟的手，指骨高高的隆了起來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出色的打手，但即使是一個出色的打手，李斯也不會怕他。

李斯幾乎立即揚起了手來。可是，李斯之手揚在半空中，

却未曾擊下，因爲那中年人的左手抓住了李斯的衣襟之後，右手一翻，像是變魔術一樣地快，他的手中已多了一支手槍，槍口頂在李斯的肚皮上！

李斯可以不在乎被粗大的拳頭打上幾下，可是他却不能不在乎一顆子彈射進他的肚子，所以，他揚起來的手，便在半空中打不下去。

那中年人狠狠地道：「李先生，別以爲祇有你一個人忙，我也很忙，快將那東西交給我。」

李斯道：「你說的，可是那一柄來福槍？」

那中年人不懷好意地笑了起來，道：「我再給你猜兩次。」

李斯怒道：「你究竟說甚麼東西，我拿了你甚麼？我甚麼也沒有拿，你以爲我在山洞找到了甚麼？」

那中年人道：「那可是你不打自招了，我並沒有說你是在山洞得到它的，現在你却說在山洞中找到了甚麼，朋友，拿出來！」

李斯大聲叫了起來，說：「是你自己說的，因爲我在山洞迷失了路，是以才……」

李斯才祇叫到了一半，那中年人便突然揚起了右手，槍柄重重地擊在李斯的頭上，李斯在受了一擊之後，還了一拳，可是，那中年人的第二拳緊跟着落下來，李斯的身子一晃，就昏倒了過去。

他不知昏過去了多久，他在昏迷中，被一陣猛烈搖撼搖醒的，當他睜開眼來時，看到他的兩個職員正在猛烈地搖撼着他，而他的腦後感到一陣陣的刺痛。可是，當他雙眼完全睜大，看清了他辦公室的情形之後，他整過人却跳了起來，發出一陣怒吼！

他的辦公室，那裏像一個辦公室，那簡直是一個廢墟，即使被一連軍隊進來作過戰，情形也不會比現在更壞上多少了。

每一個抽屜都被拉了開來，隨即抛在地上，抽屜中的東西也被抛在地上，椅子和沙發的墊子全都被割破，兩個鋼櫃被搬離了原來的位置，牆上所掛的東西都被拉了下來，李斯仔細整理過的資料櫃中的一切，全都散落地上，李斯看到了這樣的情形，有甚麼法子不大吼起來？

他急得幾乎哭了起來，一面頓着脚，一面嚷道：「發生了甚麼事？究竟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那兩個職員不再搖他，齊聲道：「李先生，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，我們有事要來請示，推開門來，就看到了這樣的情形，而你却昏了過去。」

李斯的後腦又劇烈地痛了起來，他伸手在後腦摸了一摸，摸到了一個隆起的腫塊，他喘着氣道：「快報警，報了警沒有？」

他的辦公室外，有人應道：「已報警了。」

李斯已聽到了街上傳來了嗚嗚的警號聲，李斯坐在一張被割破的沙發上，他一坐了下去，墊中的羽毛便揚了起來，揚得他一頭一臉，李斯又憤怒了起來。

一位警官帶着探員走進李斯的辦公室，看到了李斯的辦公室的情形，他們也不禁皺了眉頭，李斯叙述着經過的情形，一個警員正迅速地記錄着。

等到李斯講完，那警官道：「看樣子，他們像是要在你這裏搜尋甚麼，李先生，會是甚麼？」

李斯大叫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我怎麼知道？」

「鎮定些，」那警官拍着李斯的肩頭，說道：「如果方便的話，請跟我們回到警局，你見過那個自稱姓陳的人，我們的專家，會根據你的描述，將他的樣子描繪出來。」

李斯點點頭，道：「我可以和你們一起去。」

他走出了他的辦公室，來到了蒸餾水瓶前，用一條手帕濕了水，按在他腦後受過槍柄打擊的地方，和那警官一起到了警局。

他在警局足足花了二個小時，才由一位警員送他回家，那警員在大厦門口和他分手，李斯仍用那手帕按在腦後，上了電梯。

當他來到了他的住所的大門口時，他已知道不妙了，因爲大門竟開着的，而且門鎖顯然是被撬開的。

李斯站在門口略呆了一呆，一脚踢開了大門，他不禁尖聲大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不！」

如果說他的辦公室被破壞的程度，像是被一連兵士在此開過戰，那麼，這時，他住所的破壞程度，就像兩個師的軍隊來此打過仗！

他站在大門口向內望去，簡直看不到任何一件完整的東西，一件也沒有，所有的一切，全都被破壞了！

而且，破壞得如此之徹底，連牆上也全是一個一個的洞，像是破壞者想看看牆中是不是有甚麼暗藏一樣。

李斯站在門口，不知是進去好，還是不進去好，他站了很久，才聽得背後突然傳來了王小鳳的聲音道：「那實在太糟糕了。」

李斯轉過身來，王小鳳站在他背後，他也不知道王小鳳是甚麼時候來的，他根本連甚麼話也說不出來，祇是哭喪着臉攤了攤手。

王小鳳側着身，從李斯的身後走了過去，進了屋內，她的脚踏在碎玻璃上，發出「格格」的聲響來，

她道：「剛才你在警局時，我不在，我一回去，聽說你有了意外，就趕來看你，看來你的意外還眞是不小。」

李斯苦笑着，道：「妳看看，我的家還成樣子麼？」

王小鳳又向前走去，兩個房間的門都被劈爛了，歪倒一邊，而兩間房間中的情形，看來也和客廳中差不了多少。

王小鳳轉過頭來道：「他們好是要在你這裡尋找甚麼東西。」

李斯苦笑道：「眞見鬼了，我哪裡拿過甚麼人甚麼東西來？」

王小鳳皺着眉，她眼珠轉了一轉，道：「李斯，你沒拿過人家的東西，那麼破壞你辦公室和這裡的人，自然甚麼也找不到了。」

李斯嘆着氣道：「當然找不到。」

王小鳳望着李斯道：「你明白麼？如果他們不是認定你拿走了甚麼重要東西，他們絕不會花那麼大的精力來找尋，而他們既然甚麼也未會找到，那就是說，他們還會再來找你。」

李斯不禁呆了一呆，從他們對他的辦公室和他的住所被破壞的程度來看，那些他根本不知甚麼來歷的人，絕對不會是善男信女，如果他們認定了有甚麼重要的東西或文件，落在了他手中的話，那麼他可是惹了極大的麻煩了。

李斯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那妳認爲我該怎麼辦？」

王小鳳却眉飛色舞的道：「等他們來找你。」

她講了這一句話之後，一時之間，李斯眞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反應才好，而王小鳳立時又道：「我們對那些人是甚麼人，全然沒有頭緒，也不知道如何去找他們，現在，他們一定會再來找你，這就是最好的線索。」

李斯苦笑道：「警方要釣魚，把我當魚餌？」

王小鳳微笑道：「李斯，你這個譬喻不大恰當吧！」

「怎麼不恰當？」李斯揚着眉道：「如果你們的釣魚技術不夠高明，我就可能給魚吃掉了。」

「別那麼悲觀，你自己難道就不想找他們出氣麼？」王小鳳走着，來到了電話前，客廳中甚麼都被破壞了，但是那電話倒是完整的，而且電話線也沒有被割斷，王小鳳伸手按在電話上，道：「如果我沒有料錯，他們一定會撥電話給你的。」

王小鳳的話才一講完，電話鈴便响了起來。

李斯忙踏着地上被破壞的東西，走了過來，他拿起了電話，道：「誰？」

那邊先响起了一陣不壞好意的笑聲，然後，才聽得一個人道：「李先生，你將那東西收藏得很妥當啊！使得我們無法找到它！」

李斯絕對不是一個愛罵人的人，但這時一聽到那人那樣說，便立即罵出一連串極難聽的粗言穢語來，如果不是他看到王小鳳雙眉緊皺，他一定還會繼續罵下去的。

然而那人並不生氣，只是在李斯略爲歇了歇口時，他才道：「別生氣，李先生，只要你將那東西交給我們，我們可以賠償你雙倍的損失。」

李斯對着電話吼叫道：「我不知道你要的是甚麼東西，你該到地獄中去問你的姥姥要吧！」

王小鳳這時候取出了一本小簿子來，在簿上迅速地寫了幾行字，然後將小薄子送到李斯的面前，李斯斜過眼一看，只見王小鳳寫的是：「答應他將東西還給他，約他見面。」

李斯瞪着眼望着王小鳳，在電話中，那人又奸笑道：「李先生，或者是你貴人事忙，記不得了，但我不妨提醒你，那是一隻小小的黑色盒子！」

李斯一張口，又想將那人罵回去，可是那人又道：「你記得，那盒子雖然很小，但如果你不將它交出來，你會得到另外一隻大盒子，那便是葬你的棺材！」

李斯聽到了那惡狠狠的威脅，他不禁吸了一口氣，他又向王小鳳看了一眼，王小鳳指着她在小簿子上那一兩行字。

李斯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好，我甚麼時候，甚麼地方將它還給你？」

那人笑了起來，道：「這才聰明，你自然知道鐵路總站，你到那裡去，坐在候車室的長櫈子上，自然有人和你接頭的，你會得到一信封的現鈔，時間是距離現在一小時後，祝你快樂！」

那人放下了電話，李斯也忙放下了電話，他道：「小鳳，妳這是甚麼意思，妳以爲他們那麼容易受騙，讓埋伏的警員捉住？」

王小鳳道：「希望那樣，李斯，現在只好相信警方的釣魚技術了，再見；我這就去佈置一切！」

王小鳳一個轉身，便向外走了出去。李斯一個人呆呆地站在那凌亂不堪的屋子之中，足足呆了十多分鐘，他才走了出去。他在一家公司買了一小瓶香水，將那瓶香水，用一隻牛皮紙信封裝了起來，又捲成了一卷，在約定的時間將到時，他到了鐵路總站。

當他走進候車室的時候，他自然知道，整個候車室中早已佈滿了探員，可是他四面張望了一下，却

也分不出那些人是眞正的旅客，那些人是探員。

他在一張長櫈上坐了下來，時間在慢慢地過去，可是，並沒有人來到他的身邊和他接頭。

等到約定時間已到時，廣播筒突然叫李斯去聽電話，李斯來到了電話旁，他一拿起電話，又聽到那人的聲音，道：「帶來了麼？」

「帶來了，你的人呢？怎麼不見？」李斯在問道。

「我不必派人來，你將那東西放在七二二號儲備箱中，你可以取回一大信封鈔票，還有，請向書攤那位美麗的小姐取鎖匙！」

李斯放下了電話，向書攤走去，在書攤前的確有一位美麗的女郎，可是當李斯向她望去時，不禁呆住了，那女郎竟是王小鳳！

李斯呆了一呆，一直來了書攤之前，道：「那電話說……我可以問妳，取一柄鎖匙！」

王小鳳笑道：「是的，他的辦法確是十分聰明，這樣子，我們就捉不住他，可是，他却未料到，我早已扮成了報攤的女郎。」

李斯道：「你已找到了他？」

「我們的人早已跟踪了他，他是走不了的。」

李斯搖着頭，道：「可是我不明白，他難道可以不回來取那東西麼？他要回來取東西，又何必多此一舉？」

王小鳳道：「你說對了，但是我相信，你打開那儲物箱的時候，一定會有答案的！」

李斯在王小鳳的手中接過了鎖匙，照着號碼，找到了那儲物箱，打了開來，儲物箱中果然有一隻大信封，還有一隻方形的盒子。

李斯拿起了那隻盒子，但立刻放下，吃驚地向後退。

那是一枚定時炸彈！

王小鳳也已走了過來，李斯一退，幾乎撞在她身上，王小鳳道：「是枚定時炸彈？現在明白了，那人不在乎得到要得的東西，他只想毀滅它。」

李斯忙道：「快派人來卸掉這枚炸彈！」

王小鳳搖着頭道：「不，這枚炸彈如果不爆炸的話，你永遠脫不了身，由得它去罷，看來它不會有很强的爆炸力，不會傷人的。」

李斯連忙關上了箱門，退了回來，只見有兩個人匆匆走了過去，王小鳳連忙迎了上去，李斯跟在王小鳳的後面，他才走了幾步，爆炸就發生了。

一聲十分响亮的爆炸聲，接着，有火花和濃烟冒了出來，正如王小鳳所料，爆炸力並不十分强烈，自然也引起了一陣混亂，但隨即平靜了下來，而當候車室中靜下來後，王小鳳却已不在了！

李斯呆了一呆，向外走去，他才走出車站外，一個探員向他走來，低聲道：「李先生，王警官請我告訴你，到你們常去的餐室中等她！」

李斯不知王小鳳在玩弄甚麼玄虛，他立即乘車去到了那家餐室，坐下之後，他先打開那大信封一看，果然是一大疊大面額的鈔票，看來已足夠補償他的損失有餘，李斯等了二十分鐘，王小鳳來了！

李斯道：「捉到那人了麼？」

王小鳳道：「我們不能捉他，他是一個高級外交人員。」

李斯吃了一驚道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王小鳳道：「怕甚麼？你不是已得到了補償了麼？」

李斯道：「妳以爲他眞會相信他要的東西已毀去了？」

王小鳳道：「他相信。」

李斯說道：「甚麼意思？」

王小鳳笑道：「那東西眞的已毀去了。」

「我找到了那東西，」王小鳳一面看着菜單，一面回答：「那東西藏在你帶回來的來福槍柄之中，我已將它毀掉了！」

李斯忙道：「爲甚麼？那是甚麼？」

「一份名單！」王小鳳回答：「一份黑名單，名單上的人本來全是政治犯，但是今天，那些政治犯已組成了一個政黨，全變成了政壇要人，名單自然也沒有作用，留着反而會造成兩個國家的關係緊張，所以對方才急於將它銷毀。要龍蝦湯，好不好？」

李斯望了王小鳳半晌，才點了點頭道：「好，請侍者在湯中多放點酒。」

李斯伸出手，侍者走了過去，王小鳳笑着，笑得很甜蜜。



江湖奇情恩怨錄/鐵馬·文 可飛·圖

黑吃黑小祖宗

遵師教誨 救苦救難

這是一所破廟，殘破不堪，眞個是敗牆斷垣，不忍卒睹，偶然有那些殘月清暉照入天井，這裏也僅見鳥糞蛛網，充滿了荒涼的景象，借助月光，再向裏面窺視，就可看出，這大殿上佈滿蛛絲塵土，斷手殘頭的山神兀立在神龕之中，不值錢的鐵籤子，在一條橫木槽中，向上豎起，這是有香火時，當作插蠟燭的燭台，香爐已不翼而飛，看來已經爲當地的無賴山民偸盜典賣了，總之，這一座山神廟，就是這樣的荒涼、破敗，看着令人難過。

一二聲夜梟的叫聲，劃破長夜，連下來，有些急驟的脚步聲，在這夜深山境之中，聽來份外刺耳，在那荒涼的山神廟中，突然有一點火光發出，這一點火光，照亮了四週，也可以看清在山神廟中，有個人影在蠕動，順着這火光，可以看清這發光之處，乃是一個人，抓着了一枝半截的蠟燭，可是，當你看清那持燭人的時候，姑不論這地方環境之可怖，就是在較清靜的所在，見此君之形狀，也得令你嚇了一大跳，因爲此人生得又高又大，還是個駝背的，假使背挺直，這傢伙就比一般人要高出一頭，一頭亂草也似的頭髮已全灰白色，突額凹面，兩顆眼珠深陷在內，又加上一雙濃眉的掩蓋，愈顯得這眼睛小得可憐，何况還閃爍不停，綠光隱隱，就像夜貓子的眼睛一般，大鼻掀天，大口微缺，更可怕的是兩枚獠牙，向上直翹。

稀稀疏疏一把鬍鬚，一身黑，束了一條翠綠的腰帶，在黑夜荒涼的山神廟中出現，不啻是個山魈木客，也難能算他是個人來的。

可是，此人別看是佝腰曲背，却也是行動如風，才一現身，一晃眼，不知不覺，來人已在山神廟外出現，燈光搖晃之中，向前走去，而那脚步聲也已靜止，天際本有些月色，可以看得出四週圍的一切，祇見有一簇人，數目竟有五個之多。

不過，這樣子看來却是不妙，有的伏在同伴的背上，有的則爲人攙扶拖住，五個人中，至少有三個是受了傷的模樣，這黑衣駝背老人，一見五人，桀桀一聲怪笑：「怎麼啦，出了事？」爲首一個卅五、六，生得相貌不凡的壯漢，他首先苦笑了一聲道：「老魔星，幫一幫忙，到裏面再談不遲。」

老人又是一聲怪笑，就見他身形微晃，直入人羣之中，微聞他說

了一句：「抓緊我的肩頭。」立即有兩個傷者擺脫了同伴的攙扶，一個搭住左肩，一個扶着右膊，又聞老人一聲微喝，身形一起，就如一縷烟，手中燈光搖曳之中，却已帶了兩人，向山神廟中竄入。

另有兩個人則扶住傷者，循踪而入，好像是熟路，不多時，早已走入大殿之後，這就可以看出，在這後面，却有幾間上房，模樣就比前面整潔得多，先後六人已進入一個乾淨房中。

這地方有燈光，有枱有床，受傷的早已爲他們安置在床上，而其餘兩人，與那個黑衣駝背老人，則各據桌而坐，桌面也有酒有菜，並有極精緻的酒具碗筷，如果再細一注視，就可以看出，這一套用具，全是用極好的古玉雕成，而這幾雙筷子，更是不凡的血牙所製，就是這一套用具，非有千兩黃金不能辦到，用這樣好東西的人，那能住在此落寞的山神破廟中！這幾個傢伙，看來就有些莫測高深之處了。

老人斟了幾杯酒，醜臉上泛過一絲的冷笑道：「明老大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小邱、小梁及小朱，那能吃虧？」

那個被稱明老大的，剛好喝了一口酒，聞得此言，他是「吧」的一聲，將那酒杯重重的往桌上一敲，狠聲說道：「眞是見他娘的鬼。」

老人不由一怔，明老大然後又一抬眼對另一個面容黑瘦的漢子道：「吉老三，你說是不是鬼，他娘的鬼？」

姓吉微一搖頭道：「沒見過，總之，我們這秦嶺五鬼算是完了。」

老人聽了兩人這番話時，還是桀桀一聲怪笑道：「甚麼？洩了氣啦，嗨，不過，幹咱們這一行的，誰又能保定一輩子順風的，就是我當年威震黑白兩道的冀北人魔，不也是吃過人的虧來的，但是，我不像你們，一吃跌就洩了氣，常言道：『跌下就再爬起，這才是好漢子，眞英雄來，說給我老頭聽聽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明老大吃了些東西，聽了老人的話，好像也有了些勇氣，可是，想到自己一行人栽筋斗，却又是萬分的懊喪，長嘆了一聲，說出了這前因後果來。

「老魔星！你知道的，咱們五鬼這一次是看上了太原府神拳紅興局子中的貨，這一批貨咱們打聽得清清楚楚，乃是七件貴重的紅貨，保的人是江興手下的四金剛。

「當然，這幾件是價值不菲的貨，據說，每一件就能值上萬兩的銀子，江興的面子寛，而他手下的四金剛又是出了名的好手，保這趟鏢，就沒有甚麼風波。可是，想不到咱們能出了手，就在西安市咱們與他們這一行朋友照了面，然後跟到秦嶺才與他們交上了手。

「當時，四金剛的鐵琵琶元英偉，還與邱老二打招呼，你是知道的，咱們秦嶺五鬼素來的脾氣，就是與衆不同，不賣交情也不理人家的糾纏，因此一言不合，就打了起來了，這四金剛中的鐵手劍易不折首先被吉老三的脫手槍震去他的長劍，把他的右肩打折了骨，吉老三露了這一手。

「另外那三個金剛就此發了毛，招呼手下的趟子手先走，這當然是帶了紅貨，預備脫出咱們的追踪，而他們則與我們拚命的堵截廝殺。

「不過，他們學了乖，我們也不傻，早有邱老二，展開他的神行無形功夫，將那個腰帶紅貨的傢伙給斃了，然後，搜出了紅貨，咱們見大功告成，這也沒甚麼，一出手，五人合圍，將江興的手下，連同田金剛他們，一個也不留，殺了個乾乾淨淨。

「這是咱們聽了你老的指教，叫他們無從捉摸，本來到了這個地步，事情也就完了，可不料就在咱們想回山之時，嘿，見了他娘的鬼！」

老人聞言，接了一句道：「碰見了對頭啦，說出來聽聽，有幾個人？甚麼樣的打扮？還有使用甚麼傢伙，讓我老頭子來琢磨琢磨，這就能有個底。」

明老大搖了搖頭道：「一個人！」

「甚麼？」這黑衣人聞得明老大這一說，他不由一陣驚愕，想這秦嶺五鬼，乃是這幾年來崛起的怪盜。老實說，在這幾年中，武林中的黑道口上，出現過不少無頭兇案，也拖翻了十來個有名望的鏢局，可是，就沒有人知道，這出手人是那一路人物。

事情作得萬分隱秘，並且，出手極辣，可以說碰上的，就沒有一個留得活命，照例在黑道上行走的朋友們，全有一個規矩，劫鏢的可能傷人，但也祇揀那些有名望的人下手，那些鏢伙記，趟子手，車夫等就不能傷。

但是，這一批人却是如此的狠辣，別說趟子手，連那些不知武功的苦哈哈，如車伕、雜役也不能留，殺就殺了個乾乾淨淨。

因爲，無人能在出事之處，逃得了性命，所以就沒有人說出這批傢伙的來龍去脈，鏢局出了事，就得有損失，有損失就當然照價賠償。

這幾十件無頭兇案，也就帶給了十來家鏢局的痲煩，有些雖然挨到了幾件，雖然他們有的是聲譽地

位，有好明的七拼八湊。

但是，這生意也就難作得開，甚至於停了業，有幾家就算是挨少了一次或半次，這半次是保額太大，一家不堪負擔，用了兩家合保的方式，出事也是兩家分擔，這就算是半次的，却也是弄得傾家蕩產，關門大吉。

雖然也有人四處查訪，托好朋友，找同路人的。可是，這批人的出手既辣，掩跡極巧，加上沒人能對個面，一對面就得送終，這多年來，就如石沉大海。

因此，江湖人士，對這批人就加了一個渾號，稱他們爲無形陰魔。

這「無形陰魔」四個字，加得可算適當，當然因爲他們辦事隱秘萬分，無踪可尋，無形可追，出手又陰又辣，行動就有如魔鬼相仿，這一個渾號的確不錯。

其實這一批惡魔，就是這五個人，他們自稱「秦嶺五鬼」，因爲幹過不少大事，這可以証明他們出手功力一班，武林中不少無頭案子，全是他們五人所爲，老實說在黑道上討生活，還博得個偌大聲譽，如無出類拔萃之能力，不必說有這麼多無頭公案，可說是一出手便爲人料理了，讓他們能橫行到今天，而無人能知，無人能防，無人能對付，無人能解決，這份功力豈同小可。

可是，今夜，這五鬼有三個掛了彩，聽這個明老大的話，明老大一出手已佔了上風，但是壞事的原因，却是他碰見了第二個人，照五人的辦事方式，可以得一個結論，以往劫了多次鏢，每一次的最起碼的估計，鏢局人就是沒有二三十個，但十個八個總不少，無論如何都比他們五人多，但也被他們一一解決。而今夜，却是只碰見了一個人，這就莫怪那個駝背老魔驚愕失色了。

「一個人？桀桀……明老大，你別在說笑話！」這老魔頭還不太相信呢，突然，老魔的雙眼一睜，一條綠光，就像是兩朵綠火一般，向明老大臉上掠過，又桀桀一笑道：「明老大，想俺是出了名的翻臉不認人，也是出了名的鬼計多端，要花巧別在我老頭子面前裝模作樣，用些苦肉計，編些假故事，可瞞不了我！」

「刷刷」的一聲响，就見這老魔出手奇快，他一揚手已將個明老大手腕扣住，又聽得一聲有如夜梟的輕嘯，老人是鬚髮戟張，滿面怒容的對明老大說了一句：「拿來！」

明老大一個突兀，臉孔氣得煞白，嘴唇亂抖，這樣子就像是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似的，睜着一雙兇睛，狠狠盯住了老魔頭。

老魔頭一見明老大如此模樣，他却不知那裡來的氣，但怒聲說了一句：「還不拿出來？」

那個姓吉的一見這情形，心中已是老大不滿意，再見是老魔頭來勢兇兇，他不由一個騰步，駢雙指，直點老魔的眉心，不料這老人雖是佝腰曲背，可是身手極快，他一手扣住明老大，一面向此人索取物件。

當姓吉的出手來臨，想這姓吉的，本是出了名的神手迅疾，再加相隔極近，彈指可臨，照理是一定可以成功的。其實，姓吉的也祇是想和緩老魔出手，解脫明老大的束縛，然後來個從容敍說，不想，他一出手，眼前就是一花，右手手腕不知如何一來，已經爲一隻冷冰冰的手扣住，立即全身感到一陣寒意，勁力一窒，全身癱瘓，再也無法行動。

吉老三眼前就見這一對綠光在移動，耳邊却聞得一陣怪笑。

老魔沉聲道：「甚麼？想殺我滅之不成？桀桀……你們還差得遠！」

吉老三不由一陣心震，暗算一聲不好，這一下出手，却是弄得更加糟糕，這老魔本就是屬曹操的，心意多疑，自己一行人吃了大虧，他還是認爲其中有疑，再加上這一出手，這就是說明了，即使無甚麼野心，也有「無私有弊」之感……看來，要向他解釋就更加難了。

老魔惡狠狠的將明老大、吉老大兩人一推一擋，將兩人就此一個跟蹌跌出老遠，坐在地上，再也無法起身來，兩人心中明白，已爲此老的「陰屍絕毒手」所制，又一眼，見老魔戰戰巍巍的走了過來，對兩個人臉帶惡笑的道：「速速說出實話，老夫尚念爾等初犯，還可以從輕發落，否則……嘿嘿……我一生就是這個脾氣，連自己心愛的弟子，也能一掌擊斃，就不能對爾等不成材的記名子弟，有甚麼姑息之處，快，快說！」

明老大他嘆了一口氣道：「老魔星，我們還未說完，爲何就如此的猜疑，豈不壞了你的大事？」

老魔怒斥一聲道：「你們這些鬼計自以爲巧妙，可是老夫眼中不揉砂子，誰來相信你這些鬼話？」

「怎麼說我是說的鬼話？」

老魔頭桀桀一笑道：「你五人的本領，全經我從旁訓練，老實說，普天之下，能勝得我的人，屈指數中才祇得兩三個，不過，這三人早已坐化的坐化，失踪的失踪，就算這三人中的一個，可是，要將你們打發，也非輕易之事。

「再說，這幾個人全已年過八旬，你說的是一個少年人，這就分明是鬼話，試想一個少年人，就算

他自娘胎裡開始練功夫，也祇不過是二十年來的功力，你們單打獨鬥，敗於人手，這還可以相信，五人對一少年，落個如此的狼狽，分明是你等在弄手段……就算是你說眞話，那麼，爲何吉老三要出手偷襲呢……」

吉老三不由嘆了一聲道：「老魔星，我是怕你傷了老大，老實說，我這出手，祇是要你平口氣，有話好好說而已……不想弄巧反拙……」

「鬼來信你，說……」

明老大又嘆了一口氣道：「老魔星，信不信由你，我們實在是敗在不知名的少年人手上，我且詳細說出前情，你自鳴多計，心思愼密，那麼，你就揣摸揣摸如何？」

「別說廢話，說出老實話來……快！」

「你可聽說有個黑吃黑的小祖宗？」

老魔頭一聞此言，他是臉色一動，略一盤算，不由點點頭道：「是不是在二年前，你們與我提過此人？」

「正是，當時，我們剛在星子山作了一次買賣，奪了天龍鏢局的十三串明珠圈，就在這一次，我們就聽過此君的大名，他是專門對付我們黑道上的朋友，連山東一龍也讓他斷了買賣，我們也祇當那些人故作驚人之語，可是以後風聲傳來，發覺此人神出鬼沒，奪過君山七傑的黃金千鎰，也斷過巫山虎的十三輛鏢車，連南七北六十三省總寨主朝天鳳也讓他看上了，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警惕。

「老魔星，你總記得，我們曾經在去年年底，作完了一年中最後一注買賣就向你提說過，咱們還想會會這個小祖宗來的，是不是？

「唉！不想我們竟然與他照了面，今天，我們殺了四金剛，就想出手將那些沒用的傢伙解決，可是，突聽一聲長笑，聲到人到，我們眼前祇見來了一個像鄉下人的少年，面目不大俊……

「說實在，看了有些像苦哈哈的樣子，我們還以爲是鏢局的下人，不在意，祇是想多了一個挨刀子的而已。

「邱老二剛一出手，將個趟子手擊斃之時，就聽得這傢伙怒喝了一聲：『住手』，邱老二可給他嚇了一跳，一回頭對那傢伙看了一眼道：『想死得早些是不是？成全你！』

「邱老二身形一動，向這傢伙撲去，一揚手，拍出一掌，滿以爲一個鏢局的伙伴有甚麼大不了，這一把祇用了六成力，這也是用你所傳的摧心掌，我們剛在另外照顧其他伙伴們，不想一聲慘呼，又見一條人影摔出，你猜是誰？」

「邱老二！」老魔接了一句，明老大點點頭：「老魔星，你猜得眞不錯，就是那個邱老二，梁老四撲過去，一看淸老二，梁老四祇見他臉色慘白，兩眼緊閉，口中祇是一聲一聲的叫痛，而那個鄉下少年，神色不變的看着我們……

「吉老三就知不對勁，沉聲問了一句『閣下是何人？』這少年冷冷一笑道：『黑吃黑的小祖宗就是我！』

「嘿！就是這個傢伙，想不到有這麼大聲譽的人，乃是個這麼貌不驚人的鄉下人，當時，我與吉老三就有了個兀突，初時又以爲，這傢伙可能是冒名的，來嚇唬人的，可是，邱老二的莫名其妙挨打受傷，這就不能不有一分相信這是事實了。

「我們不服這口氣，不過，素來作事比較陰柔，首先由我發言，問他師承來歷，當然，也得問問他有何企圖，不想這傢伙却是比我們還陰，斜了一對白眼對我們幾人祇是冷笑了一笑，然後，伸出一隻手來，說了句：『拿來！』

「我是明白，他說拿來，就是指這幾件紅貨，我也回了他一個冷笑，假意以詢問的口氣：『要多少？』，他却很自然的說了句，『全部』，朱老五抖手就是一飛叉，不想這傢伙只一彈指，這一支飛叉就爲其一彈之力打得轉個彎，反向我當胸劃來，這一來是非打不可的，我是一聲暗號，立即展開『大陰魂八式』，向這傢伙來個大圍攻！

「我們可眞是遇見鬼啦，朱老五是莫名其妙的爲其一彈中，點中了『至陽』要穴，而梁老四爲其一飛踢，踢個鮮血直噴，咱們沒法子，祇能認栽啦，而這傢伙還斜了一眼，看看我與吉老三一眼，道：『若不是我奉有嚴命而你們也是我第一次撞到，否則，一個也不能活命。』說完，就將咱們的紅貨全部取走了，又對這幾個小伙計等看了一眼，揚手叫他們走，我們因邱老二、梁老四、朱老五全吃了極大的虧，又怕給他們發現了行踪，祇能在山中連轉了幾個圈子，才趕回了家。

「老魔星，我們追隨你多年，憑良心說，雖然有些不憤你對我們的束縛，但是事到如今，我們吃了一虧，可還不肯就此算了，巴巴的想求你出手療傷，還得報仇吶，我們何必用甚麼鬼計來對付你，嘿……」

老魔星靜靜聽明老大的說話，他臉色變化得極快，一忽兒是怒，一忽兒是驚疑，當明老大說明了情況，他不由又是一個沉思，就此向那床邊走去，看了看這三個傷者的傷勢，然後，一聲怪嘯道：「這是

鐵指神點的彈指玄通訣，已絕跡江湖數十年，這少年照你的說法，才祇二十來歲，這就不大可能，不過……」

突然，老魔身形一動，向大殿直竄了出去，明老大與吉老三臉色灰敗的相對看了一眼，道：「這老魔在這時候，要到那裏去？」

吉老三也嘆了口氣道：「他也該解了咱們的穴道才是正經的，如此匆匆忙忙的，難道出了甚麼事不成？」

他們的語聲未畢，突的一陣勁風飄落，明老大以爲老魔星回來，可是，看清來人之時，他不由一聲怪叫道：「是你？」

「嗯！是我，怎麼啦，不能來？哈，想我救了這些苦哈哈出山之時，才知你們是轟動江湖的無形陰魔，我也知道，你們這幾年來，可眞發了些財，本來，這些作保鏢的，爲那羣有錢人作守門狗，看了也眞有氣，不過，搶他們的東西可以，送他們的性命，都是太辣了些吧，還有，你們發了這麼多財，有甚麼用？救窮人？不像！自己用？太多了吧！這幾天，我都是在鬧窮，發現了你們，也就不客氣啦，反正全是不義之財，你用我用還不是一個樣！嗯，這套酒具眞值幾個錢，我不客氣啦，哈……」

房中，祇見一個鄉下打扮的青年人，滿臉卑夷之色的看了明老大與吉老三兩人一眼，立即收拾這一套溫玉食具，還有這些鑲金的酒具，凡是桌上值錢的東西，全爲他一股腦兒的裝在一個布袋中。

然後他踱到明老大的面前，對他望了望道：「還有不少東西，放在甚麼地方？」

明老大搖搖頭，說了句不知，那少年哈哈一笑道：「沒關係，下次來取！」語畢，就見人影一晃，人已穿窗而出，一晃就無影無踪。

過了好一大陣，才見那老魔趕回，一入房中，臉色就是一變，一聲虎嘯道：「是誰來過了？」

「那個黑吃黑的小祖宗！」

老魔雙眼怒睜，對明老大看了一眼，厲聲怒嘯道：「是你在搗鬼？」

明老大臉色大變道：「這又是甚麼說法？」

「你勾引這小子進來，你，壞了我的大事，你……」老魔頭說到這裏，手爪揚起，向明老大當頭抓下。

在一旁的吉老三怒聲說了一句：「老魔星，你自名爲神行無形，智計絕倫，那麼，就算是我們勾引外敵，你難道就能讓我們這樣的矇騙得嗎？再說你耳音極强，我們的功力，與你相比，差別何殊天淵，由此可見，我們能勾引的，也不能說甚麼高明人物，你那能如此疏忽，爲其輕易而來，輕易而去，你不怪自己，反而怪責我們……你……羞不羞？」

老魔頭聞言，手爪一住，回頭對吉老三看了一眼，立即一個念頭在心中升起，再將這怒火往下一壓，突的，他有些恍然大悟的樣子，他一面將二人的穴道解了，一面又去看視這三個傷者的傷勢。

就見那老魔一聲微喝，滿頭亂髮挺直，雙掌一抖一揚，立聞一聲乾號，三個人本來是瞑睡如死，爲其這一抖一揚之下，全部震醒過來。

這三人本來是祇覺全身氣血被阻，不知中了人家甚麼手法，連運功力相撞，可是毫不管用，不過三人神智極清，當然也聽到老魔與明老大、吉老三的對罵、斥責之詞。三人明知不是同伴之錯，但是老魔頭心有成見，他們又無法出言相勸，祇有乾急在心裏。

現在，老魔施展「都羅手法」，將三人的穴道震開，雖然還是疲乏不堪，但是，他們人一醒來，立即說出了前情。老魔道：「不必多說，速走！」

五人一聞老魔此言，不由一陣兀突，其中邱老二還問了聲：「那寶穴……」

那老魔頭却一瞪眼道：「不必多口，速走！」

五人就知有事，在老魔引領之下，立即竄出這一座破山神廟，在黑暗之中，向山中游竄而去。

將近天明之時，這才來到一個山洞之前，老魔星對五人看了一眼道：「爾等先行入內，我去去就來，要謹愼留意。」

語畢，祇見老魔身形一晃，就有如一縷黑烟般，向前一晃無踪。

五人見老魔如此模樣，心中全有一份不尋常的感覺，明老大搖了搖頭道：「這老魔眞是疑心病大……怪不得以前人稱他魔曹操。」

明老大說畢，剛想入洞時，突聞「嗤」的一聲冷笑，明老大等不由一震，邱老二、吉老三早已身形竄出，向四外游搜，可是空山寂寂，毫無人踪，難道是聽錯了不成？」

當五人再度會合時，俱是面面相覷，出聲不得，其中吉老三發覺事情不對勁，他首先對同伴說道：「我看事有蹊蹺！」

其餘四人也是點點頭，因爲，想他們秦嶺五鬼，也是江湖第一流的高明人物，耳音敏銳，假使一人聽錯，或有可能，絕不可能五人全是聽錯的，怎不令秦嶺五鬼心神不安呢？

五人又是一陣計議，吉老三却突然揚聲大笑，道：「我看這位朋

友已走了也不一定，走！進洞去。」

五人就此魚貫而入，可是，這五個傢伙却是厲害，竟然一入洞中，却不前進，祇是貼站洞壁，五對眼睛直注視洞口，全神貫注，在他們以爲，此人既然跟來，看來一定會在此躭擱，甚或是來探路的也不一定，目下，他們與老魔已有了心病，萬一再中了些鬼計，弄得更糟了，更却是不值，因此，就想將此事抖個清楚明白，不料就在此時，五鬼中的老四突的一聲驚叫：「不對！」

吉老三與他本來相貼甚緊，一聞此言，就是一怔，剛想問個明白之時，屁股上却爲人擰了一下狠的，令他痛得直跳了起來。

明老大回頭一看，「啪」的一聲響，口中一喊，臉上一熱，好，給人打了一下大嘴巴！差些連牙齒也給打了幾顆下來。

朱老五是站在右邊——五人分左右兩面分站，一聽左面人聲騷動，不由一個兀突，抬眼一看，眼前一張白蒼蒼的怪臉，披頭散髮的向他撲到，他本能的一劈掛掌，想架來勢，却是更糟，腰間一痲，「哈」的一聲笑了出來，他發覺不妙，可是已經不及，笑聲一發，就此笑個不停。

邱老二抖手就是一飛叉，待擊這個幽靈似的傢伙。對不起，但見他大袖一抖，立有一股勁風壓到，將個邱老二撞出老遠，這樣一個江湖能手，這一跤却會無法穩住身形，老老實實的摔了一交，更苦的是一頭還撞在山石之上，額角撞起了老大一塊。五鬼能嚥下這個啞吧虧嗎？明老大剛發聲喊，想出手一拚之時，遠處却傳來一聲厲嘯，那長髮怪人是桀的一聲怪笑，身形向後洞一晃而去。

五人本想追，可是已聽出這嘯聲正是老魔趕來，他們一想，祇要守住洞口，諒這傢伙也難脫得了身，就等老魔來了再說。

果然，不一會，就見黑影一晃，老魔已入洞中，一見五人在洞口，不由一陣奇怪，再一注視五人臉色，他沉聲的問了一句：「在此幹甚麼？」

明老大剛想叙說挨打之事，老魔已一擺手，身形已動，向那山腹甬道竄去，而這去處，正與那怪客走的一般，五人各展身法跟隨，還想說出前情時，眼前突的一亮，人已來到了一個廣大石室之中，而一個披頭散髮的白衣怪人，正與老魔在打招呼，五人不由一陣難過，想不到爲自己人作弄了一番，這事又該從那裏說起？

老魔已向五人道：「這位就是以前江湖的血影子唐雙壁，你們還得尊聲前輩！」

五鬼一聽此言，不由面面相覷，怪不得此人有這麼好身法。原來是卅年前，橫行天下的一魔雙怪中的一怪，風聞此人是深擅諸天潛形，大之移位身法，本領之高，與這個老魔齊名，而稱之爲天下三煞，不想也是隱居在此。自己五人，雖說本領不小，可是與這種魔教中人相較，簡直是小巫見大巫，五鬼齊聲參見前輩，並還告了罪，這就是五人的奴才腔，挨了打還要說自己該打，唐雙壁桀桀的笑了一笑，就此不再開口。

老魔向唐雙壁道：「唐賢弟，看來那個老鬼已有了傳人，我們在卅年前，爲其勾結了天音神尼，將我們三弟兄困住在嶽麓山頂，天音神尼的煉魔十三劍，加上老鬼的彈指玄通訣，將呼延賢弟擊斃，而你我也仗打了三朶血影花，才帶傷脫了身，本以爲經多年的苦心積練，又加上這五個小輩的出手，故意搶劫這些鏢行的東西，將這些罪孽全加在那老鬼的身上，不想，昨晚這五個小輩出了事，又有個小子探了路，看出了眞相，連我隱居之地也爲其發覺，原定的計劃，看來得有些更改的了！」

唐雙壁呆坐一邊，不言不語，當老魔說完之後，他祇是搖了搖頭，意思是不贊成老魔的辦法。

老魔臉色一變道：「唐賢弟，這移禍江東之計，是行不通了！」

唐雙壁却淡淡的說了一聲：「不見得！」

老魔問了聲怎見得。

唐雙壁道：「這小子就是說出另有其人，這些鏢行中人，也難相信，常言道：『事無佐証』。」

「但是，這小子可能將那些受害者引來此的呀！」

唐雙壁怪臉上掠過一絲微笑道：「來一個殺一個，咱們這麼多年的苦功，難道是白費了麼，還有，祇要有人來此，如此如此，那麼，這兩個老賊，就難辭其咎了，不是更好？」

老魔聞言，略一盤算道：「唐賢弟，我看這件事都不是如此方便的了，第一，這小鬼的出手，依我估計，既然不費吹灰之力將這五個小輩擊敗，目下他是並不知道我們的來歷及五小輩也是奉命行事的用意而已。

「再說這小鬼乃是自視甚高的傢伙，才不理會他的師門會受人譴責，不過，這功力却是不容輕視，如果爲其與那些鏢行勾結，這就能將事情掏清，一個不巧，大功盡去不去說它，就此將此事鬧大了，他們沒窩裏反，却將兩個老的驚動起來，這可有多糟，該有個準備才是。」

唐雙璧冷冷的說了一句：「你也太多慮了。」說完，就閉目靜坐，一言不發，再也不理會老魔了。

老魔頭一見如此情形，却是大爲不滿，對五鬼看了一眼，然後，突的身形一動，立駢雙指，向唐之眉心點去。

這一出手，五鬼全是一個突兀，唐雙璧做夢也想不到，老魔在這時候會出這一手，想他們魔教中人，所練之功，全是相差不多。

唐雙璧與魔曹操徐靜波，同進共出，有五十多年之久，一切功訣秘密，同是心知肚明，這眉心一穴，眞是他們的煉門，這一下出手，也等於說明了，老魔是要制住了自已的好友，但是，却不知老魔爲何要用這一手狠着……

唐雙璧爲老魔出手所制，他不由心中升起一陣恨意，睁着一對怪眼，對老魔狠狠的看着，老魔見一招見功，他也是臉色大變道：「唐賢弟，並不是哥哥對不起你，祇是我已聽了你的話，也忍了這多年的氣，本來以爲是你的計劃不錯，讓那些武林道上自命英雄的傢伙來個大混戰，咱們坐山觀虎鬥，可以事半功倍。

「可是這麼多年來，祇是証明，那天音老尼與那老鬼，還是安心靜參在川邊倚天崖，也沒有聽說過有人找上他的門，更沒有人出面組織甚麼團體，羣起向兩老賊問難，這就証明了，你的計策已行不通了，我且問你一句，跟不跟我走。」

唐雙璧穴道被制，祇是全身的功力爲魔曹操徐靜波老魔束住而已，這口還是能開。

唐雙璧怒哼了一聲道：「老徐，你懂得個屁！」

「不理我懂得個屁或尿，我祇問你一句，你跟不跟我走？」

唐雙璧却冷笑道：「我一生爲人，幾時屈服在威脅之下來的，你問我走不走，不走，不走，再加上一個不走！」

徐老魔怒嘯一聲道：「好，姓唐的，這不是我無情，是你與我意見相左，我也不來殺你，但是，我就此與你分手，這寂藏洞，就是你葬身之地，我得出山爲我自己的正經事，再見！」

語音才畢，老魔就有出走之意，可是，這秦嶺五鬼，因爲曾受這老妖的戲弄，心中有些氣，尤其是吉老三對其更爲不滿，而且，老三吉文爲人心腸也比較的陰狠，他對老二邱椒看了一眼，意思是要趁機毀了這老妖。想這五鬼共同進退有多年，誰的心意全是了然於胸，一見老三的眼色示意，就明白他的想法，也就點點頭，手一按腰際，他的鑽心釘已取出手中，却在臨走之時，乘唐雙璧無法行動之際，就勢打出三釘將唐雙璧老妖解決在此。

可是，老魔却在催促，叫五鬼先走，唐雙璧也是年老成精之流，他早已看出這五鬼之眼色示意，不由一聲長嘆，好在老魔押後，這五鬼的出手就此讓老魔無形中阻止。

唐雙璧對老魔徐靜波說了一句：「古人有言『自食其果』，看來却是不錯，我是作繭自縛，而你，也難脫出此報。」

徐靜波那會理會這些，目下，他是一味在報仇之上，他自己要出山了，再也不靠五鬼來出手，用這種嫁禍於人的計劃，他要作幾件名震江湖的事，而且，還得更明顯的，讓天下武林知悉，以前所作所爲，全是他的老對頭所作，他拖翻了這麼多鏢行，種了這麼大的一個仇恨，而這個仇恨，全推給他的老對頭承受，本以爲唐雙璧能跟他一起走，却不料唐雙璧有自己的想法，並且這固執之性，老而彌辣，尚幸老魔自知出手偷襲，已是不當，再有不想以過份的毒手對付——也不能再行將他解救，因此，也就騎虎難下，怕老妖因受此一辱，一復功後，來個大鬧，這就更加不便。所以發覺五鬼有加害之意，也爲他阻止了。

魔曹操徐靜波與五鬼奔寂藏洞中，由近而遠，漸漸的沒入遠處。

唐雙璧不由一聲長嘆，他獨自停坐於洞中，回憶前情，心潮起伏，想他自出道以來，橫行天下，提起天地三絕，黑白兩道，誰不側目視之，就是因所學太覇，本領也實在太大，故而處世行事，未免過於任性。轉輾關係相扣，這才引起了多年不問世事的兩個當代大俠不滿及干預。

一個是道家的至圓仙師，一個是佛門的天音神尼。至圓仙師行道江湖，祇是以對付黑道爲能手，眞正做到了劫富濟貧的地步，而天音神尼則以慈悲濟世，佛法化人，自己三人，不想爲這兩個「神俠」困在嶽麓山頂，當時，就有不少武林人士的觀戰，黑道白道、鏢行、立窰全有，他們全是爲至圓、天音助威，結果，天地三絕全軍盡墨，還喪了一個，自己與徐靜波，仗自己的三朶血影花，强掙出圍。

這是大仇，可是，自己與徐靜波傷得不輕，好不容易在自己的多方面設計掩跡之下，來到了陝省的秦嶺，一面運功修復，一面則覓地潛修，大仇在心當然要報，但是自己與雙老交過手，深知這對老人的本領，尤其是天音神尼的玄鐵劍，及至圓老道的吸星簪，將自己三人的出手、暗器，尅制得一籌莫展，

如欲勝過雙老，除非利用其他的因素，還有，就是希望他們能引起內鬨。

唐雙璧是城府甚深，而計智穩實，他是深悉兩老的能力爲人，至圓仙師爲人，祇是爲窮人請命，不過，却是個吃黑的巨魁，他爲人古怪，既看不起黑道朋友，也藐視作鏢行生涯的武林人物，不過，他從來不向鏢行下手，不過，黑道與鏢行有衝突之時，他就能來個袖手旁觀，鏢行勝了，他祇能不取不理，黑道得手，他能立即出面，强行索取，本來，他的爲人已令全黑道人憤慨，實在他本領高强，無人能敵，不得不令他們忍氣吞聲而已。

唐雙璧就在策劃，要令鏢行人與黑道人全部與他爲仇，這就得另起爐灶，專作這一路買賣。

湊巧魔曹操徐靜波收服了秦嶺五鬼，這就由唐雙璧出計，要五鬼崛起江湖，專門向有名大鏢局下手，而且作事要辣，不過，有一家則不便出手，那就是與天音神尼有關係的四川太乙鏢局。

本來這是個毒計，因爲那些大鏢局中，全是大有名望，也是有極多好手拱衛的，平常江湖道，絕不敢下手，有地位名望的黑道能手，也是與他們有些相識，就算一時意氣，鬧了個大的。

但是，因友及友，因親及親，總有得追訪，這就有了個主意，也就是不能下手。就是下手，也無法引起波動，聳動江湖。

現在他的手下五鬼，在江湖上寂寂無名，在魔曹操徐靜波調敎之後，加上他們原有之本領，眞可說是異軍突起，不過，却專門向鏢局下手，越是有名望的，鏢碼越大的，就越能爲他們看上，可以說，在這種陰損出手下，弄得天下鏢行個個頭痛萬分，引起猜疑。

再說，他又是專放過一家，這就是太乙鏢局，常言道：「光棍眼，玲瓏心。」任何人全有個見識，尤其是那些出事人家，總會有個思疑，爲何太乙鏢局不會出事，好，唐雙璧就是希望這一着。

那麼，極可能因這一來向太乙鏢局注意上，武林人士誰不知道天音神尼的聲威，又誰不知道天音神尼與黑吃黑祖宗是好朋友。

好了，這一來，那些倒霉鬼就可能與太乙鏢局有些過不去，而太乙鏢局當然要撇清，這一撇清，勢必要麻煩到天音神尼。

而天音神尼做夢也想不到這一連串的無頭公案是秦嶺五鬼所作，普天之下，有這妙身手，而且辦事妥當的祇有至圓仙師。

這一來，這兩個老人家就會產生芥蒂。

在唐雙璧的估計之中，這兩個老人就會引起衝突。

這一衝突，兩個老人是誰也不能讓，那麼兩虎相爭，總有一傷，隨便那一個吃虧，對他們報仇之事，總是方便得多。

再說，就算兩個老人不打起來，太乙鏢局總會引人嫌疑，爲甚麼家家出事了，就剩這一家，分明與這賊子有交往，這也是有口難辯之事，不得不解釋吧，但是，五鬼在自己手中，贓物爲自己所藏，誰又能得個風聲，這是死無對証的作爲，這一筆糊塗帳，也夠他們頭疼的，並且，極有可能，太乙鏢局成了衆矢之的，而引起了公憤，一個不巧，來一場大爭鬥，將老神尼也拖了下水，這更妙。

唐雙璧採用了這方法，但是五鬼失了手，老魔頭怕他洩了底，這多年來，他就沒法聽到如唐雙璧所料的那樣大事發生，這一踪跡洩露，老魔就怕反客爲主，身份一露，天下武林道，就得向自己羣起而攻之，這就是個極頭痛的事情，因此，老魔要迫唐雙璧出山。

但是，唐雙璧還是不能罷手，他認爲以逸待勞，比這樣的自己犯險更有利，這一意見相告，老魔是老羞成怒，又加唐雙璧的冷待，所以他出了手，將老唐制住，自己則率了五鬼下秦嶺而去，他要將事鬧大，他更要明顯的，將天音神尼及至圓仙師兩老拖了下水。

唐雙璧默坐在洞中，他不免的唉聲嘆氣，想不到身爲天地三絕的一個前輩，竟然爲自已人所下毒手，僵坐洞中，以這情形看來，這一輩子是完了，唐雙璧該坐化洞中了，唐雙璧長嘆了一口氣。

突然，唐雙璧聞得一陣勁風突入，他心一動，雙目未睜，他心中却在打算，暗道：「這看來是那幾個鬼孫子，爲了不憤自己被辱，趕來報仇，唉！其實，我與你們本不相識，按說，唐雙璧隱修在此，祇有老魔頭得知，這五鬼與這老妖根本未見過，一切計劃，全是由老魔來此與唐雙璧討論而定的，今天，還是事態急緊，老魔才將他們引來此地的——是你們鬼鬼祟祟，掩掩縮縮，心中疑惑，才出了一手。

可是當他自己發現來人五個之時，這才想起這五鬼來，不過，打已打了，這祇怪他們的掩掩縮縮，自己出手太快而已，不料他們五鬼量小心狹，竟然趕來報仇……

想到這裡，突的，唐雙璧低聲沉吟了一句：「量小心狹……」他是微嘆了一口氣，低聲的說道：「我唐某人何嘗又是一個量廣心寬之輩，這也死得不寃。」想到這裡他又是默不出聲了。

各位，這就是唐雙璧在猝然之下，悟得一條道理，其實，人皆有

人心，人心本惡本善，姑不討論。

但是，人皆有惻隱之心，是非之心，能分善惡，能明是非，這乃是一定的道理，所謂爲善爲惡，無非是爲小我大我所感化而已，自私者，每每祇有自己，不顧他人，越鑽越深，越來越爲自己，那麼，想作好事也得打個折扣，假如，他能突然看清眞正面目，還我本來之時，也就是將小我之見摒棄，那麼，他就能徹底的悟化，以前之非，以後該如何爲「是」，佛家所謂：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」也是這個道理。

唐雙璧就是在這一刹那，看出了自己以前之執着，報仇，報仇，究竟爲何報仇，又是何種深仇？他想到了五鬼的量小，立即痛悟自己也是這樣的人物，他的恍然大悟，當然是順理成章了。

唐雙璧老早就在等死，不過，有人來早些送他歸陰，這也不壞，可是，他等了好久，不聞有甚麼動靜，身上也不覺有甚麼痛苦，他不由一陣奇怪，這就不得不睜開眼睛，看看這五鬼究竟是作甚麼來的，不料當他睜開雙眼，祇見面前站立一個年約二十七八的鄉下少年，滿面奇怪的看着他。

唐雙璧立即一震，剛想開口詢問，這少年已對他笑了一笑道：「我看出來了，你的泥丸要穴被封，這封穴的手法可眞怪，難住我了，在下也不敢自作聰明，老人家，我看你總是有些辦法吧，說說看，如何解救？」

唐雙璧聞言又是一怔，他沉聲問了一句：「你可是那個自稱爲『黑吃黑小祖宗』的！」

少年微微一笑道：「喔！你怎麼也知道這個名稱，我這是與那些自鳴不凡的傢伙開玩笑的名稱。」

「尊師可是至圓先師？」

少年臉色微微一變，道：「嗨！你與他老人家認識的？」

唐雙璧沉聲說道：「非但認識，我與他還有仇，你既然與他有關係，你就下手好了？」

少年一聞此言，他是萬分的尷尬道：「嘿，對不起，我師父祇叫我救人，就從來不許我殺人來的，他祇對我說：『你年紀輕輕不知道世事之善惡，有些人，貌如兇神，作事辣手，可能他們是別有懷抱，有些人，貌如忠良，其實心地比甚麼都惡毒，你哪能分得淸楚，總之，你要記住了，你學本領是爲了幫人忙，不是要你逞英雄，道好漢，你此行下山，祇可救人，不可殺人，不可交友，不可囂張。』好，我就這樣的一直獨來獨往，好在師父命我救人，我就一味救那些苦哈哈，殺人，可從未試過……」

唐雙璧一聞此言，不由大受感動，他一生爲人，剛愎乖僻，對人對事毫無感情，不想這少年的一番話說得自然、樸實，令他不免大受感動，微微嘆了一聲道：「至圓老道收的好徒弟。」

一面請少年在他的大椎穴上，用七分勁擊一掌，以撞開老魔的封穴手法。

少年是照辦了，唐雙璧身受一掌，發覺少年的功力極强，不過，與自己相較，尚有多少距離，他不由又是搖了搖頭。

默息一陣，他將眞氣游過了一週天，發覺全身筋骨已氣血通行無阻，這才與少年問起來歷，並問他姓名，及來此何事？

少年笑了笑道：「我沒名沒姓，是個棄兒，故而老師叫我作棄棄，因爲在水上飄來飄去，老師就命我姓水，這也沒甚麼，水棄棄這個名字也不太討厭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原來這個黑吃黑小祖宗是個棄兒，唐雙璧不免一陣的感嘆，少年又說了下去說：「我行道江湖以來，也搶了不少山大王的東西，這是老師關照的，不可搶鏢行，不過，也不必代鏢行之人可惜，這理由我不太明白，故而，我就照了他老人家的意思做，搶來了東西，就轉交師父的老朋友變賣的變賣，改裝的改裝，然後，救濟的那些苦哈哈。

「我前二天，又作了一件買賣，才知道，這幾個傢伙是作了不少無頭兇案，並且，這些案子有些還牽涉到我師傅的迹象，可是，他們不知道我師父與天音師叔，爲了要參訂煉魔寶籙，全已閉關多年，這才算沒有被案子事件牽涉上身……」

唐雙璧不由恍然大悟，怪不得這計策沒法成功，原來這一對老人在閉關自修並參訂甚麼寶籙，那麼，他一手策劃的窩裏反也就難行得通了。

於是，對水棄棄看了一眼，而那少年又說道：「我可知他們發了不少財，湊巧我爲了黃河水災之事，須錢急用，心想他們是賊，並且又與我們有些瓜葛，我想向他們取些用了，可是，祇取得了一些酒具，沒法找到更多的東西，韓叔叔是吃得極準，說他們所取的東西，一件也沒有出窩——指賣出去——一定是收藏在當地。我不得不再來看看，不想見一個駝背老人帶了五人來此地，我看出這老人的功力極硬，韓叔叔也看出這老魔頭來歷，怕我沒法敵得過他，想就此一走。

「不過，我却以爲這地方是他藏寶的所在，一股勁兒的死守，果然，他們下山走了，我就乘機溜了進來。老實說，我是想偷些東西是

眞的，但是，我不是爲了自己，是救那些災民要緊呀，我也不得不如此作……」

唐雙璧聞言更是感動，對水棄棄看了一眼道：「至圓老鬼的好徒弟，走！」

唐雙璧身形一起，就欲向洞外竄去，突然，一聲厲嘯隱隱傳來。

唐雙璧臉色微變，突的，他身形一動坐在原處，他對水棄棄道：「後面有一石灶，你可躲藏在後，不必理會這裏有甚麼變化，總之，我能還你的心願！」

水棄棄却是乖巧，身形一動，人已來到了石灶之後，將身形隱藏了起來，以觀動靜。

這兒剛剛停當，就見有勁風掠來，祇見老魔徐靜波已來到了洞中。

他對唐雙璧看了一眼道：「老唐，剛才有人來過？」

唐雙璧閉目不答，後面，這秦嶺五鬼也陸續臻跟入，祇見他們各背了一個大袋。

徐靜波冷冷一笑道：「我與你多年交情，本擬任你自生自滅，可是吉老三認爲這辦法不好，由他定下個好法子，就是將你的功力毀了，留下一部份財寶，供你殘年度用，我認爲這也不錯，老唐，我與你已是算了！」

老駝魔徐靜波語聲才完，就見吉老三已放下一布袋，而魔曹操徐靜波一揚手，向唐雙璧頂門拍到之時。

突然，聞得一聲厲吼，又見一條人影竄出，五鬼立即發覺不妙，身形剛動，就見唐雙璧身形已起，對五鬼看了一眼道：「統統與我放下……」

老大明玉，老二邱椒早已看出老魔不知怎麼一來，已爲唐雙璧一指點中眉心，一跤摔翻地上，分明是這老妖將計就計，反手傷了徐老魔，他們五人那裏是他之對手，聽說他要金寶之物，說實話也難能脫得了身，於是，立即乖乖的各自一卸肩頭，將所有帶來的包袱放下，然後還想發言交代幾句之時……

唐雙璧却是身已動，向五鬼撲到，唐雙璧當年號稱「血影子」，這就是說他的身形一翻，立有血光迸現，而且疾快萬分，五鬼之本領，雖說並非欠佳，但是，唐雙璧在多年潛修之下，不斷鑽研身法手法，更是快得無與倫比，秦嶺五鬼祇覺眼前一花，立聞聲聲吼叫，一朶朶血花迸現，這五鬼就此仆身在地，再也無法爬起身了。

唐雙璧將五鬼擊成重傷，就見他老眼含淚對徐靜波道：「老徐，我是不想再行出山，常言道：『長江後浪推前浪』，你與我又何必再出山洞趟這些混水，天音神尼與至圓老道也已修心歸山，我們所爭的又是甚麼？報仇，唉！想你我所傷殘的人命，假如全是像我們一般，這仇就難有個了期，你毀了我一身功力，可知，我功力一失，就難有活命之希望，你尚念往情，你的手下，難道他們肯放過我了，老徐，這是你作法自斃，但是，老唐對得住你……」

邊說邊見唐雙璧向徐靜波走去，就見他手一抖，二朶血影花抖出，把徐靜波的左右雙琵琶骨盯住。

徐靜波是一聲厲吼，身形挺起，可惜，祇挺起一半，就此癱瘓在地上。

「你功力已失，老唐一輩子陪着你，有我命在，就有你的命在，我毀了你，也就陪伴你，咱們的交情猶在，你可放心了，我也不能再有甚麼毒招對付你……」

唐雙璧說完了這幾句的話，一回頭，將那個水棄棄叫了出來，對他慨然一笑，道：「好小子，這些東西你拿走吧，以後，這江湖之上，再也不能有這些無頭案件發生了，不過，你的黑吃黑，也得少了一個好主顧了……」

水棄棄對唐雙璧仆地拜了四拜道：「我代那些災民多謝你了。」

然後他背起了兩包，手中則拿了一包，至於那個小包，他却不動，一點頭，身形一起，向那洞外竄去。

從此之後，江湖上再也沒有這五鬼的踪迹，因爲他們全被唐雙璧毀了功力，扣住在秦嶺的寂藏洞中。

連那個魔曹操徐靜波，天地三絕，縱橫天下這多年，可是，誰也想不到有這樣的變化。死了一個，又讓自己人毀了一個，而還有一個則甘心情願的陪伴着他。

武林道上就是這樣的變化無窮，這一件公案，從此再也沒有人提起過。

水棄棄不說，因爲他怕唐雙璧還有甚麼對頭尋仇，他認爲人家已願獨守窮山，何必再替他們多找麻煩，因此，這許多無頭公案，一直沒有人知道作案的是甚麼人？而作案的目的又是爲了甚麼。

（完）





湖海恩仇記/布雷・文　可飛・圖

苦海明珠

邂逅佳人　共訂鴛盟

江湖好漢俱是苦練成名，還要經過連場惡鬥，威震一方，然後才站得穩，進入民國，淸廷已毀，想在江湖上打出一個名堂來，仍然是不容易的，當年响譽山東的一個英俊青年，叫王子平，前往天津跟洋人交手，後來在山東青島的擂台上面連敗四個拳王，得到中國大力士及拳王的美名。儘管他有這樣的喧赫盛名，他仍是一個公子的身份，祇是在世伯馬艮那邊掛名做個武官而已，實際他却是很悠閒的，一來他沒有成家立室，不必急於賺錢，二來他是山東鎭守史馬艮的武官，到處有人奉承，就算他不必帶備銀兩，仍可以暢遊各地名勝。他閒來無事，祇是在華北各省及中原有名氣的古蹟省市走動，看看風景。至於當地武林中很有地位的老前輩，他照例拜訪，希望學點功夫，其實他的身手已經不凡，普通的拳師教頭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，他想找一位名師，難以登天，反而他想找個稱心如意的女子，却是容易得多。

有時他也到青樓買醉，不過，庸脂俗粉湧進他的眼簾，總是不屑一顧，他從來沒有眞正喜歡過任何一名女子，究竟何時何日才碰上心上人呢？這個問題，着實使他感到迷惘，他相信姻緣是天註定的這句話，並不强求，隨遇而安。

那天，他到了昆明，坐在大明湖花艇上遊覽，偶然看見迎面而來的一艘花艇，坐着一位二八佳人，艷麗如花，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的少女，不覺多看幾眼，她也發覺到有一個英俊郞君向她注視，回望一眼，跟着嫣然一笑，很快那一艘花艇就飄然而去，至於她的倩影，却印在王子平的腦海中，久久不散。

入夜之後，他仍是想念着她，非常後悔沒有查問她的姓名，是否有了配偶，跟着他又想到，如果這個二八佳人已經婚嫁，必然有男人作伴，大概她仍是待字閨中；如此一想，他就臉露笑容。

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奇怪的，王子平雖然從來沒有愛上一個少女，但在和那女子邂逅相逢，匆匆一見，竟然挑起了他的情感。

翌日吃過午飯，他又坐在一艘花艇之內，到處遊覽，希望再碰着她，如是者一連三天，每日好像例行的功課，他必須到大明湖柳蔭深處，在湖上細心打量附近的花艇是否有玉人在座。

到了第三天的下午，他發覺那

一個比花還艷的少女又是坐在較小的花艇之內，在蓮葉和荷花中飄然而過，他不敢怠慢，趕快喝令艇家盡快把花艇划過去。可惜，他艇較大，划到那邊時，那艷妹的花艇又離開較遠，無論如何總追不上它，後來他發覺那艘花艇停在岸邊，知道玉人已杳，不禁嗒然沮喪。

他這副模樣給艇家看見，反而開口向他查問，問他是否因爲追不上那個艷美如花的少女，以致魂不守舍。

艇家開口就得罪他，王子平有些怒意，可是，轉念一想，如果他能夠從艇家的口中獲悉這個少女是誰，芳踪何在，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如此一想，他就絕無怒容，反而很有興趣的跟艇家交談，談了一會，他才知道那個少女每隔三天，必然單獨坐在花艇之內遊覽，每次暢遊大明湖，總是東西南北幾處湖面飄過，好像尋人的模樣，一來她確實艷美如花，而且單身行走，比較受人注視，二來每隔幾天，必然單獨坐在花艇上面遊河，風雨陰晴，以及季節的轉變，全不間斷，故此給人有更深的印象，有許多艇家都知道她係柳家莊的人，喚做明珠。至於柳家莊，登岸之後，沿着大路往西走，走盡了就是一條小橋，過了小橋，再向北走，大約行五里路就看見一座村莊，它非常壯麗，但却杳然無人，大明湖的人提起柳家莊就怕，故此沒有人斗膽帶路前往。

王子平衝口而出的說道：「艇家，你眞好，對我說了那麼多的話，不過，柳明珠二八年華，如此嬌艷，居然一個人住在柳家莊那麼大的庭院之內，晚上難保沒有匪徒走到那邊去打她的主意，難道她一點也不擔心嗎？」

艇家說：「公子，我忘記告訴你了，這位柳小姐不單是花容月貌，天下無雙，她渾身武藝，拳脚以及刀劍槍棒，都是頂尖兒的，從來沒有人斗膽潛入柳家莊，你不必替她擔心。」

王子平年少氣盛，一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艇家把柳明珠說得如此神秘，他愈加動心，當時沒有再談甚麼，就在附近的岸邊搭舟登陸。橫豎他晚上祇是回到客店休息，他既然動了心，索性趁着夜幕低垂，潛入柳家莊，看看這位絕色佳人夜裏如何消遣。

主意打定了，他就在附近一間館子裏晚飯，既飽且醉，乘着幾分酒意，看見夜色迷離，他付帳離開了那間菜館，慢步走向艇家所說的小橋那邊去。

艇家沒有說錯，過了小橋，就是一片田野，另有橫路，似乎通得很遠，走了五六里路左右，果然看見一排房屋，有高有低，看來是個村莊，但却黑沉沉的，僅有少許燈光透出來，料想就是柳家莊了，便即提起勁來，脚步加緊，很快就走到那一條村前面。

穿過小叢林，便是目的地，那一條村莊在林外的一條路上豎起一塊松木牌來，上面寫着「柳家莊」三個大字，字跡模糊，顯然很久沒有人到那一處走動，他站着看看，祇見柳家莊略爲有些燈光，不再留步，決心前往看個究竟。

雖然他的輕功並非特別出色，可是上高竄低，還有多少斤兩，此外，他的一雙鐵臂曾經壓倒過四個歐美冠軍的拳王，就算不是正宗的中國功夫，也可以說是很有氣勢的了，故此他有足夠的自信心，走向東面那一堵短牆之外，飛身上屋，再沿着屋背轉入大堂那邊，隔着天階向下一望，他爲之愕然，因爲那些光亮是由一支又長又粗壯的紅燭發出來的，偶然一陣微風吹過，燭影搖晃，燭光之下所見的美女正是柳明珠。

奇怪的是她守着一箱金銀珠寶，似睡非睡的坐着，沒有旁人，亦無武器，那箱珠寶放在一個三尺長一尺寬的鐵箱之中，看來相當沉重，箱蓋已經揭起，一眼就可以看見夜明珠及綠玉、紅珊瑚、瑪瑙等物，全是極端珍貴的，但何以柳明珠晚上單獨一人看守這些珠寶，他好奇心湧起來，便在瓦面放輕了脚步，向前走去。

他越是靠近大堂，就越加看得清楚，柳明珠白天在花艇遊玩，穿了很齊整的衣服，看來有如名門淑女，這時在燭光下面所看見的柳明珠，却是十分妖冶，穿得也少，身上曲線非常之迷人，金銀珠寶加美色就在前面，好像等候他伸手奪取，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？如此一想，他就不敢輕舉妄動了。

就在這時，祇見柳明珠的杏眼往他這邊一瞪，笑着說道：「瓦面之上是那一位好漢呢，請下來談談！」

既然他的行踪已給柳明珠發現，王子平索性大方一點飄然而下，多走幾步，站在柳明珠的面前，拱手爲禮，有禮貌的說了一句：「柳小姐！」

柳明珠道：「我還沒有請教大名呢？」

王子平很快的回答道：「賤名王子平，今晚偶然經過貴莊，覺得此地有股神秘景象，想進來看看，料不到看見了柳小姐妳。」

柳明珠嫣然一笑，道：「你的眼中祇是看見我一個人嗎？」

王子平說道：「妳身邊還有一箱珠寶，但在我的眼中却看不出來，事實上我的眼中所看見的祇是

妳。」

他說這句話，確是由衷之言，柳明珠似乎有些感動的說道：「王子平，很少人會看不見金銀珠寶的，照我看，你並非江湖大盜，何以夜間潛入別人的村莊？看來你一定另有所圖，究竟你想要些甚麼？不妨坦白說吧！」

王子平祇是給她的美色所迷，然後大膽潛入，不過，這種心事是不能直說出來的，否則，她把他看成了色中餓鬼，那就把局面弄僵了，故此聽了這句話，呆若木鷄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他沒有開口，柳明珠却一句話就把他的心事道破，說道：「有許多人爲了我的美色，夜間闖進門來，大概你也是這一類的人了。」

王子平忙即辯白道：「我祇是抱着一股好奇心而來，也許對妳有些興趣並非入了迷，妳千萬不要把我看成了色中餓鬼。」

柳明珠道：「不管你怎麼想，在我的一方面看，你總是可疑的，我不妨把一個實際的條件說出來，不管是誰，能夠替我報仇雪恨，我就委身於他，儘管他是否跟我正式結婚，我仍願意一生作伴，如果這個條件無法辦到，不必空想。」

王子平道：「柳小姐，我一向行俠仗義，既然覺得妳處境如此寂寞，芳華虛度，我就想拔刀相助，至於婚嫁方面，暫時不要談它，男女之間，一定要雙方發生眞情，然後能夠聚在一起，勉强結合，有損無益，假如妳認爲我有資格替妳報仇雪恨，請即指示。」

柳明珠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王子平，你祇是在擂台上面跟外國的拳王交手，佔了上風，憑你這種本領在江湖上走動寸步難移，又怎能替我報仇雪恨呢？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！」

王子平冷然道：「柳小姐，妳不要把我估得太低，在華北各處，我與許多武林高手搏鬥，未曾敗過，不見得我就勝不了妳。」

柳明珠道：「王子平，你跟我的武功還有一段距離，不管徒手搏鬥，抑或用兵刃交手，輸的一定是你，如果你想領教我幾招，現在就請你發招。」

這句話簡直是向他挑戰，王子平怎能嚥得下這口氣，嘴上說了一句：「好的，請柳姑娘看招！」

脚下一縱，就向柳明珠飛撲過去。

他這一手快速功夫，普通拳師難以抵擋，照他看，柳明珠只是女流之輩，如果眞的交手，恐怕會傷了她，還是把她捉住，整個擧起來，就算贏了，使她以後不敢太過驕傲，主意打定，他就以餓虎擒羊的姿勢撲向柳明珠。

他認爲一擊即中，怎料雙手撲了個空，眼前沒有柳明珠的踪影，轉身看看也不見她，這才焦急起來，擔心她憑着輕功在背後捉弄他，趕快向牆角那邊連跳了幾步，背部靠着牆壁，然後轉身佈陣迎戰。

幸虧他這樣敏捷，因爲他一直向牆角跳過去的時候，後腦一陣風聲，如果他慢了一步，他的頭髮就會給柳明珠抓住，故此，他仍算是有點武功，不致於第一招就打輸了。

不過他轉身擺出猛虎出洞之勢，緊守中上門，定眼看時，柳明珠已經站在二十尺外，幾乎不相信她一起一落，如此快速，王子平不覺愕然。

柳明珠說：「王子平，你的功夫根底不錯，而且有點聰明，如果你學過柳家的拳脚，縱跳如飛，你會跟我打個平手，這是你將來行走江湖必須具備的條件和基礎，不過，你從來沒有練過刀劍，只憑鐵臂出擊，這種功夫僅能在擂台上面爭雄，要是跟黑道上的人過招，拔刀慢了半點，便即倒地身亡，此外還要閃避各種不同的暗器，有時還要以寡敵衆，就算你苦心練習，三年之內，仍然沒法在江湖上保得一條性命，我十分誠懇的勸你從速離去，坦白點說，曾經有過三個人向我跪下來求婚，武功比你好得多，他們說過替我遠走天涯，把仇人的頭顱送上，去了幾天之後，就有人夜半送上人頭來，不過，這些人頭正是他們的頭顱。」

王子平十分驕傲，說道：「柳小姐，我已經說過，我只是行俠仗義，然後答應替你報仇，至於我的武功是否能夠跟黑道上的人物決鬥，現在這種事情還沒發生，我也難以估計，不過，有一件事情我十分明白，我必然不會跪下來向你求婚。」

這番話剛剛離嘴，突然聽到天階有一陣笑聲，那種笑聲如同夜梟長鳴，十分刺耳，笑聲隱沒之後，柳明珠懶得跟王子平交談，抱拳爲禮向外邊說道：「前輩，是甚麼人，請露面談談，不必藏頭露尾的。」

王子平定眼看時，只見天階站着一個黑衣人，渾身黑衣打扮，面貌絲毫不露，不過那個黑衣人並不回答，仍然站着冷笑，那就使柳明珠看了爲之光火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你沒有報上名來，我偏要迫你開口，看刀！」

說完這句話，刀光一閃，柳明珠已經像飛躍似的撲到了黑衣人身邊，那種身形手法，給王子平看在眼中，大吃一驚，他知道這黑衣人有膽闖進門來，顯然是身懷絕技，

不過，柳明珠的一團刀光繞着這傢伙，却是不容易閃避，聽說她還有一手威震江湖的柳葉飛刀，其薄如紙，脫手能夠飛射而出六把刀來，向對方上中下三路一齊飛出，恐怕黑衣人不是她的對手，既然如此，何以黑衣人偏要逗她取笑，這豈非自尋死路，王子平的好奇心愈來愈加濃厚，索性走近天階上看看兩人怎麼交手。

柳明珠的刀法確是極爲靈活，變化多端，黑衣人只是躲閃，沒有亮出任何一種兵器來，柳明珠從來沒有跟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搏鬥，以爲佔人家便宜，勝了也不光彩，她一向都是如此自負的，盡量避免這種場合，但在這晚，她却恰恰相反，不管對方是否帶備武器在身，招招狠毒，務求要砍到此人的身上，見血爲止，再也不理會他何以沒有武器在手了，因此之故，柳葉刀愈來愈緊，搏鬥一會兒，她大喝了一聲，分明是一把柳葉刀突然分爲兩把。即是說，雙刀在手，如虎添翼，王子平着實替黑衣人擔心，可是，柳明珠雖然略佔上風，但始終無法使黑衣人受傷，末了，她突然站定脚步，說道：「好了，我們不必再鬥，你闖進門來一定有事跟我商量，希望你把來意說出，假如你仍是不加理會，那就不要怪我的柳葉刀了。」

她的一手柳葉飛刀，江湖震動，故此，她說得這樣自負，黑衣人聽了，仍是沒有作聲，但却不是賴着不走，而是緩步走向大門那邊去。

柳明珠認爲他太過無禮，索性加緊脚步追了上去，她認爲憑自己的輕功，可以在三十步之內把這傢伙抓住，怎料她縱跳如飛的追近黑衣人，但始終難能如願，看來這黑衣人走得並不太快，不過始終快了她半線，故此沒有落敗。

王子平定眼看時，突然失去了兩個人的踪影，料想柳明珠一定是追逐那黑衣人，愈走愈遠，他想追上去助她一臂之力，但却沒有武器，而且，他的輕功又差，根本就追不上，只好坐在大堂上柳明珠所坐的一個座位上，等候她回來，再行定奪。

他剛剛坐定，忽然看見燭光搖曳，似乎有人在遠處，用吹氣的功夫把它吹得搖搖擺擺，他忽然有了另一種感覺，似乎黑衣人並非單純，闖進門來，只是施展調虎離山之計，引開了柳明珠，然後由兩個同黨飛躍到大堂那邊盜取金銀珠寶，這樣一想，他就非常的焦躁。

就在這時，搖曳不定的燭光忽然熄滅了，黑暗中似乎有一陣風撲來，王子平趕快躍起，退到牆角，他有自知之明，不敢抵抗，只是勉强保護自己，假如準備盜取金銀珠寶的匪幫聯手向他襲擊，他就難逃一死，幸而那些人沒有注意他，只是走近那箱金銀珠寶，過一會，忽然聽見一陣尖銳的笑聲，那種笑聲非常刺耳，有如針刺進耳朶中，聽來十分難受，又像是夜梟的哀鳴，剛才王子平已經聽過了一次，故此他它再出現，不覺心中一悚，本來他是不敢輕擧妄動的，笑聲震耳，他更加覺得危險，只是保持冷靜。

奇怪的是，笑聲剛剛停止，突然聽到一連串慘呼的聲音，似乎有兩三個人一齊倒地打滾，身受重傷。王子平可以想像得到，走近那一箱金銀珠寶的劫匪，大概已經被狂笑的黑衣人殺掉，可是，他分明看見柳明珠追逐在黑衣人的背後，遠遠的離開柳家莊，何以這樣快，黑衣人又走回柳家莊內，却又聽不見柳明珠的聲音。

難道柳明珠給他殺掉了嗎？這些問題湧上了腦際，他不敢走開，甚至不敢移動身子。

陰暗中忽然有輕微的聲響，那是一個人正在用火石打劃的微音，那火石啪的一聲，跳出一朶火花來，跟着紅紅的長蠟燭也亮了起來，他看見在燭光照耀之下的人就是柳明珠，不覺倒抽了一口氣。

照情形看，柳明珠的輕功確是高到絕頂，能夠在他身邊走動，他毫不知情，亮了燭光，如果柳明珠想動手殺他，易如反掌，不過，他沒有打珠寶的主意，死的是另外一幫人，柳明珠必然看得出來，相信亦不會怪責他，想到這一點，王子平放心了許多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有三個人躺在地上，口鼻流血，只是聽到了幾聲慘呼，已經喪命，可見下毒手的人確是武林中頂尖兒的高手，就在這一刹那，柳明珠的杏眼朝向他那邊，柔聲的問道：「王子平，你有沒有受傷呢？」

王子平說道：「還好，我完全沒有受傷。」

跟着王子平反問一句：「那些人是否給柳姑娘殺掉的呢？」

柳明珠冷然的道：「他們自己討死，與我無關。」

王子平又問：「何以妳說得這麼肯定呢？」

柳明珠道：「王子平，實不相瞞，珠寶全是假貨，不過製造得十分迫眞而已，不管珠寶或寶石中，都有劇毒，伸手摸它，立即毒氣攻心，很快就毒發身亡，你也看得出來，珠寶已有翻動過的痕跡，地上還有幾顆寶石，有一條珠鍊折散了，分明那些鼠輩妄想奪取珠寶以致中毒身亡，請你幫我一個小忙，把這三個死人搬到後園的空地上，然後放火把他們燒個乾淨，好

嗎？」

王子平當然不願意幹這種勾當，可是，柳明珠實在太過迷人，只是憑着那種美色，她已經有力量叫他做任何一切勾當，故此，王子平絕不考慮，便即點頭，而且還答應說：「柳姑娘，憑着我一個人的神力，已經可以把三具屍體一齊拖走，不過，他們是中毒身亡，我接觸死屍，會不會中毒呢？」

柳明珠笑了一笑，說：「你決不會中毒的，放心好了，將屍體搬到後園空地焚化，到時我自會放一把火，我必須在這裡守候黑衣人。」

王子平說：「柳姑娘，有一件事我險些忘記對妳說，剛才我聽慘呼之聲，又聽見狂笑的聲響，那種笑聲大概是黑衣人發出來的，說不定黑衣人把妳誘到外邊去，他忽然折回來，大概他也想動手奪取珠寶，但却有人捷足先登，故此他發出狂笑之聲，希望嚇跑那些人，殊不料那些人沒有機會逃走，已經給珠寶上的毒毒死了，如果我推測的屬實，那黑衣人不會再來了，因爲他已經知道這些珠寶是假貨。」

柳明珠說：「王子平，黑衣人早就知道那些珠寶是假的，他是江湖上最有名氣的傢伙，他怎會看不出來呢？」

王子平忽然又發問道：「柳姑娘，那黑衣人究竟是誰？妳自己也沒有弄清楚，剛才我分明聽見妳大聲喝問，何以妳知道他不會上當？」

柳明珠說：「你有所不知了，他的輕功如此的超卓，能夠把我誘到外邊，跟着轉身走了回來，快如閃電，我自問比不上他，輕功這樣好的人，一定是夜間經常走動穿房入舍，這種人甚麼東西都見過，決不會受我的愚弄，再者，在黑道上稍有經驗的人，都懂得這一點，決不會晚上把一箱珠寶放在大客廳之內，還把珠寶箱揭開，燭光熊熊高燃，向它照射，似乎擔心別人在瓦面看不清楚，這種佈局怎能瞞得過江湖大盜的一雙眼，故此我認爲他決不會給珠寶毒死，而且我還感覺到他此行並非劫珠寶，也不是動我的腦筋，大概有甚麼秘密想對我說，故此我一定要在這裏守候他，你快些把屍體搬走吧。」

她說得這樣的肯定，王子平就不再開口，沉住氣把一條屍體扛在肩上，左右兩手各抓一個屍體，大踏步的走向後園。

憑着這股天生神力，他在擂台上面比武，從來沒有對手。可惜他沒有學過輕功，在晚上交手，難免會吃虧一點，他一邊走，一邊覺得十分難過，後悔以前祇學硬掌硬馬，不學輕功。但這種後悔事，很

快就忘記了，在他腦海中，團團轉的祇是一個倩影。

他嘆息了一聲，把屍體帶到後園，放在空地上面，到了這時，他才想起把屍體焚化，應該找些燃料，不是柴就是殘枝落葉，不能祇憑火石一划就可以把它毀滅的，故此他想找些柴草作爲焚化的燃料。

柳家莊的後園非常之寬大，園裏除了正面那邊還有一排房間，後園另外一邊也有一些房子，但却比較矮小，似乎是客房，園子更遠的一處隱約看見一些園林樹木，左邊是靠近圍牆，王子平想找些落葉、殘枝把屍體焚化，於是索性走到那邊去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走盡後園就是一丈高的圍牆，牆外有很多的樹木，王子平躍登牆頂，往下一縱，腳踏實地，再往前走，由於夜色迷離，樹木叢生，似乎每一株大樹都是十分旺盛的，根本沒有殘枝落葉。因此，他順着腳步走得更遠。

突然一座大墳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於是停下步來。

那座孤墳高達二十多尺，寬五六十尺，它的祭台也有二十尺寬，極有氣勢，王子平走近看時，發覺墳上沒有寫上姓名，祇有一塊白色的墓碑豎在那裏，似乎是故意把碑石豎起來，查清楚墳裏的人是誰，才把姓名寫上去，又像是當年築墳的人還沒有做好就已經喪命，後人不知道墳裏的屍體是誰，故此留下一塊沒字的石碑。

跟着王子平又想到另一方面去，除非有一百幾十人合葬，否則不會築這麼高大的墳，何以這一座孤墳會築在柳家莊圍牆之內？

王子平站着向孤墳凝視，心中有許多奇怪的想法，但却無人可問，就在這時，忽然聽到一股陰冷的語聲，彷彿是從墳內透了出來，很率直的說：「王子平，你是否想知道這座孤墳的秘密呢？」

王子平沒有回答，反問一句：「你是誰？是否墓中人呢？」

「不錯，我的確是一直住在墓裏，你就叫我墓中人好了。」

王子平說：「墓中人，既然把我看做後輩，不想加害，而且肯把這墓中的秘密說出來，我非常感激，可否請你告訴我，葬在這座大墳裏面的是否係柳明珠的長輩呢？」

「不錯，他們全是柳家莊的人，包括祖父以及雙親，另外有些兄弟，總之，一家八十七口連同莊丁以及遠親近隣，全部被人殺掉，這塊地也是柳家莊的產業，築墳合葬，並無不妥。」

王子平再問：「墓中人，你知道得這樣清楚，可見你當年看見殺死柳家莊的人，那個高手是誰？你究竟係柳家莊的敵人還是友人？」

墓中人很遲疑，然後答道：「本來我是他的敵人，後來變成了他們的朋友，我祇說一句，就使你明白，當年把柳家莊趕盡殺絕的傢伙，漏殺了一個小女孩，她躲在一副棺木之內，僥倖夜裏逃走，後來她投奔獨眼神尼門下，學到了渾身功夫，苦練暗器和輕功，準備報仇雪恨，她就是柳明珠。」

王子平說道：「柳明珠何以不敢報仇？是否她覺得寡不敵衆？抑或另有別情呢？」

墓中人說：「王子平，柳明珠祇是知道柳家莊的人一夜被人殺光，不知道殺手是誰？她又怎能報仇雪恨呢？她佈局誘惑江湖上喜歡美色和珠寶的高手深夜潛來，設法把這些傢伙迷住，替她搏命，遠走天涯，查探仇人是誰，那些人全部都慘死，如果你給她迷住，你也是這樣的收場，照我看，你還是快些離開此地的好。」

王子平說：「關於我的去留，請你暫時不要談它，我要問的事情很多，你還是把我問的問題逐項回答吧，我還想問一問你，柳明珠知不知道你一直住在墓地之內呢？」

墓中人哈哈大笑道：「她怎會知道呢？如果她知道，她早已想辦法破墓而入，跟我決鬥了，記得這一點，再見柳明珠時，千萬不要談及墓中人，再會。」

再也沒有聲響了，王子平悶悶不樂，在地上撿了些殘枝，回到他放置屍體的地方，奇怪那些屍體已經不知去向了。

他沉住氣走回客廳那邊，發覺黑沉沉沒有燭光，也看不見珠寶，至於柳明珠，不知去向。他覺得柳家莊陰森恐怖，不想逗留，索性走出去照原路走回客店裏。

那晚發生的事情太過奇幻莫測，他雖然忘不了柳明珠，却不想捲入這漩渦，祇好强迫自己死了這條心。

王子平以爲自己可以忘記柳明珠的倩影，殊不料心魔入腦，晚上他仍然想起了柳明珠來，有幾晚想冒險再到柳家莊，但却不敢輕舉妄動，祇是在明月之夜，偶然到大明湖邊草地上走動，追憶當晚跟柳明珠款款深談的情況，聊以自慰。

有一晚，明月在天，花影迷離，他正在湖邊草地徘徊，忽然聽到一陣狂笑之聲，相當熟悉，突然醒悟起來，當晚他在柳家莊的大墓之前所聽到的那種笑聲，正是如此，他心中一動，疾忙幾個轉身，想把狂笑的人找了出來，始終辨不到，奇怪得很，那塊草地跟四面的花草樹木隔絕，看來發笑的人始終站在身邊，並非躲在大樹背後，不過他的輕功厲害，再看也看不到，不

眞的是江湖上面能人極多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王子平認爲自己無法跟這個人相鬥，祇好坐了下來，過了一會，突然笑聲在他的身邊出現，還說一句：「王子平，你還記得起我嗎？」

這回不祇發笑之聲出現，還有語音，王子平突然想起了，說：「你必然是柳家莊的墓中人！」

忽然眼前一亮，一個穿了白色衣裳，恍如白無常的怪客站在眼前，說：「王子平，你的記憶力不差，如果你記得我是墓中人，就知道我不會傷害你，放心跟我交談幾句。」

王子平說道：「看來你是暗裏跟踪我多晚了，直到今夜方才露臉，大概你有甚麼指教，不妨直說出來。」

墓中人說道：「對了，你猜得對，不愧是個讀書人，我不妨向你吐露，你始終念念不忘柳明珠姑娘，却又不敢到柳家莊，始終擔心碰着黑衣怪客，倘若你能夠克服心魔，一生忘了她，再好也沒有，如果你辦不到，你要想辦法跟柳姑娘的仇人苦鬥，直到你把那一幫惡霸殺掉，到時她自然投入你的懷抱，我知道你有些膽怯，故此在深宵人靜的時候突然露面，跟你談個暢快，請你對我說實話，如果你確是對柳姑娘一片癡心，我就傾全力幫助你剷除羣魔。你有沒有勇氣替她報仇雪恨呢？」

王子平苦笑一下道：「墓中人，我對柳家莊的血海深仇絕無所知，根本就不知道她的仇人是誰，甚至她自己也不清楚，怎能報仇呢？」

墓中人說：「柳家莊當晚被人趕盡殺絕，幾十名莊丁死個精光，男女無一倖免，祇有我在場，故此我對這一段血海深仇瞭如指掌，我亦替柳姑娘抱恨，可惜因某種關係，無法出頭替她報仇，再又因爲我一向闖蕩江湖，四海爲家，柳姑娘說過，哪一個人替她報了全家遇害的血海深仇，便立即委身於他，對我來說這一份大禮，無福消受，因此我更加不願捲入漩渦，你就不同了，既然你跟柳姑娘是郎才女貌，珠聯璧合，正是一對好鴛鴦，我很樂意撮合，現在我先將柳家莊遇害的禍首，以及當晚如何被人趕盡殺絕的各種秘密揭露，再談其它。

「柳家莊三代都是高官，特別是老太爺柳萬成，不但做過清廷大官，而且帶了無數珠寶黃金回到故鄉，建築園林別墅隱居，更加惹人注目的是有人說他的財富是做官期間剝削得來，乃是民脂民膏，打算夜間潛入柳家莊打劫，殊不料老太爺柳萬成的家傳柳葉鴛鴦刀，加上無人能避的暗器，來一個殺一個，過了幾年，江湖上的人聞風喪膽，再也沒有人斗膽上門找麻煩。可是，被老太爺殺掉的一些江湖大盜，其中有兩個人是綽號金臂人徐鷹的門徒，因此觸犯了徐鷹，單人匹馬下山找柳老太爺算帳。

「祇憑他一個人一雙手，沒有帶刀，夜間闖入柳家莊，抓住柳家莊天下聞名的雙刀，逐個殺掉，鷄犬不留，可以說，這一頁血海深仇純然是金臂人徐鷹幹的，如果你想替柳姑娘報仇，就要找金臂人徐鷹算賬。」

說到這裏，墓中人似乎覺察王子平想開口問些甚麼了，故此他自行閉嘴，王子平趁這機會說話：「老前輩說的一頁血海深仇，非常殘酷，晚輩聽了也感覺難過。可是金臂人徐鷹就算是有通天本領，怎能憑一雙手血洗柳家莊呢？」

墓中人嘆了一聲：「王子平，說到金臂人徐鷹的本領，非常厲害，他的身體經過多年苦練，練就金鐘罩的絕技，堅如鐵石，刀槍不入。練武之人，本來最難練到結實的地方就係咽喉以及下體，對徐鷹來說，却是絕對不成問題，他這兩個大穴都是極爲結實的，撩陰脚、鎖喉槍之類的絕技，無法把他制服，故此他在江湖上橫行無忌。

「後來他投靠清廷，變成了清廷皇室的走狗，即是錦衣衞，他做了頭目，威震一方，還得到皇家收藏的許多秘密武器，其中有一種妙藥叫做迷魂香，把它燃燒之後，登時一陣香風吹過，嗅吸了的人自然暈倒，起碼要經過兩個時辰之後才能醒轉來。

「因爲徐鷹自己吃服了解藥，然後帶着迷魂香闖入柳家莊，故此，他有足夠的時間把柳家莊內上下，男女老幼，殺個精光，如果沒有迷魂香，恐怕他一個人未必是一百幾十名武林高手的對手。當時我僥倖來遲了一步，否則，我也會遭毒手，站在武林立場看，爲了許些閒氣，爭名奪利，就下毒手殺那麼多的人，太過殘酷。故此，我渴望把他殺掉，又因當時我係徐鷹的同門師兄弟，曾經當天發誓，絕不同類相殘，故此我無法下手，祇好另外物色高手，希望找到一個像你老哥那麼精明能幹的人，前往落鷹山找徐鷹算賬。」

原來如此，無怪柳明珠拚死要報這一段血海深仇，可是，徐鷹就算極端殘酷，也不必殺那麼多的家丁，因此之故，王子平聽了這番話，仍是有所懷疑，索性問個明白，關於此事，墓中人有所解釋，說道：「王子平，當時我也弄不清楚，後來經過深入調查，才解開這個疑問，原來柳家莊確是收藏了數

不清的金銀珠寶，大概當晚，徐鷹先用迷魂香令人昏迷不醒，然後抓着柳家莊的重要人物，設法弄醒他審問收藏珠寶的秘密地點，結果這傢伙不肯吐實，他就把昏迷的人逐個殺死，結果就是如此。」

王子平說：「照這樣看，大概他還沒有得到那柳家莊的金銀珠寶了，何以他死了那條心，沒有向柳明珠下手呢？」

墓中人說道：「關於這一點，我也不很清楚，你還是向柳明珠問個明白吧，要說的事情我已經說過了，倘若你有心替柳明珠報仇，就要學習一些特殊武功，首先要學輕功，再其次就是暗器，跟着從我這方面拿到一兩種可以令金臂人徐鷹喪命的武器，才能如願以償。首先我想問你，你究竟是否愛上了柳明珠小姐？回答我後再行定奪。」

王子平覺得這件事情無法隱瞞，很率直的說道：「老前輩，我結識了她之後，神魂顚倒，自信愛上了他，再者，我是江湖中人，就算沒有戀情，亦想行俠仗義，一定要把萬惡不赦的徐鷹殺掉，敬請老前輩指點迷津。」

墓中人道：「你確是有志之士，値得交朋友，如果你向柳明珠苦苦糾纏，表白心跡，她準會答應你的，她說過哪一個人肯替她報仇，事成之後就嫁給他，你確是年少英俊，是値得委身於你。照我看，她不會拒絕你的要求，甚至可以教你一些速成的武功對付徐鷹，言盡於此了，你先向柳明珠示愛，如果她肯讓你北上報仇，到時我再把暗算徐鷹的絕招傳授給你吧！」

看來兩人就要分手，王子平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情，說：「前輩，那晚我在柳家莊跟柳明珠交談之際，忽然一陣風聲掃過，燭光搖曳不已，柳明珠追了出去，她還沒有回來，已經有怪笑之聲凌空而墜，這一個怪客，似乎沒有傷害柳明珠的意思，他也沒有殺我，究竟他是誰，是否局中人呢？抑或是局外人呢？」

墓中人說：「江湖中有許多奇怪到極點的事情，但有前因後果，既然他並非有意加害於你，你就不必多問，照情形看，這個人大概是垂涎柳明珠的金銀珠寶，並非垂涎美色，柳姑娘始終是你的，不必多疑。」

說完這句話，一聲長嘯，墓中人去得無影無踪，王子平祇好轉身走回去。

那晚的事情告一段落，翌日的夜間，王子平再去柳家莊，依照墓中人所指示去做，千方百計說盡甜言蜜語，希望打動柳明珠的心，初時柳明珠冷然相對，後來，忽然改變主意對王子平道：「我並非心如木石，祇是不想你自尋死路而已，坦白說，像你這樣的武功，絕非徐鷹的對手，以前曾有三個人向我求婚，我叫他們北上找徐鷹算賬，仍是白費功夫，他們的武功比你强得多了，尚且如此，我正是不想你枉死，才不肯接受你的戀情，既然你如此痴情，就算送死也在所不計，我就教你一切屬於柳家莊的獨門武功，讓你走一次。」

柳明珠果然答應了他，王子平喜出望外，立刻跪在地上叩頭，算是拜師。

自此之後，王子平就在柳家莊寸步不離的跟隨柳明珠學習柳葉雙刀以及輕功，兼學暗器，柳明珠認爲他可以在三個月後有些成就，兩個月多些，柳明珠就笑逐顏開的說道：「王子平，想不到你進步神速，這樣快就有了顯著的表現，三幾天內，你可以動身了。」

王子平雖然跟柳明珠朝夕相對，始終沒有冒犯她，可是，美色當前，他忽然興奮起來，走前兩步，凝視着她，然後慢慢的把自己那一個發燙的嘴唇印了上去。然後好像觸電似的四片唇貼在一起，這個吻拖了很久，王子平才鬆手，他看見柳明珠眼角下幾點淚珠，引以爲奇，說：「明珠，爲甚麼妳肯跟我熱吻，却又雙淚垂頰呢？」

柳明珠說道：「並非我認爲你不値得吻，而是覺得一吻之後，此生難以再晤，故此悲從中來，無法控制。」

王子平冷然道：「爲甚麼妳始終覺得我不能夠替妳報仇雪恨，奉命北上，祇是送死的嗎？」

柳明珠道：「以前三個人跪地求婚，自願北上，我躲在背後跟踪，最遠的一個人不過走到太行山脈一間黑店，就此喪命，其餘二個人，還沒有走得那麼遠，就變成老鷹的食糧，他們的武功始終比你强得多，尚且如此，你憑甚麼本領北上替我報仇呢？」

王子平說：「問得好，我還是坦白點告訴妳吧，我絕不會擺起保鏢教頭的神氣入店求宿，如果我北上找金臂人徐鷹算賬，一定裝扮成乞丐身份，一來免得他們起疑，二來做了乞丐，可以在街頭露宿，不必投身客棧，那就免去了許多麻煩。」

柳明珠定眼向他望了一下，說：「想不到你的確是有點頭腦，不過，你到了落鷹山，如何找得到徐鷹？」

王子平說：「到時我自然有辦法找到徐鷹，而且有辦法替妳報仇，妳別擔心。」

柳明珠忽然退後了一步，似乎把王子平視如陌路人似的，仔細打量了幾下，說：「王子平，你一定

有些秘密隱瞞我，如果你我眞心相愛，還是把它說了出來吧，省得我朝夕起疑，寢食難安。」

王子平道：「我本身並無秘密，如果妳想知道甚麼，不妨開口，我一定把眞相說出來。」

柳明珠說：「你還沒有從我口中打聽到誰把柳家莊的人全部殺掉，就已經知道傷天害理的惡魔徐鷹，還知道他的綽號叫金臂人，當然是有人向你說個明白，希望你說出這人是誰？」

王子平想了一想，說：「這個人係我在柳家莊結識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，只是把他稱做『墓中人』。」

柳明珠心頭一震，說道：「你的意思就是說我最怕走過那座大墓裡面的一個鬼了，是不是？」

王子平道：「或者妳把他看作鬼，我却稱他墓中人，他不但是我的師傅，還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如果沒有他指點我如何扮成乞丐，北上尋仇，以及如何暗算金臂人，只是憑我這些本領北上，當然是去送死。」

柳明珠眼睛一亮，說：「照這樣看，墓中人的武功一定十分厲害，聽說金臂人有幾個同門，對他極端不滿，或者墓中人也是其中之一，究竟他教了你甚麼武功？」

事情發展到這裡，王子平無法隱瞞，只得把那晚跟墓中人在郊外相見所說的一番話說了出來。還說他在柳家莊學習柳葉刀刀法之外，晚上仍然抽出一些時間，在黎明之前到荒山野嶺向墓中人學習一種叫做「一枝竹」的武功，把乞丐手上所拿的一枝竹作兵刃使用，專刺敵人中上門的要害，甚至可以擋住兩把刀。

柳明珠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你是否已經學到了這種功夫？」

王子平說：「我不敢說學到十足師傅的武功，但已經盡我所能，自問能夠抵擋金臂人，如妳有所懷疑，不妨一試，就將妳的柳葉雙刀跟我那一枝竹過幾招，便知所言不虛。」

柳明珠勃然大怒，說：「柳葉刀是我二三個月來教你的刀法，你還沒有學習得齊全，有甚麼辦法可以抵擋得住呢？」

王子平說：「雖然我的刀法比不上妳那麼純熟，可是，練刀是一件事，如何用一枝竹擊敗雙刀，又是另一回事，由於金臂人的一雙手堅如鐵石，無法抵抗，仿如雙刀，故此他把一枝竹的槍法教給我，表面上看來，似乎是一枝竹桿，實際却是由千年寒鋼鑄成，找到對方的破綻，一槍攻向雙眼，得手便贏。」

他大言不慚，柳明珠反而覺得詫異說：「如果你把一枝千年鋼竹拿出給我看看，或者我可以相信，否則，我仍不相信你能夠打贏我的柳葉雙刀。」

王子平說：「不敢欺瞞，師傅給我的那一枝竹是由千年鋼鑄成的竹竿，及另一個乞兒鉢，亦係鋼鑄，我把它藏在深井之內，現時可以拿出來，不但給妳看看，還可以跟妳過招玩玩。」

他說得這樣有把握，柳明珠莫名其妙，當然很想看看，很快王子平就從一個枯井裡面拿出這兩件寶貝來。

柳明珠接過那枝細小的鋼棍，一邊微尖，看來有如槍尖，但仍看不出有何奇妙之處。至於鋼鉢，極爲尋常，她把這兩件東西交還王子平說：「我們可以到演武廳交手，我眞想看看，你如何擊敗我的柳葉雙刀。」

王子平欣然點頭，二人走進演武廳，便即展開一場龍虎鬥。

柳葉刀乃是柳家莊三代傳下來的武林絕技，幾乎可以說任何武器難以抵擋，王子平居然憑一枝細小的鋼棒，就像乞丐手中的竹竿，能夠擋得住雙刀，就憑着堅强的腕力，原來那種槍法跟普通的花槍不同，由於竹桿那樣的鋼棒非常細小，十分輕便，王子平憑着腕力一震，便彈出水桶大的槍花來，他先行把那枝鋼棒刺向對方中部，引動雙刀撲攻，跟着用腕力把雙刀震開，那就可以尅制名聞天下的柳葉雙刀了，若不是他手下留情，柳明珠的兩把柳葉刀起碼有一把給他震落。

苦鬥了一會，王子平看到了對方漸漸陣脚大亂，乘機搶攻，一槍刺去，那一枝鋼槍刺到柳明珠的咽喉，相差不過一兩寸，突然停下，柳明珠與奮異常縱聲狂笑，說：「這個我放心了，憑着凌厲的槍法，金臂人恐怕會死在你的槍下，事不宜遲，明早立刻起程。」

王子平說：「好的，我希望你仍然留在柳家莊，不必跟踪，半月之內，如果我沒有回來，那就是永遠不回來。」

柳明珠點頭答應，當晚兩人仍像以前一樣，分床而睡，不必細表。

翌日，吃過了早飯，王子平改穿向街上老乞丐討回來的衣裳，相當殘破，且有一部份破爛，一雙手分別握着乞丐的鉢頭，以及竹桿似的鋼棒，就此上路，柳明珠果然沒有跟踪。

王子平以前拜別墓中人，曾經說過，上路之前，必先到墓中人教他武功的一座荒山上作最後一見，所以他離開柳明珠時仍然按以前所講過的話去做，並非急於上路。他

回到自己住宿的書房，睡了大半晚，將近天亮時，到荒山等候墓中人。

天色漸明，陽光還沒有升起，墓中人自遠而近，仍是以前一貫作風，僅能辨別身型，看不清楚他的臉孔，不過，語聲却沒有絲毫改變。

墓中人說：「王子平，聽說你準備上路，我可以將最後的一招對你說知，並非單憑那一枝細棒鋼槍就可以把金臂人殺掉，一定要靠那個乞兒鉢。」

王子平心頭上一震，說：「這個鋼鉢，有何妙用？」

墓中人道：「它本來是沒有特殊妙用的，但太陽從東方升起，向旭日照上一照，便立即有些光反射出來，一片金光刺眼，誰也無法忍受，必然閉眼，就在這一刹那，你把那支鋼槍飛快擊刺向金臂人的眼睛，快逾閃電，棒尖極尖，只要刺了一下，不但令他變成瞎子，還插進腦穴深處，他一定喪命，不過，這一槍乃是你的生死關頭，萬一落敗，即刻把鋼鉢以及鋼棒拋棄，轉身飛奔，或者可以逃命，走慢了半步，一定會死在金臂人手上，言盡於此，祝你一路平安。」

說完這一頓話，身形一晃，就此失踪。王子平有些迷惘，但却驚喜莫名，雖然墓中人已經隱沒，他仍留在荒山看見日出，他立即用乞兒鉢迎光照射，果然厲害，那個鋼鉢把光反射出來，正像魔鏡一般，發出一片金色的光亮霞彩，照情形看，如果有人站在眼前，相距十尺之遙，必然迫於閉眼，這麼一想，王子平便喜形於色，信心也加强了許多，欣然上路。

由於他是乞丐打扮，沒有人注意他，再又因爲他身上帶備有銀兩，不必求乞，乘人不覺，吃些饅頭充飢，酒也不喝。他的行踪更加隱藏得好，不過五日，便到了太行山脚。

那座太行山是由大明湖北上必經之路，山脈婉蜒，有如龍蛇飛舞，沿着山脈往北走，走不多遠，便即看見一些村莊，他緊守原來的戒條，在路上行走，遠遠的避開村莊，只是覺得飢餓和口渴，然後向一些大戶人家討食，迫不得已，才到小食店買些東西吃，照他想，他是乞兒的身份，大概沒有人打他的主意，故此，他比較放心，不過，他此行並非遊山玩水，而是找金臂人徐鷹報仇，徐鷹的行踪詭秘，無人知道，想查出他的秘密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爲了這個問題，王子平苦苦思策，終於想出一個辦法，投靠黑店，碰碰運氣。

因爲王子平衣衫襤褸，一眼望去，是個乞兒的樣子，店小二看見這副模樣，有點輕視，過了好一會才走過去問他吃些甚麼。

王子平却很悠閑的問他有沒有客房，故意從口袋裡掏出一錠銀兩，店小二看了頓時眼睛一亮，立刻改變了態度，笑臉相向，帶王子平上二樓一間最昂貴的房間，然後，問他要不要吃點東西。

王子平叫了三個小菜，一壺酒，店小二點頭退走，他就在房內歇息，自管自的練功。

夜色漸深，店小二在外邊敲門，先問他是否睡覺，然後對他說，酒菜已經準備齊全，王子平叫他把酒菜送上，過了一會，房間之內就有酒有肉及碗筷放置，店小二退下，王子平關上了房門，擺出自斟自酌的姿態，實際上却是做戲。

他早已猜想得到這一間食店兼客棧必然是黑店，然後才入內投宿的，故此酒菜齊備，他亦不敢享用，但仍要擺擺樣子，故意把筷子往碟上夾起了一塊肉，送進口中，祇是把他咀嚼一會兒，裝作吃飯的模樣，然後把那些食物吐了出來，剛剛吐在那碗飯裏面，即使有人躲在外邊偷窺也看不出來。此外，王子平把承放美酒的碗子放到唇邊，詐作喝酒，實際上却把一口口酒吐在大手帕裏面，祇是做了一會戲，他假裝醉倒躺在地上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倒下來的一聲響，引起外邊的匪徒注意，用刀尖伸進來，撬開了房門，一湧而入，王子平沒有睜開眼睛，看不清楚他們幹些甚麼，不過，那雙耳朶却是伸長了的，他聽到了爲首的人指揮各人搜索他的衣物，又聽到了刀聲，跟着一陣刀風掃過，擔心這傢伙嗜殺，不敢再獃下去，索性往左邊一滾，先行滾入方桌籠罩的一處，避過那人一刀，再行定奪。

幸而他這麼機警，否則，他死定了，匪首一刀砍下來，不料砍了個空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再正眼看時，王子平已經把方桌推翻，向站得最近的一個匪徒撲攻，奪了一柄闊邊刀，改向其餘的人斬殺，那些人怎麼是他的對手，很快就慘叫倒地呻吟，王子平擒了匪首，說：「我不殺你，但却要你幫我到落鷹谷去，見見金臂人徐鷹。」

這傢伙初時不依，後來王子平說了一句：「如果我是徐鷹的朋友，你引我見他，必有賞賜，反之，我是他的仇人，他殺了我，你也有賞賜，何必硬要充當好漢死在我的刀下？」這傢伙沒法推掉，祇好引路。

兩個人先後離開黑店，走進山谷，越入越深，匪首把他帶到一排參天古樹之下，說：「前面就是鷹巢，你留下來等候，我去報信，天亮之前，徐鷹必來見你。」

王子平放他走開，歇了半個時辰，突然聽到一陣陣撲翼之聲，雖是殘夜，星月無光，他仍可以辨出空中有一個黑影撲下，不敢怠慢，趕快探懷取出柳葉刀來，向他撲攻的麻鷹中刀倒地哀鳴，沒有一隻鷹逃生。王子平殺了許多隻鷹，料想徐鷹一定來找他算賬，他不想在天亮之前跟這個武林高手過招，索性離開險地，另找別的地方棲身，度過那一晚再算。

落鷹谷的古樹繁密，王子平在樹叢當中揀了一株特別巨大的老樹，躍登樹頂，在枝葉最密之處，躺下來歇息，乞兒鉢及竹枝模樣的鋼棒仍在身邊。

他必須靠鋼鉢的反射强光取勝，故此他不能在黑沉沉的夜色中交手，索性閉目養神，緩緩的跌進了夢鄉，直到樹葉的隙縫中有微光射入，然後覺醒過來，他在迷惘中看見微弱的陽光，跟着聽到一聲呼喝，從半醒半睡當中驚醒，定神一望，祇見一個高大漢子在樹下面不遠之處大聲叫喚，那時候他已經完全清醒了，聽得十分清楚，那個人大聲喝道：「你是誰？不必躲在樹上，快下來吧。」

照情形看，行藏已經敗露，不必留在樹上了，王子平把心一橫，飄然而下，但仍然跟那個高大漢子保持二十尺的距離。

此人冷然一笑，說道：「你眞是大膽，居然把我的麻鷹殺掉！」

王子平並不示弱，說：「原來那些麻鷹是你養的，眞的對不起，照情形看，你大概是金臂人徐鷹了，是不是？」

徐鷹點了點頭，說：「不錯，我確是徐鷹，你怎麼會知道有我這個人呢？」

王子平發覺陽光那時還不是十分强烈，就算把乞兒鉢作爲秘密武器使用，仍是擔心鬥不過對方，必須拖延時間，想了想，緩緩的道：「你老兄名震江湖，小子怎會不懂呢？此行並非爲了尋仇而來，亦非尋師訪友，祇想查明一件事的眞相。」

王子平故意藏頭露尾的說出這句話來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對方聽了立刻發生了興趣，趨前二步，說道：「你究竟是誰？請你報上名來。」

王子平說出自己的姓名，徐鷹聽了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在青島擊敗幾個外國拳師的人，照道理說，你不會變成乞兒，你却爲何扮做乞兒的模樣，一定有些隱衷，快些說出來！」

王子平說道：「我早已說過，我此行專誠拜訪，就是想查明一件事情的眞相，就算你沒有開口問我，我也會說個明白，在太湖旁邊的一處柳家莊，晚晚有一個姑娘坐着看守一箱金銀珠寶，那些珠寶不僅是僞貨，而且是有劇毒的東西，擺出這個陷阱誘惑江湖人物自動送死，坦白點說，我愛上了柳姑娘，却又怕她幾分，一個貌美如花的少女，如不是心裏有一團火，決不會如此毒辣，聽說你老哥有一晚闖入了柳家莊，把莊裏的人全都殺掉，祇留下柳姑娘，這種事情眞的難以相信，我很想知道你是否這樣幹過。」

徐鷹說：「這是我的秘密，本來不必告訴你，不過，你遠道而來，橫豎死到臨頭，講給你聽也沒問題，死人是不會洩秘的，我之所以闖入柳家莊趕盡殺絕，無非想奪取莊主收藏的金銀珠寶，那些珠寶並非是他應該得到的，他却化公爲私，應有此報。當晚我見一個問一個，沒有人肯吐實，全都死在我的手上，如果柳姑娘並非偶然到別的地方走動，那晚她也留在柳家莊的話，也是死人一個了。」

好一個金臂人徐鷹，講出這喪盡天良的話，仍是無動於衷，很少人像他如此冷酷。王子平不覺心中一震，這時他覺得陽光稍爲耀目，臉露微笑，說：「金臂人，你說他化公爲私，如果你把他收藏的金銀珠寶劫走，豈不是你也奪取了公物嗎？」

徐鷹說：「那些金銀珠寶係朝廷送給我們幹一番大事的，不妨告訴你，我們幾個人全是超級殺手，不問是非曲直，皇帝叫殺就殺，如此賣命，應該享些榮華富貴，柳爺也是同道中人，他劫了財物遠走高飛，顯然沒有把我們幾個人看在眼中，故此，我要找他算賬。」

王子平乘機問一句：「金臂人，你說你們這幫人有好幾個，恐怕死剩也有兩三個，包括你在內，可否把那些人的身世對我說知呢？」

徐鷹搖了搖頭，說：「你不必多問，看來你的死期已到，我要替死去的麻鷹報仇，如果你略爲懂得一些武功，那就請你發招吧。」

就在此時，陽光突然强烈了許多，王子平趁此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徐鷹，那就恕我不客氣了。」

他口中說時，已經暗中把千年寒鋼製成的乞兒鉢迎着陽光使勁一晃，突有一道金光反射出來，光芒刺向一丈過外的金臂人徐鷹那雙眼睛，王子平亦趁機握着竹枝似的鋼槍飛躍過去，向對方咽喉使勁一刺，照情形看，那一道金光就算不能夠傷害金臂人徐鷹，徐鷹的一雙眼睛仍是無法睜開的，那一條鋼槍是千年寒鋼所鑄，十分堅硬，必然插中對方的要害，先插咽喉後插眼，祇要揮中一處要害，便立即使他身亡。

王子平想得太樂觀了，他飛躍而出，但却撲了個空，定神一看，徐鷹已經失了踪，猛吃一驚，跟着聽到大樹後有人縱聲大笑，才醒悟起來，金臂人徐鷹不但是硬功厲害，輕功也是一流，風聲微動，他已經知道對方有武器出擊，居然這麼快就飛躍到大樹後，眞是難以想像。

王子平心知肚明，自己僅有這一招，如無法取勝，必然喪命，索性挺身而出，大喝一聲：「金臂人，你有膽就出來決鬥！」

徐鷹緩步從樹後走出來，說：「王子平，這回你站在陽光照射之下處，再也無法用乞兒鉢反映出一片金光了，還有甚麼絕招，施展出來吧！」

王子平忍無可忍，左手往上一揚，那個乞兒鉢向對方正面飛出，跟着探囊取出六支柳葉刀來，使勁向對方射去，緊跟着又把手中一條槍搶向前疾刺，這三種攻勢，都是突然殺出的，怎料金臂人徐鷹仍然像剛才還招的樣子，忽然失踪了，王子平失去了鋼鉢，也失去了幾支柳葉刀，轉身看見金臂人已經在背後伸手向他頭上出擊，快如閃電，僥倖王子平還有多少斤兩，勉强躲過，才不至於立即落敗。

王子平拚着一條性命不要，把手中的鋼槍施展出最凌厲的招式，希望從金臂人雙手之間穿過，搶攻中上門，想是那麼的想，金臂人的身體有如鬼魅一般，簡直無法看得出對方身在何處，那就談不到施展他苦練出來的鎖喉槍了，白忙了一頓，王子平覺得自己的武功跟對方相差得太遠了，不覺心頭一沉，攻勢也放緩了許多，就在這一刹那，他聽到林中飛出一聲妙柔的呼喚，喜出望外，定眼看時柳明珠已經顯露身形，聯手向金臂人撲攻。

儘管如此，他們二人仍非金臂人的敵手，眼見就快要雙雙送命，忽然有一個黑衣人凌空飛下來，快如飛鳥，身體還在空中，已經有話傳了下來：「王子平，快些運用你的神力箍緊金臂人雙手。」

王子平聽了，依言趕快棄槍用手出擊，柳明珠也乘機雙刀齊出，向金臂人正面出擊。

金臂人那雙手雖然有如鐵鑄一般，刀槍不入，因爲他要伸手招架，無法兼顧背後的偷襲，王子平拚命撲出，雙手緊箍他左右雙臂，在這一刹那，黑衣人由空中疾降，一個天雷掌打在金臂人徐鷹的頭上，那一處叫作「百會穴」，由三塊顱骨併合，就算武功極精，仍有隙可尋，天雷掌乃是黑衣人苦練十多年的絕招，一掌拍下，金臂人無法出聲，頭骨爆裂，腦漿飛濺出來，眼見他死定了，不過，他死前仍有氣力把身體使勁一震，王子平竟給他震得拋出一丈過外，倒地打滾，到了他站起來時，黑衣人已經顯露眞面目，臉孔瘦削如猴，身形極高，看來有如一隻老鷹，他站定脚步，冷笑不已，王子平走近，拱手爲禮，說道：「今日幸得老前輩相救，如果你來遲了半步，我們兩人都死在金臂人的手上。」

黑衣人向柳明珠望了一眼，再望王子平一眼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你們兩人確是天生的一對金童玉女，不應該橫死，我要殺金臂人，乃是私仇，不必稱謝，不過，有一句話，我必須講明，看來當年屬於我們這幫人的金銀珠寶，仍然留在柳家莊內。柳明珠小姐能否實踐妳的諾言，分一半給我呢？」

柳明珠毅然說道：「我曾經說過，哪一個替我報仇雪恨，殺了金臂人，我就嫁給他，並把柳家莊的金銀珠寶獻上，可是，一個女人不能同時嫁給兩個男人，我分一半金銀珠寶給你，這是很合理的，我們走吧。」

她不愧是女中豪傑，如此乾脆，眞是難得，王子平也暗暗佩服，黑衣人仍是那麼神秘，說：「兩位自行趕路好了，我會在附近追隨的，到了柳家莊我再露臉，暫時告別。」

他拱了拱手，跳躍如飛，轉瞬就是幾個起落，躍登懸空，剩下王子平茫然的站着，柳明珠跪地痛哭失聲。

王子平儘量的安慰她，檢回乞兒鉢以及鋼槍，一齊上路。

在路上，兩人仍然保持着朋友的距離，王子平百忙中把跟金臂人交手的情況說出來，跟着補充說：「清朝的皇帝養活這一批殺人不見血的傢伙，苦練武功，個個登峯造極，死剩的幾個人大概就是金臂人，墓中人以及黑衣人在內，不管怎麼樣，金臂人這一段血海深仇已經報了，總算是值得安慰。」

以下的事情王子平不想多談，因爲柳明珠仍是滿懷悲痛，觸景生情，思念死去的親人，王子平不想在這種情況之下談及婚姻大事，故此默然不語。

兩人急急忙忙的趕路，五日後，回到了柳家莊，確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兩人越過大門及天階，剛剛走進客廳，就看見有人坐在太師椅上面，臉露微笑，此人正是不知姓名的黑衣人。

黑衣人說道：「我在此恭候多時了，柳小姐，請妳把所有的金銀珠寶搬出來，我們對分，我決不會趕盡殺絕，把全部金銀珠寶帶走，而且，也絕不會要你們二人性命。」

話雖這樣說，如果眞的把所有

金銀珠寶放在客廳裡面，這傢伙會不會動手加害他們呢？仍是難以猜測，當時，王子平感到難以應付，他發覺到柳明珠亦有這種感覺，很想交換意見，向她望了一望，說道：「柳姑娘，我跟妳到秘窟搬金銀珠寶好嗎？」

柳明珠搖搖頭，說：「不必了，你還是坐在客廳上等候吧。」

那時，斜陽未落，不久就快入黑，黑衣人坐在太師椅上，半句話也沒有說，王子平在較遠之處，站定腳步，呆呆的望着後進，不過半個時辰，柳明珠就捧了一大箱珠寶金銀出來，打開箱蓋道：「這是你應得的一份。」

她向黑衣人望了一眼，帶有懇求的神情。

黑衣人冷然的說道：「這一箱金銀珠寶相當值錢，不過，我怎知道它是半份呢？也許是十分之一，妳還是把所有的值錢的東西搬出來吧！」

柳明珠還沒有回答，已經有一個人搶先說出一句話來，冷然說：「黑衣人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請你看看我是誰！」

黑衣人眉毛往上一揚，說：「你就是墓中人？」

墓中人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墓中人，當年的亡命之徒，死剩我們三個人，看來我跟你也有一個解決的辦法，最好立刻解決。」

黑衣人縱聲大笑，說道：「二哥，難得你仍像以前那麼爽氣，看招！」

口裡只是那麼說，黑衣人就像一隻大鷹似的飛撲過去，雙手齊出，眞的有如鷹爪一般，可是，墓中人絕不示弱，他的一雙腳站在地上，比較有利，對方攻勢凌厲，他也伸出一雙手來，啪的一聲，兩個手掌壓着對方的手掌，竟然分不出高下來。

王子平定眼看時，黑衣人亦雙腳落地，擺好姿勢，跟對方好像角力似的，兩隻手掌壓着對方的手掌，大概兩人分別運勁手掌，表面上看來，似乎站着不動，有如石像，實際上是非常用勁的，兩人額角有些青筋露了出來，額頭現出白豆大的汗珠。

王子平低聲對柳明珠道：「柳姑娘，看來……」

他還想說下去，柳明珠已經伸手往他的肩膊一拍，王子平就無法出聲，整個人呆如木鷄。

柳明珠站在他身邊，沒有做出任何一種動作，她似乎使勁壓抑自己的情緒，絕不沾手，抱着坐山觀虎鬥的心理，希望兩個武林高手同歸於盡，這是事實，如果王子平偶然洩漏心中的秘密，給他們兩人聽到，可能化敵爲友，聯手向她進攻，那就凶多吉少，故此她必須制止王子平開口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兩人運用內勁苦鬥了下去，夜幕低垂，仍是站着不動。

柳明珠也沒有移動腳步，至於王子平早就無法站得穩，倒了下來。

度過了漫漫長夜，淸晨，陽光升起來，王子平覺得自己似在迷惘中睡了一晚，一躍而起，望了柳明珠一眼。

柳明珠伸手向他打個招呼，表示他不必開口，兩人緩步從別的一個方向離去，到了大門外邊，然後交談。

他們一直守候了兩晝夜，柳明珠突然臉露微笑，說：「兩人已經完了，我聽不到一絲微弱的呼吸之聲。」

王子平緊隨着她走進內進去看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黑衣人以及墓中人仍是擺出角力的模樣，但已氣絕身亡多時了。

柳明珠跟王子平把地上所有的金銀珠寶檢起來，放在大箱裡面，搬進秘室，一切兇險緊張的事情已經成爲過去，王子平緊緊的擁抱她，直到那時，他才有勇氣把心裡的愛情表達出來，深深的一吻，兩個人已經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了。

（全文完）

新派武林俠義故事／辛彥五・文　可飛・圖

霸王刀

上文提要：

阮不悔殺了呂文彬，又從宮玉人手上搶回小短褲交給龍大叔，龍一飛得報夙恨。原來呂文彬乃龍一飛的舅子，因貪「八大件」，當年其姐連同一雙甥兒投河他都不去搶救。短褲上的藏寶圖正是藏八件寶物處，龍一飛已看出究竟，與阮不悔一齊重出江湖，準備爲好友尋回八件寶物。此八件寶物是八年前江南首富沈百萬之弟的訂聘之禮……

心存忠厚不揭短　二老始知怪錯人

毛洪年怒道：「那龍一飛已死八年了，他不可能有你這麼個徒弟，你這刀與刀法，根本就是刀霸的，你……你與四維鏢局甚麼相干，江湖的規矩，你擋了爺們的財路了，你使橫下殺手，咱們不服呀！」

阮不悔道：「我也是四維鏢局的人呀！」

毛洪年大怒，叱道：「放屁，四維鏢局？」

他忽的「嘿嘿」笑道：「憑金東陽的那三刀呀，小王八蛋，你少騙人，金東陽沒有你這幾招。」

阮不悔突然對臉色已灰的金東陽，道：「師父，不悔向你見禮了。」

金東陽一看，眞不知如何擺平這場面。祗一思忖，便對阮不悔道：「不悔，五年師徒情誼早已一筆勾銷，今日拔刀相助，金東陽不會忘記。」

阮不悔一聽，忙又道：「師父，你老千萬別放心上，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嘛！」

金東陽道：「難爲你沒有忘了師父的話，不過，自你離開之後，全鏢局祇有一個人懷念你，那是你師娘，如果有空閒，去看看你師娘吧！」

阮不悔心中也知道師娘對他照顧，忍不住點點頭道：「師父，我會的。」

祗這麼幾句話，毛洪年便聽出來了。

毛洪年厲吼，道：「操他娘的，原來你們會是一家人吶，老子今天認栽，祗不過你小子聽清楚，往後你的日子不太平，有把刀隨時往你身上切，你等着挨刀吧！」

寇長風大叫道：「當家的，咱們這麼輕易的完事呀！」

毛洪年道：「老三，有誰能抗過他手上的霸王刀！」

他四下裏看一遍，又道：「抬起死的，扶着傷的，回船去。」

他這是下了撤走的命令，黃衣漢子們誰敢不聽？

毛洪年冷冷的對金東陽道：「姓金的，咱們的轇轕往後擱一擱，選個黃道吉日再過招。」

金東陽道：「樂意奉陪。」

毛洪年又對阮不悔道：「小子，今天你小子露臉了，也英雄了，嘿……你等着挨刀吧！」

阮不悔火大了。

他突然橫刀攔，叱道：「娘的，你口口聲聲要我挨刀，倒不如咱們現在就殺個結果來！」

他不叫毛洪年退走了。

毛洪年忿怒的道：「小子，別以爲你吃定爺們了，眞豁出去，毛大爺不會含糊你。」

阮不悔冷笑道：「別是光憑一

張嘴巴，露上一手也叫在下領教。」

他此話甫落，那位叫寇長風的破口大罵：「你娘的，目空一切呀，老子領教你的刀法。」

他早就忍不住了，此刻不管毛洪年要大夥退走，握刀便往阮不悔逼過去。

阮不悔一個左旋身，他躍在一片碎石地上，於是，他把霸王刀平在頭頂前方，雙目傲視，一副金剛怒目又十分莊嚴的道：「來吧，你不是要領教嗎？」

寇長風一個箭步，雙手握刀對準了阮不悔便砍過去，他還厲吼：「看刀！」

「天雷斬！」

阮不悔心中打定了主意，只一出手就叫敵人知道甚麼才是奪命刀法。

於是，一片流閃似雷電的銳芒激射而出，極光仍在，就聽寇長風一聲長號：「噢……」

阮不悔的刀實實在在的切得寇長風雙臂抖血，痛得他齜牙咧嘴往後退。

寇長風的刀早被砍落地上了，他暴退的身子直撞進王二壯的懷中。

毛洪年大叫：「老三，振作！」

寇長風抖着幾乎被砍斷的兩條臂，他厲叫：「殺了這小王八蛋！」

阮不悔却冷然的面對毛洪年道：「你還等甚麼？」

他這是逼毛洪年出手了。

毛洪年大吼，道：「難道刀霸眞的沒死？他……他是怎麼活的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出招吧，你問這些做甚麼？」

毛洪年道：「少激你家毛大爺，娘的，從你出刀的架式，毛大爺知道你小子已盡得刀霸龍一飛眞傳，毛大爺是不聽你嚷嚷的。」

阮不悔冷笑道：「你怕了？」

「隨你怎麼說！」

阮不悔忿然的道：「原來你也怕死！」

毛洪年大怒，叱道：「休得欺人太甚，小子，記牢你今天說的話，你會後悔的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你又吹牛了。」

忽然一片咒罵聲，黃衣漢子一大羣，少說還有四五十人仍然手上握着刀。

有人已大叫：「當家的，咱們拚了！」

有人更大吼：「當家的，王八好當氣難受呀，操他娘的老皮，他不過一把刀嘛！」

毛洪年大吼：「不許叫，撤！」

阮不悔冷然站在山道中央，他也冷然的看着毛洪年與他那些弟兄們擁着往谷口移動，看上去黃衣人中不少人把惡毒的眼神拋在阮不悔的身上，那光景眞的恨透了阮不悔。

於是，就在黃衣人們奔走出谷口的時候，四維鏢局的十幾個趟子手圍上了阮不悔。

柳成川沒有圍上來。

柳成川仍然痛苦的歪在一輛鏢車邊，他甚至也不再抬頭看阮不悔。

這時候「三刀震乾坤」金東陽以刀拄地對阮不悔，道：「不悔！」

阮不悔道：「師父！」

「別再叫我師父了。」

「不，一日爲師終生爲父，不悔永不會忘記的。」

金東陽道：「不悔，你眞的隨那『括蒼刀霸』龍一飛習了他的刀法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是的，師父。」

金東陽道：「從你出刀的威勢看，內力的運用少說應有三十春的苦修，而你……」

阮不悔道：「龍大叔助我內力二十春。」

金東陽也算玩刀名家，他果然說中了，是的，當阮不悔修了刀式後，龍一飛把自身內力輸給阮不悔二十年，令阮不悔的刀法更加凌厲無匹。

這時候，兩位武師黃飛虎與蔡同二人走近阮不悔，道：「不悔，你已今非昔比了，咱們恭賀你，只不過……」

阮不悔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二位師父，謝了。」

忽的，副總鏢頭「八手飛刀」卓太平帶傷走過來了。

卓太平一把拉住阮不悔，他重重的道：「不悔呀，你救了這趟鏢，十萬兩銀子全是五十兩重的銀元寶，咱們四維鏢局都謝你。」

他似乎咬着牙，又道：「不悔，卓叔是個火爆性子，而你已與往日不可同日而語，你坦白的告訴卓叔，那夜你是不是對你師姐動了粗？」

阮不悔永遠不會忘記，那天夜裡差一點沒被卓太平打死在鏢局裡。

此刻卓太平抓住他，他只冷冷的道：「卓叔問我，我還是那天的話，『我沒有』。」

卓太平立刻追問：「爲甚麼你師姐說是你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我想我還是不說的好。」

卓太平道：「不說出來你永遠無法洗脫非禮你師姐的嫌疑。」

阮不悔看看金東陽，再把目光移向柳成川，半晌，他只是笑笑，道：「算了，各位盡快趕路吧，我還得去辦一件要緊的事了。」

他暗自抖動間，卓太平的手已

脫開了。

阮不悔衝着金東陽一抱拳，道：「師父，各位大叔，我走了。」

他舉步往谷口走，山道邊他找到他的坐騎，這時候他才深深的吁了一口氣。

* * *

四維鏢局的人在天平山谷中爲傷者包紮，爲死的挖坑就地掩埋，「三刀震乾坤」金東陽心中那股子難過，如果此刻一個人獨處，他必定會抱頭大哭。

事情到了這時候，他已開始相信阮不悔是寃枉的。

阮不悔必然知道爲甚麼他師姐金玉梅會坑他，只是這孩子太厚道了，他寧願叫人誤會他。

金東陽忍不住對受了傷的柳成川道：「不悔是寃枉的，這事你應該知道吧？」

柳成川如果承認是他與金玉梅抱在一起而被阮不悔看到，金玉梅方才出惡主意坑害阮不悔，說出來，只怕他很難生離此地。

柳成川當然不想死。

柳成川急搖頭道：「師父，這件事我只有難過，却是不知內情。」

金東陽冷哼一聲，道：「老夫不急，事情會弄個水落石出的。」

他這句話令柳成川全身一緊。

阮不悔拍馬直追龍一飛，三里外他才發現大叔立馬一片柳林下。

龍一飛見阮不悔匆匆回來，他十分不悅的道：「對方甚麼角色？只不過太湖水寇，去了這麼久！」

阮不悔道：「大叔，鏢局傷亡極重，而水寇人又多，一時間……」

「你不忍下手？」

「我還是放倒水寇十多人！」

龍一飛道：「出刀不快，死亡必來；出刀猶豫，機會不再。手持霸王刀的人，講求的就是狠準快，不悔呀，你還得多磨練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是的，大叔，唉……」

龍一飛道：「你嘆的甚麼氣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四維鏢局死傷的兄弟們吶……唉，我師父好悲哀，我就從未見過師父那種可憐相。」

龍一飛道：「甚麼三刀震乾坤，唬唬人罷了，眞正用刀，金東陽差遠了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我師欲哭無淚……」

龍一飛道：「你倒是同情你師父了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大叔，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呀！」

龍一飛道：「又來了，你就會那麼一句不是？大叔我早就聽膩了。」

阮不悔不說了，他在馬背上細思量，想着那個柳成川大師兄，他不能對師父說出柳成川與金玉梅之間發生的事，那會令師父更加痛苦。

阮不悔懷念的乃是金夫人，只有夫人對他關懷。

阮不悔以爲，單憑金夫人，他就應該爲四維鏢局做些甚麼。

* * *

石頭城果然巍峨，城高門樓大，街上行人如鯽，當然是人文薈萃之地，只不過江湖人却認爲也是牛鬼蛇神各顯神通的鬥法場所。

隔着夫子廟半里遠，有一條看上去是巷也是街的地方，樓高宇大，飛簷重疊，車水馬龍絡繹不絕，人們進進出出還滿臉堆笑，只一問，才知道這條街住的都姓沈，沈家霸佔整條街。

江南最大富豪沈百萬便住在這條街中央。

俗話說得妙，「富在深山有遠親」。

沈百萬住在南京城，甚麼親戚全出現，想的當然是沈百萬的錢。

沈百萬不是傻子，他當然明白這一點，所以他也有手段，他把親戚分等級，遠親就不必驚動他了。

現在，龍一飛與阮不悔來了。

龍一飛與阮不悔併馬在沈家那座高大的門樓前才下得馬，眞氣派，四個看大門的家丁奔過來。

騎馬來的是貴客，坐轎來的是稀客，至於走路來的，多一半靠邊站等着家丁上前先盤問了。

四個家丁圍着兩匹馬，阮不悔已扶着大叔下馬來。

龍一飛對家丁們道：「煩勞通報沈爺，括蒼龍一飛來了。」

四個家丁一瞪眼，齊聲道：「你……」

龍一飛道：「括蒼龍一飛。」

有個家丁道：「你就是刀霸龍一飛呀！」

龍一飛心想，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，八年了，他們還記得刀霸威名。

不由得他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。」

那家丁道：「多年前，俺們五爺與你一起帶着八大件去福州，半道上你同人家打起來，結果你完，五爺也完了，你……又……」

龍一飛道：「我就是爲這件事前來。」

那家丁道：「這兩年五爺自己關在後院不出來，他每天叨唸福州的姑娘幾已發瘋！」

另一家丁道：「秦淮佳麗千千萬，奇怪了，五爺只喜歡那位叫游水仙的福州女，爲甚麼？」

龍一飛有些不耐煩的道：「快通報，我是帶他到福州去娶那位游姑娘的。」

家丁吃吃一笑，道：「你說笑不是？」

「怎麼說笑？」

「八年多了咧，游姑娘怕是早生幾個娃兒了！」

龍一飛道：「游姑娘未出閣，她答應等十年，十年不過二十八，還來得及。」

四個家丁怔怔的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龍一飛道：「我知道的事很多，那得見你們五爺我才會說。」

有個家丁對龍一飛與阮不悔招手，道：「二位，小子爲二位帶路，請！」

那家丁又對另一人吩咐：「馬匹上槽，小心侍候。」

於是，紅漆門樓銅環響，自裡面有人拉開門。

阮不悔跟着大叔走進門，嚄，他這一回開了眼界了。

祇見有錢人家眞氣派，院子裡假山水池雕像擺，四季花兒爭鬥艷，兩邊長廊玉欄杆，黑白天鵝池邊臥，遠處一座八角亭，好像裡面還有幾位美女在詭笑。

越過頭一座大廳之後，二院裡更寬敞，小橋流水在院子的正中央，亭台樓閣盡是大紅色，窮人看久了頭會發昏，阮不悔就不自然。

也不知過了幾道院，前面的院門緊閉着。

那家丁上前去拍門：「五爺，有客人求見！」

忽的一聲吼叱：「滾開，不見，誰也不見！」

聲音來自院中央。

龍一飛開口了：「萬財老弟，龍一飛來了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龍一飛。」

「少來，龍哥被砍在大海裡，我親眼所見。」

龍一飛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萬財老弟，開門一看便知。」

於是，門後有了足音。

於是，院門拉開了，祇見一個年輕瘦高的漢子雙手各拉在門邊，抬頭看向龍一飛與阮不悔。

龍一飛拄着拐杖，道：「萬財老弟，不認得括蒼龍一飛了？」

猛古丁，這位沈萬財張臂抱住龍一飛，道：「果然是大哥來了，快請進來。」

沈萬財並對家丁吩咐：「酒菜侍候。」

家丁往回奔，口中喃喃的道：「難得五爺有笑容。」

* * *

沈萬財住在這後院，祇不過兩間紅瓦房，但就在這間小屋四周，栽滿了水仙與桂花，院裡幾乎香氣逼人，而屋內却更簡單，屋內沒間隔，屋內一桌兩椅，而在正面牆上却掛着一張仕女圖。

龍一飛就吃一驚，他自言自語道：「太像了，她不正是福州之花游水仙嗎？」

阮不悔也覺得這圖上的仕女美極了。

* * *

家丁又搬來一張椅子，阮不悔陪着大叔與沈萬財，三個人圍在那張精緻的玉桌上吃着酒。

半晌，龍一飛道：「老弟呀，你作賤自己了。」

沈萬財道：「十年之期一到，我沈萬財就將拋棄一切遠去莆田出家了。」

龍一飛道：「所以我急急的趕來了。」

沈萬財道：「聽口氣，大哥也知道十年之約了？」

龍一飛道：「當我的傷好之後，我趕往福州，知道賢弟於八大件失去之後又趕去福州游家，你們雙方約定十年之期，水仙姑娘答應你十年之期，我才又轉回杭州灣。」

他重重的一嘆，又道：「在當時，我以爲十年應該可以爲賢弟做些甚麼！」

沈萬財道：「祇差不到兩年了。」

龍一飛道：「賢弟，你我相識在莆田，咱二人幾乎比親兄弟還親幾分，龍一飛家小已完，如今也是孑然一身，今天我來找賢弟，便是要帶着賢弟一齊去福州。」

沈萬財道：「可是，許的八大件沒有了。」

龍一飛道：「賢弟放心，我們先取回兩件，由我二人護送賢弟先去女家，以穩住女方。」

沈萬財道：「眞能取回兩大件？」

龍一飛自懷中取出呂文彬的小短褲，他把短褲展開來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看這上面圖案，溫州師爺呂文彬的小短褲，兩件寶物他藏在這裡山洞中。」

沈萬財仔細看，忍不住撫掌道：「好極了，我沈萬財又有生機了。」

看他高興的樣子，很難叫人相信祇爲了一個女子，他就廢寢忘食的把自己囚在這小院中不見人。

其實沈萬財不以家財萬貫炫耀世人，沈萬財乃沈家最出色的子弟，沈萬財的文章好，他的書法與圖畫更是一絕，他把福州那位佳人游水仙的畫像畫得唯妙唯肖栩栩如生，他每日必對此像自語一番。

* * *

沈萬財決心與龍一飛再走一次福州了，他命人備馬，想到大美人，便一刻也不耽誤，當天便離開南京。

阮不悔就想不通，爲甚麼一個女人就把這位財神爺兄弟折磨得如此頹廢。

沈萬財與龍一飛、阮不悔，三人拍馬往南馳。

沈萬財這時候對阮不悔十分注意。

龍一飛便把阮不悔的一切，向沈萬財述說一遍，聽得沈萬財大爲放心。

爲甚麼說放心？

如今龍一飛是個殘廢的人，他少了一條腿，此去追回失寶，憑恃的便是武力，他不太放心阮不悔，因爲阮不悔比他還年輕。

但當龍一飛把情況告知沈萬財之後，沈萬財這才對阮不悔另眼相待了。

* * *

根據呂文彬的那件小短褲繪的圖案，龍一飛決定先到杭州灣，他準備在那裡租船去找寶。

沈萬財一聽到船，他就心中不自在，因爲八年前他曾在船上，眼睜睜的看着那幾個惡人搶走了他帶在身邊的八大件。

當時他幾乎被嚇死，有把刀擱在他的脖子上拉來拉去，好像要把他的頭切下來。

而今聽說又要上船，他心中當然不自在。

祇不過寶物並非在陸上，他也祇有硬着頭皮答應了。

* * *

這日三人過了錢塘江，一路直奔紹興府，龍一飛有了阮不悔在身邊，他不必再隱藏自己了。

到了紹興府南大街，阮不悔指着一家大酒坊對龍一飛，道：「大叔，那邊就是東湖大酒坊。」

龍一飛却對阮不悔道：「等一等我們進去，你去到江邊看看，有快船立刻租一條，咱們的行動越快越好。」

阮不悔立刻點頭應道：「大叔，江邊我最熟，你放心，我會找最快的船。」

那沈萬財道：「咱們租船價錢不打折，但求船上一切方便。」

阮不悔笑笑道：「我自會選最方便的。」

於是，三騎到了東湖大酒坊外停下來。

嚄，還眞巧，段家姑娘跳出門來了。

段金花一見阮不悔，她是心裡笑，臉上更是一副美不勝收的愉快。

「喲，回來了，快進去呀！」

她又走近龍一飛，道：「大叔呀，以後住在我家吧，住我家比住小船方便呀！」

龍一飛指着沈萬財道：「南京沈相公，妳們見見。」

沈萬財衝着段金花點點頭，道：「打擾了。」

這時走出兩個伙計來，段老板也笑哈哈的出來了。

龍一飛上前抱拳道：「段老板，咱們心儀久矣！」

段友仁一聲宏笑，道：「都是自己人，小女承你指教，她學了不少本事。」

龍一飛一笑道：「是我誤了你不少正事，哈……」

於是，段金花指着後面，道：「大叔，老舅公二老正在後廂房，老舅公的傷好多了。」

龍一飛點了點頭道：「都是妳的功勞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大叔，你們先進去，我去江邊了。」

段金花道：「去江邊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租條快船呀！」

說完他便匆匆的往江邊走去，段金花不知跟去好呢？還是帶領大叔二人去後廂房。

段老板便在這時開了口：「金花，爲大叔帶路呀！」

「是，是啦！」

她口中應是，雙目却落在去遠了的阮不悔身上。

* * *

阮不悔此刻心情開朗至極，自從天平山救了四維鏢局之後，自己也算翻了案，師父心中已明白自己是冤枉的，這件事能如此完結，阮不悔自然高興。

另外便是大叔尋寶，祇要一切順利，完成了大叔心願，往後便可以安居下來，至於段姑娘……

阮不悔已到了江邊了。

他一直在心中想着，如果有一天段姑娘眞的嫁給自己，自己是否幹她家酒坊的差事？

想到段姑娘的痴情，阮不悔呵呵笑了。

* * *

阮不悔這才微笑着剛站在石岸上。

嚄，好一聲尖叫自一條三桅大船上傳過來。

「阮兄弟呀！」

阮不悔猛抬頭，他的心中還眞吃驚，因爲大船上站着一位俏姑娘，這……

這位姑娘不是別人，乃馬家寨的馬小倩是也。

天下事還眞的如此巧合嗎？

其實說穿了就不以爲是件奇怪事了。

原來馬家寨在溫州開的兩家大店面重新又開張，馬家的姑娘就懷念着阮不悔。

馬家寨寨主馬洪亮當然看出女兒的心事來，他還鼓勵女兒去找阮不悔。

馬小倩就是這樣，她才乘了馬家寨的大船，沿着海岸來到了杭州

灣。

馬小倩的大船才靠岸，就發現岸上走來阮不悔，這一下可眞把馬小倩高興得手舞足蹈的跳下大船，奔向她心目中的阮不悔。

* * *

阮不悔見馬小倩奔來，既高興又發愁，但他還是愉快的迎上前去，笑道：「馬姑娘，你們來紹興府呀，是不是生意呀？」

馬小倩笑笑，道：「我們來呀，是爲了找一個人，唉，這個人忘了馬家寨了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找人？找誰？」

馬小倩道：「當然找你呀，嘻……」

阮不悔楞了一下，忙笑道：「噢，對了，是爲了我騎走你們馬家寨一匹馬呀，我已騎回來了，等等我把馬牽過來。」

馬小倩黯然了。

阮不悔一笑，道：「馬姑娘，我找到船以後，就回去把妳的馬牽來。」

馬小倩氣得臉泛白，道：「誰來索討馬匹呀，你以爲我坐船來此是找你還馬嗎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我以爲妳是爲馬而來。」

馬小倩鼓起小嘴，道：「你要氣死我呀！」

「我氣死妳，從何說起？」

「我不是爲了馬，我是爲了你。」

「爲我？」

「不錯，爲了你才來的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我怎麼了？」

馬小倩道：「我爹的傷好了咧！」

阮不悔一笑，道：「恭喜妳了。」

馬小倩道：「我爹傷好了以後最想見的就是你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妳爹要見我？」

「是呀，他急於要見你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妳爹找我有甚麼事嗎？」

馬小倩半低頭道：「我……不……知道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連妳也不知道呀！」

馬小倩道：「你去了便明白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馬姑娘，我祇怕沒時間去了，我正有極重要的事情待辦，一時間實在無法前往。」

馬小倩道：「甚麼事那麼重要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如果要我仔細說，也祇能說是呂文彬那師爺的事情延續了。」

楞然的看着阮不悔，馬小倩道：「惡師爺的事情已經解決了呀，何來延續之說！」

阮不悔道：「這件事以後我再對妳細說，馬姑娘，如果妳是專爲找我，那就請先回去，三個月後我去馬家寨，到那時，我的一切事情已辦妥，甚麼話也可以坦白說了，妳說對不對？」

馬小倩道：「三個月呀，好吧，看你有事急的樣子，我不逼你去見我爹。」

她站在岸上指着她那三桅大船，道：「你需船，是嗎？我們的船送你去辦事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馬家寨的船？」

「是呀，你看，馬三元掌舵最穩當，大掌鞭馬安太馬叔也在船上呀！」

馬小倩說的這兩個人阮不悔當然認識，祇不過阮不悔心中明白，這次龍大叔出馬又帶着沈萬財，說不定海上免不了搏鬥出現，拖上馬家寨的人就不太好了。

阮不悔打算要拒絕，祇見馬小倩已對船上的馬安太大聲叫起來：「安叔呀，你看誰來了。」

站在船頭的馬安太猛一挺，立刻笑着跳上岸，他奔到阮不悔面前哈哈笑了。

大掌鞭馬安太笑得開懷，阮不悔自然也笑。

馬小倩對大掌鞭，道：「安叔，別笑了。」

馬安太道：「高興嘛！」

他拉緊了阮不悔，道：「眞是上天巧安排，咱們剛到就遇着你了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馬姑娘也說，你們老爺子要找我呀！」

馬安太道：「是呀，老爺子看上你了咧，哈……」

阮不悔道：「看上我？看上我甚麼？」

馬安太指着往船上去的馬小倩，道：「馬家寨請你去當金龜婿呀，哈……」

阮不悔一聽之下吃一驚，他喃喃的道：「不行呀！」

馬安太道：「阮兄弟，爲甚麼不行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大掌鞭，我便老實對你講，這一回我是保駕臣，保我大叔與沈先生去福州，這一路十分凶險難過關，一時間，那有心思去顧兒女情。」

大掌鞭一瞪眼，道：「非去不可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不錯！」

大掌鞭把頭抬，他看看已上船的馬小倩，咬咬唇，道：「阮兄弟，你們上船吧，這一路我們大船送你們。」

阮不悔道：「一路凶險難定論，何必拖累馬家寨，我以爲……」

大掌鞭道：「阮兄弟，咱們廢話少說，你現在除了我們大船之

外，別的船你找不到，就這麼說定了，你去把人接過來，咱們立刻開船。」

阮不悔看看附近，還祇有馬家寨的大船派上用場，想了想，他拉住大掌鞭，道：「馬叔，咱們先來個約法。」

「甚麼約法？」

「萬一與人打起來，你們一邊別出手。」

大掌鞭馬安太道：「行，就這麼說定了。」

阮不悔不往船上走了，他回頭便奔往紹興府。

* * *

段金花忙着招待龍一飛與沈萬財，更把龍一飛的親舅舅蕭不邪夫妻二人請在一起。

蕭不邪緊拉着龍一飛，幾次哽咽說不出話，還是蕭老夫人對龍一飛說四明和尚對他二老的殘酷手段。

龍一飛聽得血脈賁張，他冷沉的道：「你二老安心啦，我饒不了四明和尚。」

客廂中，段老闆陪座，那段金花不時的走出門口遙遙看，她當然是看阮不悔爲甚麼還不回來。

也不知她進進出出第幾次了，才見阮不悔喜孜孜的走回來。

段金花上前急急問：「找到快船了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找到了。」

段金花道：「那麼巧呀，就有船去福州？」

阮不悔不能說出是馬家寨的船，那會引起段金花的懷疑，萬一段金花碰上馬小倩，祇怕……

阮不悔心中在想，絕不能提到馬家寨。

他跟着段金花到了客廂，嚄，酒坊以酒窖的陳年花雕招待他們幾位，段老闆還在勸酒吶！

阮不悔一進門，段老闆便拉住阮不悔，定要阮不悔坐在他身邊。

阮不悔還有些緊張不自在。

龍一飛道：「不悔呀，船找到了嗎？」

阮不悔立刻回應道：「祇有一條船去福州，還有半個多時辰就要開船了，船老大交代，要去就快上船。」

他此話一出，龍一飛立刻對沈萬財道：「沈老弟，咱們這就上船了。」

他對段老闆道：「咱們會回來的，一切回來再說了。」

阮不悔對段金花道：「段姑娘，蕭老二位妳多多費心了，再見！」

他三人說走便走，倒把段老闆怔住了。

就在酒坊門外面，龍一飛對段金花道：「就我傳妳的那兩招，妳下工夫練，總是有好處的。」

段金花道：「大叔，你放心，我會的，指望你們早去早回來。」

她轉而看向阮不悔，發覺阮不悔也在對她點頭，她忍不住的叫道：「不悔哥！」

叫的聲音細，却也十分親熱。

阮不悔心中猛一緊，他明白，一切盡在這三個字裏了。

* * *

有船坐當然用不到馬匹，馬家寨的那匹馬便祇好留在東湖大酒坊了，便是沈萬財與龍一飛的坐騎也留下了。

三人走得眞快，別看龍一飛少了一條腿，他拄着拐杖走得更快。

紹興城到碼頭，沒多久便看到岸邊停靠的三桅大船，馬家寨的人在大掌鞭的吩咐下準備開船了。

馬小倩見阮不悔帶着兩個人一同來，立刻跳下船去迎接。

她也十分禮貌，因爲她明白斷腿的乃是阮不悔的龍大叔，而龍大叔就是當年「括蒼刀霸」。

「馬小倩迎接大叔。」

龍一飛一怔，他轉而問阮不悔，道：「她是……」

阮不悔道：「馬家寨的馬姑娘。」

龍一飛道：「坐他們的船？」

「是的，大叔。」

想了想，龍一飛道：「也好，咱們是去取東西，且等找人索討的時候，就不能拖人下水了。」

他的話也祇有阮不悔心中明白。

當然，沈萬財也明白。

如果是去向人討回失寶，那必然有一場搏鬥，這種場面，他也不會出現的。

於是，三人登上船。

馬小倩陪着龍一飛三人進入前面大艙中。

馬家寨的這艘大船上，六個大漢與掌舵的馬三元，七個人對於這一條航路都熟悉，很快的，這條大船駛出杭州灣入海了。

海浪掀起大船上下不休的顚簸着。

龍一飛却把那條小短褲攤開在艙房矮木桌上了。

龍一飛低頭仔細看，口中喃喃不知說些甚麼。

沈萬財道：「一飛兄，看出甚麼端倪嗎？」

龍一飛道：「模糊，很難斷定。」

沈萬財道：「如果難確定，咱們船已在海上，豈不失去目的了？」

龍一飛道：「我如果推敲不出來，有一人必能認識這圖案。」

沈萬財道：「誰？」

（未完・十三）

上文提要：神偷于氏兄弟發現琉璃塔內已空，判斷眞的寶塔必到武小郎手中，司馬亮便帶了三十人前來十字坡索寶，憑武小郎三寸不爛之舌，唬得司馬亮一楞一楞的，司馬亮想用奸計毒殺武小郎不成，親自上陣與武小郎交手，武小郎的武功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高，甘不悔傷了臉皮，牙齒都露了出來，司馬亮也傷了左腕，司馬亮大怒之下命令殺無赦……



新派湖海俠士故事／霍去病・文 可飛・圖

俠盜武小郎

保存實力上橫山、官賊討伐撲個空

落雁堡的人拉馬疾退，那些死了的人也沒人管了，自己的命要緊。

這批人來得快去得更快，刹時大地上只留下一片塵灰在飛揚。

* * *

「哈……」

這笑聲聽起來多麼的悲壯呀，十字坡前的野店門口，大伙笑得滿面淚痕，張水柔與盧小玉、扈五娘她們三人到底是女人家，只笑了兩三聲便抱住武小郎大哭起來了。

武小郎見這光景，他收住笑也收住淚，大聲地道：「小丁、小馬。」

二人立刻回應道：「武爺，咱們贏了吧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更厲害的搏鬥還在後面吶。」

他看看朱才幾人，又道：「看各位如此義氣，武小郎心中感激。」

朱才走過來道：「大伙都傷得不輕，武兄弟也別客套，進門去先治傷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進門以後先喝酒。」

張水柔道：「傷還是快點治呀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知道，似這種刀傷冬天十分的痛苦，我還好，只是一點內傷，我這就快馬加鞭去泰山縣城，我去把那個錢能通神的錢大夫找來，爲大伙把傷治一治。」

他說完立刻自後面拉過一匹馬來，又對張水柔道：「把金子取一錠來，那姓錢的愛金子。」

張水柔微點頭，立刻回去取金子，她取來的金子還正是錢通神多年的積蓄。

朱才看看各位兄弟的傷，他也明白，一時間是不適宜上路回橫山，只好暫時先住下來了。

* * *

很快的，張水柔取來兩根金條放入武小郎袋中，道：「武哥，你早去早回呀！」

武小郎衝着衆家兄弟們抱拳道：「就是這一半天，我就帶着那錢大夫來了。」

張千里道：「武兄弟，你眞的沒有關係？」

呂忠也問：「武兄弟，咱們實在不放心呀！」

李杰道：「武兄弟，你眞夠義氣，如果你傷重，你就別爲咱們去張羅了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放心，我這就快馬一鞭，各位，你們進去吃酒了。」

他又對小丁、小馬道：「小丁呀，把好的吃喝全取出來，至於死的那些落雁堡殺手們……」

小馬立刻道：「武爺，老規矩，咱們今天傷得重，趕明天咱兄弟二人醃他們的肉。」

張水柔道：「快去吧，這是小事。」

當然，在她而言，切人肉滷或醃實在小事一樁。

於是，武小郎拍馬走了，當然，他是快馬加鞭地往泰山縣城而去，因爲泰山縣城距離十字坡最近……

* * *

誰說大夫不生病呀，當大夫的當然也會生病，而且一旦躺在床上，這大夫就離死不遠了。

爲什麼會這樣？有人就說，大夫太會要銀子了，尤其是對於傷重或重病的人，他們更會獅子大開口多要幾個，甚至要得叫人傾家蕩產而他們一點也不心軟。

心不軟就是狠心腸，想想看，上天的眼睛睜得那麼大，會輕饒他們嗎？所以這種黑心大夫死得總是連他們自己也覺莫名其妙。

錢大夫沒有死，他可是病了一場，眞的不輕，只因爲他的存貨盡被那海棠大盜弄走了。

錢大夫這是鬱鬱成疾的，差一點沒死掉。

* * *

都快天黑了，錢家藥鋪外面忽然來了一騎，那當然是武小郎來了。

武小郎拍馬來得快，幾十里路兩個時辰也不要就到了，武小郎把馬拴在門口柱子上，他匆匆忙忙地到了藥鋪內，兩個伙計仍然認識武小郎。

何止這兩個伙計呀，泰山北城很多人知道武小郎是個膽大的，王家宅子鬧鬼呀，誰敢去看？武小郎不但看，而且還住了十幾天。

兩個伙計迎上前道：「喂，你好端端的幹什麼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找錢大夫。」

有個伙計指後面道：「錢大夫病好才兩天，正在後面調養吶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快快叫他出來，帶着醫治傷藥跟我前往鄉下去，娘的，受了傷的幾個人全是外傷，我是爲大夫攔了生意賺銀子。」

伙計道：「你等等，我問問，大夫如果不去，咱們誰也沒辦法。」

他匆匆地走向後面而去。

武小郎對另一伙計道：「你快快把大夫的藥箱塞滿刀傷藥。」

「有人挨刀呀，慘不慘？」

「慘，當然慘，十個挨刀流了血。」

「我的乖，誰幹的？」

「山東最厲害的是誰呀？」

那伙計邊抓藥邊回應道：「那當然是山東响馬了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嚄，你也知道山東响馬最厲害呀！」

伙計道：「那當然啦，有人還傳言，當年梁山泊成了官家屯兵地，週圍的河水成了練水軍的了，於是那批山東响馬到了太行山東邊的橫山，那地方攻守兩相宜，官家還眞拿他們沒辦法。」

武小郎當然知道這些，聽了高興得哈哈笑。

伙計不笑，伙計憂心地道：「娘的，橫山响馬鬧到泰山縣境來了，官家不知管不管。」

武小郎沒回應，因爲另一伙計出來了。

「怎麼樣，大夫呢？」

那伙計搖搖頭道：「大夫正喝參茸酒，四物飯他吃了三大碗，他坐在火邊烤着火，他說冬天不出門。」

武小郎一聽道：「你再辛苦一趟，就說我加倍奉上白銀全是元寶，他開價我就給。」

伙計一聽，二話不說又回頭走到後院了。

藥櫃上的伙計道：「怕是大夫不會去的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有銀子呀！」

不料伙計又出來了。

武小郎上前問：「怎麼樣，答應了吧？」

伙計搖頭道：「他叫我來拿傷藥，一共是兩種，生肌的一瓶十兩銀子，醫傷止血的每瓶二十兩銀子，你是不是要幾瓶帶回去呀？」

武小郎忽地舉着兩錠金子在手上道：「我送金子，你再去問一問，如果大夫仍不去，他娘的，算他沒得說，不愛錢。」

伙計兩個齊瞪眼，這光景還眞叫二人吃一驚，於是那伙計立刻又往二門跑去。

這一回眞夠妙，錢大夫緊着皮裘出來了，錢大夫一瞧也怔住了。

「你……原來是你呀，操……」

武小郎笑笑，道：「別操了，快快跟我上馬吧！」

錢大夫伸手道：「你有金子我瞧瞧。」

武小郎把手猛一送道：「你看看，這是不是金子呀，個視財如命的。」

錢大夫雙目一厲，立刻點頭道：「是，是眞金，正是那……」

他不說下去了，他吩咐兩個伙計快把他的藥箱提過來，又對武小郎道：「我不會騎馬，我們兩人合騎一匹馬。」

武小郎笑笑道：「我知大夫斯文，所以騎了一匹馬來接人。」

兩個人走到門外面，武小郎先上馬，錢大夫隨後坐在武小郎後面，藥箱掛在馬鞍上。

錢大夫手指縣衙那條大街道：「走那條大街我有事向一個人交

代。」

武小郎不疑有他，拍馬走向縣府那條街。

蹄聲得得走得快，轉眼就快到衙門口了，就在這時候，忽聽錢大夫用力抱住武小郎的腰拚命地呼叫起來了。

「快來人呀，快來捉拿海棠大盜呀！」

錢大夫只叫了三聲便不叫了，因爲有把尖尖的小刀頂在他的肚皮上。

武小郎低叱，「再叫刺死你個王八蛋！」

錢大夫果然不叫了，他的臉上灰慘了。

「站住！」幾個捕役過來了，妙的是這其間有兩個認識武小郎。

「嗨，各位辛苦了。」武小郎伸手打招呼。

「嗨！是你呀，武小郎，誰叫海棠大盜呀！」

武小郎笑笑，道：「我後面坐的錢大夫，這些天失金未找回，他有些失常的，總會突然一聲叫，你們別當眞，我請他下鄉散散心！」

幾個捕役搖搖頭，因爲錢大夫滿臉泛青。

錢大夫當然不想死，便是失去那麼多金子也仍然熱愛這個世界，愛得不得了，死了甚麼也沒有了，便是再多的黑心銀子也祇有看別人花了。

武小郎見幾個捕快未回來，遂又道：「嗨，對了，我還想見見程大人，各位，程大人呢？」

有個捕快道：「程大人加夜班，正好睡吶，你找程大人幹甚麼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二人好久未在一起喝酒了，我打算請他喝幾杯的。」

幾個捕快笑笑道：「莫非又想要大人僱你看門房呀，操，已經不再僱人了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知道管家天天夜裏在王家兇宅幹活兒，是不是挖寶呀？」

幾個捕快齊瞪眼，又是那捕役一聲叱：「少放閒屁，你快滾！」

武小郎哈哈一笑，雙腿用力挾馬，刹時出了泰山縣的大城門。

武小郎自身後把尖刀取在手上了，道：「娘的，你聽明，你沒有多口，否則……」

錢大夫道：「原來你就是海棠大盜呀，操你先人的，你好貪呀，一塊金子也不留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你說我是海棠大盜？」

錢大夫道：「你懷中金子我認識，我在上面劃了記號的，我一看就知道。」

武小郎笑笑，道：「唔，原來你叫我走那條大街是有目的呀！」

他搖搖頭又道：「你錯了，我不是海棠大盜。」

「你是的。」

「我要是海棠大盜，他娘的，我就是烏龜配王八蛋生出來的雜種。」

錢大夫冷冷道：「我仍然認爲你就是盜去我金銀珠寶的海棠大盜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你的腦筋不拐彎呀，操，你就不會想一想，這些金子是海棠大盜送我的呀。」

錢大夫幾乎落淚。

＊　＊　＊

武小郎拍馬到了僻靜的地方，他忽然立馬不走了。

翻身下了馬，武小郎的尖刀就在面前晃，他對錢大夫重重地道：「娘的，剛才你在衙門口差一點叫我被幾個狗腿子抓了，娘的，現在該我整你了！」

錢大夫吃驚地道：「你，要殺我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總得在你身上留個標記，叫你以後知道我武小郎不是好欺的。」

他一把揪住錢大夫，又道：「一隻耳朵割下來。」

錢大夫忙搖手道：「不，不，你不是叫我救人的嗎？你傷了我怎麼行呀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割下你一隻耳朵也要你去爲我的好哥們醫傷！」

錢大夫急的偏身搖頭不已，道：「我爲你們去治傷，我不要金子了！」

武小郎叱道：「放屁，你以爲咱們是惡霸，我揍你！」

錢大夫道：「祇要你不傷我，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！」

武小郎忽地嘆口氣，道：「唉，我這人嘛，就是吃軟不吃硬，今天見你這麼求饒的樣子，我心也軟了，娘的，我以爲我的心腸比你們當大夫的心腸軟多了，那像你們呀，見了垂死的人反而雙倍地要銀子，我武小郎祇聽你幾句好聽的，就不切你的耳朵了！」

錢大夫大喘氣地道：「謝謝，謝謝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別謝了，我可告訴你，你的耳朵一隻是我的，你如果拿出眞本事把兄弟哥們的傷來治，你放心，該多少銀子一個鏰子兒不少給，你如果使壞呀，操，你等着沒有耳朵吧！」

錢通神一聽忙苦笑道：「我盡全力，放心好了。」

武小郎這才收起刀，再上馬直往十字坡。

他在馬上笑哈哈道：「錢大夫呀！」

「你吩咐。」

「我心中想着一件事。」

錢大夫抱緊武小郎的腰，低聲道：「你想到一件甚麼事情呀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想到你此刻心裏在罵人，罵我十八代老祖宗，對不對？」

錢大夫還眞的在心中罵，他恨不得生啖武小郎。

但他可不敢承認，忙低聲道：「不，沒有這回事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其實你承認也沒關係，是我也會在心裏罵，人嘛，誰在心中想甚麼，神仙也不知道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，對極了！」

武小郎哈哈笑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武小郎帶着錢大夫回到十字坡時候，天早黑了，這還是拍馬疾馳，如果走路，怕不走到五更天才叫怪。

武小郎停馬大門口，屋子裏已有人在呼叫：「武兄弟回來了。」

祇這麼一句話，大門立刻被人拉開了，祇見張水柔與盧小玉二人幾乎是擠到門外來的，那張水柔奔到武小郎馬前，道：「這麼快回來了。」

當她發現錢大夫帶着藥箱下馬，張水柔哈哈笑着迎過去，道：「喲，錢大夫呀，你還認得我嗎？」

錢大夫當然認得，他一怔，道：「怎麼，你們原來是一夥的呀！」

張水柔道：「是呀，我們住在一個屋簷下，也吃同一鍋飯，我們吶，也睡一張床呀。」

盧小玉已把藥箱先提回屋內了。

武小郎對張水柔道：「快叫小丁、小馬二人爲大夫弄些吃喝，完了大夫爲大伙治傷。」

張水柔道：「小丁、小馬在地下室剁人肉，他們在外面挑了三具肥的拖下。」

她忽然發覺錢大夫臉色大變，立刻拍拍錢大夫，笑道：「大夫呀，別誤會，我們說的人肉呀，其實是兔子肉，開玩笑的，你別怕。」

武小郎已走進門，嚄，板欖上桌面上，還有一邊的土炕上躺的，盡是受了刀傷的人，錢大夫走進門一瞧，不由吃一驚，道：「我的媽呀，誰把你們殺成這樣呀，這些人眞夠狠的了。」

他果然把藥箱打開來，受傷的人見大夫來了，每個人臉上有了笑容，祇不過可也眞苦了錢大夫，他這麼折騰，到五更天才算把事辦完。

武小郎沒睡覺，他一直守在一邊瞧，見錢大夫把每個人的傷處理妥，他拍拍錢大夫笑笑，道：「眞是難爲你了，錢大夫。」

錢大夫道：「人溺己溺嘛，能救怎麼不救呀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眞是慈悲心，江湖上已少有的了。」

錢大夫道：「其實咱們幹大夫的本着救世救人之心行醫，弄錢也是爲了生活嘛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好，這一夜你忙壞了，算一算，我應該送你多少銀子。」

錢大夫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，你已經對我夠客氣了，我怎麼會再收你的錢？不要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錯了，我是個一是一二是二的人，該你的我一紋不少，該我的拿了就上路，你開價吧！」

錢大夫道：「見各位好漢受這麼重的傷，我們幹大夫的怎麼還能忍心再伸手要銀子呀，免了，免了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操，江湖上的大夫如果都像你錢大夫此刻的表現，娘的，天下大夫都是神了。」

他指着受傷的又道：「別磨菇了，錢大夫，你快快地計算一下，我們算清了以後我還送你上路吶。」

錢大夫一聽，道：「上……路……」

笑笑，武小郎道：「不是上陰間路，送你回縣城。」

錢大夫道：「也罷，既然你一定要付銀子，我這裏厚顏開口了，這麼辦，這兒一共十一人，除了你以外，十個人的治療費我一共收你二十兩銀子，不算貴吧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也算公道。」

他抖手取出一錠金子，道：「收下。」

錢大夫道：「太多了吧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知道多，但我還有話說。」

錢大夫顫抖着接過來，道：「你……你有甚麼話，你就說個明白吧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把金子送了你，但願你的口風緊，別向任何人提起這兒的事情。」

錢大夫道：「當然，當然。」

武小郎又道：「咱們醜話在前，你若口風稍走漏，小心我去燒你的房子。」

錢大夫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回去戴口罩。」

武小郎一笑，道：「大夫，我送你一程。」

錢大夫搖手，道：「一條大路通縣城，你也別送了，我遊山玩水回縣城。」

笑笑，武小郎道：「既然你大夫如此說，我也就懶一回，不送你了。」

錢大夫忙彎腰一鞠躬，急急地大步走出野店。

他也匆匆地走出十字坡，回頭不見人進來，他才忽地掩臉大哭起來。

錢大夫邊哭邊把那錠金子取在手，嗥道：「操他先人祖奶奶，這是甚麼世界呀，這明明是我的金子，他用我的金子做人情，害我損失不輕呀！」

他邊罵邊哭往前走，那光景宛如他的世界末日來臨似的，恨不得叫十字坡的那些人死絕。

* * *

武小郎抱頭大睡，他心中甚麼也不想，外面怎麼忙碌他也不過問。

武小郎至睡到過午才起來。

張水柔與盧小玉又把傷處再敷了藥，她二人原是輕傷，此刻好多了，祇有扈五娘傷在肩頭上，她正在閉目休養吶。

現在，武小郎精神又來了，他走到前面店堂了。

柴大官叫道：「武哥，過來大伙喝酒。」

武小郎笑笑道：「各位，我不知各位能不能上路，咱們最好馬上走。」

他此言一出，一室鴉雀無聲，都瞪了眼等着武小郎再往下面說。

武小郎走到大桌前，道：「我算算咱們的人馬，三個女的再加上十一個男的，全都是身上帶刀傷，如果落雁堡再攻來，咱們唯有等挨刀！」

朱才一聽，道：「武兄弟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打算找地方去躲起來，可是甚麼地方有橫山最安全？」

「好呀！」大伙都叫起來。

李杰粗聲道：「歡迎武兄弟加盟，橫山哥兒們歡迎你呀，哈哈哈！」

張千里道：「對，逼上橫山就去大幹一場。」

楊三郎道：「回去橫山過好年了。」

張水柔走過來了，她憂心地道：「武哥，眞的要去山寨呀，我的祖產怎麼辦？」

她指的是孫二娘留下的這爿店。

武小郎道：「這爿野店沒問題，司馬亮拿不去的。」

小丁、小馬也呆了，他們在這兒十多年，怎麼丟得下。

張水柔道：「我眞捨不得呀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想過了，等咱們打敗了司馬亮以後，咱們再回來開店。」

張水柔一聽笑了。

盧小玉過來了。

「武哥呀，你決定去橫山呀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咱們去橫山過新年，妳看好不好？」

盧小玉道：「武哥，何日我才報大仇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妳安心，我們上山以後再商議，我以爲滄州的司馬亮太可惡，咱們向李寨主去搬兵，咱們血洗他的落雁堡！」

他此言出口，朱才幾人同聲道：「武兄弟呀，這也正是咱們心中的話。」

張千里道：「娘的，這次一戰，我發現落雁堡中有能人，有個傢伙以飛刀招呼我，這人的飛刀夠陰狠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咱們也不含糊呀。」

李杰道：「有個玩雙槍的也不差，我同他打得也難分難解。」

他二人說的不是別人，乃每次隨司馬亮出征的三個人，張展、白爲仁與石堅三人是也！

這三人也受了傷，無他，因爲橫山好漢也不好惹。

* * *

武小郎猛地擧杯站起來，道：「好兄弟們，大家乾一杯，然後收拾妥當，咱們騎馬上橫山。」

就在這時候，扈五娘也出來了。

扈五娘自來到十字坡以後，她發覺這兒才是講義氣的地方，祇是她還不便多口，此刻她說話了。

「各位，我知道司馬亮的爲人，他陰吶！」

朱才道：「扈大姐，司馬亮有多陰，妳說說，我們大伙聽聽！」

扈五娘道：「那日司馬亮吃了大虧，連他自己也想不到，我敢說，不出三五天，他必會率更多殺手前來，到時候就是一場大屠殺！」

朱才道：「那個老小子是個唯我獨尊的傢伙，咱們要整他，就得快上山同李當家的商議去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想了許久，咱們祇有這一條路好走，最好馬上走。」

大伙一聽無異議，立刻各處去收拾。

其實也沒甚麼好收拾的，武小郎與張水柔不會去井中暗處取寶塔，他們倒是帶走金銀珠寶一大包。

於是，一行人連忙騎馬走了。

第二天中午來了一大批官兵，爲甚麼是官兵？因爲有人密告十字坡出現響馬了。

十字坡屬於泰山縣管轄，十字坡出現響馬，單只縣城捕役是不敢前來的，於是另外派了一百名官兵夥同衙門的程捕頭二十四名捕役，飛一般的來到十字坡，隨來的還有

個告密的人。

這位告密的人可不是別人，錢通神錢大夫是也。

錢大夫忙了一夜爲傷者治傷，他早已發覺這些傷的人穿的衣裳，那正是橫山響馬們的模樣，再加上朱方幾人不小心的說了些山上的情況，錢通神立刻明白，這些人全是殺人王。

錢大夫不敢稍有大意，他盡本事爲朱才等人把傷治，不敢惹火這些人，便是武小郎付診費他也一樣地推三阻四不敢要，若非武小郎的誠意，他是不敢伸手接那一錠金子的。

錢大夫奔回泰山城，一路走到衙門口，正遇上程捕頭與那甘元及杜大北率人去王宅，他們仍然天天夜裡去王宅找寶塔，說是掘地三尺也不爲過。

錢通神把十字坡情況向程百里說一遍，嚄！程百里吃了一驚，縣境來了響馬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，立刻便向太爺報告，結果便連鎭守地方的官兵也派來了。

* * *

程捕頭與他的捕役們也曾來過十字坡，如今是來抓響馬，他的人走在最前面，大槐樹下他一聲吼：「到了，就是這家野店！」

帶官兵的是個大漢，他雙手握着大關刀，烏騅馬上他大吼一聲：「團團圍起來！」

「嘩啦啦」一聲響，十幾根鍊條抖開來，光景是要鎖人了……

那程捕頭走在最前面，他站在門下猛拍門：「開門！」

他一共喊了三五聲，裡面沒動靜，但門是由內插上門閂的，顯然是有人在。

其實裡面已沒人住了，張水柔認爲山野地方門外上大鎖會有甚麼用，被人用刀斧一砍便開了，還不如由內拴上門，叫人以爲屋內有人，張水柔能高來高去，她由院牆躍出去。

* * *

程百里叫了幾聲火來了，他往後退一大步，道：「把門撞開！」

三個捕役奔過去，三人併肩撞門，口中還厲叫着：「一二三！」「咚！」

一共咚了多少聲不知道，這門栓得還眞緊，於是再加上兩個人，大伙拚命撞，「轟」的一聲門開了。程捕頭擧刀當先往裡面奔，表明他老兄身先士卒的模樣，其實他心中明白，八成屋裏沒有人。

屋內當然沒有人，屋內的人昨天下午就走光了。

帶隊的官是個山東漢，魯東人罵人不一樣，他在門外大聲罵：「進你娘的，銀呢？」（銀乃人的聲音也）。

屋內的程捕頭大叫道：「把總快來，人都跑光了，你看這屋內的東西怪不怪！」

那位把總端着關刀進去了，嚄！還眞叫他開了眼界了。怎麼店內一排排放着大罈子，還有一大高粱酒放在桌子上。

這時候門外陽光很亮，桌子上放了一張便條，上面寫得歪七扭八，但仍然知道上面寫的是甚麼。

「滄州惡霸司馬亮，我說實話你聽着，找寶塔應去泰山城，再不去官家就快抱走了，你娘的！啃天啃地啃地方，帶殺手找到我這裡，惹你不起躲得起，爺們遠走高飛到山裡去了。」

這便條未落款，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，只不過這兒無人是眞的。

程百里叫過錢通神過來，急問道：「大夫，你說說，我聽聽，他們一共幾個人？」

錢大夫拭着汗，帶着氣道：「他們吶，我算了……」

錢大夫搬動指頭算了又算，道：「一共是三個女的，對三個女的，一個年紀四十多，另外兩人二十幾。」

他又算了一下，道：「男的一共十一人，其中兩個是伙計。」

那把總一聲叱道：「就這麼十幾個男女呀，我卻率領一百人，眞是小題大作了！」

程百里道：「把總，你聽過沒有，橫山響馬的功夫大，他們一大半是當年梁山好漢的後人呀！」

那把總冷笑道：「梁山又怎樣，還不是死光光！」

他把關刀往地上扔，過來個士兵接手中，那把總指着屋內的罈子道：「打開一個瞧一瞧，裡面裝的是甚麼？」

一聽開罈，幾個兵士走進來，刷刷刷的把三個罈子打開了封口，嚄！一股子肉香令人垂涎欲滴。

再看桌上的一罈子，打開了滿屋酒香，程百里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，這些東西會留下來？」

把總道：「會不會有毒呀！」

程百里正猶豫，忽見錢大夫在一旁便道：「大夫，你是大夫，你瞧瞧這些酒肉會不會有毒！」

錢大夫自腰帶上拉出一串鑰匙來，上面就有一根三寸長的銀針。

那年頭大夫們出外備了許多零件，甚麼針灸包小火鍋、金針銀針、藥引……

錢大夫以銀針扎入酒中試了試，他取出銀針道：「這酒沒有毒！」

他又去試幾罈鹹肉與滷肉，發覺也無毒。

程百里便對把總道：「趙把總呀，你想想，爲甚麼把這些好吃好喝的留下來不帶走？」

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／申公豹・文　可飛・圖

五彩傳奇

孤傲玫瑰愛小子　因果輪迴受戲弄

上文提要：小五子被夜來香用牛筋綑綁住，正和小霸王各持尖刀要結束小五子之命時，不料小五子以「拔陽回生氣功」震斷牛筋並反制住夜來香兩人，夜來香祇好以五百兩黃金來贖命。小五子押夜來香往藏金處取金，却聽到有姑娘喊救命，小五子逼夜來香帶他進去察看，原來正是自己和小彩救過的齊氏姐妹又被夜來香派人搶來……

小五子說定了，他會在七里蕩等他們。

現在，小五子果然在等他們，而且還備下這麼一大桌豐盛的酒席。五個新來的，這一路也早餓了，便立刻圍在桌邊暢飲起來。

別世雄這時候最是激賞小五子，他擧杯對小五子道：「小兄弟，前些時誤會你了，這杯酒是向你致歉。」

小五子笑笑，道：「我接受你的歉意，大家乾。」

別世雄又滿一杯，對小五子道：「這第二杯酒，是謝你帶我們找八邪，明日一早我們就趕往青衣江。」

小五子又是一聲笑，道：「沒問題！」

別世雄又滿第三杯，對小五子道：「這第三杯敬你，預祝由於你的幫助，使我追回別家寨的失金！」

小五子心中發笑：「這老小子拐彎抹角還是爲了他那些失金，眞奇怪，有金的人怎麼那樣愛金？」

小五子高高擧起酒杯，道：「別寨主，你一定不會失望，你也一定能把你的金磚祇多不少的運回去。」

別世雄提起失金就心痛，他嘆口氣，道：「我不祈望多得，祇將我的失金追回來，就阿彌陀佛了！」

酒肉和尚拍着光頭盯着小五子看，他有些蒼老了。

小五子就有這種感覺，十年前荒山一戰，酒肉和尚帶傷救走劉言，那時候他是個壯碩的大和尚，不像現在，連眉毛都見白了。

酒肉和尚與劉言的交情好，「絕一鏢」劉言的妻子就是上官蘭花。

這時候上官蘭花對小五子道：「小兄弟，借你的酒敬你一杯！」

小五子笑道：「別客氣，你有話請問，你一定有話要問我，是嗎？」

上官蘭花乾乾一笑，道：「不錯，我是有件事不解，小兄弟，我想知道你怎麼知道七惡八邪的？」

小五子淡淡的道：「我知道他們，你明白吧，知道並不表示認識他們，知道更不表示就同他們有交情。」

酒肉和尚這才吃吃笑道：「我就說嘛，看你的年紀不過十五六、十六七，多也不過十七八吧？七惡八邪在大鬧江湖的時候，你還不知在甚麼地方呢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是個窮小子，荒山上被人拋棄的孤兒，也不知那些混帳王八蛋把我糊里糊塗的養活大，又糊里糊塗的教了我武功，我也糊里糊塗的學了不少武功，因爲

姓趙的把總道：「只有一個解釋！」

程百里道：「噢，你說說，我聽聽！」

趙把總道：「這些死囚們來不及帶走，他們也帶不動這麼多！」

程百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那就便宜咱們了，哈哈哈！」

趙把總大聲吼：「來幾個會做菜的，咱們今天吃個飽，然後凱旋回縣城！」

嚄！立刻進來十幾個大漢，一擠擁到了灶房裡，不旋踵間，有人歡叫着走出來。

「大人呀，鍋灶上還有肉包子呀！」

程百里道：「娘的，他們肉包子也吃足了，太好了，咱們還客氣甚麼？」

他把那張便條摺起來揣入懷中，又道：「這是證物，回去縣城好交代。」

* * *

有兩個差役提着水桶去汲水，那水井深三丈，井口小，井腹大，二人拉滿兩桶水低頭看井內，有一人笑道：「這地方眞不錯，住在這兒賽神仙。」

另一人笑道：「我就不太懂，開一家野店爲甚麼滷了那麼多的肉，還眞香！」

兩個人哈哈笑着抬了水桶往灶房走去，他們二人當然不知道那水井下面的井壁內藏了一座價值連城的寶塔，更有不少張水柔藏在裡面的金銀珠寶。

* * *

這一頓一百多官兵與捕役們眞是大快朶頤，又是酒又是肉，又是包子帶肉球，這麼冷的天，大伙吃得頭冒汗。

他們不但吃，臨走還各自包了一大包的醃醬肉，每個人笑得嘴巴也合不攏，若非每人長了兩隻耳朶阻擋着，怕是嘴巴會笑咧到脖子後。

他們如果知道吃的是人肉，怕是一個人也笑不出來了！

如果他們還知道酒中滲有馬尿，當然更不會喝得罈底朝天。

這不是武小郎缺德，武小郎實在也想不到此地會來官家的人，武小郎是要對付滄州落雁堡的殺手們，因爲他恨死司馬父子了。

* * *

天下有許多事令人驚奇，天下也有不少事是巧合的，就在程百里與趙把總領着人馬又轉回泰山城的第二天一大早，從滄州來了一批殺手，這些人一個個兇似虎，騎在馬背上還罵人吶。

率領這批近五十名殺手的不是別人，乃是司馬亮貼身武士，他們是「血刀」張展、「雙槍將」白爲仁與「飛刀手」石堅三人，另外眞正的主角就是那兩個虯髯大漢巴里格與呼圖中二人。

他二人乃是代表和親王爺來十字坡的，因爲司馬父子受了傷，和親王爺又不便在關內明目張膽出面，這次便由他們五人再率五十名落雁堡的殺手們來了。

* * *

一大早這些人風捲殘雲般的剎時把十字坡又包圍住了，這一回誰也不多言，立刻開始正面攻堅了。

那「飛刀手」石堅擧着兩手大吼一聲：「衝呀！」

原以爲要給屋中人一個措手不及，誰知道門是虛掩着的，等到大伙殺到屋子裡，那有甚麼人在呀！

滄州來的殺手們原是要爲死在此地的十一名同伴報仇雪恥的，誰知還是來晚了。

他們差一天便與官兵遇上了，那白爲仁命人到處找一遍，又命人趕快做飯。

幾個頭頭商量了。

那「血刀」張展道：「等咱們吃過飯，放把火把此地燒他娘的鳥蛋精光。」

巴里格急叱道：「不可以！」

張展道：「巴兄有何指教？」

巴里格道：「燒了屋子事小，萬一把我們宗廟的寶塔燒掉，你擔待？」

一怔，張展道：「我看寶塔不會在這裡。」

呼圖中道：「你怎麼會知道寶塔不在這裡？」

張展道：「寶塔如果在此，人是不會逃走的。」

呼圖中道：「要是被他們藏在這兒某一個地方呢？」

張展不開口了，他只有不說話，因爲眞要是把寶毀了，便堡主也吃不消。

一邊白爲仁忿忿地道：「娘的，想來一個拂曉攻擊殺光他們！不料全逃走了。」

石堅道：「咱們撲了個空，不如把人馬分開，來一個地毯式的搜索，也許運氣好今晚就找到寶塔也說不一定呀！」

呼圖中立刻點頭，道：「對，你們這一意見我十分贊成！」

張展道：「找不到寶物再燒屋。」

巴里格道：「找不到寶物也不能放火燒，因爲早晚咱們會把寶塔找回來的。」

於是，石堅把來的殺手們分成兩批人，一批在屋內各處搜，另一批在外圍找。

(未完・十六)

大家都糊塗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我的師父是誰，你們說天底下還有比我更糊塗的？」

酒肉和尚拍掌大笑，道：「眞是糊塗，而且糊塗得令人可笑，哇呀，糊塗的人有福了。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有甚麼福？」

酒肉和尚道：「你死而未死是一福，遇到糊塗人傳你武功是二福，你竟然不知跟誰學武功，這是三福，哈哈你有此三福，此生沒白活了。」

其實酒肉和尚怎知道小五子的話中含意？

小五子是說，他小時候本應被人坑死的——他聽了百花谷外翠翠的話以後，就已明白大半了。

小五子又被七惡帶上天山不老峯收養長大，七個惡人都傳授他的武功，究竟誰是他師父，總不能一個人有七個師父吧？

所以小五子說七惡糊塗，自己也更糊塗了。

上官茉莉道：「所以你祇知自己叫小五子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不錯，我叫小五子！」

他心中在憤怒，憤怒上官玫瑰害得他一家好凄慘。

小五子這時候是不會承認自己姓南的。

小五子在等時機，等着探明母親與老爹是怎麼死的。

別世雄的心情愉快，就好像明天他一定會奪回他的失金般，舉杯道：「來來，大家吃酒！」

上官蘭花重重的放下酒杯，對小五子道：「我還是有一事不明白。」

小五子道：「你問吧！」

上官蘭花道：「上次你帶我們去天山不老峯，我們果然遇上包大頭與陶瘋狗二人，這件事我就想不通，我們過去在不老峯找了他們十年之久未遇上，而你一下子就叫我們找上，這怎麼說？」

小五子一笑道：「正好那幾天他們走出來晒太陽，也是你們運氣！」

上官蘭花道：「運氣雖好却死了丈夫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眞不該引你們仇人相見，我又做了糊塗事了！」

上官蘭花道：「我不怪你，如今你又帶我們去無憂島，我又弄不明白，你怎麼也會知道八邪的地方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其實我並不知道八邪的洞口在那裏。」

小五子眞的不知道，上次嬌嬌雖然帶他進無憂洞，但他還是不知道如何叫開無憂洞。

小五子這一次說的是眞話。

眞話往往會被人當成謊言。

別世雄就以爲小五子在撒謊。

別世雄撑桌而起，沉聲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怎麼說，你不知八邪住甚麼地方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雖不知道八邪的無憂洞在那裏，却能引出八邪來，至少能找到他們其中的兩人。」

別世雄大喘氣的道：「嚇了老夫一大跳。」

「關洛大刀」費艮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同七惡有仇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年紀小，怎會同他們有仇？」

費艮點點頭，道：「與八邪呢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認識他們！」

費艮對酒肉和尚道：「大家想條妙計，這一次一舉殺光八邪！」

酒肉和尚道：「若憑實力，目前我們這些人怕很難如願，不過……」

酒肉和尚看向上官姐妹。

上官玫瑰立刻問道：「大和尚，你有話快說。」

酒肉和尚道：「如果蝴蝶門的七金釵，再加上你們四位姑老爺，應該足夠對付八邪了！」

酒肉和尚與「絕一鏢」劉言的交情夠，他才有如此一說。

本來，百花谷蝴蝶門與八邪之間並沒有深仇大恨，自從十八盤荒嶺一場血戰之後，「絕一鏢」劉言被毀了容貌而與七惡結了仇，祇因爲荒嶺一戰，也有八邪的參與，所以百花谷的人也視八邪爲敵人。

此刻……

上官蘭花點點頭，道：「大師的話不錯，不知我爹是否會叫他們來。」

上官玫瑰立刻接道：「他們會來，他們已在路上了。」

小五子聞得百花谷四位姑爺也趕來，不由得心花怒放起來了。

心花怒放而不形之於臉上的人，這世上就很多。

小五子便是這種人。

他不但未形諸臉上，甚至愁眉苦臉的道：「我完了，我不幹了！」

在座的人聞得小五子說「不幹了」，俱都吃一驚。

別世雄更驚，如果小五子拍屁股走人，他被八邪劫去的金磚元寶怎麼辦？

上官玫瑰知道小五子「不幹」的原因。

小五子在百花谷同四位姐夫打過架，其中孟天君還想殺了小五子。

別世雄就坐在小五子身邊，聞言一把按住小五子肩頭，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怎麼聞得百花谷四位姑爺就要走？難道你們之間有甚麼仇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往日無怨，不過，近日有仇！」

上官茉莉不知其意，急忙追問道：「近日有甚麼仇？」

小五子指着上官玫瑰，道：「你最好問她去！」

上官茉莉吃一驚，道：「七妹知道？」

上官玫瑰點點頭，道：「我把小五子帶進百花谷了！」

上官蘭花也不相信的睜大眼睛來。

上官茉莉迷惑的問道：「七妹，依照百花谷爹訂下的規矩，你帶小五子進谷，莫非你想同他……」

上官蘭花更是直接了當的道：「你會看上他？他……他才有多大？」

原來百花谷一般人是進不去的，除非是七金釵對這人有意，由她們親自帶入谷中。

小五子就是由上官玫瑰親自帶入百花谷中的，祇因小五子與上官堯在言語上發生誤會，小五子又不認錯，雙方這才不歡而散。

當小五子從翠翠口中知道上官玫瑰因愛而謀害他的母親柳柔柔時候，他更是恨上官玫瑰。

現在，他已知道自己的母親叫柳柔柔，是河南府柳家堡柳長青的女兒——外公就是「神刀太歲」柳長青。

上官玫瑰坐在小五子左邊，她重重的看了小五子一眼，道：「我就是有這個意思，可惜的是他不領這個情，他……他竟然……」

上官茉莉雙眉一挑，道：「他怎麼了？」

上官玫瑰道：「他棄我而去，跑了！」

上官蘭花道：「七妹，他還是同你一起嗎？他不是去兩狼山了嗎？他現在就在你眼前！」

上官玫瑰道：「去過兩狼山，我便帶他進百花谷了，我也是剛剛才來到七里蕩的。」

上官玫瑰往日的高傲早已不存在了。

自從她在百花谷中看到小五子露的幾手絕招，她就重新對小五子有了評價。

現在……

現在，上官玫瑰不再像過去那樣想愛而又不敢說出來。

她承認自己愛上小五子，而且是當衆承認，這對於名震江湖的七金釵而言，那眞是少有的事情。

酒肉和尚最是知道蝴蝶門七金釵，因爲他與百花谷的四姑爺「絕一鏢」劉言交情夠。

關百忍與費艮二人也直視着小五子，他們看不出小五子小小年紀，怎麼會被上官玫瑰看中！

酒肉和尚大笑，道：「小施主別走了，等我們收拾八邪之後，貧僧陪你上百花谷提親事去。」

上官玫瑰感激的望着酒肉和尚。

小五子道：「老和尚，我這裏沒問題，小五子孤家寡人一個流浪漢，百花谷祇要有我吃的大菜，我爲甚麼要拒絕？祇是你還得去問她爹，她爹恨不得剝我的皮！」

酒肉和尚笑道：「小施主，你放心，我會找上官堯說的！」

上官玫瑰道：「你誤會我爹了，他祇是聽不慣你說的話不禮貌，所以……」

小五子道：「一句不禮貌的話就要宰人呀，百花谷誰敢進去！」

上官玫瑰道：「你祇要對我爹低個頭，僅僅低個頭，爲了我，你爲甚麼不低頭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沒做錯事，我爲甚麼要向人低頭？你想以後跟着我，就別教我向人低頭，你也不能向人低頭，否則……」

上官茉莉冷冷道：「否則怎樣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否則大家分道揚鏢！」

上官玫瑰眞的服了小五子，她也可以說是認定小五子了，認定要跟着小五子。

如果小五子不被上官玫瑰看中，就憑剛才小五子的話，上官玫瑰早已翻臉動手了。

她不但不發怒，而且還低聲的道：「向長輩低頭並不可恥，別叫人說你沒教養，小五子，普天之下除了我爹，我們不會向任何人低頭。」

小五子冷然道：「你爹爹怎樣？總得講理吧！你帶我去百花谷，多少也算是個客人，大家見了面，應該幾句客氣話，可好，你爹先是一陣盤問，把我當成了奸細，又不問我們飢餓否，就要他的女婿同我動手，哼……」

上官蘭花急問：「你們動手了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那還免得掉？」

上官茉莉道：「你敢在百花谷殺人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沒殺人，我教訓他們是有的。」

上官蘭花道：「你在百花谷撒野，我爹會放你走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如果想走，誰也攔不住！」

上官蘭花沉聲道：「百花谷機關重重，你休想在無人帶領下走出來！」

小五子冷然一哂！

上官玫瑰道：「我們都小覷他了，他的輕功如飛，從那難以下脚的絕壁上攀越而去。」

連酒肉和尙也驚訝的望着小五子。

上官茉莉吃驚的道：「你……眞的能從垂直的絕崖上攀升百丈高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是狗急跳牆，猴急上房，沒法子才登峭壁走懸崖，當時如果有人領我走出百花谷，王八蛋才願冒那種摔死的險。」

小五子的目光移在上官玫瑰身上，看得上官玫瑰低下了頭。

三十多歲的女人，竟還有些心怯怯的不好意思。

小五子心中駡：「臭女人，妳還裝的甚麼小姑娘。」

上官蘭花對大姐上官茉莉道：「大姐，我們不能太責怪小五子了。」

上官茉莉道：「也該爲小妹做些甚麼了！」

上官玫瑰道：「謝謝大姐成全。」

小五子一旁眞想嘔，他想不到目中無人的上官玫瑰會眞的看上自己。

小五子心想：「這樣也好，你現在敢愛了是嗎？我就逗逗你這個可惡的老小姐。」

小五子心中有了決定，便哈哈笑道：「賢姐妹這番成『我』之美，小五子打心眼裏感激，我等你們好消息了。」

便在這時候，酒樓外面鐵蹄大響，雷一般的霍然而靜止在大門口。

上官玫瑰道：「一定是他們來了。」

衆人看過去，祇見四位錦衣壯漢併肩大步走進來，爲首的正是「飛虎莊」「虎拳」孟天君。

孟天君後面便是「瀟灑劍客」冷如水，「劍書生」關山河與「乾坤扇」司馬亮。

這四人在江湖上的名號十分響亮，他們每人都是一方英豪，加上百花谷的頭銜，更是惹人注目。

別世雄可高興了，不等大家寒暄，立刻又命掌櫃的另做一桌豐盛酒席。

他以爲篤定可以奪回自己的金磚了。

孟天君已站在大桌前，所有的人都站起來抱拳打招呼，唯獨小五子舉筷挾菜，一副不理睬樣子。

上官玫瑰道：「小五子，好弟弟，你就委屈一下打個招呼，過去的不快也就沒事了。」

小五子道：「換了你，你幹嗎？」

上官玫瑰幾乎掉淚。

她幾曾受過這種氣？

上官玫瑰一直是孤傲的，她孤傲了三十多年，如今爲了把握住此生唯一的愛，她低頭了。

小五子也笑了——他是心裏在笑。

孟天君沉聲道：「我們坐另一桌！」

孟天君四人眞的坐在另一桌上了。

這頓酒飯雖然別世雄恭敬有加，但因爲小五子的表現，大家心中都有了疙瘩。

小五子不要這些人快樂，這些人怎能快樂起來？

吃過一大半，小五子突然推桌而起，道：「各位慢吃，我回後面睡覺去了。」

他說走就走，直把各人看得一呆。

上官玫瑰更是如坐針氈，她望着小五子的背影發呆。

她眞的不知道，自己爲甚麼要受這種折磨。

如果她知道小五子就是南大俠的兒子，她應該知道這也許就是報應，在她的心中，她把小五子當成南大俠的替身，那股子埋藏在內心二十年幾已發酵的愛，就要一古腦的雙手奉獻給小五子了。

上官玫瑰在小五子離開百花谷的時候，就抱定了這個「作繭自縛」的主意。

她眞的要「春蠶到死絲方盡」了。

這一夜過得很平靜。

夜來香再是想整小五子，她也祇得放棄了。

掌櫃的傳話過來，江湖上有頭臉人物全來了，其中百花谷就來了男女七個人，別說是她夜來香，便是七惡全在，也得躲着他們，更何況還有另外四個人，再加上小五子，這兒成了風雲集會了。

夜來香不敢蠢動，小五子當然知道，所以他睡得十分安逸。

三更天有人進來，小五子祇睜開一隻眼便又闔上了。

上官玫瑰小心的替小五子拉緊棉被，坐了一陣便走回房去。

五更天上官玫瑰又來過一次，她見小五子睡得安逸，又站了一會兒才回房。

小五子心中想：「娶個年紀大的當老婆也不錯，會像娘一樣的照顧我！」

可惜小五子不打算娶上官玫瑰當老婆，他祇是想逗逗上官玫瑰，逗得她心癢癢，逗得她愛恨交織的死去活來。

* * *

七里蕩的小街上，「萬花酒樓」的大門外，一大早便見一羣套好鞍的快馬拴在一起。

酒樓內，正廳上一張大圓桌，小五子坐在正中央，他以手指沾着茶水在桌上畫，邊畫邊低聲解釋。

這時候連孟天君四人也聚精會神的聆聽着。

不多一會兒，一應吃的全上了桌，小五子當先取了一碗肉給上官玫瑰，笑道：「吃吧，我知道這些天委屈妳了，快趁熱吃吧！」

上官玫瑰有受寵若驚之感，她服從的接過來，關懷備至而又含着淚的道：「小五子，你也吃！」

看了這種情形，上官茉莉不知應該高興？還是應該替七妹大哭。

她輕聲的問小五子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總得有個落脚的地方吧？」

她一頓，又道：「比方說，你的家……」

小五子笑道：「四海爲家！」

他看看這座酒樓，又笑道：「我若高興，這座酒樓便是我的家！」

上官茉莉道：「這座酒樓會是你的？」

小五子淡淡的道：「你們不相信？」

連酒肉和尙也在搖頭。

小五子猛拍一巴掌，高聲道：「掌櫃的，過來！」

大掌櫃就怕小五子，聞吼叫，忙笑彎着腰走過來，道：「小爺，你吩咐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去把夜來香找來。」

大掌櫃道：「我們東家受了傷，這會兒正在床上躺，你有事我去替你做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這件事你做不了主，快去叫她來！」

掌櫃怕挨大巴掌，立刻往外就走。

不旋踵間，他眞的扶着夜來香走進來。

小五子笑道：「喂，夜來香，你早哇！」

夜來香痛苦一夜，想起五百兩金子，更是心痛得睡不着，直在駡小五子老祖先，如今大淸早她好不容易閉上眼，這小子又叫人把她拖起來。

夜來香臉都氣灰了。

她走近小五子，道：「如今我們兩不相欠，你又找我幹甚麼？」

小五子指指大酒樓，道：「這座酒樓多少錢？」

夜來香一怔，道：「你問這幹甚麼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要買下來。」

夜來香道：「我不賣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好吧，你不賣算了，那要我不高興，放起一把火燒了它。」

夜來香跺脚尖聲道：「天理何處？國法何在？江湖的規矩也不管了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憑你，也還奢談天理國法？狗屁！」

一邊，大掌櫃拉過夜來香，他低聲幾句話，夜來香竟然點起頭來了。

夜來香扭着屁股又走過來，道：「好吧！好吧！我就答應賣了。」

小五子笑道：「你總算開竅了！」

夜來香道：「不過價錢方面你不能少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那當然，你開價吧！」

夜來香叫過大掌櫃，大掌櫃手上拿着個大算盤。

夜來香道：「這座樓蓋起來要不少銀子，少說也要五百兩！」

大掌櫃手一撥，算盤猛一響。

夜來香又道：「裏面的傢俱是棗木的，算一算也要百兩銀子！」

大掌櫃在算盤上撥了個逢五進一……

夜來香又道：「酒窖裏存的酒也不少，總能值上五百兩銀子的。」

大掌櫃立刻又撥了個五。

夜來香又道：「這兒雜七雜八的加起來，連馬廐一起算，少說也要五百兩銀子。」

大掌櫃又是逢五進一的撥加上去。

夜來香指指地，又道：「地價最貴，這又是七里蕩黃金地段，少說也要三千兩銀子。」

掌櫃忙又一陣撥……

夜來香問道：「一共是多少？」

掌櫃笑道：「整整五千兩銀子！」

夜來香冷冷的對小五子道：「公道吧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公道，不過，折合黃金是多少兩？」

掌櫃伸出一巴掌翻了翻，道：「十兩銀子換一兩金子！」

小五子提起個包袱往桌上放，道：「這裏是五百兩，也許多也許少，他們點一點！」

夜來香一看是自己昨日被這小子訛詐的，她還用點！

一邊的掌櫃也一瞪眼。

小五子大笑，道：「這座酒樓我的了，哈……」

夜來香想發瘋，可是她這種女人最不容易發瘋。

咬咬牙，夜來香對掌櫃道：「去取文房四寶，我們寫好字據，我畫押！」

小五子手一攔，道：「何用畫押，俗套免了吧！」

夜來香一楞！

在座的人全都一怔！

夜來香道：「你不怕我過後不認帳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希望你耍賴！」

夜來香不解的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因爲我也看上你

的夜來香香院，還有那家大賭坊，哈……」

夜來香眞的氣結，但當她想起掌櫃的話，立刻也笑道：「不寫字據也好，我們就君子一言吧！」

小五子笑道：「這才對，寫甚麼字據？如果我沒本事，胳膊不比你的腿粗，就算我有字據，你還是照樣會要我的命，這年頭拳頭大才吃得開！」

夜來香雙手提起包袱，道：「這是我的了？」

小五子笑笑，道：「這家『萬花酒樓』是我的了！」

夜來香扭着腰肢走了，她走得很輕鬆，就好像她白白撿到五百兩金子般那麼高興。

小五子突然對掌櫃吼道：「關門，生意不做了！」

掌櫃吃一驚，道：「新主子，你怎麼要關門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這是我的酒樓，我想關就關，你管得着？」

掌櫃急忙又道：「關不得呀，新東家，新主子，門如果關了，這裏前後二十多人立刻失業，沒飯吃了呀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不能用你們這些不忠的下人！」

掌櫃道：「新主子，我忠心得很吶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是嗎？那好，你告訴我剛才你對夜來香說了些甚麼，她怎麼一聽了你的話就立刻高興的答應了？」

掌櫃立刻一皺眉，道：「這……這個嗎……」

小五子冷冷道：「你仍然對那婆娘忠心，我怎能再用你們，都滾！」

掌櫃立刻低聲道：「新主子，是這樣的，我祇是對夜來香說，有一天包當家一定會回來，祇要包當家回來，這座酒樓還是她的，所以……」

小五子哈哈笑道：「原來是這樣子，那好，你們照常營業，我就等包大頭出現，那老小子還欠我不少銀子！」

掌櫃聞得小五子不關門了，立刻高興得直搓手。

小五子道：「我們要走了，以後你在這兒當家主事，不過帳可要記清楚，如果我發現不對勁，一定會挖你的眼珠子。」

掌櫃一哆嗦，道：「爲甚麼要挖眼珠子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跟我做事敢貪污，不是有眼無珠！」

掌櫃忙哈腰道：「一定清清楚楚記帳，實實在在做事，絕不會叫新主子失望。」

小五子這才對上官茉莉道：「怎麼樣，酒樓是我的了吧，眞簡單，這種大手筆，三言兩語就完事，既不用找代書，又不用中間剝削，更不用給官府納稅，哈……」

別世雄楞然的道：「小兄弟，我好像知道西京震遠鏢局總鏢頭『鐵膽震九州』劉石頭也欠你……」

小五子笑笑，道：「劉石頭是欠我一筆不小數目銀子，我還正考慮要不要把他的鏢局接過來。」

別世雄道：「你的財產都是這麼個方法弄來的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得來不易呀，唉，都是拿命換來的！」

酒肉和尚道：「橫財不富命窮人，命中有就有，命中沒有，就算你弄到手也會丟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這是佛經上說的。」

酒肉和尚道：「命理上說的。」

小五子笑笑，道：「我是把無變有，祇要我高興，我會越弄越多，甚麼命不命的，我不相信那一套！」

上官茉莉道：「小五子，閒話別說了，帶我們去青衣江吧！」

小五子心中思忖，白天趕到不大好，夜裏趕去才熱鬧。

小五子站起身來道：「走，我帶你們去！」

這一行全是江湖高手，沒有一個是大頭菜「閒的」。

小五子剛上馬背，「萬花酒樓」裏立刻奔出一羣人，爲首的是老掌櫃。

這些人站在台階上齊施禮，一齊高聲唱道：「恭送東家一路平安！」

小五子胸一挺，對掌櫃吩咐：「每人發十兩銀子，算是頭一回見面禮，好好的幹，我很大方的！」

掌櫃吃驚的道：「每人十兩？這一發就是二百八十兩呀，東家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照發！」

「哇呀！」衆人一陣歡呼聲。

有人大叫道：「這樣的主子那兒找，以後誰要再用迷藥害東家，他就是王八兔爺雜交的！」

小五子一聲大笑，立刻拍馬就走。

上官玫瑰這時候對小五子更加的佩服。

她緊緊的跟在小五子後面，心中快樂得不得了。

如果這些人中有誰敵視小五子，大概就是百花谷的四位姑老爺了。

遠處的高原如刀切，垂直的往下面望，數百丈深的高原下，一條長河如帶。

是的，青衣江就在高原下。

夕陽灑下一片金黃，點綴得江面上金星閃閃，就好像天上的銀

河，比銀河更刺眼。

上官茉莉道：「十年未再來此地了！」

上官玫瑰道：「是的，十年未來了，這兒景色依舊。」

上官茉莉遙指遠處江邊，道：「看，那座土屋在冒煙了，渡口却沒有船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請問二位也來過這兒？」

上官玫瑰道：「小五子，我們從前來過！」

小五子看向別世雄，道：「別寨主，你就快要找到你失去的金磚了！」

別世雄笑道：「仰仗各位大力支持了。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們先在這兒吃飽了養足精神，等到二更天，大家依計行事！」

酒肉和尚道：「這土屋眞的住有八邪之人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你不信？」

酒肉和尚道：「如果眞有八邪的人，我們這時一衝而入，一定能得手，然後逼他二人去找無憂洞，豈不是好？」

「不好！」小五子道：「此時大伙一齊衝過去，他們立刻發現我們人多，萬一他們水遁，你就白來了！」

孟天君道：「我四人先堵在江邊，還怕他二人逃得了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好吧，你們要堅持去，我不攔你們，各位，我要走了。」

別世雄立刻拉住小五子的馬，道：「你不能走，沒有你我們怎麼找到八邪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如要找到八邪，那就得聽我的！」

別世雄道：「一定聽你的。」

小五子道：「好，我們先吃飽了睡大覺！」

上官茉莉道：「無憂島呢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無憂島在下游，那得有小船！」

上官茉莉道：「到那兒找小船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無憂島附近最荒涼，兩岸不見人煙，只有一條小船過江邊，自從那土屋住了兩個大邪人，這條路上早已不再有人來，不過還是有條小船在岸邊，那得到了江邊才知道。」

他一頓又道：「我說過，大家最好別去無憂島，我會設法把文公度他們騙出來。」

別世雄道：「不去無憂島，我的金磚怎麼拿回來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等你們宰了八邪，再去取你的金磚就輕快多了！」

大家聞得小五子的話，連孟天君也不反對了。

聽小五子安排，就等於任小五子擺佈一樣，但這時候不聽又怎樣？

小五子吃得飽睡得着，矮林子邊躺下來就睡着了。

他睡得十分安逸，他絕不怕有人這時候會害他，上官玫瑰就守在他身邊。

有上官玫瑰守護着，小五子當然睡得好。

上官玫瑰果然像照顧自己小丈夫般的守在小五子身邊，這光景看得上官茉莉也直搖頭。

上官茉莉是不會去勸她七妹的，因爲她相當了解這個小妹的脾氣。

二更天的時候，滿天繁星點點，最亮的當然還是那個看上去就快要滑落下來的大月亮。

唔，月圓之夜了。

每個月圓之夜，小彩就會奔向無憂島最高處，苦練她的「摧陰滅絕氣功」，她現在該出來了吧！

所有的馬匹拴在一起，這樣便一匹馬也走不脫了。

小五子對別世雄道：「開始行動了，各位！」

小五子拉住上官玫瑰的手，上官玫瑰沒有拒絕，便聞得小五子低聲道：「上官姐姐，你要多加小心了！」

連小五子自己也在說自己「口是心非」，這句話只是叫上官玫瑰更喜歡自己。

小五子可並不喜歡上官玫瑰。

上官玫瑰道：「我想跟你一起去！」

搖搖頭，小五子指向江心，道：「那條小船小得可憐，萬一在江心沉了怎麼辦？我可不要我未來的老婆變成淹死鬼！」

上官玫瑰道：「那你可千萬小心了！」

小五子捏捏上官玫瑰的手——她的手仍然是那麼細膩，就好像一團棉花。

於是，小五子飛一般的奔下了高原，他的身法奇快，快得就像一隻狸貓。

小五子繞過那三間土屋，他潛到了岸邊，亂石中，他果然發現一條小船在岩縫間。

小五子跳上小船，雙手搖櫓，很快的便把小船搖離岸邊，那小船順流而下，直往灰濛濛的無憂島搖去。

小五子在小船上還直叫可惜。

他可惜自己看不到土屋中的一場搏鬥。

不過，他相信如果嬌嬌與成器還在，這場搏鬥一定很精彩。

（未完・卅八）

上文提要： 徐元平因好奇轉動供台黑鼎，入墳見到孤獨老人的蒐寶。鐵扇銀劍于成見黑鼎轉動，好奇之下亦步徐元平後塵入墳，不料被孤獨老人設計的大石困住，幸好被徐元平救出，免至餓死洞中，但他恨被徐元平所誤向他動手，三次均被徐元平用十二擒龍手一招奪下摺扇，結果反倒成了朋友。兩人在洞中被洪水所困，剛解了水溺之厄，又遭金鱗毒蟒襲擊……



玉釵盟

新派江湖復仇故事/臥龍生・文
可飛・圖

爲獲異寶探墓穴　各懷鬼胎鬥心機

于成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徐兄智謀過人，高見妙絕。」伸手把銀劍遞了過去，接道：「巨蟒奇毒，不宜空手相與，請用兄弟的銀劍對付。」

徐元平接過銀劍閉氣向前走，于成探懷摸出兩隻銀梭，把摺扇插回項後，分執雙手，蓄勢以待。

這時，天色已經破曉，古墓外，正站着一個疾服勁裝的大漢，望着那古墓發呆，他眼瞧着總瓢把子陷入了古墓之中，却是束手無策，直等到天色將曉，仍不見于成出來……

忽然心中一動，暗道：我一人在此，既無破墓之能，再守上幾日幾夜，也是無用，還不如暫時先離開此地，召請四省綠林道上高手，設法破此巨塚，救出總瓢把子……

心念一動，拔出單刀，就地掘了一個土坑，埋葬了同伴屍體，緩步繞行巨塚一週，正待回身而去，忽聞一陣哈哈大笑之聲飄入耳際，不禁心頭一驚，閃身隱入一棵古柏之後。探頭望去，見兩個長衫老人並肩走來，右側一人背插長劍，長髯在秋風中飄動，左側一人，遙指巨塚，不時轉臉和左首插劍老者低聲笑語。兩人走到巨塚前面停下，那背插長劍老者轉臉打量了四週景物一陣，遙指着高大的石翁仲，笑道：「金兄小心，這石翁仲恐怕是活動的機關。」

此人一眼竟能瞧出這石翁仲是活動的機關，不僅使隱身樹後的大漢吃了一驚，就是那同行的老者也爲之一怔，流目四顧，瞧了一陣說道：「兄弟來這古墓，已非一次，這石翁仲一直站在原位……」晨色中，忽見那石翁仲手捧的石笏上，血跡斑斑，不禁大吃一驚。

那佩劍老者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金兄是懷疑兄弟之言？」

赤手老者答道：「楊兄土木消息之學，舉世無不敬佩，兄弟怎敢相疑。」

佩劍老者突然哈哈一笑道：「是哪一位兄台在此？何不請出一見，隱身暗處，豈是大丈夫的行徑？」說完話，忽的轉過身子，目注丈餘外處之古柏。

那隱身樹後大漢久隨于成在江湖之上走動，一瞧那佩劍老者注視着自己隱身的古柏，已知對方不是詐語，祇好緩步而出。

佩劍老者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兄弟是哪一門下人物？」

勁裝大漢道：「在下乃中原綠林道上總瓢把子『鐵扇銀劍』于成屬下……」

佩劍老者雙眉微微一揚，接道：「你可認得老夫是誰麼？」

勁裝大漢沉吟一陣，道：「老英雄可是金陵楊家堡的老堡主『神

算子』楊……」

佩劍老者點頭一笑，接道：「不錯！想不到中原道上人物，也有識得老夫之人。」

赤手老者接口笑道：「楊兄名傳天下，江湖之上，又有幾人不知楊兄大名。」

佩劍老者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金兄太過誇獎。」轉臉又問那勁裝大漢道：「老夫雖然很少涉足中原，但却聽人談過『鐵扇銀劍』于成其人，不知他現在何處，可否請出一會？」

勁裝大漢吶吶說道：「這個……敝上現不在此……」

忽見那赤手老者雙肩一晃，迅快無比的欺到勁裝大漢身後，隨手一掌擊出。

他出手奇快，那勁裝大漢雖覺出掌風迫人，但却閃避不開，祇覺背心如受千斤重錘一擊，口噴鮮血，倒地死去。

佩劍者老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金兄好快的手法。」

赤手老者道：「『鐵扇銀劍』于成在豫、魯、鄂、皖四省綠林道上，實力不弱，留得此人終是禍害，不如殺之滅口。」

「神算子」楊文堯道：「金兄說的不錯，不過，此處既有于成手下之人，想那于成定然也在附近。」

赤手老者道：「楊兄高見甚是，兄弟想先在四週搜查一下，如若發現了『鐵扇銀劍』于成，或是他手下之人，那就索性一齊除去。」

楊文堯沉吟一陣，道：「金兄可確知那戮情劍匣上所指之處，就是此墓麼？」

赤手老者並不立時答話，目光轉動，又向四週張望了一下，才低聲答道：「兄弟爲此花費了二十年的心血，楊兄儘管放心，絕錯不了。」

楊文堯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好，金兄搜查西、北兩個方向，兄弟搜查東、南兩個方向，一個時辰內咱們在此見面。」話剛落口，人已縱身而起，直向正東撲去。

赤手老者奔向正北方向，兩人搜查得十分細心，舉凡樹上草叢，祇要可以藏人之處，一處也不放過，足足耗去一個時辰工夫，才重回巨塚前面。

「神算子」楊文堯拔出背上寶劍，就地掘了一個土坑，埋葬了大漢屍體，緩步繞行了巨塚一週，笑道：「金兄看這一片亂墓，可有甚麼奇怪之處麼？」

赤手老者笑道：「這個麼……兄弟如何能瞧得出來？」

楊文堯道：「兄弟借着搜查的機會，曾經掘開了兩座青塚，其中並無人體骨灰，如我推想不錯，這一片突立的青塚，可能都是機關埋伏……唉！這一浩大無倫的工程，耗費之鉅，實非世人所能測想，老夫費了四十年心血經營的楊家堡，如和這浩偉的建築相比，何啻是小巫與大巫。」

赤手老者緩緩從懷中摸出一個古銅劍匣，笑道：「兄弟半生精力盡花在尋這劍匣之上，總算皇天不負心人，讓我如願以償了。」

楊文堯這時目光一掠劍匣而過，微笑不言。

赤手老者沉忖了一陣，隨手捧着劍匣笑道：「兄弟做事，向來明快，不喜虛僞造作，楊兄如能破去這古墓機關，不管墓中有甚麼珍貴寶物，咱們一律平分……」

楊文堯笑道：「金兄費了半生心血，好不容易找到這戮情劍匣，兄弟怎能坐享其成？」

赤手老者道：「楊兄不必客氣，兄弟雖然得到了劍匣，但破除這古墓機關一事，全憑楊兄大力，二一添作五平分，最是公平不過。」說完，雙手把劍匣送到楊文堯面前。

「神算子」楊文堯面對着天下武林人人夢求的戮情劍匣，竟然毫無激動之情，臉帶微笑，緩緩伸出右手，收過劍匣，瞧也不瞧一眼的問道：「不知金兄何以知道戮情劍匣上所示的藏寶之處，就是孤獨之墓？」

赤手老者仰臉望天，思索了一陣，答道：「提起此事，不是兄弟誇口，當今之世，能夠知道此中機密之人，除了兄弟之外，祇怕再難找出另一個了。」

楊文堯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不知金兄能否把此中機密告訴兄弟一些，也好讓兄弟增廣見聞。」

那赤手老者似是極不願洩露胸中隱秘，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提起這件隱秘，牽扯甚廣，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到，當今領導武林的少林派中很多高僧，都牽入這場恩怨之中……」他似乎自知失言，立時臉色微微一紅，倏然住口。

楊文堯聽他說起這場恩怨，牽涉到少林派中高僧，確實大大吃了一驚，但他乃心機深沉之人，心中雖受劇大的震動，外形仍然能保持平靜的神色，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有這件事？兄弟在江湖走動了幾十年，竟然未曾聽人談過，金兄見聞之廣，實叫兄弟佩服。」他問話却是十分技巧，實在叫人無法推辭不說。

但那赤手老者江湖歷練似是不在「神算子」楊文堯之下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楊兄望重一方，此次肯相助兄弟，破這古墓機關，我金老二實覺榮幸，不過……有關兄弟如何知道這戮情劍匣的隱秘一事，實有難言苦衷。」

「神算子」楊文堯笑道：「這個兄弟就有些難以明白了，金兄如有苦衷，何不說出來讓兄弟聽聽？或許兄弟可替金兄分憂。」

金老二道：「此事已是數十年前往事，縱然牽扯兄弟，也已過去，何況我祇是局外之人，祇因兄弟曾經答應過人，有生之年，決不洩露此中機密。」

楊文堯看他執意不講，心知再要追問下去，也是自討沒趣，立時轉換話題，道：「據兄弟看，這古墓不但工程浩大，機關埋伏亦必重重疊疊，有關築造機關消息之學，雖不若武功一道那等深博，但精密則有過之，兄弟雖然浸淫了此道數十年，但也不過知道一點皮毛，祇怕難以破除浩大工程埋伏……」

金老二道：「楊兄學究天人，武林中人人皆知，如果楊兄不能破這古墓機關，祇怕今後永遠無人能破這古墓了。」他輕輕的歎息一聲，接道：「再說舉世知道此中隱秘之人，祇不過三兩人而已，如果再過幾年，縱然得有能破這古墓的人才，但知道此隱秘的人都凋謝逝世，勢必成一宗千古難揭的隱秘了！」

楊文堯笑道：「金兄之言，太過誇獎兄弟了。」他故意停頓了一下，道：「縱然兄弟不計兇險，置生死於度外，竭盡所能，僥倖破除了這古墓機關……」

金老二道：「楊兄可是擔心爲人作弄，白費了一番氣力麼？」

楊文堯道：「須知江湖之中，盡多行動詭異之人，如若孤獨老人傾盡畢生智力，故意建築這座機關重重的古墓，作弄後人，亦非絕無可能。不瞞金兄說，兄弟現下心中毫無破這古墓機關的信心，如果墓中眞有甚麼千古奇珍，稀世異寶，咱們縱然喪生在這古墓中，死而無憾，單單祇是爲了一些珠寶金銀之物，冒此危險，那就有些不値了。」

金老二聽他言詞間頓萌退志，不覺心頭一震，但他畢竟是久走江湖之人，略一忖思，已知楊文堯的心意，暗忖道：還不是想要我說出胸中隱秘，哼哼！我金老二走了大半輩子的江湖，還會在陰溝裏翻船不成。

當下故作不解的驚道：「楊兄胸藏玄機，況且如今又有這古墓建築的原圖刻在劍匣之上，以楊兄的才智學識，按圖索驥，相信楊兄破除這古墓機關，豈不易如反掌……至於古墓中收藏之豐，兄弟敢說舉世無與倫比，珠寶古玩之物不去說它，兄弟祇舉出兩件珍品，楊兄就知兄弟絕非誇大其詞了！」

楊文堯笑道：「不知何等珍品，竟得金兄這等讚頌，兄弟願洗耳恭聽。」

金老二道：「楊兄可知玉蟬、金蝶兩件奇物麼？」

楊文堯如被人重重的擊了一拳，祇覺全身一陣顫動，驚道：「甚麼？那玉蟬、金蝶二物，竟也在這古墓中麼？」他是心機深沉，喜怒不形於色之人，但在驟聞玉蟬、金蝶二件奇物之後，亦不禁心情震動，難以自制。

金老二這時却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不錯，玉蟬、金蝶二物，都在這古墓中。」

楊文堯神色恢復鎮靜，道：「這話可是眞的麼？」

金老二道：「兄弟生平不打誑語，楊兄但請放心。」

楊文堯笑道：「祇此二物，已値得兄弟一冒凶險。」當下盤膝坐在地上，用手不住在地上亂劃，片刻間一副心神會聚之態，似若不知身旁有人。

楊文堯祇管低頭查看，手中不停的在地上劃來劃去，足足有一頓飯工夫之久，突然停下手來，凝眸望天，一語不發，似是遇上了極大的難題似的。

金老二站在一側瞧了半天，仍不見他動彈，心中忍耐不住，低聲叫道：「楊兄，可算出了破除這古墓機關的辦法麼？」

楊文堯望了金老二一眼，冷冷的答道：「土木建築之學，楊某雖說不上博通，但如想欺瞞過我的雙目，祇怕舉世難有幾人，如果金兄這戮情劍匣上的原圖，不是孤獨老人準備亂人耳目故意留下來的假圖，就是金兄尚未尋得這古墓築造的眞正原圖。」

金老二道：「戮情劍削鐵如泥，舉世祇此一支，兄弟親眼看到這劍由劍匣中取下，如說劍匣是僞造，兄弟不敢苟同。」

楊文堯突然呵呵一笑，挺身而起，道：「縱然沒有築造原圖，這古墓機關也未必能難得住兄弟。」說罷，大步直向巨塚前面供台之處走去。

這時，那供台的石鼎已自行旋過六個時辰，回復不動。

楊文堯將要走近供台之時，突然回頭望着金老二道：「金兄請自小心，如果這古墓中確如金兄所言，機關重重，這第一道機關可能就是那高大的石翁仲……」當下暗運內力，探手向供台上黑色石鼎摸去。

祇覺觸手冰冷，不覺心頭一驚，趕忙縮了回來。

仔細看去，不禁訝然失聲叫道：「好一塊千年寒玉……」

金老二身子一晃，搶奔到楊文堯身後，探手向石鼎摸去。

他已聽得楊文堯呼叫之言，心

中早已有了準備，石鼎奇寒，並沒使他吃驚縮手，反而用力一搬，心中暗道：「神算子」盛名不虛，竟然在一觸之下，辨出這是極難一見的千年寒玉……

心中念頭未息，忽聞一陣軋軋之聲，石鼎緩緩轉動起來。

楊文堯低聲叫道：「金兄快些走開！」說畢當先縱身而起，向一側躍去。

金老二對楊文堯警告之言並不十分相信，暗忖道：那石翁仲縱然眞是機關，也不能夠一衝就兩丈多遠……正自沉忖當兒，突聞一陣疾風破空，那尊巨大的石翁仲，果然迅快無比的向前衝來。

金老二伏身，疾如離弦弩箭一般，側射而出，直向楊文堯停身之處躍去，身在空中一提眞氣，雙臂一張，上半身猛然向上一提，雙腳落着實地。

就在金老二剛剛站好身子之前，楊文堯却反向古墓供台處迴撲過去。

金老二定神看去，祇見那石翁仲已自衝到供台前面，手捧石笏擊在供台後的青塚之上，打得草石橫飛，那地方正是自己適才停身之處，不禁暗叫一聲好險，如果不是應變迅快，必爲石翁仲手中石笏打中。

祇見「神算子」楊文堯雙手搬住黑色石鼎，不住的搖轉，片刻後忽聞軋軋連響，那供台處突然分裂出一座石門。

金老二怕楊文堯獨自入墓，丟棄下自己不管，縱身一躍搶飛到石門口邊。

楊文堯閃身向旁側一讓，拱手微笑道：「金兄請！」

金老二微微一怔，笑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楊兄德高望重，兄弟怎敢僭越。」他怕石門之內有機關埋伏，不敢當先涉險。

楊文堯不再謙辭，當先步入石門，向前走去。

金老二身子一側，緊隨楊文堯身後而入。

兩人向前走約六七尺遠，身後已響起一陣軋軋之聲，洞中驟然變得黑暗如漆。

金老二呆了一呆，低聲問道：「楊兄，那劍匣原圖之上，可曾提到這石門自動關閉的事麼？」他心中懷疑是楊文堯在搞鬼，故而問了他一句。

祇聽楊文堯冷冷的聲音起自七八尺外，道：「金兄這般多疑兄弟，實叫在下寒心，既然如此，我看還是金兄一人深入墓中去吧！」原來，他借光線突然暗下的時機，向前疾進數尺，故佈疑陣。

金老二吃了一驚，暗道：他此言分明未有好心，必得防他一着才行。當下暗中提集眞氣，疾向楊文堯身側躍去，口中却連聲說道：「楊兄不要誤會，兄弟如果對楊兄多心，也不會請楊兄相助了……」

忽然火光一閃，甬道爲之大亮，楊文堯右手高舉着特製的火摺子，笑道：「但願金兄言出衷誠，咱們此刻已然身陷危境，如若再不能同心協力，共渡險關，祇怕……」

金老二接道：「別說兄弟沒有此心，縱然動了疑心，那也是自尋死路，當今武林之世，有誰不知楊兄是建造機關的能手，這古墓之中，埋伏重重，楊兄祇要隨手一撥機關樞紐，不用費吹灰之力，就可以把兄弟置於死地了。」

祇聽楊文堯哈哈大笑，道：「金兄把我楊文堯看成甚麼樣的人了，楊家堡名列三大堡之一，兄弟雖不敢自稱一方雄主，但還不致暗算於人，如果兄弟眞有不滿金兄之處，會當面叫陣……」

金老二道：「兄弟隨口說來玩笑，楊兄千萬不要放在心上。」

兩人談話之間已然深入了數丈，耳際忽然響起了淙淙水聲。

楊文堯熄去了手中的火摺子，笑道：「金兄請閉目稍作調息，咱們即將步入險境了。」

金老二依言閉上雙目，運氣調息了一陣，再睜眼睛，景物已清晰可見。

楊文堯側耳聽了一陣，道：「金兄水底功夫如何？」

金老二道：「這個麼，不瞞楊兄說，兄弟是個旱鴨子，楊兄無所不能，水中功夫自是不錯了？」此人處處多疑，說完話後，兩道眼神釘在楊文堯臉上，想從他神色瞧出對方問話用意。

楊文堯淡淡一笑道：「這墓中既有水聲，想必設有控制水勢的機關，如果不小心觸動埋伏，必將洪滔泛漫，金兄既不會水，請隨在兄弟身後而行，眼下兄弟並無破除古墓中機關的把握，此刻咱們祇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」

要知那戮情劍匣上刻繪的古墓圖案，雖然已繪了機關埋伏，但因經過了十二個巧匠之手，各人繪製比例尺度不同，是以楊文堯瞧了半晌，算來算去，算不出圖中奧妙，才誤爲匣上圖案不是僞製，就是劍匣不是眞品。

兩人又往前走了一段，眼前果橫現一道三尺寬窄的水渠，水勢湍急，一望即知是外面引進來的活水。

楊文堯低頭瞧了一陣，忽然驚道：「已經有人先我們進入這古墓中了！」

金老二急道：「甚麼？難道當今武林之世，還有人通達這機關埋

伏之學不成？」

楊文堯不理金老二的問話，仔細在兩面壁上瞧了一陣，笑道：「金兄放心，進墓之人，大概已被洪水淹死了。」

金老二又聽得怔了一怔道：「這個楊兄怎麼知道？」

楊文堯擧手指着石壁笑道：「金兄如仔細看看，當知兄弟之言不是信口開河了。」

金老二運足目力瞧了一陣，搖搖頭，道：「兄弟除看出這石壁是由青石砌成，堅固異常，再瞧不出甚麼奇怪之處了。」

楊文堯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兄弟忘了金兄是不通水性之人，實在也難怪。金兄請看頂上石壁積塵極多，但這兩面石壁之上，却是纖塵不見，是以兄弟推想剛才這古墓甬道之中，定被洪水泛濫過，冲洗了壁間積塵。」

金老二道：「楊兄果然高見，兄弟佩服至極！」

楊文堯道：「壁間被洪水浸濕的痕跡，尚未全乾，使兄弟想到這洪水消去不久，定然有人先咱們進入古墓，無意觸動控制水勢的機關，使洪水泛濫甬道，再看水痕，相距不過尺許高低，又想到兩人必淹死冲走無疑，試問在這等狹小的甬道之內，四無着力之處，縱然水性極好之人，也難長久適應，悶也要被活活悶死。」

金老二道：「這麼說來，進入這古墓之人已然死去，是毫無疑問的了？」

楊文堯微微一怔，沉吟半晌，道：「除非他們在洪水沒頂前，找到了控制水勢的機關……」

金老二極注意有人進入古墓之事，又追問了一句，道：「楊兄看他們是否可能及時找到控制水勢的機紐，而保全性命？」

楊文堯凝眸思索了一陣，道：「這是件希望極小的事，我想他們被洪水淹死冲走的成份很大。」

金老二笑道：「但願楊兄的推想不錯。」

楊文堯微微一笑，緩步向前走去，目光流動，不停打量四週形勢。

轉過了兩個彎後，眼前突然一亮，一片寶光耀目，狹窄的甬道，至此也突然開朗，成了一座兩間房子大小的石室。

這是徐元平到過的石室，室中陳列着很多珠寶古玩，件件都是價値連城的珍品。

金老二目光掠着珠寶掃過，點點頭道：「現在看這石室珠寶，也許傳言並非虛僞。」

楊文堯瞧了珠寶一眼，淡淡一笑，似是毫不爲眼下罕見的珍品所動，心中却在暗道：這室中的寶珠，最小的都比我收藏的巨珠要大，如果古墓所藏確如傳言，縱然此刻眞的死在古墓之中，那也是毫無遺憾。」

兩人雖都爲室中珠寶古玩所動，但爲了要保持身份，誰也不好意思伸手去拿，祇好裝出一副視若無睹之態。

彼此各想心事，沉默無言，過了半晌，金老二突然說道：「楊兄，孤獨老人留示，不准人進這石門之內，想來這石門之後，定然有甚麼機關埋伏……」

楊文堯道：「這個兄弟已在用心查看了。」目光轉動，不停在四壁查看。

但見四壁一片潔白，找不出一點可疑之處。

金老二道：「楊兄請取出戮情劍匣看看，也許劍匣上刻繪有開啓這石門之法。」說話之間，人已走了過去，雙手潛運眞力，猛然一推。祇覺如撼山嶽，石門絲毫未動，自己却因用力過猛，反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。

回頭望去，祇見楊文堯已取出戮情劍匣，正在凝目檢視。

金老二也不驚擾於他，悄然退到一側，靜立相待。

忽聽楊文堯輕輕啊了一聲，緩步走近石門，伸手在門邊量來量去，約莫有一盞熱茶工夫，收了劍匣，伸出右手食中二指，在貴客止步的「止」字下面一橫，用力一劃，一陣隆隆巨響過後，石門自動大開。

金老二忽的縱身一躍，搶先到石門之前，但他却停在門口不肯進去，回過頭對「神算子」楊文堯道：「楊兄請！」

楊文堯笑道：「金兄這般相疑兄弟，唉！實叫兄弟心中難……」

金老二接道：「楊兄不要多心，兄弟絕非相疑，實是擔心石門開啓之後，立刻重閉，故而我便先到門口。」

楊文堯道：「金兄做事這般謹愼小心，實叫兄弟佩服。」當先擧步入門，金老二緊隨身後而行。

進了石門，景物突然一變，一連六七間房子，大廳當中，端放着一座五尺高低的大鼎，四週一片凝黑之色。

突聞一陣隆隆之聲，繞耳不絕，那大開的石門突然自行關上。

僅有的一線光輝隨之消失，大廳中一片漆黑，伸手難見五指。

兩人雖是一身武功之人，但在這等不見一點光線，陰氣森森的古墓中，也不禁生出驚怖之感。

經過了一刻沉默，金老二首先忍不住說道：「楊兄，看看那戮情劍匣上，可有這暗室的記載麼？」

祇聽楊文堯呵呵大笑之聲由大

廳一角傳來，道：「金兄快請到兄弟這邊來，這暗室中，恐怕即將有機關發動了。」敢情他已悄無聲息溜到大廳一角。

金老二心中暗駡一聲可惡，凝神戒備，緩步向大廳一角走去。

忽見火光一閃，幽暗的大廳中突然亮起了一道熊熊火焰。

火光照着楊文堯臉上浮現着微微的笑容，但那笑容看在金老二眼中，不但毫無和藹可親之感，反而有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，這一瞬間，金老二突然覺得楊文堯是一位陰沉得可怕的人物，心底不自覺泛起一股寒意。

「神算子」盤膝坐在大廳一角，高擧着手中火摺子，笑道：「金兄身上可帶有火摺子麼？」

金老二道：「這個，兄弟沒有準備……」

楊文堯急道：「金兄快快走過來……」

一向兇悍陰險的金老二，此刻竟然十分聽話，縱身一躍，飛落在楊文堯身邊。

楊文堯右腕一抖，手中火摺子脫手飛出，黏在那巨鼎之上。

要知他這火摺子是用棉花浸以松油特製而成，不但火光强烈，而且可以黏在物體之上燃燒。

楊文堯投出手中火摺子後，緊隨着站起身子，暗中一提眞氣，忽的縱身躍起，直向巨鼎處飛去。

金老二冷哼一聲，緊隨楊文堯身後飛起，追踪躍去。

此時但聞颯颯幾聲弦響，巨鼎中忽然飛出一片弩箭，分向四面八方射去。

楊文堯雙腿一收，使向下急落的身子陡然又向上升，雙掌立時一齊下劈。

一股强勁的掌風到處，弩箭便紛紛下落。

鼎中弩箭來得突然，但所幸時間不久，一排箭雨過後，倏然而止。

金老二武功雖高，但他部份視線被楊文堯前面身子擋住，致被兩支弩箭劃破衣袂，心中甚是惱怒，祇因身在空中，不能發作，待兩人脚落實地，忽然一步欺到楊文堯身後，力蓄掌心，怒聲問道：「楊兄把兄弟招了過來，自己却突然躍身而起，避開弩箭，是何用心？」

楊文堯頭也不回的冷冷說道：「如非兄弟招呼金兄一聲，祇怕金兄早已死在淬毒弩箭之下……」

金老二暗道：江湖上盛傳三堡人物之中，楊文堯爲人最是和藹可親，不失書生本色，哪知却是一位心地最爲陰險之人，此番如能出得古墓，我定要昭告綠林同道，揭穿他僞裝面目……

心念正轉動間，耳際間又響起楊文堯冷冷的聲音，道：「不管金兄如何的想法，但此刻你如和兄弟鬧翻，絕難走出這古墓……」

金老二怒道：「我金老二豈是受人拑制之人，哼哼，楊兄未免太小覷於我了。」

楊文堯回頭一笑道：「金兄如若不信的話，咱們就不妨來試試。」

金老二掌勢突然向前一送，緊貼在楊文堯背心之上，道：「兄弟祇要一吐蓄蘊掌心的內力，立時將楊兄心脈寸斷……」

楊文堯臉不改色的淡淡一笑，接道：「別說金兄這一掌，未必眞能制我於死地，縱然一擊成功，把兄弟震斃掌下，但金兄却要活活被困死在這古墓中了。」

金老二心頭一凜，緩緩收回掌勢，道：「兄弟雖久聞楊兄之名，但今日才算眞正認識你了。」

楊文堯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……」忽聞巨鼎之中，又是軋軋急響，自動旋轉起來。

金老二急急橫跨一步，全身隱在楊文堯的身後。

「神算子」目光注定旋轉巨鼎，高聲說道：「金兄快請退回壁角……」忽然一上步，身子飄空而起，人已上到巨鼎之上。

金老二被楊文堯高呼之聲，分去不少心神，就那微一分神，楊文堯已施展絕佳輕功，腿不屈膝，肩不晃動，祇一抬腿，躍上巨鼎。

楊文堯去勢奇快，快得金老二蓄蘊在掌心的內力，這時也來不及推擊出手。

金老二心知自己掌勢如若不觸在對方要穴部位，以對方功力之深，縱然被擊中一掌，也難傷得了他，刹那間心迴念轉，主意突變，依言向後躍退，高聲說道：「楊兄請小心一點……」話出口，人已躍退到大廳壁角之處。

楊文堯笑道：「金兄放心。」探手向巨鼎下面按去。

但聞「察」的一聲輕響，旋轉的巨鼎倏然而止。

金老二雖躍退壁角，但兩道眼光却注意那巨鼎和楊文堯的擧動，一見那巨鼎靜止不動，立時又急躍過來。

楊文堯道：「金兄還是暫退到壁角，祇怕這巨鼎之中，還有暗器射出……」話還未完，巨鼎之中突然噴出泉水，一股腥臭之氣，觸鼻欲嘔。

金老二身子一仰，背脊貼地，避過噴來毒泉，緊接着兩個急翻，迅捷無比的翻回到大廳壁角。

這一股噴出的毒水，似是毒氣很重，腥臭之氣濃烈無比，片刻之間，瀰漫全室。幸好毒水不多，不到半盞熱茶工夫，便自動停止。

但那腥臭氣味却是越來越濃，兩人雖都有一身精深內功，也難抵受得住，祇覺頭腦逐漸脹大，五臟六腑皆欲從胸腹翻出。

楊文堯探入懷摸出兩粒丹丸，自己先行含入口中一粒，才高聲說道：「金兄接着。」抖腕向壁角投擲過去。

金老二伸手接着藥丸，却不敢立刻投入口中，目光盯在楊文堯臉上，一語不發。

楊文堯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金兄請放心把兄弟的藥丸含入口中，如這藥丸縱是有毒，兄弟也先金兄而死。」

金老二道：「兄弟絕無此意，楊兄不要多心。」舉手把藥丸投入口中。

但覺滿口清香，登時把撲鼻欲嘔臭腥之氣壓了下去。

楊文堯探手又在巨鼎之中摸了一陣，笑道：「金兄請過來吧，鼎中機關已爲兄弟扣住。」

金老二依言緩步走了過去，但在距離巨鼎七八步處，停下脚步。

楊文堯縱身躍下巨鼎，笑道：「如果兄弟判斷不錯，不到一盞熱茶工夫，這巨鼎即將自動移開。」

這當兒，金老二已覺到自己性命完全操在楊文堯的手中，隨時隨地都可把自己置於死地，當下答道：「楊兄之言，自不會錯。」

楊文堯聽他口氣，已知他屈服在自己冷漠的擺弄之下，心中暗自好笑，口中却故示親近的說道：「此刻咱們已進入步步凶危之境，如果不能同舟共濟，祇有雙雙葬身在這古墓之中的了。」

金老二低聲下氣說道：「在這等機關重重的地方，兄弟全要憑仗楊兄大力了。」

楊文堯暗自忖道：當今武林之中，盛傳金老二交遊最廣，一宮、二谷、三大堡中都有交往，看來傳言不虛，此人能屈能伸，確是極難對付的角色，這次如不把他結果在古墓之中，終是一大禍患。

心念一轉，殺機暗生，口中却微笑答道：「金兄說的也是，不管何等聰明之人，也難精通世間各種學問，武功一道兄弟自知不如金兄，但土木機關之學，耗去了兄弟大半生精力，這方面自是比金兄稍有心得，眼下處境是生死同命，自會各盡所長以求安渡險關。」

金老二道：「楊兄之言，字字金玉，兄弟聽候吩咐。」

楊文堯笑道：「金兄這般說法，兄弟就不敢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忽聞一陣輕輕的軋軋之聲，那巨鼎突然自動升了起來，直到四五尺高，才停下不動。

金老二凝目望去，祇見巨鼎之下，是一個兩尺見方的深洞，楊文堯嘆息一聲道：「建築這古墓之人，果然較兄弟高上一籌，此鼎要是由兄弟設計，定然是向旁側移開，想不到會向上升起。金兄請緊隨兄弟身後。」大步直向鼎下走去。

楊文堯走近巨鼎下洞口之處，略一探望，立時縱身而入。

金老二俟楊文堯脚落實地後，高聲叫道：「楊兄，兄弟是否可以下去呢？」金老二謙恭之情，流露言詞之中。

楊文堯暗自忖道：任你千恭百順，也要你陳屍這古墓之中。口中却笑答道：「金兄再要這等謙虛，兄弟如何敢當，快請下來。」

金老二一躍而下，借着楊文堯手中火光看去，祇見數尺之外矗立着一扇黑門。

楊文堯道：「金兄請把那門上鐵環向右連轉一十二次，這緊閉之門就可以大開了。」

金老二略一猶豫，大步走了過去，依照楊文堯吩咐之言，把門上鐵環連向右面轉動了一十二次，正待鬆手而退，忽覺眼前一亮，不禁大吃一驚，脚下加力向後疾退，哪知身後竟然被一道鐵欄擋住，匆忙舉手向上一架。

但覺臂上一涼，一陣奇疼刺心，被門上落下的一口鋒利鍘刀，從肘間生生切斷，手臂雖被切斷，竟把鍘刀下落之勢擋住。

回頭看時，祇見身後壁間，伸出兩根鐵棍，一上一下剛好把身子擋住，使人進退不得。

設計這古墓的在門後壁間加了兩根鐵棍，攔住退路，這等設計縱是身負絕學之人，如果事先沒想到，也難逃過劫難。

金老二暗中運氣，閉住穴道，先把流血止住，目注楊文堯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想不到這兩扇門前還設有這等機關，幸好祇斷去兄弟一臂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！」

楊文堯早已運集功力，祇要金老二口出不遜之言，立時借故發作，一掌把他劈死，哪知對方不但毫無抱怨之言，而且還把一切錯誤攬在自己身上，滿臉笑意，毫無怨恨之情，楊文堯竟是找不到一點借口，不覺微微一怔，暗道：此人果然不凡，如果這次不把他害斃在古墓之中，此生此世，他將與我誓不兩立了。心念及此，殺心愈堅。但口中故作惋惜，黯然一嘆，道：「都怪兄弟大意，害金兄斷去一臂，實使兄弟難安。」

金老二道：「這如何能怪楊兄，祇怪兄弟學藝不精……」他說話之間，人也縱身躍出那兩道鐵欄。

楊文堯揣手入懷摸出一包金創

藥，緩步走到金老二身邊，一面伸手替他包紮傷勢，一面說道：「兄弟這金創藥，雖然說不上甚麼靈丹妙藥，但對療治刀劍之傷，却也甚有效用……」

金老二笑道：「楊家堡金創藥功效如神，江湖上無人不知，兄弟這裏先向你謝謝了！」

忽聞軋軋一陣急響，那門上落下的鍘刀和壁間伸出的鐵棍，同時歸了原位，兩扇鐵門這時也緩緩自動而開。

楊文堯替金老二紮好了傷勢，說道：「這次兄弟走在前面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倏而住口，大步直向緩開大門之中走去。

金老二在楊文堯轉過了身子刹那，忽的舉起左手，但却又自動收回來。

這一瞬間，他腦際千迴百轉，想了很多的事，祇怕楊文堯暗中有備，自己在斷臂之初，傷疼正烈，如若這一掌不能把對方擊斃，勢必引起楊文堯的反擊力，以自己眼下處境，絕非其敵。

這兩扇黑門之後，又是一個黑色墨石砌成的石室，不過形式不大相同，狹長有如棺材一般，靠後壁處放着四隻大鐵箱。

楊文堯舉着手中火摺子，直奔到那存放鐵箱之處，立刻舉掌朝最右一隻鐵箱的銅鎖之上擊下去。

但聞一陣嗆嗆之聲，鐵鎖應手而落。

金老二忍着傷疼讚道：「楊兄好雄渾的『鐵沙掌』力。」

楊文堯回頭笑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兄弟練的是『大力金剛掌』。」

金老二心頭一震，暗自忖道：「『大力金剛掌』乃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之一，不知此人得誰傳授，練成這等開碑碎石的絕技……

楊文堯似是已猜出金老二此刻心中懷疑之事，咧嘴一笑，道：「金兄可覺得兄弟言過其實麼？『大力金剛掌』乃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之一，兄弟既非少林門下弟子，自是無法練成這等掌力，是不是？」

金老二道：「這個，兄弟怎能相疑，不過……」

楊文堯道：「金兄如果不信，且接兄弟一掌試試。」臉上陡湧殺機，緩緩舉起右掌。

金老二疾退了兩步，笑道：「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，流傳於江湖之上的，何止『大力金剛掌』一種，就兄弟所知，已在五種之上了。」

這幾句話，果然引起了楊文堯好奇之心，舉起的右手向旁側一偏，隨手打開鐵箱蓋子，登時一片寶光耀目。原來那鐵箱之中盡都是放着明珠寶石，光華燦爛，滿室生輝。

楊文堯側目瞧了那箱中珠寶一眼，不覺心頭微微一動，暗道：「如非親眼所見，實使人難以相信這古墓之中，存集了這麼多珠寶，縱是深宮內苑的皇帝之家存集珠寶也難比擬……」

忽然想到身側還站着金老二，立時回頭說道：「金兄見聞廣博，兄弟是早已聞名，不知此刻可否把少林派流傳江湖絕技之事，說給兄弟聽聽？」

金老二笑道：「這有何不可……不是兄弟誇口，少林寺七十二種絕 學，兄弟都可讓他們流傳於江湖之上……」

楊文堯突然冷冷的截住金老二的話道：「金兄說話，最好是有點分寸，兄弟雖然孤陋寡聞，但對武林中的大勢，却也略知一二，據兄弟所知，眼下武林之中還沒敢和少林派正面爲敵之人，不過少林寺清規森嚴，門下弟子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動，故而不如一宮、二谷在江湖之上名頭響亮而已……」

金老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楊兄說得不錯，別說一宮、二谷，就是身受大江南北，黑白兩道上人人尊仰的『神州一君』易天行，大概也不敢向少林寺啟釁生事，可是兄弟却有能力調度少林高手……」

（未完‧十七）

上文提要：四魔將令狐爽帶回老龍洞，目的是覬覦他身上的十七顆龍目寶珠，精靈的小爽哥早已把寶珠藏起，四魔得不到寶珠質問令狐爽，小爽哥願意以寶珠換武功，四魔為了寶珠，祇好含恨答應。由司馬元先教小爽哥熱砂中取栗，用一個半月速成法傳授，藝成之後司馬元帶小爽哥出洞實習，也前去找他的老相好……

新派武林傳奇故事／辛棄疾・文　可飛・圖

歪歪小爽哥



吳下阿蒙今非昔・練成絕藝上寶雞

令狐爽感到五指入肉肉是熱的，他閃身疾退，那人的刀已落入他的手中了。

那人雙手掩面慘叫着要逃走，令狐爽飛起一腿踢過去，這一腳非比尋常，他那踢過砂袋的飛腿，重逾千鈞的踢得那漢子吭叱一聲撞在矮牆上，昏死過去了。

天下事還眞夠巧的，就在這時候，忽聽附近院門拉開，有個女人送男人出來了。

就聽那男人道：「方紅呀，關好了門別出來，我去辦了公事就回來。」

「放心啦，我的好人，我煮好吃的等你回來。」

「好，哈……」

那男人大步往巷口就走，隨之就聽院門發出呼通一聲響，令狐爽走過去的時候，門關上了。

令狐爽用手指頭挖挖耳朶，喃喃的道：「是不是我聽錯了，怎麼那麼巧？」

他走近院門往裡瞧，門縫太細看不清。於是，令狐爽拍門了。

「開門，開門。」

院內傳來女子的聲音：「我的好人呀，怎麼又回來了，莫非忘了什麼東西沒帶上？」

隨之，嘩啦一聲門開了，那女人一看是個半大不小的少年人，她貶着勾人的雙眼，道：「噫，你找誰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女人，我當然有事才來的，首先，我問妳，妳是不是叫方紅？」

女人點頭道：「我的名字叫方紅。」

一嘆，令狐爽又道：「我再問你，妳想不想發財，而且發大財？」

女人全身一緊，道：「什麼年代呀，發財？那只有在夢裡想發財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回答我的話，妳想不想發財？」

「想，只有笨蛋不想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那就好辦了。」

他看看巷中沒人，又問道：「女人呀，我看妳長得細皮白肉的蠻漂亮的，身材細、五官正，今年三十來歲吧！」

「我今年三十一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有個老頭叫張果老，本名他叫司馬元，這老頭……」

方紅全身一哆嗦，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」

令狐爽道：「他來找你了，而且他這一回弄的全是金磚與珠寶，他發了。」

方紅道：「他……人在那兒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妳別問那麼多，我問妳，妳喜歡剛才的那大漢，還是喜歡司馬元？」

「司馬元。」

「不是因為他發了財妳才喜歡他吧？」

「不是的。」

令狐爽又問：「是眞的？」

「是呀，我們認識四五年了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要告訴妳，張果老他們是大魔頭，妳如是因為怕了他，沒關係，妳對我說，我回去告訴他，說妳早就不見了，叫他死了找妳的心，如果……」

方紅道：「我是眞的喜歡司馬元的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剛才我聽妳叫那人很親熱，什麼好人呀好人的，難道是假意呀？」

方紅道：「不錯，正是假意的，小哥呀，你知道那人他們是幹什麼的，他們是流寇翻了身，我如果不答應，他們會殺人的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好，妳這就跟我走。」

「去那兒呀？」

「去見司馬元呀，首飾是金子的，寶石是閃亮的，他帶來一包送給你。」

方紅一聽雙目一亮，道：「我跟你去。」

說着，她走出門，又掩上院門，跟在令狐爽身後往西街頭走去。

令狐爽很高興，這件事他算為師父辦成功了。

一路走到那家小飯館，令狐爽把方紅帶到後睡房，司馬元還在喝酒呐。

他喝的是悶酒。

門開了，令狐爽大叫一聲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看一看，是不是這個美嬌娘，如果不是我再找。」

司馬元抬頭看，大叫一聲：「我的媽呀！」

他張開雙臂笑哈哈，方紅也笑着投入司馬元的懷中了，這二人溫情猛一抱，嘆，嘴對嘴的啃上了。

那司馬元鬍子已白，但白得可愛，要不然方紅為什麼還貼臉蹭。

司馬元抱了一陣鬆開手，懷中取出布包來。

「我的女人呀，看看我為你弄了什麼來！」

他匆匆的打開，小睡房中立刻一片金光閃起來。

方紅一見斜眼看，道：「我只要你人回來，這些東西不重要。」

這女人眞厲害，欲收還拒似的，令司馬元哈哈笑了。

令狐爽便對司馬元道：「師父，有個漢子是流寇，把師母霸佔了。」

司馬元一聽，道：「去，殺了他。」

「我去殺？」

「你的本事夠大了，去！」

司馬元說完，拉了方紅就要走。

司馬元道：「紅啊，我們上妳的船上去，船上快樂有情調。」

方紅哈哈笑，令狐爽道：「你們去製造情調，我去什麼地方呀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殺了那狗操的以後，你去河邊找我們。」

「河邊，什麼地方？」

方紅道：「就在上游一道石灣內，我的船藏在石灣中，去了就知道。」

令狐爽笑了。

司馬元道：「我這徒弟很聰明，妳就算不告訴他，他也會很快找到的。」

於是，司馬元手拉方紅走出小飯館，還令那飯館老板一瞪眼。

令狐爽也走出小飯館，他的心中有些沉甸甸的不是味道，因為他要去殺人。

他已經把一個想搶劫他的人幹掉了。

現在，令狐爽又走回方紅住的那座小院門口了，他伸手一推，門未關，笑了。

其實如今這種小院牆已難不了他，他只要張臂騰空起，人就會落入院中了。

令狐爽把門虛掩上，他移動着身子到了房門外，房中有些暗，他也不點燈，推門走進去，發覺這屋中眞簡陋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有一床一桌兩張櫈。

令狐爽在屋子裡沒有找到什麼東西，轉而到了另一房中，只見有鍋灶，有水缸、水桶，擀麵杖支起來，碗筷放在籃子裡，另一缸中是玉米麵，油鹽罐子在一邊。

令狐爽搖搖頭，他心想，有這些吃的已經不錯了。

令狐爽剛轉到正屋來，門口傳來呼叫聲：「我的方紅呀，為丈夫的回來了，今天分了十斤白麵呀，葱油餅、肉餃子，咱們二人吃起來，哈！」

令狐爽一聽，好啦，這個傢伙回來了。

就聽院門「呼通」一聲響，然後又是「呼通」一聲再關上。

不幾步就聽那男的進了門。

令狐爽站在屋中暗角處，他半掩身在大床邊，又半低頭不回看。

那男的放下東西衝進門，大聲哈哈笑道：「我的老婆又急了，不到半夜也需要，為丈夫的過來了，哈！」

男的張臂猛一抱，緊緊的抱住了。

他抱住以後不老實，一雙鳥爪按向對方的胸脯上。

對方者令狐爽也。

男的一按嚇一跳：「喂，怎麼這麼小？」

灰暗中他仔細看，不由大罵起來：「個老王八呀，你是誰？」他已閃退一丈外。

令狐爽道：「在下姓催，名叫命鬼，叫起來我的名字不好聽。」

「催命鬼？」

這男的也夠狠，一刀已刺過來了。

令狐爽不閃不退也不讓，他一把抓在刀身上，他眞的不怕手割傷。

那男的出刀之後嚇一跳，因爲他以爲刀子嵌在石頭裡面似的拔不出來了。

令狐爽又一笑，道：「死吧，你們害死不少人，快回陰間打官司去吧。」

他疾出另一手猛一扭，扭斷了對方的脖子發出卡的一聲響，那人死也不明白，今天遇上個不速客，而且是要命的不速客。

令狐爽在男的身上把左手指上的鮮血抹乾淨，大搖大擺的走出門，轉頭一看又笑了。

因爲他看到那巷底地上的死人了。

那個人也是他殺的，因爲那人想打劫他。

令狐爽忽的一笑，他走過去了。

地上拖起那死人，匆匆的拖進那小院中，令狐爽心中已打定主意了。

如今這一帶是流寇們沐猴而冠，一旦他們死了人，這一帶的人必遭殃。

心念間，令狐爽便匆匆的把那死人拖進了房中，放置在頭目身邊，把尖刀握在頭目的手上指向另一死人的臉孔上，弄了個似眞又假的現場。

令狐爽對於自己的傑作相當滿意，拍拍手，哈哈笑，這才匆匆的離開這是非之地。

* * *

「我的女人呶，我可眞的想死你了。」

「我也想你呀，一去幾月沒消息。」

「還不都是爲了那小子，娘的，爲了傳他幾手功夫，害我誤了快三個月，我恨死那小王八蛋了。」

「喝酒吧，我的好男人。」

「喝夠了，哈哈哈，妳知道我是喜歡什麼調調的，妳可以動作了。」

「又是要我脫，要我當條蛇，纏在你身上呀？」

「那才叫一個男人愉快呀，哈哈！」

小船在搖晃，看不見艙門之中什麼樣，看不清就不能胡亂說，只不過聽聽聲音也不錯。

當然，小船上正是司馬元與方紅二人在爽。

小船上動得很有勁，偶爾傳來哼哼聲，幹什麼，不知道，但笑聲却又很原始，那是發自野獸般的狂叫。

上半夜只一半，小船上傳來司馬元的聲音，他哈哈笑道：「呶，這些是給妳的。」

方紅的聲音傳來，道：「什麼呀，什麼我也不需要，我只要你人嘛。」

「哈！」司馬元大笑，笑得小船搖又搖，笑得河水也翻起來了，夜來聽得遠，酷似山中野狼叫。

「喲，這麼多呀，好美呀！」

司馬元笑道：「妳光着屁股帶起來，必定另有一番可愛，哈！」

小船上，那女人先取一條大項鍊套在脖子上，再掛一串珍珠圈，耳環是金剛鑽，指環四個都套定，便是足踝上也拴了金鍊條。

那女人哈哈笑，道：「我變成皇后了呀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我是老皇上。」

那女人撒嬌，道：「你不是老皇上，你是皇上呀，你外表看着老，實際上你比個年輕人還要壯，有時候壯得叫人吃不消。」

「哈！」

「忽通」一聲响起，女人吃一驚的道：「怎麼呀，我說你壯吧，看，你又起來了。」

司馬元二次進攻了，他似乎要把過去浪費掉的日子再補回來似的，這一次就折騰到三更過。

司馬元好像不知什麼叫累，上半夜有兩次，下半夜有兩回，這老兒一夜折騰有四回，方紅已伸着兩腿打起鼾來了，她的鼾聲大，好像在凄叫。

天就快亮了，司馬元忽的大聲笑，又大聲的呼叫着：「女人啊！女人啊！」

「啊唷！」方紅這一聲大叫不久，司馬元就出了船艙往岸上跳來。

司馬元發覺岸邊上坐了個人。

那個人不是別人，令狐爽是也。

令狐爽早來了。

令狐爽二更剛過就回來了。

令狐爽回來之後，發覺小船上正熱鬧，他才不會去打擾，因爲他心中明白，在老龍洞中的時候，宇文鳳與東方東二人山搖地動，天崩地裂般的窮折騰，人們只當沒聽見，誰管他們閒事呀，找挨駡呀！

如今這光景與老龍洞中一個樣，令狐爽只好不上船，他坐在石頭上練功夫。

如今他已會吐納術，也習會了轉筋術。

什麼叫「轉筋術」？

那是一種違反自然的功夫，能把身上二十四條大筋交叉扭結，逆向流轉，形成一種反力道出招，化不可能爲可能的功夫。

司馬元就是此道高手。

* * *

令狐爽也能靜下心來練功，因爲他早就見怪不怪了。

只不過當小船上發出那一聲狂嘷中，令狐爽心中一沉，怎麼師父們都是一個樣，像宇文鳳一樣，非得尖聲大叫才過癮呀！

同樣的，這方紅也是那麼一聲狂叫。

令狐爽以爲也該差不多了，這一聲叫，也叫做「戲台上吹喇叭」，刹戲了。

忽見師父自小船上跳下來。

司馬元手上提了他來時的小布包，正往他的腰上掖，另一手在水邊洗乾淨，因爲手上有鮮血！

令狐爽一見猛吃一驚。

司馬元把濕手在衣衫上抹乾，對令狐爽道：「乾淨了，乾淨了，哈哈哈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師父，你把你心愛的女人……咯？」他比了個殺人手勢。

司馬元道：「你以爲她不該死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果然把她殺了？」

他有些不高興的又道：「師父，你那麼喜歡她，又爲她弄了一包珠寶首飾，見了面就抱一起，她可也眞愛你，你是個糟老頭，她是個美嬌娘，那一點配你不上，你把她殺了，太不夠意思了！」

司馬元叱道：「你懂個屁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老不愛她了？」

司馬元道：「我便老實的告訴你，你去找方紅，我遠遠的跟去了，見你巷中爲我殺了人，我心歡喜，因爲你會殺人了，足可列入我道之中，又見你去叫開小院門，也聽了方紅對你說的話，娘的皮，這個女人還是愛上年輕的，她不會愛我的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司馬元道：「這女人愛我祇有兩個原因，這第一個原因是我多金，她愛金，第二個原因她知道我殺人不眨眼，手上滿是血腥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所以你才把她約到她的船上來呀？」

司馬元道：「不錯，要知道那家飯館人太多，那地方距離縣衙又近，老夫不想驚動人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師父，折騰一夜你不累？」

「她累，我不累！」

「爲甚麼？搞那遊戲也用上內功呀！」

「哈……」司馬元得意的笑了。

他笑着大步往前走，一邊走，一邊對令狐爽又道：「師父我心中最明白，這輩子是絕子絕孫了，哈……」

絕子絕孫他還笑得那麼爽，那必定有原因！

令狐爽就以爲，他們八仙都一樣！

司馬元笑着又道：「我們既是絕子絕孫的人了，何不把握這幾十年的人生，好生的爲自己多爽一爽，徒兒呀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，不對！」

一怔，令狐爽把三個字分開說。

司馬元道：「對就是對，不對就是不對，甚麼對又不對的，混蛋小子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對是對自己說的，不對是指的旁人，師父幾位可以爽，別人就不爽了！」

司馬元一聽大怒，戟指令狐爽叱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怎麼會有此想法，非吾輩中人也！」

他雙目一厲，嘿嘿一聲，又道：「老子不要你這樣徒弟了，廢了你再殺你！」

令狐爽也心中一楞，這老小子要再殺人了。

他往一邊閃，又道：「師父，你別殺我呀，你何必前功盡棄？」

「甚麼前功盡棄？」

「你已把功夫大部傳了我，餘下不過半個月，難道你不想要那價值連城的龍眼珠寶呀！」

司馬元洩洩氣的道：「小子，你又活了，祇不過你需要洗腦，改變你的氣質，認眞的走入我道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徒兒必認眞學習，絕不辜負師父們的期望與厚愛！」

「哈……」司馬元大笑。

他笑着，遂又對令狐爽道：「徒兒，我對你說吧，那一年這方紅剛剛十八歲，老夫已五十八，老夫過河在船上，發覺她長得眞不錯，於是，我花了千兩銀子把她來個買斷，她就住在這船上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爲甚麼不帶她回老龍洞？」

司馬元道：「老龍洞住的都是有本事的人，她祇是個女人呀！」

他頓了一下，又道：「初時指望她爲我生兒生女的，不料她甚麼蛋兒也不會下！」

忽的他坦然一笑，又道：「她可是個原封貨，跟了我，如今她又同別人睡覺，我做了她，哈……」

令狐爽道：「沒有她，你老以後就更孤單了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要找就找原封

的，老夫不喝刷鍋水！」

令狐爽心想：「大概過不久，又有個姑娘要完蛋了！」

* * *

過了渭水河，走到大散關，那是通往終南大山老龍洞的必經之地！

大散關這地方有條街，街上一半是開飯館的。

司馬元對令狐爽笑笑，道：「徒兒呀，大散關這地方有一樣最好吃東西，你不會吃過的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甚麼東西沒吃過？」

「蒸羊羔，哈……好吃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師父要吃蒸羊羔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他捋鬚一笑，又道：「吃蒸羊羔喝汾酒，懷中姑娘用力摟，樂不思蜀矣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那就去吃蒸羊羔吧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大散關內做的羊羔最好的可不是甚麼別的人呀，那是美人丁白！」

「姓丁名白？」

「不錯，這個女人確實美，祇可惜呀，她是那鐵拐李夏侯金的女人！」

「夏侯瘸子也有美女呀？」

司馬元道：「他是你師父！」

令狐爽自知失言，忙改正：「對，是我的夏侯師父，我最尊敬的夏侯恩師！」

「哈……」這一聲大笑太突然了，引得二人急忙抬頭看，祇見一棵大樹上坐着一個人。

仔細看，可不正是那「鐵拐李」夏侯金在樹上面。

司馬元大罵：「哈，瘸子果然熬不過，來找你的那位丁美人了！」

「花啦」一聲，夏侯金自五丈高的樹上落下地，他不管司馬元，迎上了令狐爽！

「小子啊，你剛才稱我是恩師，令我心中暖洋洋！」

令狐爽心想，天幸他未聽見我說他夏侯瘸子！

令狐爽急忙施一禮，道：「師父……」

夏侯金對二人，道：「走，進棧去，我那女人端了羊羔美酒等我吶！」

「哈……太好了！」

司馬元正愉快的笑，夏侯金道：「怪了，你怎麼祇同你那美船娘住了一天就回來了？」

司馬元道：「我把她殺了！」

夏侯金道：「必是為你製造一頂綠帽子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我雖老，可是我很要面子，司馬元的女人必是貞節烈女！」

他忽問夏侯金，道：「你的丁白怎麼樣？她不會暗中找上小白臉吧？」

夏侯金哈哈大笑。

「我早就對我的丁白說明白了，她隨便，想找誰就找誰，祇不過別讓我看見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娘的，眞大方！」

夏侯金道：「張果老，我同你的想法不一樣，我知道你愛的是貞節烈女子，一生祇愛你一個人的美女人，我不是，因為我明白，天下女人不偷腥的太少了，就好像咱們大男人，十個老婆也不嫌多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你知道丁白也偷人？」

夏侯金道：「甚麼叫偷人呀，是愛別人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丁白是不是也愛別人？」

「愛！咱們都知道她的丈夫叫王艮新！」

「眞大方，娘的，綠帽子我不戴！」

夏侯金道：「甚麼是綠帽子？我又沒用大花轎抬進門，就談不上戴甚麼綠帽子，人家王艮新也不在乎！」

他笑了一下，又道：「我祇要她騙騙我就高興了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你喜歡被丁白騙呀？」

夏侯金道：「我是說，她祇要上了床，一本正經的同我睡，同我樂，同我吃也同我喝，再說聲最愛我一個，我就會樂哈哈！」

再是一聲乾笑，夏侯金又道：「雖然我心中明白，丁白的最後一句話是騙我，可是我聽了高興呀……哈……」

「哈……」

這一聲笑不是司馬元笑的。

這是令狐爽笑的，笑得夏侯金一瞪眼，瞪得令狐爽全身一哆嗦！

「小王八蛋，你笑甚麼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笑師父眞偉大！」

夏侯金道：「我偉大？」

「偉大呀！」

「娘的，我頭一回聽人說我偉大！」

他想伸手去抓令狐爽，但令狐爽閃在後面三丈外！

夏侯金笑了。

「小子，你說說，我聽聽，師父我甚麼地方偉大呀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師父是位世界大同之人，有飯大家吃，有衣大家穿，有女人大家共享用，豈不是到了世界大同的偉大境界了，所以師父最偉大！」

夏侯金一聽又哈哈大笑起來。

司馬元哈哈笑，道：「這小子

還知道世界大同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玄先生在書上教的。」

他忽的一笑，又道：「我就弄不清楚世界大同了，老婆也亂了，好像二八月狗卵蛋，一羣公狗找上一隻老母狗，這他娘的比鬧流寇還要天下大亂！」

夏侯金一聽火大了。

他大吼一聲，道：「個小王八蛋，你轉彎抹角罵師父，我揍你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玄先生講的大同世界呀！」

夏侯金道：「那一個玄先生，他說大同世界是這個說法的嗎？」

笑笑，令狐爽道：「哈哈，狗亂幹是我問玄先生的，當時同學們都笑了，我也爽了，可是我頭上挨了一傢伙！」

「哈……」夏侯金與司馬元也笑了。

玄先生者，在虎牢關教學堂的玄空是也！

* * *

丁白是名女人，至少她在大散關是名女人！

關口處那家最大的「大散關大客棧」就是丁白這個女人開的。

從前面大門看進去，先是個吃飯的大客堂，穿過客堂後面看，兩邊是客廂，後院有條大道通進後院裏，大車馬匹帶駱駝就是由這條路進出的。

夏侯金帶着司馬元與令狐爽走來了。

三人走進大客棧，祇聽那賬房傳來劈哩叭啦聲，三個女子在打算盤，一個女子在對賬！

這女子一邊對一邊唸，於是三個算盤響起來。

夏侯金指指櫃枱後，對司馬元道：「你看看，我的丁白多能幹！」

司馬元抬頭看，嚄！他瞪直了眼！

司馬元不看丁白，因為丁白亂愛，丁白也是夏侯金的女人，他當然不看。

他看三個打算盤的女子，尤其是那個紮了馬尾巴細長身段的女子。

丁白正在數賬目，忽見來了三個人，這三人之中，其中一人她是既怕又愛，既恨又愉快的人，這人就是夏侯金，高原野狼鐵拐李。

每一次夏侯金前來，這丁白就會忍不住的看看門口的青石台，因為青石台上有一塊大又厚的石塊裂開了，那是當初夏侯金在她們門前示威嚇走十幾個無賴漢留下來的。

* * *

「喲，甚麼風把我的金吹來了，鬧了一陣子流寇，以為你，以為你……」

「死了？」夏侯金接道。

「不是死了，別說得那麼難聽，我是說以為你完了。」

夏侯金哈哈笑道：「還不是一個樣？」

丁白這女人也祇三十左右吧，一身皮肉好像被漂了白，白中略帶紅，好像胭脂抹上臉，細溜溜嫩滑滑，好像指頭一戳會破洞。

司馬元仍然不看她。

司馬元站在那個手握算盤的女子面前了。

「你叫甚麼名？」

那女子道：「老爺爺，我叫方白。」

司馬元道：「我的媽呀，我那個叫方紅，你就叫方白！」

這女子道：「因為老闆叫丁白，我們的名字改了白，她二人叫張白，李白！」

「哈……」

這是令狐爽的笑，也立刻引起方白三女的注意。

丁白發現令狐爽同夏侯金他們是一起的，便走到令狐爽面前，道：「可憐的娃兒唷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妳怎麼知道我可憐？」

丁白道：「孤兒還不可憐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又怎麼知道我是孤兒？」

丁白道：「如果你不是孤兒，就不會同他們在一起了！」

令狐爽聽得一怔，這個女人眞坦白！

司馬元忽然自腰袋上解下個小布包，「咚」的一聲砸在櫃枱子上了。

丁白一看，道：「張果老呀，你這是幹甚麼的呀？」

司馬元指着方白，道：「我把這一包首飾全送她了！」

丁白道：「你老人家看上我的方白了？」

司馬元道：「廢話，我不看得上，會把這麼貴重的寶物送你？」

丁白對方白道：「老人家看上妳了！」

方白道：「當我爺爺差不多！」

司馬元不怒反笑，道：「方姑娘，天下沒有永遠年輕，祇有永遠富有，妳如果答應我張果老，妳就永遠富有！」

丁白已打開了布包，嚄！又是金又是玉，又是翡翠帶寶石，頸鍊粗得可以吊死人，珍珠大得如同眼珠子。

這些都是寶，四個女子也傻眼了。

司馬元立刻取出來，他一件一件的在方白的身上披掛又戴着，笑道：「看看，看看吶，這才像個美嬌娘！」

丁白已看向夏侯金了！

夏侯金當然明白丁白為什麼看他，立刻笑笑道：「娘的，我帶來的比你張果老的還多呀！」

「叭叭叭」他連三拍，拍在他的腰帶上。

於是，丁白一聲笑又叫：「收帳別算了，改天再細算，你們好生的看着店，乾脆，去把店門關，這幾天整修內部，改日再開店。」

這話傳到後院，先關後院門，幾個大脚女人也笑了。

吃飯拿錢不幹活，誰都會笑，內棧房收門，外棧房開門。

* * *

那夏侯金與丁白二人在房中，也不知二人怎麼一回事，沒多久，丁白就走出來了。

她還眞大方，站在房門口大聲吼：「把羊羔蒸上四五隻，汾酒陳年的五十斤，配上大菜二十件，咱們所有的人都有份，哈哈，我的良人回來了，慶祝慶祝！」

夏侯金早回來了。

只因為夏侯金果然帶來了許多金銀珠寶，這丁白才又大聲的宣佈。

司馬元摟住方白，灰白的鬍子蹭起來，怪了，你說奇怪不奇怪，蹭着蹭着，這方白回敬過去了，大概她的心中想着，老頭年老體衰不夠瞧，床上再收服他。

* * *

大散關大客棧關上門，可是門裡面眞熱鬧。

大屋中又是酒又是菜，仔細看，男人只有三個，餘下的九個全都是女人。

十二人圍在一張大圓桌，海盤中就是蒸羊羔，令狐爽還是頭一回嚐到這麼好吃的。

令狐爽兩邊各坐了兩個女子，那是張白與李白。

這二女對令狐爽有好感，盡往令狐爽的碗中挾好的，令狐爽也不客氣，來者不拒的吃起來。

令狐爽也喝了酒，喝酒不醉他裝醉。

他在李白的耳邊道：「我是窮光蛋。」

又對張白道：「我一無所有呀！」

聽得兩個女子哈哈笑起來。

張白在令狐爽的耳邊回一句：「我愛啃童子鷄。」

一怔，令狐爽不知道什麼叫童子鷄。

隨之李白也低聲半帶羞，「同你睡一起，一定很好玩。」

令狐爽又是吃一驚。

他心中一沉：「我的乖乖隆的咚，兩個姑娘找上我來了，幹什麼呀！」

幹什麼，他不懂，這種年紀搞不清，只不過令狐爽是有主張有心計的人，他才不會同這兩個女人睡一起，那會變成她二人的玩物了。

* * *

大桌上酒菜吃到二更天，有幾個幹活的女人已東倒西歪了，丁白被夏侯金拉起來了。

「走，光吃酒沒意思。」

丁白道：「我早就想睡了。」

她挽緊了夏侯金的腰，二人緊依偎，大步往丁白的房中走去了。

那司馬元衝着方白哈哈笑，半口牙全露出來了。

方白心中冷笑：「個騷老狐狸。」

她還是站起來了，她對司馬元道：「走呀，你也需要休息了。」

司馬元笑笑道：「當然，我早就不想再吃了。」

這二人你拉我推的走向另一房中了。

那張白、李白也笑了。

李白對令狐爽道：「走吧，好好玩的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玩什麼？」

「嘻！」李白指着令狐爽笑對張白道：「聽聽，他還不知道玩什麼，嘻！」

張白對令狐爽道：「小兄弟，玩童子鷄呀！」

令狐爽一聽，這兩個女人老油條，千萬不能上了她們的床，上了她們的當。

兩個姑娘不放過，他被兩個姑娘幾乎架着走，一路走到拐角一間房中了。

房中是大床，床上有棉被，令狐爽被這兩個女人拋在大床上。

兩個女子似虎狼，這就要上床剝衣裳。

當然是剝令狐爽的衣裳。

令狐爽急中生智哈哈笑，他指着另外兩處對二女道：「你們要小心，上了床我比他們强，我的傢伙大又長，老太婆也吃不消，只不過你們先把衣褲脫，我出去茅房清清我的肚腸，回來叫妳二人準定叫投降。」

兩個女的怔住了。

二女妳看我，我看妳，有點不相信。

令狐爽已跳下床，回過頭來道：「喂，快脫衣裳呀，我很快就回來。」

兩個姑娘脫衣衫，匆匆的拉了棉被蓋身上，就等着令狐爽回來大戰一番了。

令狐爽匆匆奔出去，但他不久又悄悄的走回來。

他出去的時候門虛掩，回來推門爬進來。

令狐爽爬到大床邊，他把椅子上二女的衣衫弄走了，而且飛一般的奔到大客棧外面。

令狐爽剛剛自一邊的牆上落下

來，前門不遠處來了一個大漢年輕人。

這大漢一看有人落在牆外面，他一聲沉叱：「什麼人，站住！」

令狐爽不站住，他拔腿就往遠處跑。

那男子一見更火了。

「那裡跑！」吼叫着便追上了。

令狐爽如今已是有功夫的人了，他習了司馬元的穿雲功，他如果要走，很少人能追得上。

這個人就快追上他了。

令狐爽奇怪，原來這人是高手呀。

心念間，他奮力往前奔，就快奔到渭河岸了，回頭看，不由罵了一聲：「這人眞混蛋。」

雖然已把那人拋遠了，可是那人是個騾子脾氣，非追上他不可。

於是，令狐爽不跑。

令狐爽倒要看看這個人是什麼樣的大不了人物。

其實他也不能再跑了，再跑就要下河了。

* * *

那是個相當漂亮的大男人，個頭大、身材好、臉皮光、眼睛大、皮色白、牙齒亮，但重要的還是他的年紀不大，頂多二十六七八。

這人手上早已拔出刀子來了。

他在河邊堵住令狐爽，冷笑了。

「好小子，你偷人家姑娘的衣褲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如果不是手上抱了衣裳一大包，你早就追不上我了。」

那人把手一伸，道：「拿過來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怪了，我為什麼拿給你？」

那人道：「老實告訴你，大散關大客棧的女人們，我們早就是一家人了。」

令狐爽一聽就想笑。

「你是他們什麼人呀？」

「那兒的女人叫我親哥哥，你說我是她們什麼人？」

令狐爽忽的笑了。

「這位大哥呀，你如果今夜去會情婦，改天吧，改天再來吧！」

年輕人大怒，吼道：「你這小偷兒，管到你家大爺的頭上來了！」

他忽然出刀，口中厲吼：「看刀！」

令狐爽見這人出刀，急忙錯步閃開一丈外，道：「喂，別動刀子呀，我是為你好呀！」

那人已看清楚，令狐爽只是個半大不小的少年郎，他冷笑了。

「王八小子可惡啊，你幹小偷為我好，我宰了你！」

說着，又是七刀交叉劈過來。

令狐爽甩動手中包的衣裳，口中大叫：「喂，你休逼人太甚，小心惹來要命的，你就完蛋了。」

那人更是大怒，氣得也不再多開口，揮動手中尖刀，一個勁的追殺令狐爽。

「嘩！」令狐爽把抱的衣衫摔在地上了。

「好個不知好歹的傢伙，火星爺不放光，你是不知道神靈呀！」

說着，他忽的直欺而上，右手交旋疾抓，金剛指抓在那人的小臂上入肉三分。

「哎呀！」一聲甫起，尖刀已落在地上了。

令狐爽左手五指不用抓，順勢一巴掌，打得那人立刻半邊臉腫起來。

那人吃了虧也楞了：「你！」

「我怎麼樣，我揍你！」

「你這是什麼武功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八仙的武功，你沒聽說過吧！」

他說的是司馬元，司馬元又似張果老。

那人似乎聽不懂，但令狐爽又道：「我是在勸你呀，勸你今夜熄熄火，少去惹禍災。」

他冷笑，又道：「看看，你連我也打不過，你還敢追去惹他們？」

「他們？誰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問你，你又是誰？那丁白是你的女人嗎？還有那方白、張白、李白，她們也是你的女人嗎？」

那男子一怔，道：「原來你小子知道我的女人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的女人？哦操，什麼亂七八糟的，不管怎麼的，你聽我勸，回去吧！」

那人道：「你小子說裡面還有什麼人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一個是我師父，他叫司馬元，另一個也是我師父，他叫夏侯金。」

那人吃一驚道：「瘸子夏侯金沒死在這一場災難中，他還活着呀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活得再好也沒有了。」

那人道：「可惡呀，丁白今夜忘我了！」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才是丁白的男人，我叫王良新，剛從鳳翔回家來，這夏侯瘸子又來了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所以我勸你熄熄火。」

王良新道：「我只好讓賢，只不過……」

他低頭，再把地上衣裳拾起來又道：「這些衣裳……」

令狐爽道：「是兩個姑娘的，

我不要她們來追我。」

王㫰新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怕她們吃你的人參果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什麼人參果？」

王㫰新一笑，甩甩手臂上冒出的血，道：「你是小，連男子的人參果也不知道，我走了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去那兒？」

王㫰新道：「當然回客棧去，不然我住那兒？」

「你敢去打擾丁白呀？」

「我不去找丁白，我當然住別的地方。」

於是，王㫰新也不多言，轉身就走。

令狐爽木然的道：「這姓王的，可別走錯地方呀！」

他說着，還是一路跟回來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姓王的奔得快，沒多久他就翻落在客棧的大後院。

今夜他本來要從正門大大方方的走進來，如今得知夏侯金也在，而且就在丁白的房中，他便祇好偷偷的溜進後院來了。

這王㫰新人一落在後院中，就聽得奇奇怪怪的聲音。

有哼的，有泣號，有像夜貓子叫。

有大聲，有小聲，也有叮叮咚咚響。

王㫰新看看這面，再看看那面，他忽然喃喃的道：「怎麼每個房間都有聲音？」

他在院中停了一會，然後慢慢的走到左邊的房門。

房門之內有囈語，仔細聽帶哭聲，門外的王㫰新抱着衣裳走進門，原來門是虛掩的。

這間房中沒點燈，小窗一邊有微光，王㫰新慢慢走到大床邊，他見一張大床被在顫抖。

王㫰新開口了。

「方白呀，你是不是丟了這衣服，我爲妳撿回來了，是個小偷。」

他的話未說完，大被猛一掀，嗄，床上壓了個老神仙，正在亂動顫。

那個老神仙正是司馬元，就聽他大罵一聲：「王八蛋！」

隨着他這句罵，虛空一掌打過來。

巴掌未上身，但一股罡風推人倒。

王㫰新驚呼一聲猛的撞在桌子上，司馬元已抓衣欲起，却被下面的方白用兩條腿緊緊的勾住不放鬆。

這時候，王㫰新看清楚了，老神仙壓在方白的上面，他看得又驚又怒，怎奈他又打不過這些人，只好拔腿往外逃，門也不關了。

司馬元追出去，他大吼一聲：「人呢？」

人早跑走了。

司馬元忽的一聲喊：「徒兒，令狐爽，娘的，死在什麼地方去了！」

黑暗中，令狐爽出來了。

「師父，你叫我？」

「你去那兒了？」

「我在門外練功呀。」

司馬元道：「不用練功了，就在門口當守衛，別叫什麼二楞子的傢伙再闖來，掃興。」

「是，師父！」

令狐爽回答得有精神，表示他在練功夫。

就在他一聲叫中，對面轉角有叫聲。

「小哥呀，把我們的衣裳還我們呀。」

司馬元聽得一怔，道：「她們問你要衣裳，娘的，你小小年紀偸吃腥呀，不練金鐘罩鐵布衫了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怎麼拿她們的衣裳呀，是剛才那個姓王的叫什麼王㫰新的傢伙偸去的，關我什麼事。」

司馬元一聽，再想想剛才那傢伙拋的那些衣衫褲子，立刻點頭道：「對，對，那傢伙把衣裳拋在我房中了，叫她們過來拿走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師父，她們怎麼拿？」

就在這時候，那方白含羞答答的走出門來。

方白的手上抱着一堆衣裳，因爲她見是王㫰新來了又逃了，也以爲是姓王的生了氣把衣裳偸去的。

姓王的好像就是她丈夫。

後院中的追打與喊叫，並未引起另一房中人的關心。

另一房中不是別人，乃夏侯金與丁白二人是也。

夏侯金與丁白二人的房中眞靜，靜得就好像沒有人是個空屋似的。

這二人不像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那種呼天搶地，大呼小叫，如同貓兒叫春駭人聽聞。

眞文靜，靜得令人以爲兩個人都死了。

兩個不是死了，而是死去活來，至於眞實狀況，直到天放亮還不知道。

天亮了，令狐爽已等在門外了，祇見司馬元嘿嘿笑着也走出來了。

司馬元邊走邊把他帶來的一包首飾珠寶往袋中塞，引起令狐爽的奇怪。

「師父，你怎麼又把送人的東西收回來了，難道那位方白姑娘不愛你了？」

司馬元道：「她並非完整的，她那地方早就鬆散了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師父，你說她早就同男人睡過了？」

司馬元道：「眞他娘的驢屎疙瘩——外表光，上了床就看出她是此道老油條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們還叫喊！」

司馬元叱道：「那是她的手段，引人入勝而已。」

他頓了一下，又道：「你小子想一想，我這些首飾怎麼會送給這樣的女人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對，師父最愛貞節女。」

司馬元嘆口氣道：「如今天下大亂，地方未靖，想找個完整的還眞不容易呀！」

這師徒二人往山中走，越走越荒涼，三十里也難得見人煙。

走着，忽見司馬元一把扯住令狐爽，道：「小子，你該履行你的諾言了吧？」

令狐爽一怔，道：「師父，甚麼諾言？」

司馬元嘿嘿笑道：「你小子打哈哈呀，小心我廢了你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請師父明說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龍目珍珠呀，小子！」

令狐爽哈的一笑，道：「啊，是那玩意兒呀，那太簡單了嘛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你的功夫也差不多了，餘下的就是勤加苦練了，你還不快把龍目珍珠送我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師父，想學全師父的功夫，便是再速成也還差得遠，祇不過師父的穿雲功金剛指，竅門我也能捏拿，祇是我以爲師父你留了一手未敎我呀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各留一手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師父的穿雲功，能在空中二次彈升，怎麼使力借力我不懂，師父的金剛指，又能抓斷敵人的刀，我也不能呀！」

司馬元心中想，這小子眞叫精，他早看出來了。

心念間，司馬元道：「小子，其實那種功夫乃是熟中生巧變化出來的，這很簡單，回去以後我指點。」

他頓了一下，又道：「小子，我一定指點，可是你得把一顆龍目珍珠孝敬師父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簡單啦，等我學會了一定取來孝敬你老人家的。」

司馬元忽然忿怒的道：「老夫現在就要！」

令狐爽眞乾脆：「現在沒有！」

「老子廢了你！」

「殺了我也行，祇不過你老的前功盡棄，你老不覺得可惜？」

司馬元深深一嘆，道：「眞是個小王八蛋，祇不過我把全身功夫傳了你，你如果要賴，看我不生啖了你。」

令狐爽一笑，道：「不會的，不會的，哈……」

他又爽了。

令狐爽早就知道司馬元已打算討寶了。

老龍洞中的四魔，個個嗜寶成癡。

＊　＊　＊

司馬元與令狐爽二人已走到那一道長長的山脊邊上了，忽聽司馬元對令狐爽道：「徒兒呀！」

令狐爽低頭正着看峯脊兩邊的深淵，聞叫忙回頭。

「師父，你叫我？」

山風呼嘯中，雲霧一掃而過，今天風力强，人走在石脊上怕不被風吹落才叫怪。

司馬元道：「徒兒，機會教育呀！」

「甚麼機會教育？」

「飛呀！」

令狐爽一怔，道：「師父會飛，我不會。」

司馬元道：「膽子也需要練，你的輕身術很不錯了，今天我們師徒就在這崖脊上飛跑。」

「飛跑過去？一步走錯粉身碎骨。」

（未完・九）

新派俠情長篇連載／司空羽・文　可飛・圖

飛鷹



死灰復燃西天教／名姬和尚尋法衣

上文提要：陸浩暗中看到蒙面和尚將萬金及方無極輕易地解決了，之後踹下寒潭，陸浩出面與之過了二十五招仍被其逃逸。陸浩追丟了人去詢問白雲和尚，才知非其門下。女子論劍大會幕後操縱者以陸浩的名義將殺死的盜匪三人及萬全、方無極的犯罪諸事清楚報呈縣衙，欲收買他……陸浩與紫水晶會晤剛離開，又碰到蒙面和尚與高大女人攔截……

「孩兒祇是好奇，近來朝廷御史胡季堂不是對權臣和珅提出了彈劾嗎？」

麥氏夫婦茫然點頭，麥大熟道：「有這麼回事，誰也想不到胡季堂有這麼大的膽子，因為和珅是當今皇上乾隆女兒的公公，也就是說乾隆太上皇的女兒嫁了和珅的兒子，嘉慶帝也就變成和珅兒子的大舅子了，和珅是大學士兼軍機大臣，倚靠太上皇的餘蔭，賣官貪瀆，皇上睜眼閉眼，不聞不問，直到胡季堂參上一本。」

麥奇道：「爹，娘可知皇上為何能容和珅敗壞廟堂中風氣，任他們的黨羽賄賂公行？」

麥大熟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

夫人道：「莫非你知道？」

麥奇道：「這祇是一種猜測，第一，和珅是太上皇乾隆的寵臣，據傳說和珅年輕時美如婦人，很像乾隆一位寵妃，乾隆太上皇未殯天之前，嘉慶不便下手，此其一……」

麥氏夫婦同時點頭，以為有理。

「另外，皇帝老子也要錢，他利用和珅之手斂聚，一俟太上皇大去，胡季堂彈劾，而和珅搜括的也夠了，於是皇帝點點頭，抄了和珅的家，而抄家後全部財產約值八億兩，理應收入公庫，却全入了皇上的私囊。」

麥氏夫婦相顧愕然，夫人吶吶道：「果然有道理，皇上等的就是這一天，太上皇大去之後再收拾他，既顧到沸騰的民情，又可中飽私囊，小奇，想不到你居然有此頭腦。」

麥大熟道：「有這麼能幹的娘，兒子會差到哪裡去？」其實麥奇是麥大熟和另一女人生的，正好犯了夫人的忌諱。

但夫人也知道他是無意說溜了嘴，就故作不知麥大熟的窘態，道：「兒，你剛才問起咱們麥家到底多少財富，是不是因為聽說和珅抄家，財產總值八億兩，才好奇地問一問？」

「是的，娘，人人都說咱們麥家的財產無數，到底有沒有個數字？」

也許麥夫人想趁這非常自然、順理成章的機會，炫耀一下麥家龐大的財產數字，以至使兒子不至於愛美人而不愛財富。

她閉目靜思了一會，微笑道：「娘不敢說，咱們麥家的數字比和珅的多，但也不遜……頗堪告慰的是……咱們的錢是經營有術……以正正當當的本領賺來的。」

麥氏父子瞠目而震驚，這表示麥家財產大約也有八億兩之譜。

因為自嘉慶登極之後，每年的歲入，也不過是白銀七千萬兩左右而已。

其實伏在暗處的陸浩也不由暗暗咋舌，一個人的財富太多了也是一件痲煩的事，像麥家，如要統計出一個精準的數字，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？

就在麥家三人各自回房，麥夫人回到自己的院落，進入正廳時，一個蒙面人已迎面站在廳堂之中。

「甚麼人？」

「被妳無情利用愚弄而又差點被滅口的人。」

「我不懂妳在說甚麼。」

「妳當然不會承認，因為妳已犯下了滔天大罪，最初是鼓動武林幫閒份子如萬金及方無極之輩，提議甚麼女子論劍大會，繼而又賄賂仲裁人，利用之後逐個滅口。」

夫人愕然道：「聽說給女子論劍大會賄賂事件有關之人都被殺死了，你又是誰？聽妳的嗓音分明是個年紀不大的女人。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可是與女子論劍大會有密切關係的女子，祇有一個『毒織女』黃玉，她不是已經在斷腸崖下摔成肉醬了嗎？」

「妳希望如此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」

「妳……妳莫非就是『毒織女』黃玉？」

「嘿……」這蒙面女人顯然就是黃玉，原來崖下摔得血肉模糊的女人不是她。

麥夫人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死者是誰？」

「這妳就不必多問，反正是個藉藉無名的替死鬼。我在跳崖之前，早有準備，下有三層籐網，跳下之後立即撤走，把預先殺死的女人放在亂石中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黃姑娘眞有一套，祇可嘆妳的好友裴華，還眞以為妳死了，結果也沒逃出魔手是不？」

「這不都是妳唆人幹的？」

麥夫人苦笑道：「黃姑娘，這個暗中殺人滅口之人，心地十分歹毒，因為他把一切推到我的頭上，乍看極為可能，說是麥家要改變傳統，控制女子論劍大會，賄賂仲裁人，再予以滅口，言之成理。可是我要告訴妳，我們麥家如果眞要改變傳統，娶個貌美的媳婦，大可不必先鼓動舉行甚麼荒謬的女子論劍大會，再賄賂仲裁人，繼而一個個殺之滅口。不是老身吹噓，以麥家的財勢，即使麥奇很醜，相信武林中的年輕貌美、武功出色的世家女子，願嫁麥奇的必也大有人在。」

「麥老婆子，隨便妳怎麼說，我還是認定妳就是背後操縱一切的陰謀者，因為無論怎麼想，這主謀人不可能是別人。」

麥夫人冷冷地道：「何以如此武斷？」

「因為你們的兒子想娶個美好的女人是事實。」

「黃姑娘，我的話到此為止，犯不着和妳浪費時間及唇舌，妳請吧！」

「我要你們償裴華的命來，別人的事我可以不管。」

「不要被奸人所愚弄，而造成親痛仇快的結果，黃姑娘，希望妳能三思，繼續追查眞正的主兇！」

「我以為就是妳，毫無疑問，一切都由妳操縱，當初我在斷腸崖自絕，是苦勸裴華無效。而我又深愛裴華，就以死諫方式，希望裴華能懸崖勒馬，改變主意。我猜想最初裴華是被妳收買了，準備在女子論劍大會最後仲裁后、妃、嬪名次時反對美好的唐蓉，因為據說妳是麥家反對推翻傳統最激烈的人，而被害的另外幾個仲裁人也被妳收買，叫他們投龍娟的票。」

「姑娘的思考力很靈敏。」夫人道：「請繼續說下去。」

「但是，由於我的死諫，當然是假死，却感動了裴華，也改變了他的決定，結果投了唐蓉的票。」

「這就有點矛盾了吧？」夫人道：「據我所知，唐蓉以獲得大多數仲裁人的支持，才登上劍后寶座，如果我有那麼大的惡勢力，其餘的仲裁人又怎敢背叛我，而全支持唐蓉，會不會另有個有力人士在背後支持他們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那是誰呀？這人太了不起哩！」

「仍然是妳。」

「黃姑娘，妳的話太矛盾了吧！」

「這就叫着翻雲覆雨，陰毒手段的靈活運用，事實上，你們放出空氣，要保持麥家傳統，絕不改變形象，但却暗暗決定，要討個美好的媳婦。可憐的是那些被妳收買的仲裁人，臨死還不知道被人利用，作了試刀的靶子而已。」

麥夫人笑起來很怪，她道：「這麼說，黃姑娘是認定我們麥家要背叛祖上嚴格規定的傳統了？」

「那是因為麥大熟大力支持下一代討個好看的媳婦。」

「妳眞是世上最固執最愚蠢的人，照妳的意思，妳雖玩了個假死的花樣，我也要殺妳滅口了？」

「當然，妳絕不會放過我，不過現在却不是妳殺我，而是我要殺妳，為裴華報仇。」

「妳滾吧！無知的蠢女人，儘快找個隱蔽的地方藏起來，不是我宰妳，另外有人會殺妳的。」

「我知道妳在暗示甚麼，妳可能影射武林三大家的龍家，因爲龍家的女兒也想嫁給武林第一豪富之家，還有劍嬪張燕，雖然不是出身自五大門派及三大家，却也是武林知名人物之女，自然不甘落後。」

麥夫人道：「祇可惜妳所懷疑麥家的想法，也許正是別人所已經做過的勾當，妳却死鑽牛角尖，一口咬定是麥家幹的。」

「這正是妳所希望造成的錯覺，以爲是他們兩家都想把女兒送入麥家而賄選殺人，或者火拚……」

「去吧！如果唐、張兩家的人也遭了毒手，妳再來找我不遲。」

「作夢！我不會再給妳行兇的機會了。」黃玉像一頭花豹，不知自何處拔出一柄大匕首，「霍霍霍」就是五七匕，攻的全是要害。

麥夫人老而醜的臉上有無限的不屑，閃了開去。

黃玉又是「夜叉探海」「斗換星移」和「攔江截斗」三招七式，瘋狂地攻上。這種但求傷敵，不求自保的幹法，高手也往往會栽。

但麥夫人又閃了開去。

黃玉如果理智，就該知難而退。在武林中，她算是相當出色的女中高手了，但是，人家徒手閃避，顯得相當輕鬆。

當黃玉再次攻上時，麥夫人冷峻地道：「原來妳是一個不可理喩的東西。」

黃玉道：「麥老婆子，有妳沒我！」

「黃玉，妳還不夠資格說這句狠話。」大手倏伸，牢牢地扣住了黃玉持匕首的右手腕摔了出去，道：「滾！滾得越遠越好。」

「蓬」地一聲，黃玉摔出一丈七八，混身骨節有如散開，不管她如何狂妄，如何激動，也知道和人家相差太遠了。

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黃玉猛挫鋼牙，一言不發揉身上了牆頭。

陸浩十分驚異，三大家在武林中享有盛譽，自然是除了財富也有武功了，但他絕未想到麥夫人有此身手。

陸浩此刻自然也有黃玉同樣的懷疑，儘管麥夫人推得一乾二淨。老實說，除了麥家，不大可能有人敢如此大膽連續放手殺人，也沒有這麼高的女性武林人物。

所以陸浩想和夫人談談。

也就在這時，眼見黃玉的身影消失在麥家大宅之外，他正要下去，忽然發現二十丈外麥宅前院中冒起一條高大的身影，向黃玉的方向追去。

陸浩心中一動，本來他懷疑迭次行兇的高大假和尚即是麥夫人，可是今夜見她出手，路子不同，況且，夫人在屋中，而去追黃玉的高大人影顯然又是另一個人。

打消見麥夫人的主意，向那高大人影的方向疾追而去。

但雙方相距數十丈，而且他起步又遲了些，追出麥家宅外，是一片荒野，樹林極多，深夜視野有限。

他相信黃玉目前是十分危險的，所有的仲裁人都死了，不大可能使她成爲唯一的例外。

這工夫他忽然聽到黃玉的叱呵怒罵聲，陸浩暗暗一驚，立刻循聲追去。

打鬥處是一片疏稀的楊林，當陸浩到達林邊，正好看到一幕驚心動魄的景象，一個高大、禿頭而眼部以下遮起的人揪住黃玉的右腕在她的小腹上向上一划。

黃玉發出一聲慘嗥，人未倒下，高大的身影已向外竄去，陸浩正好擋住，道：「好狠毒的手段，今夜妳非現原形不可。」

「哼！」這人顯然不大服氣。

「麥夫人剛才推得一乾二淨，而兇手，却來自她的大宅之中，妳們還想狡辯嗎？」

「……」這人不出聲，陸浩緩緩欺上，道：「說！是不是麥夫人唆使妳行兇的？」

剛才此人哼了一聲，陸浩隱隱聽出，頗似女聲。

他之所以見過此人多次而未發現她像女人，是因爲這人的身材很高大，頭又是禿的，女人很少有這等身材的。

先入爲主的念頭也有關係，此人自稱是白雲和尚的門下，自然不大可能是女人了。

這次是陸浩主動攻上，决心把此人留下，手底下就用上了七八成力道，這人顯然並非不怕陸浩，但不見眞章，走也走不了。

兩人以力對力，以快制快，拆了十八九招，陸浩畢竟是經驗老到，膽大心細之輩，人的名樹的影，老鼠再大再兇，一旦見了貓，總是煞了威。

大約三十招出頭，此人自腰上撤下十三節鞭。

這傢伙和陸浩的兵刃幾乎完全一樣，祇是陸浩的是九節烏龍鞭，此人的多出四節而已，却比陸浩的輕些。

此人鞭上的造詣非凡，要不，怎能徒手在三兩招內擊斃那麼多的知名高手。

但是，陸浩仍然赤手空拳，在罡風鞭影中流瀉，而且對方還要時時提防他的怪手，幾次都差點被他抓到。

「九爪飛鷹」不是叫着好聽的，爪上的功夫很特別，這人早有退志，可惜被粘上了已難脫身。

六十招都過去了，此人鞭上功夫深湛，鞭鞭不離陸浩的要害，陸浩的爪子也在他的要害處伸縮不定。

一個用兵刃，一個空手，似乎要突破這種均勢就難了。

這工夫此人突出險招，似要以小挨大，以輕換重，陸浩自然知道他的心意，也來個「順水推舟」，屁股上被鞭梢抽了一下，他還哼了一聲。但是，爪影突然伸入了鞭浪之中。

「刷」地一聲，陸浩手中有一個白布套，此人的頭髮飄散下來，果然是個女人，這頭套假得維妙維肖，套在頭上，在深夜黑暗處看來像個禿頭。

陸浩一楞，此人橫掃一鞭，一式「金鯉倒穿波」，射出七八丈，幾個起落失去蹤影。

本來陸浩想連頭套及臉上的布全扯了下來，也就可以看清此人的面貌了，可惜功虧一簣。

他想了一下，折回來又進入麥家。

他決定見見麥夫人，把剛才的事澄清一下。即使麥夫人不承認，他在觀顏辯色之下，也能看出點端倪來。

要偵查一件奇事，首先要摸對了路子及方向。

在麥夫人窗上輕敲了三下，屋內夫人的口音道：「甚麼人？」

「夫人，我是陸浩。」

「陸……陸大俠？」

「正是區區，記得在斷腸崖處見過夫人一面。」

「不錯！見過陸大俠之後，印象十分深刻。不知陸大俠深夜來此有何見教？」

「確有要事請教，擾了夫人清夢，陸某無狀。」

「陸大俠，今夜擾我者不是陸大俠，而是一些武林小丑，以致迄未睡好，深夜有貴客來訪，挑燈夜話，也是人生一大樂事。」

不久開了門堂屋已點上蠟燭。

這工夫外院有人道：「夫人，請問來人是舊雨還是新知？」

這是暗語，舊雨指朋友，新知是指刺客或來意不明之輩，此人是麥宅的總管麥耕。

夫人道：「是舊雨來訪，不必躭心。」

「既是舊雨來訪，小的這就招呼下面準備茶點。」

夫人沒說甚麼，這工夫已肅客入屋，賓主落座。

陸浩道：「夫人，陸某不久之前，在貴宅梭巡一周，在此先告個罪。」

夫人道：「別人擅闖敝宅，自不奢言寬容，『九爪飛鷹』陸大俠另當別論。」

「多謝夫人厚待，請問黃玉之死，與貴宅有無關連？」

「陸大俠是說黃姑娘死了？」

「不錯，黃玉來此問罪，繼而動手，被夫人的神技驚走，在不遠的疏林之中，被一高大女人殺死。」

麥夫人一楞，道：「陸大俠也以爲這高大的女人是我？」

「不，當時夫人在院中，黃玉走後，由貴宅前院中冒起一道黑影，追踪黃玉而去，就是那個女人。」

「陸大俠以爲她是麥家的人？」

「人由麥家而出，尾隨黃玉隨後將之殺死，這……」

「那女人是甚麼樣子？」

「頭戴白布套，頗似剃了光頭，眼下有布遮住，可惜在下未能扯下她的面罩，僅抓下她的頭套，看到她一頭長髮……」他把當時情況說了。

這工夫總管麥耕和丫頭同來，由丫頭送上茶點退出，但麥耕站在堂屋門口未走，此人也很醜，似乎麥家主人醜，下人也非醜不可。

麥夫人喟然道：「我曾提示黃玉要特別小心，沒想到這麼快就死了，難怪陸大俠啓疑。」

「夫人，若換了別人，也不能不疑，老實說，一切發展，對貴宅太不利了。」

「我們也知道，祇是在這情況下，本宅中人若出而剖釋，怕會越描越黑，所以乾脆靜待水落石出。」

「可是幾乎所有與會之人都以爲，貴宅有操縱大會、賄賂仲裁人及滅口的重嫌……」

「陸大俠，如果你是我們，又該如何？」

「如我是麥大俠賢伉儷，果眞問心無愧的話，就該出面偵辦。」

「我以爲有你『九爪飛鷹』陸大俠偵辦，已能勝任。祇是無人能訂下破案時間而已。」

「夫人可有有力反駁證據，證明麥家絕非操縱女子論劍大會，賄賂仲裁人及滅口之事……」

總管麥耕忍無可忍，大喝一聲「無禮！」「野馬分鬃」，當胸襲到。

夫人武功高絕，這總管也非庸手，僅是一出手就可見其精湛練達。但由於他是自後側施襲，陸浩不能不給點顏色，一式「驚濤拍岸」左手在右肘下一翻一甩，「啪」地一聲，麥耕肩頭被砸了一掌，後退時被門檻一絆，仰倒院中。

麥耕大慚，爬起來就要出院。

「站住！」夫人喝了一聲。

麥耕如響斯應，立刻止步。

「跪在那兒，直到陸大俠離去

之後才能起來！」

「是……夫人……」麥耕已五十出頭，人粗魯些，却是忠心耿耿，立刻向外跪下。腰幹挺得直直地。

「夫人，陸某剛才出手重了些……」

「不重，不重！陸大俠宅心仁厚，那一掌本可拍中他的左胸，却稍稍上拍，砸中肩胛，陸大俠，麥家的人甚麼都講傳統，不背後施襲，也是傳統，他身爲總管，居然明知故犯……」

「夫人，另有一事希望開誠相告。」

「請說。」

「令郎似乎並不想堅守麥家傳統，所以在外接觸的大多爲一代殊色……」

夫人似乎知道，笑笑道：「陸大俠，人類有視覺及聽覺，就不免愛聽美的聲音，愛看美好的事物，本是無可厚非，麥奇在外交交美好的女友，我們兩老不以爲然，但祇要不娶進門，我們就不便干涉。」

陸浩本想說出紫水晶要百萬兩贖身費，而麥奇正在籌措之中的事，但他爲人高傲，如說出來，等於破壞別人，他不屑爲之。

即使是爲了一個女人，也該是「上而揖，下而飲」的君子風度。所以話到口邊，又收了回去。

麥夫人心照不宣，正色道：「陸大俠，正如你所說的，此案不破，麥家嫌疑極重，名譽損失至大，但又不便出面澄清，至於出手，似也會招致誤會，所以全部希望寄託於陸大俠身上，如陸大俠能破得此案，找出幕後唆使人，麥家願拿出一百萬兩紋銀，作爲酬勞，而且願立字據，以昭信實……」

當下到另一桌邊，一揮而就，把這張字據，也等於保票交給陸浩。

陸浩不由暗暗一驚，就像知道他正需要這一百萬兩似的。那幕後陰謀者不也願出一百萬兩請他收手嗎？

會不會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賊喊捉賊的把戲呢？他道：「夫人，似此厚禮，在下不敢接受。」

夫人道：「這在麥家，並不算甚麼。一百萬兩豈能與麥家的名譽相提並論？況且，破此兇案，也須付出極高的勞力與心力，能不能破案，誰也不敢打包票對不對？」

「是的，夫人，但就憑夫人這句話，陸某必當全力以赴……」

辭出時，麥夫人親自把他送到大門以外，且喃喃自語道：「和他爹一樣……」

返回客棧，已是丑寅之交，發現譚珍還沒有睡，正在院中晾衣衫，原來把陸浩的髒衣服和臭襪子都洗了。

「小譚，這可不敢當，其實可以找人洗的。」

「反正我自己的衣衫總要洗，順便多洗兩件也累不着，剛泡了一壺熱茶，我估計你也快回來了……」

陸浩楞了一下，好像忽然間發現小譚長大也成熟了，一邊往屋裏走，邊道：「多謝，多謝……」

小譚倒了一杯熱茶，坐在他的對面，道：「到哪裏去了？」

他大致說了黃玉之死，及在麥家之事。

「你仍以爲麥夫人涉嫌重大？」

「暫時應該沒有比他們涉嫌更大的人，除非……」

「除非甚麼？」

他又搖搖頭，道：「不說也罷！不大可能的。」

「是不是你也懷疑唐家甚至於劍嬪之父『過山雷』張漢聲？」

「到目前，也不能不加以考慮，三大家之一的『翻雲手』龍騰和『過山雷』張漢聲，昔年全是黑道人物，這幾年雖已洗手，但積習難返，很難說不會……」

「當然，這想法也不算過份，要是以我來判斷，仍是麥家……」

陸浩點點頭，道：「幾乎十之八九如此，但是，見過麥夫人之後，我又隱隱覺得，麥家似乎大可不必作下這一連串的錯事。」

「陸浩，你這想法我也贊成，但是，理智也往往不是聰明人所專有的。」

「這箇我也考慮到了，喏！妳看這箇……」出示了一百萬兩酬金的字據。

「這也是麥夫人給的？」

「不錯，這可以解釋爲一種撇清的姿態，也就是欲擒故縱，當然，我們要是懷疑上一個人，怎麼看他都是有嫌疑的了。」

小譚忽然不出聲。

「如果眞是麥家做的，不要說許下一百萬兩，就是一千萬兩他們也不在乎。況且，如果有一天眞能使他們露出狐狸尾巴，整個武林視爲公敵，他們所損失的是八億兩，而不僅僅是一百萬兩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小譚默然。

「妳怎麼不說話了？」

「陸浩，麥夫人眞是善解人意，她似乎知道你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一百萬兩銀子。如果她是一位打蛇行家，正打在你的七寸上……」說畢，扭身回屋而去。

陸浩愣了一陣，眞的以爲小譚長大了。

其實譚珍長得眞不錯，就算她衣衫不整，也掩不住她那美好的身段，頭不梳臉不洗，畢竟也不會連五官也看不清吧？她要是稍微打扮

一下，必是個大美人。

可是陸浩一直沒有仔細地看她一眼，總以爲她不成熟，甚至她好像不是個女孩子，因爲她說話像男人，口沒遮攔，吃飯時會一脚踏着櫈子吃，好像她無法散發吸引男人的魅力。

陸浩伸了個懶腰，上床睡了。

* * *

「表哥，你應該知道我的決心……」在白雲和尚的禪房中，有位中年夫人站在雲床之前。

白雲和尚閉目趺坐，而這位夫人注視着這個四十多歲，和夫人年紀相若，却極爲俊逸的出家人，自那眼神中，可見到像燭火似的跳躍光芒。

「妳紅塵中的表哥已不在了！現在是一個四大皆空的和尚。」

「白雲，你不是四大皆空嗎？那好！你睜開眼看看我！」

「夫人快走吧！不論是爲了妳的家世、名譽和你們夫妻的情感，這地方以後都不要再來了！」

「白雲，你休想冷落我……」

「阿彌陀佛……」白雲道：「人生福境禍域，皆一念造成。故釋氏云：利欲熾然即是火坑，貪愛沉溺便爲苦海；一念清淨烈燄成池，一念警覺船登彼岸。念頭稍異，境界頓殊，可不愼哉！」

「白雲，我告訴你，他早年練功走過火，已不能人道，而且他不是已經……」

「夫人，夫妻間的樂趣，大可不必沉迷於此，盡可找些有靈性的消遣……」

「白雲……我祇要你看我一眼……祇是一眼……」

白雲和尚緩緩睜開眼來，在他心如止水的心湖中，也不能沒有一點點的漣漪，因爲這位夫人已完全赤裸地站在雲床之前。

一個成熟的女人，尚未老化之前，那胴體上迸射出豐腴而成熟的芳香，考驗着與生俱來的人性。這位夫人有多麼大膽。

如果有人知道，她對這位表哥這份傾慕，如果有人知道，她是多麼嚮往久已斷絕的「飲食男女」？也就不會大吃一驚的了。

尤其他們在幼年時也算是青梅竹馬，這種懷思在她的丈夫不能人道之後就愈加不可遏止。

白雲和尚閉上眼道：「欲在其中，波沸寒潭，山林不見其寂；虛其中者，凉生酷暑，朝市不知其喧。夫人，妳快走吧……」

此後即不再吐一字，而且寂然無聲，已經入定。

夫人立掌如刀揚起，但顫抖着又收回手，匆匆穿上衣衫，切齒道：「你若不答應，我會使你身敗名裂……」

白雲渾如未聞，夫人奔了出去。

* * *

陸浩午夜醒來，隱隱覺得是被甚麼驚醒的。

但是，他醒了之後，憑他的聽力，已知這屋內外都無人窺伺。奇怪，是怎麼醒的？

現在，他的目光忽然停注在桌上瓶中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上，還有兩三片葉子。

「這是誰拿來的？小譚？」女人愛花，不無可能。但是，昨夜他返來時已是深夜，小譚和「泥鰍」都已經睡了，桌上並沒有一瓶花呀。

再說，自那夜小譚看到麥夫人的一百萬兩的字據之後，就一言不發地去睡了。這幾天冷冷淡淡，愛理不理地，絕不會是她弄的花。

他坐起來，屋中雖無燈，下弦月光瀉入屋內，可以看得清楚，桌上的花瓶是個碎瓷瓶，十分古樸，不是市上隨便可以買到的。小譚自然也沒有這麼一個花瓶。

奇怪，陸浩的警覺性很高，他更相信客棧也不會爲他送一朵牡丹花來，那麼這瓶花……

他下床走近桌邊，就在這時，他看到前所未見，前所未聞的景象，這朵奇大的牡丹花苞，竟然緩緩地，緩緩地鬆動，漸漸地綻開。

不一會，這朵牡丹已盛開了。

陸浩身爲「九爪飛鷹」，得罪的邪道人物自然不在少數，不會沒有人暗中設計賺他。如果這花瓶中有火藥甚麼的……

他把花瓶放在院中，等了約盞茶工夫，不見動靜，又把它拿了進來，亮了燈把這朵富貴之花拿出一看，瓶中有一點點水，甚麼也沒有。

他沒有見過花苞綻開的景象，也不相信肉眼可見花朵綻開，它必是非常緩慢地開放。那麼這朵牡丹是甚麼路數？

忽然，他發現瓶底貼了一張小紙條，上寫：花開堪折當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。

僅僅是古人兩句詩。陸浩即隱隱猜到，這又是那陰謀者玩的花樣，大概是暗示那朵花(紫水晶)即是一朵將開的牡丹，祇要有勇氣，隨時可折……

陸浩冷冷一笑，且道：「妳有千方百計，我有一定之規！咱們走着瞧吧……」

這工夫一陣夜風傳來男女爭吵之聲，祇聞男的破口大駡，道：「你姐！爺們花錢玩女人，當然要玩得盡興，怎麼？事先妳也沒有規定不准超過多少次……」

女聲絲毫不讓道：「天殺的！你大概八輩子沒見過女人，我就沒見過像你這種人，從二更天就折

騰……一直沒完沒了地，連覺也不用睡了……告訴你……老娘不幹……」

「怎麼？不幹？那好！妳不賣麼，大可在家裏當妳的千金小姐，幹嘛出來找外快？不幹也成，現在才三更稍過，四更不到，按時間打個對折吧，把爺們已經付妳的夜度資三兩銀子退回一兩半，妳也許還來得及另找戶頭，爺們再找個半掩門也不遲……」

「甚麼？退錢？作你媽的春秋夢，我見過最下三濫的嫖客，還沒見過你這種皮厚的男人！」

「怎麼？不退錢就要走？爺們宰了妳……」

於是女的撒潑，男的吼罵。

陸浩早聽出這男人正是華山派掌門金峯的師弟趙斌的口音，不由連連嘆氣，身手高低尚在其次，身爲名門正派中人，總該有他最低的格調吧？這算甚麼呢？

可以說就是市井流氓、青皮無賴，也不會如此惡劣。

這工夫還在吵，但聞沈掌櫃的口音道：「趙大俠，你就少說一句吧！好歹你也是知名武林俠士，和他們風塵女人爲了這點錢爭執太划不來的……」

「爺們花錢嫖窰姐，圖了個甚麼？哼！不退銀子，咱們就沒有完！」

這工夫另一人勸道：「趙大俠，算了！這客棧中有不少武林同道，傳出去不大好聽，明天我請你到『百花塢』去玩夠看的姐兒，這成了吧？」

這正是長白派掌門汪奇的師弟，張青的口音。這人更絕更粗，根本就不在乎。這種事兒還有請客的？

終於吵聲逐漸沉寂下來，也不知道那窰姐是繼續留下來還是走了？祇聞小譚和「泥鰍」打外院走進來，小譚道：「世上還有這種不要臉的男人……」

「泥鰍」道：「的確，不過這個婊子的臉皮也夠厚的……」

陸浩又上了床，幾個掌門人留下這種貨色協助辦案，可見眞沒有絲毫誠意了。

* * *

一乘四抬彩轎，行動如風地在深夜的荒野上飛馳，可見這四個抬轎的伕子也都是高手，居然聽不到步履聲，其實抬轎子的是四個健婦。

在此轎之前，有兩個丫頭帶路，身手更是了得，至少輕功是一等一的。

這小轎竟在白雲寺後面停下來。

此刻細雨濛濛，白雲寺內一片死寂，兩個少女在轎前撩起轎簾，低聲說了幾句話，這才雙雙飛越高牆，沒入牆內。

不一會，後門開啟，小轎抬了進去，後門又閉上了。

此刻白雲和尚剛作了一周天的功課，想到外面走走，却聽到門外有異聲，道：「是甚麼人？」

只聞一少女之聲冷冷地道：「喬壇主開門……」

白雲的臉色陡然一變，楞了一下，道：「甚！甚麼？妳說甚麼？」

「喬步天，你的耳朵有毛病？」

能叫出白雲和尚的本名來的，至少在當今武林中少之又少，尤其是在這黃山附近一帶。

白雲和尚又是一震，吶吶道：「姑娘何人？」

外面的丫頭低聲道：「西天教教主麾下紫衣護法千金紫水晶駕到……」

白雲在這一刹那，臉色變化萬千，他絕未想到，已因內鬨瓦解了六七年的「西天教」，還有這麼大的勢力。

也絕未想到，「百花塢」的紅倌人紫水晶，就是「西天教」三大護法之首紫衣護法的千金。

她當然並不姓紫，紫水晶只是花名。紫衣護法姓韋，叫韋昌，兼副教主。另外還有一位黃衣護法梁松和白衣護法史長風。

在「西天教」鼎盛之時，紫衣護法韋昌常常代教主決定教務，且代爲發號施令。

沒有人敢說「西天教」是邪教，但却有人說「西天教」中人，有很多人違背了教規，在外胡來。

「西天教」瓦解之後，教主失踪，下面的人死的死，傷的傷，全都失去了連絡，壇主雖在護法之下，却直屬教主指揮，所以身份也和護法差不多。

只是紫衣護法身份特殊，武功也特殊，因而在「西天教」中，顯然是一人之下，千百人之上的人物。

但因韋昌賞罰嚴明，在教中極得人緣。

白雲和尚立刻下床開了門，對轎合什虔容道：「喬步天恭迎韋姑娘……」

兩個丫環撩起轎簾，走出一位婀娜多姿，嬌嬈可人的姑娘，正是「百花塢」中的紅姑娘紫水晶。

紫水晶進入禪房，兩小婢要跟入，又被她摒退，探手示意之下，白雲和尚把禪房門閉上了。

「姑娘請坐，待貧僧煮茶。」

「不必客套，本姑娘到來有一事相託……」

白雲合什道：「只要是貧僧能力所及，自當效勞，不過貧僧……」

紫水晶道：「『西天教』內鬨，却未瓦解，凡是堂主以上人物，當初入教也都發過重誓，今生今世不得中途退出本教，生爲『西天教』之人，死爲西天教之鬼，當然也不容許遁世……」

白雲和尚要出口的話又被擋了回去。

的確，入教時有此誓言，他遁入空門，也是因爲相信「西天教」已風流雲散，不可能再有人出頭重建，恢復昔年聲勢和規模，所以出家可以，遁世則不許。

白雲道：「聽姑娘之言，教中領導人物如教主及護法等人莫非都已出現了，或者已在着力重建之中？」

紫水晶道：「這箇我不敢說，只知道有兩位護法尚健在，也有一位壇主露面，當然不是指喬壇主你和冷壇主，至於教主，目前還無消息。」

「姑娘說有一事相託，不知是甚麼事？」

紫水晶喟然道：「第三壇壇主冷清秋近來的所作所爲，諒喬壇主已瞭然於懷，爲甚麼不予阻止？長此以往，會有甚麼結果？」

白雲頌了一聲佛號道：「姑娘有所不知，表妹的爲人妳可能不甚清楚，貧僧正在努力斷其俗念，但又怕她惱羞成怒，大幹一番而被人發現本教中人。」

紫水晶道：「喬壇主眞的已斷了塵念？冷壇主過去對你一往情深……」

「可是她已是有家世及子女之人了！這怎麼可以？」

紫水晶咄咄逼人，道：「如果她仍未事人的話，喬壇主是說尚可攷慮了？」

「這……」白雲的目光自紫水晶的臉上及身上掃過，他本是心如止水，就連夫人裸體站在他的床前都能視若無睹，雖非絕對如此，常人已是萬萬不及，可是換了個人，坐在他的面前，情況就不同了。

七年前，白雲還是「西天教」的壇主，年紀三十出頭一點，加之人品出衆，綽號「千手子都」，自己也很自負。而那時的紫水晶韋紫琴才十五歲，雖未到二八年華，已是個荳蔻年華的美人胚子了。

喬步天雖比她大十五六歲，並不能阻止他的綺念。而那時的韋紫琴雖然年少，一般來說，女人的警覺性很高，尤其她聰明過人，那有不知之理。

現在，一個已經長成，一個已出了家。

心如止水的喬步天忽然感覺七八年來從未有過的浮躁和可怕的綺念。

其實喬步天七八年前在「西天教」中，那有這等道行，自然功力也相差太遠，而是近年來另有遇合，功力大進，且修持有素。

他練的是「壺形氣功法」，先將汚濁空氣，三次用力吐呼出體內無餘後，即觀定中諸佛清淨靈息之加持波，由鼻孔緩緩隨息吸入，充滿體中。

於是提起膈膜，收束腹筋，將此加持靈息緊閉胸腔，口鼻均無出息。就像滿滿盛水之壺，壺口蓋緊，不使其滲漏點滴於外，就會使人類最難收束的心思意念，在一呼一吸之間，即隨之放蕩于十方三世無定者，使之不隨息流而攝歸一處。

這樣就可以深入行持。

但是，他現在眼觀鼻、鼻觀心，刻意行持而不可得。連續幾次，皆是如此。

白雲不由暗吃一驚，睜眼一看，紫水晶正自微微含笑地望着他。

人在未墮塵世之前，性與命本是合而爲一的，降生之後，性與命一分爲二，性不見命，命不見性。所以要反璞歸眞，需有過人的毅力重修。

他的元神衝散後，等於半仙之體又回到傖夫俗子，只是功夫仍在而已，久已封存心中的一份俗念，也可以說是綺念，於加持力十分薄弱之時，已無法平息了。

這也是有原因的。

這要回溯到七年以前，那時他還是「西天教」的第二壇壇主，某夜負責巡夜，大約是凌晨丑時末，發現一條人影在紫衣護法住宅附近一晃而沒。

喬步天是巡夜人手中的最高指揮者，責任重大，立即跟踪而至。但是，他並未找到那個人影，却巧合地窺見韋紫琴在出浴。

而且是剛剛出池，看到了她的整個胴體。

那時雖年僅十五，練武的少女發育自比一般女子較早，那種妙不可言，驚心動魄的景象，深深震動他的心扉。

自那時起，他暗暗發誓，不娶韋紫琴，今生絕不成家……

「西天教」瓦解後，他另有奇遇，隨師遁入空門，已逐漸忘了這件不切實際的孽緣。

但現在元神已失之下，要想排斥這桃花瘴，已不可能了。乍見她微微地，含蓄地向他微笑，七年前出浴景象在腦中閃過，登時丹田燥熱，呼吸重濁起來。

韋紫琴知不知道他此刻內心的感受和綺思呢？這只有她自己內心明白了。

喬步天暗暗一嘆，道：「如果她迄今尚未事人，我也不會再考慮她了……」

「那麼，喬壇主既不重視表妹

的那份不正當的情感，何不以快刀斬亂蔴的決心立刻解決掉？以便着手本教復教的事？」

喬步天楞了一下，他實在並不想再作甚麼壇主，但這話卻說不出口，因爲那重誓是終生適用的，道：「姑娘，既然教主迄未出頭，羣龍無首，誰有這大的魄力，來領導少數出現的教友？」

「本姑娘……」

「姑……姑娘妳？」

「不錯，我這有一道教主法諭，受命之下，不容推辭，從此復教一切事宜，皆由我負責連絡，便宜行事。」把法諭遞過，白雲看過又雙手遞回。

喬步天望着這個天生的尤物，此刻道心一寸一寸的消失，塵念卻一寸寸地翻昇，那凸浮有致，肌膚晶瑩的胴體在思維中晃來晃去，他現在已是十足的凡人了。

其實白雲和尚的道行還不夠深，忘了修道時幾個法門：制念、縱念及止念之法。

其中縱念法，有佛教甘波巴大師偈云：

「心不整治則自明，水不攪動則自澄。」

如刻意止念，正如刻意去攪動一缸水一樣，反而更不得平靜了。

喬步天忽然以爲，他現在仍可達到七八年前所發的誓言。至少，他現在的功力，已比昔年的三大護法還要高出一籌。韋紫琴雖然身手不俗，卻仍須他來保護的。

喬步天合什道：「請代教主差遣。」

韋紫琴道：「據說昔年教主一襲法衣，乃鎮教之寶，在內鬨時失落，必須找回。」

喬步天道：「卑職前在教中，未曾聽說過甚麼法衣，不知該法衣是甚麼樣子？甚麼質料？」

韋紫琴道：「質料以天孫錦製成，紫底繡有黃色八卦花紋，最特殊之處是金領銀袖……」

喬步天道：「卑職自當自現在起全力找尋鎮教法衣，以及與教友連絡。」

韋紫琴站起來道：「喬壇主，本教主屬佛教淨土宗教支脈，你該知道如何改變身份吧？」

「卑職知道，將儘快離開白雲寺。還有一事不明，請代教主告知，那鎮教法衣上有何秘密？」

韋紫琴道：「連本姑娘也不知道無從說起，但可想像必然十分貴重的，喬壇主，我走了，以後連繫，可到錢媒婆的裁縫舖去。」

「是，卑職送代教主……」開了門，轎子已在外掀起，呈前低後高狀，兩丫頭撩起簾子，韋紫琴進入轎中，道：「起轎！」

喬步天親自開了後門送出。

韋紫琴返回「百花塢」，一進入自己的臥室，已隱隱發現一個人影，坐在迎門椅上。

這地方是紫水晶的獨居之處，非呼喚丫環不得任意來去。韋紫琴低聲道：「是甚麼人？」

「放心。不是嫖客！」

「是位女士，有何見教？」

「想和姑娘聊聊。」

「好吧！不過來此聊天的多是男士，女士來此倒是少見。待我掌燈……」

「紫姑娘，不必了，咱們就趁黑聊吧！據我所知，妳對『九爪飛鷹』很有點意思，至於他對妳，那就不問可知……」

「這與女士何干？」

「我這人天生愛管閑事，由於自己的婚姻不如意，就希望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。更希望他們終生相愛不渝……你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。」

「女士怎知本姑娘喜歡的不是麥奇？」

女士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像貂蟬那樣忠心爲主，違背自己的愛惡爲別人犧牲的美女，極是少見，以麥奇之醜，身手之差，較之陸浩之英俊，武功之高，相差實不可以道理計。如果姑娘愛的只是白花花的銀子，則又當別論了。」

「也許是受身世的影響，自幼就不喜歡漂泊無定的浪子，嫁給那種人，實在缺乏歸屬感。」

「這麼說，你是非嫁麥奇不可了？」

「目前還言之過早，但嫁他的可能比陸浩大得多。」

「如果陸浩馬上能拿出一百萬兩銀子呢？」

「那種可能性太小了！」

「如果他能辦得到呢？」

「我剛剛說過，我不願再過飢一頓，飽一頓，成年累月擔驚受怕的日子……」

「如果我非要妳嫁他不可呢？」

「女士憑甚麼如此霸道？」

「這不是霸道，而是關心。」

紫水晶冷峻地道：「完全是強人所難，本姑娘恕不招待……」轉身欲出，但手在頭上一晃，一枚金釵呼嘯而出。

認穴之準，速度之快，都是十分驚人的。

但是，這女人揚手接住金釵，道：「這枚金釵，就作爲妳送給陸浩的定情信物如何？」

「無禮……」紫水晶反身撲上，她的招式不謂不奇，速度也夠快。但是，這個中年女人人高馬大，舉手投足，威力無限，紫水晶天生麗質，靈巧有餘，勁道不足，未出二十五招，被這女人扣住了脈門。

（未完‧六）